武俠世界

虛無宮（雙鷹神捕故事）　西門丁·文

田家兄弟奔喪，半途遇襲，田敬莊的屍體不翼而飛，緊接着怪事連生，奇怪的長袍怪人頻頻出現……田家兄弟只好禮聘管一見出馬調查。可是，只一天，田家兄弟三去其二，最後一個連忙取消協定……虛無宮是個什麼地方？田敬莊又因何而死？五個長袍人、三個兄弟、一具屍體，兩個捕頭，構成一篇緊湊奇特一氣呵成的故事……

118 永 1 37 北
中油台中處圖書室藏書

$4.00

第24年
14
革新號

編者話

神捕管一見接辦奇案以來，從未有給委託之事主中途打退票，今期刊出「虛無宮」是破天荒第一宗，誠屬罕見，耐人尋味。

「虛無宮」故事曲折詭秘，恐怖離奇，敘述田家兄弟與乃父生前相處的倫理事蹟，及至替父親舉喪後竟然發覺靈柩中屍體不翼而飛，緊接着怪事連生，長袍怪人頻頻出現……於是，管一見偕愛將皇甫雪親自出馬，發現疑竇處處，破綻重重，終於揭發了一宗家庭倫理大悲劇，欲知詳情，請閱本文。

＊＊　＊＊　＊＊

「鬼鎮捉妖」故事今期已告終結，情節發展出人意表，那個苦心孤詣的保安隊長原賜福，爲了自己一段傷心事，千里迢迢去窮追不捨歹徒是有原因的，結果把殭屍出現、扮鬼嚇人這個啞謎也揭破了。

＊＊　＊＊　＊＊

下期三大巨著一齊隆重刊出，計有久別讀者的朱羽先生巨型故事「君子殺手」、僑居美洲的蕭逸長篇故事「長劍篇」，沈勝衣作者黃鷹另一俠情中篇「賊眭」等，他們的作品，相信在讀者們的腦海中也不陌生，過去已有深刻印象，毋庸多贅推介了。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虛　無　宮（雙鷹神捕傳奇故事）
田家兄弟突接父親病重危殆消息，星夜急趕探視，途中遇襲，及至舉父喪時竟連屍體也不翼而飛，發生了連串怪事……西門丁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壯士悲歌（盤龍刀傳奇故事）
悲歌洒熱血　爲義殲七煞……雲劍飛 46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風神七戒（沈勝衣傳奇故事）
失去離魂刀　刀下六人亡……黃　鷹 57

千劍照紅顏（俠情倫理故事）
棋王囑守秘　俠侶問根由……秦　紅 63

賣　人　頭（司馬洛傳奇故事）
狙擊方式　層出不窮……馮　嘉 69

鬼鎮捉妖（恐怖技擊鬥智故事）◀續完▶
扮鬼嚇人　自嚐惡果……王一龍 77

假　面　人（超人傳奇故事）◀一▶
複製面譜　維肖維妙……李　璟 84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千乘萬騎一劍香（名作家名作品精選）
氣煞無影劍　愛海恨難填……秦　紅 91

科技武器・宇宙探秘

大漠飛鷹（宇宙搜秘錄）……羅唐納 101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2.00
一年港幣$20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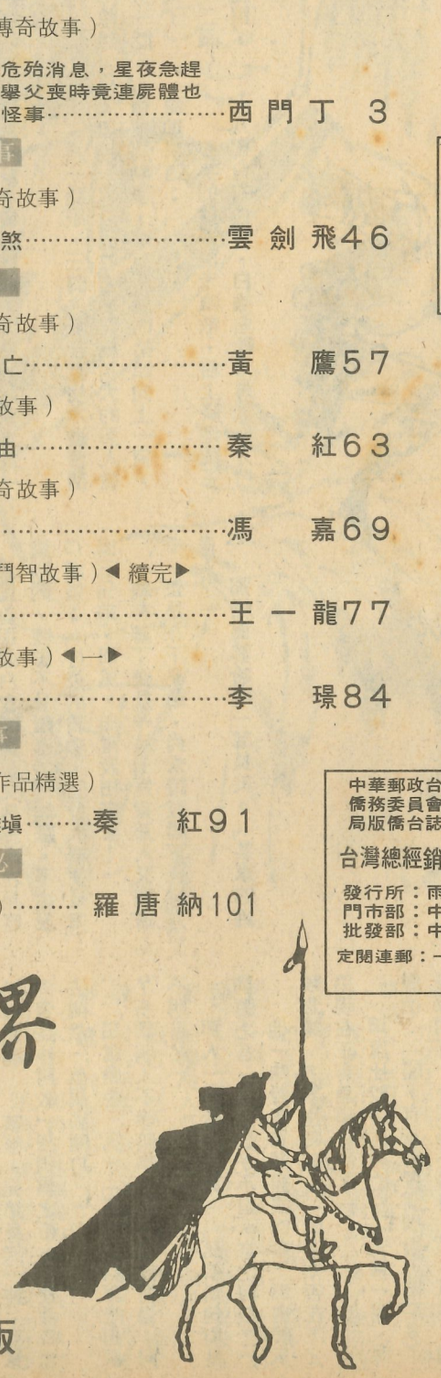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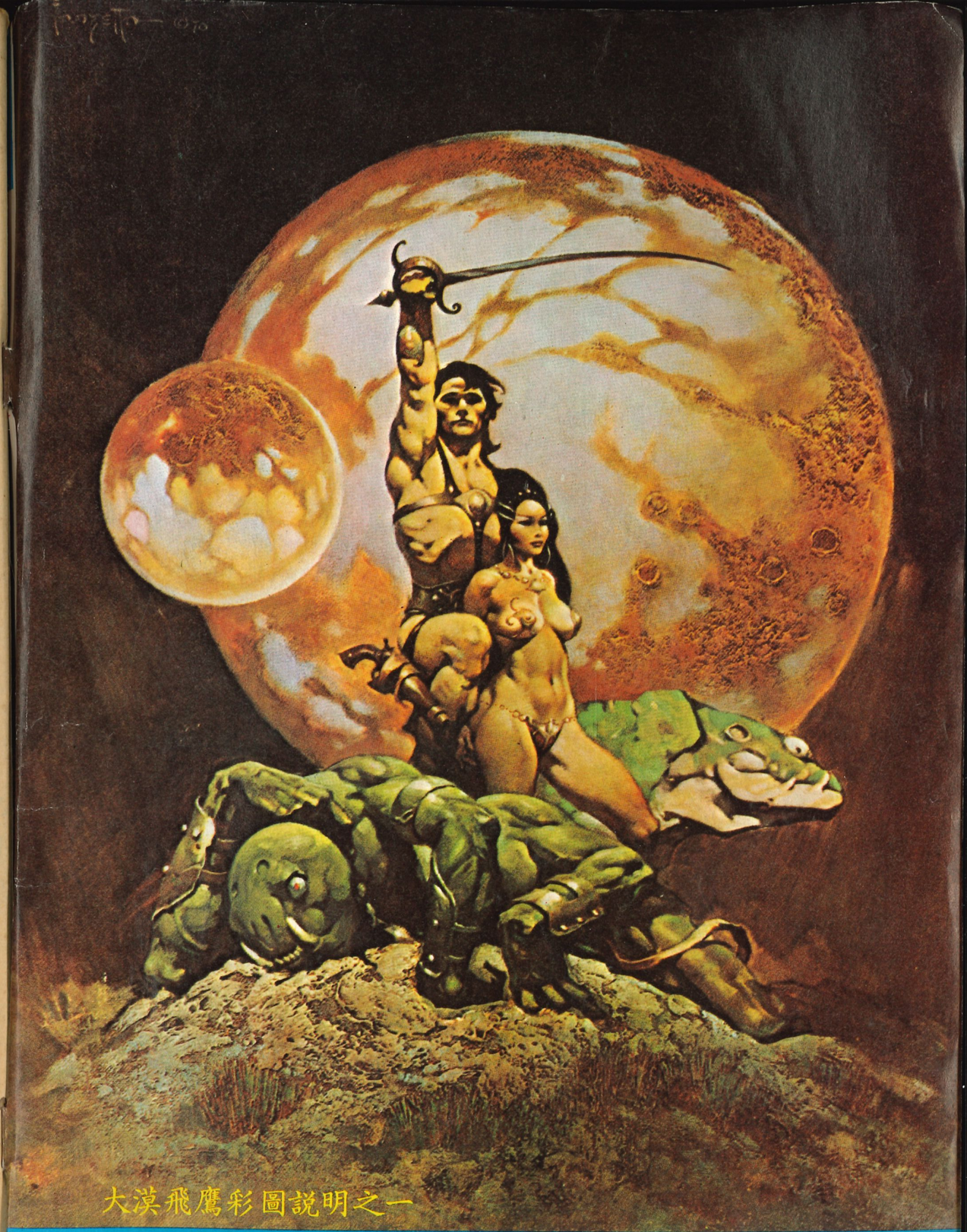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24年
第14期
（總號119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大漠飛鷹彩圖說明之一

沙地阿拉伯沙漠出現超級英雄「沙度烈」，綽號鷹王，行踪飄忽，他多次闖入龍潭虎穴，屢向石油王國首腦挑戰，阿拉伯集團派艷諜「朱麗」向鷹王偷襲，她忽然倒戈，站在鷹王的一邊。

田家三兄弟 雪地遇埋伏

雙鷹神捕故事

文・丁門西
圖・基耀黃

無宮

十一月末杪，天上飄着鵝毛般大小的雪花，夾雜着利如刀刃一樣的北風，寒氣迫人。

這場雪越下越大，不但地上已鋪滿了積雪，連青翠蒼郁的樹木也爲雪花所蓋。是故，極目望去，一片白茫茫之色。

才申牌時分，天色已頗爲灰暗。通往浙東温州的官道，兩旁都是衝天的大樹，加上枝葉交錯，光綫便更爲暗淡了。

大雪飄，飛鳥絕。萬籟無聲中，忽然傳來一陣輕微而又沉實的馬蹄聲，只一眨眼的工夫，便已看到來的是三騎人馬了。

馬蹄聲輕，一是因爲積雪頗厚，二是馬是良駒，落足點地無聲——渾身通黑，不見一根雜毛的大宛良馬。

馬上的漢子都是青壯年，最大那個看來也不過三十出頭而已，少是却也已有二十四五了。這三人臉目神情頗爲相似，一看便知是同胞兄弟。

騎客都是一式的緊身皂色勁服，策馬狂馳，身手敏捷硬朗，人與馬就似渾爲一體。

再一眨眼，三騎人馬已至樹木濃密間，忽地一陣冷風吹來，年紀稍大的那人微微把馬勒慢，略有所覺的抬頭向上一望，隨即喝道：「小心！」

心字的餘音尚未飄散，樹上倏地跳下七八個白衣白袴，白襪白靴，外加一方白罩巾的漢子來，一字横開，把官道自中攔斷。

黑衣三漢子猛一聲低叱，幾乎在同一時刻收韁勒馬，馬匹突被勒緊，都發出一陣「希聿聿」的驚嘶聲，人立蹦跳，過了一刻才逐漸靜止下來。

年紀稍大那個騎客，抱拳問道：「請問諸位是那一條綫上的朋友？因何無故攔路？」

爲首那個白衣幪面客見他三人在馬匹驚跳間，雙脚不曾離過半刻馬蹬，不由脫口讚道：「好俊的騎功，三位大概便是田家三兄弟，田風、田雷及田電了！」

騎客聽了齊是一呆，爲首那人又問道：「正是在下兄弟，尚未請教閣下是何方高人？」

那幪面客哈哈一聲長笑。「某家的姓名閣下不必知道，即使知道也無益處！請三位下馬吧！」說着轉頭向一個同伴打了一個眼色，那人立即向後馳去，不一陣便傳來一陣馬蹄聲，自近而遠，逐漸逝去。

田風臉色一變，暗吸一口眞氣，聲音仍然不温不火地道：「諸位請在下兄弟下馬，敢問所爲何事？」

那白衣幪臉人輕笑一聲：「咱們素聞賢昆仲馴馬有術，所經營的田家馬塲養了不少良駒……咳咳，兄弟身無一技，有意向賢昆仲討教一些飼馬之術，以便他日也去開設一個馬塲糊口。」

田雷臉色一沉。「閣下這話誰能相信？所謂明人不做暗事，閣下意欲何爲，何不明言？」

那人一陣哈哈大笑。「兄弟句句均是肺腑之言，田三公子不信，奈之何哉？」

他一味說些無關痛癢的事，田雷脾氣較急躁，忍不住喝道：「閣下知否在下兄弟現在正有急事在身？」

田風比較持重，忙白了兄弟一眼，温聲道：「閣下有意學習馴馬術，田某多了幾個同好，心頭喜不自勝，異日有空，幾時到敝塲，在下兄弟把所知傾囊相授，如今請讓開一條路，讓賤兄弟通過如何？」

那人問道：「咱們讓路，又有何好處呢？」

田電接着答道：「在下兄弟，無不感激！」

那人哈哈笑道：「可惜咱們已窮得家無粒米，想現在便向三位請教一下。」

饒得田風老成持重，此刻他不由臉上變色，沉聲道：「如此看來，閣下是存心來找碴子的了？」

田雷道：「大哥，不必跟他多說，快闖！」

那幪臉人冷冷地道：「要闖也得下馬，否則，毀了良駒，豈不可惜？」一語剛落，雙手一揮，他兩旁的六個手下立即奔前躍上，揮動兵器，向田家兄弟襲去！

田雷取出鋼刀喝道：「要打早就該來了，老子已久候了！」手腕一翻，把一根熟銅棍擋開，再一沉，刀尖刺向另一個幪臉人。

田家刀法以快馳名，他眨眼之間，分襲兩人，當眞是急如驚虹！

那人見田雷的刀尖刺到，身子降落地上，順手揮劍戮向馬首。

田雷愛馬心切，猛喝一聲：「畜生找死！」鋼刀「刷刷刷」連劈三刀。他居高臨下，佔了優勢，這三刀當眞使得又快又重，那幪臉人抵擋不住，慌忙後退。

田雷「呀」地喝了一聲，雙腿一磕馬腹，催馬突圍，那馬兒極爲通靈，立即後脚一蹬，向前竄去。

不料，那個使熟銅棍的幪臉人，早已有所等待，馬腿向後一蹬，他立時一棍擊下！

只聽「喀嗤」一聲，馬匹後腿足踝骨登時斷了，馬兒人立而起，緊接着因爲後腿疼痛，又翻身掀下，以前脚着地，這一來，一高一低，饒得田雷馬上功夫了得，冷不防備，也被拋了下來。

爲首那個幪臉人哈哈大笑：「田二公子，某家早已吩咐你下馬了，只是你不聽良言，才讓馬兒多受痛苦！」

虛

田雷虎吼一聲，脚尖一點，迅速掠前，手腕一抬，鋼刀朝對方攔腰劈去！

那幪面客翻身避過，手腕一翻，已多了一柄長劍，長劍一引斜刺田雷脅下。

田雷大喝一聲，鋼刀一揮，「噹」的一聲，將劍格開，隨即翻腕反削對方胸膛！一招未老，招式又變，再一振腕，反削爲劈，向那幪臉人的肩膊打下去！

那幪臉人微吃一驚，脫口道：「田家快刀果然名不虛傳！」雙脚一錯，避過刀勢，長劍向對方手臂削去。

這一劍速度雖不甚快，但十分神妙，田雷只得再度換招應戰，兩人便一快一慢地搏鬥起來。

田雷的馬匹被毀之後不久，田雷的坐騎亦遭一個幪臉人使用「地趟刀法」斬斷一對前脚，把他掀下馬背。

田雷見走不脫，只好定下了神來，全力與對方周旋。

他人如其名，刀快如電，他們三兄弟中田風刀法最穩，田雷最沉，田電最快。他一旦全力放手施爲起來，但覺刀光如一條矯捷的游龍在身前身後飛舞，只一眨眼間，已使出十八刀！

他的對方有三個，人人不敢攖其鋒，都是先採取守勢，一直待田電使了八八六十四刀之後，稍作換氣時才能抽空反攻。

田風的坐騎雖沒被對方斬殺，但眼見自己兩個兄弟的坐騎都已不能再用，無力脫困，只好飛身下馬應戰。

圍着他的也是三個幪臉人，其中一個見他下了馬，突地棄他而去，追上那匹空馬，一刀把馬首斬斷！

田風雙眼盡赤，喝道：「鼠輩敢爾！」刀法一變，一柄刀忽地化成一對，一對又化兩雙，只見點點寒芒向一個手持雙斧的幪臉人捲去！

那人一對短斧揮得風雨不透，手忙脚亂的亂格，田風的刀光倏地一斂，萬點寒芒化作一點，自兩斧之間的空隙，一刺而入！立時在那幪臉人的肩膊上拖了一道長長的傷口！

幪臉人棄一斧而退，田風大喝一聲，正想迫進一步，要把其斬殺刀下，不料他的同伴見情況危險，一條短槍急忙自後刺至！

田風回身反手劈出一刀，「一格！」刀刃砍在槍桿上，那槍登時被盪開四尺！

田風如出柙猛虎，脚跟一頓，標前六尺，一刀劈向那個手持短斧的幪臉人！

幸而那個去斬殺馬匹的幪面客及時趕到，一刀把田風的鋼刀挨去，回頭道：「老六，你快把傷口紮住！」

這漢子的功力顯明比持短斧及短槍的稍高，田風連斬七刀，竟未能把其迫退半步，那個持槍的幪面客，輕吸一口氣，再度上前與同伴夾攻。

不久，那個手持短斧的幪臉漢，包紮好傷口之後，又再鼓其餘勇，揮斧上前圍攻。

田風以寡敵衆，饒得他刀法凌厲也逐漸落在下風。

田電刀法雖快，但內力不如乃兄深厚，是以二百招之後，氣力漸衰，刀勢也慢了下來，登時失去先機，陷於苦戰。

田雷的形勢最好，以一敵一，但對方的劍法十分精妙，每每能於危急時，奇招突出，化險爲夷，因此，田雷刀勢雖然又急又沉，仍然佔不了便宜。

田家三兄弟固然取不了上風，但對方亦不能傷其膚髮分毫，眼看天色逐漸暗了，田風不由大急起來，暗暗忖道：「如此纏下去也不知要到何時才能脫困，爹爹病情嚴重，莫趕不着見他最後一面才好！」

想到此，他心頭更急，奮起神力拚死反撲，但對方也加緊施爲，仍然把其牢牢地困着。

再過半柱香時間，田家兄弟都已有筋疲力盡之感了，都暗暗吃驚起來，田風忍不住問道：「諸位，在下兄弟到底在何處得罪了你們？若非仇比天高，恨比海深，可否另日訂期再決雌雄？」

那些幪臉人此刻再不答話，只一味啞鬥，田風不由怒道：「田家兄弟雖然不是什麼俠客，但自問做事一向光明磊落，又秉承父訓不與人結怨，閣下不會找錯了人吧！」

爲首那個幪臉人長劍一晃，迫退田雷一步，答道：「只要你們是田敬莊的兒子便錯不了！」

田風心頭一跳，脫口問道：「你莫非是家父的仇家？」

那人不再答話了，一柄利劍忽然緊緊把田雷繞住。

正在危急間，遠處又傳來一陣馬蹄聲，蹄聲疏落，田風長期與馬匹爲伍，一聽便知來的只有一匹馬，但此馬跨幅極大，亦爲良駒。

馬兒果然來得極快，眨眼便在其旁邊停了下來。田風側頭一望，見來者乃一個白衣青年，相貌堂堂，雙眼如電，腰間懸着一柄長劍，顯得英氣勃勃。

田風正想出口求助，眼光一落，見來人也是白衣白袴，白襪白靴，心頭一沉，忖道：「莫非是對方的後援？」登時不敢開口。

那白衣青年看了一會，忽然咦的叫了一聲，道：「這三人使的是田家的『閃電刀法』，風聞田大俠並無收徒，莫非是田公子？」

田電聞言忙道：「正是在下兄弟，敢問少俠是否認識家父？」

白衣青年朗笑一聲，「錚」地一聲，抽出長劍，笑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何必認識！呔！在下看你們鬼鬼祟祟幪着臉，料不是什麼好東西！」說着身子如離弦之箭般，自鞍上射了過去！

他脚尖在地上一點，再一掠，便已至那人手持熟銅棍的幪臉人身前，長劍一挑，斜刺其脅下空門！

這一劍，不但快，而且眼光奇準，正是攻敵之必救，那幪臉人猛吃一驚，忙不迭向後急退。

白衣青年虛晃一劍，霍地一個風車大轉身，長劍自一個手持鋼刀的幪臉人的刀隙中刺了進去，只聽「噗」的一聲，鋼刀落地，那人抱腕而退！

白衣青年猛地竄前一步，飛起一脚把其踢翻。緊接着，脚尖在雪地上一頓，如一頭矯捷兇猛的豹子，撲向田風那一邊。那個持槍的幪臉人見其來勢洶洶，連忙回身應戰！

白衣青年喝聲來得好，長劍立即反撩過去。

持槍客手腕一抖，泛起兩朵槍花，鮮紅的紅纓在雪地上顯得格外刺目。槍花一團在右，一團在左，奔向白衣青年！

白衣青年藝高胆大，夷然不懼，身子微微一偏，長劍倏地揮起，劍刃沿着槍杆急溜過去！

持槍客若不撤招，一隻手腕便將被劍刃削斷，他驚喝一聲，手腕一沉，槍尖刺在地上，身子却借勢飄飛一丈，呼道：「頭兒風緊，扯呼！」

爲首那個幪臉人抬頭望一望天色，急喝道：「兄弟們，退！」

那幾個幪臉人虛晃一招，齊向後暴退，一退兩丈，轉身向外馳去。

白衣青年冷笑一聲：「天下間豈有這等便宜的事！」輕吸一口眞氣，身子如怒馬般追去！

田風忽然叫道：「少俠，強寇莫追，算了吧！」

白衣青年一呆，脚步一頓，轉身道：「賢昆仲居然忍得下這口氣？」

田風長嘆一聲：「少俠有所不知了，在下兄弟因身有急事，所以……咳咳，少俠的坐騎是否能借在下一用？在下兄弟的坐騎被那些人殺死了！」

白衣青年又是一呆，道：「在下只有一匹坐騎，賢昆仲却有三個……」

田風忙道：「實不相瞞，家父因爲舊患發作，派人去通知在下兄弟，所以在下兄弟星夜趕來……現在此地只有少俠的坐騎了，是以才斗胆相求，寒舍離此只有數十里路，在下先回家，少俠跟舍弟步行到寒舍，屆時在下自然把馬還與少俠！」

他怕白衣青年仍然不肯，忙又道：「日後少俠幾時到敝馬場，在下必定奉上十匹良駒爲贈！」

白衣青年笑道：「區區一匹馬，田兄若有需要儘管取去不妨！令尊高風亮節，小弟心儀已久，也想去瞻仰一番！」

田風喜道：「如此有僭了，田某在寒舍倒履相迎！」說罷，輕輕一躍，跳上馬背，雙脚微微一挾，那匹馬便潑風般向前馳了出去！

白衣青年驚嘆一聲：「賢昆仲的馬上功夫，當眞令人嘆爲觀止，小弟這馬性子極烈，小弟連降服它三次，才肯聽話，如今在令兄胯下却馴如綿羊，令人驚詫！」

田雷笑道：「家兄馴服烈馬的功夫的確青出於藍，連家父都自嘆不如！」

「這就難怪！」

田電這才驀地醒起一半，忙問道：「剛才幸得少俠解危，又慨然贈馬，在下兄弟不曾請教高姓大名，思之實在汗顏，請問少俠……」

白衣青年道：「在下皇甫雪，賤名不見經傳，兩位大概不曾有過耳聞！」

田雷回身看了他幾眼，道：「聽聞皇甫少俠素在管神捕手下辦事，咱兄弟聞名已久，只是未遇機緣，緣慳一面而已！」

皇甫雪連聲不敢，三人便聯袂向前馳去。

途中，田電又問：「皇甫兄怎會來此處？莫非附近發生了什麼大案子麼？」

皇甫雪頷首。「正是，溫州知府楊大人的公子，無端端在家內失踪，小弟接令去調查失踪原委！」

「原來如此，皇甫兄坐騎爲家兄借去，豈不誤了行程？」

「不打緊，公事雖然緊急，相差一時三刻，倒也沒有關係。」

說話間，天色經已全黑，雪下得更大，風也逐漸猛烈起來了。

朔風迎臉撲來，如遭刀割，三人都低頭疾馳，走了一陣，田電忽然又醒起一件事來。「二哥，剛才咱們清楚看見，有個幪臉人騎馬離開，可不知是否是去討救兵呢？」

田雷尚未答，皇甫雪眉頭輕輕一皺，抬眼望去，可是風雪之夜，視野極低，什麼也看不到。他沉聲道：「小弟怕那人去找人，又在半路上埋伏！」

田雷兄弟緊張起來，暗暗運功戒備。再馳一陣，田電心頭又一動，不過他却忍着不說。

五十里路很快便將走盡，而對方也一直不見出現，田雷逐漸放心，田電一夥心却又再懸起：「那幪臉人不知是否是去對付爹爹？哎呀，不好！爹爹重病在身，可能……」

抬頭一望，家門經已遠遠在望，門窻却不見有燈光透出，田電心頭一沉，揚聲叫道：「爹爹，大哥！」

黑暗中，只聽一道急勁的馬匹嘶叫聲暴鳴，却不聞屋內有人答話。

田雷及田電心房一陣收縮，一齊把鋼刀抽握手上，拚盡全力向前急馳。

皇甫雪也隱隱覺得有點不妙，連忙提氣急跟下去。

雪忽然竭了，北風却一陣緊似一陣。

× × ×

不知是否大風把灰茫茫的雲層吹掉，冷月自雲隙間瀉下幾許銀光，大地一片慘白。

「快刀伯樂」田敬莊歸隱之所，建在一座小山坡上，屋子雖不大，但却全是以一塊塊大小齊一的青硫石塊砌成，頗爲精緻。

冷月雪夜，白屋高樹，本如一幅充滿詩情畫意的淡墨畫，但此刻皇甫雪却不知爲何，心中泛起一陣異樣的感覺，覺得這幅圖畫，畫的是另一個世界的景物。

田雷兄弟去勢極速，但臨至屋前，脚步不由一慢，稍稍等候後面的皇甫雪。

木門倏地打開，却不是被凌厲的北風吹開，開門的是田風，只見他臉色一般雪白，嘴唇上沒有一絲血色，臉上的肌膚似石像般僵硬。

田雷怪叫一聲：「大哥，你……」

田風忽然幽幽地嘆了一聲：「太遲了，太遲了……」

田電驚呼道：「大哥你說甚麼太遲了？爹爹呢？」

「咱們來得太遲了，爹爹已經等不及了。」

刹那之間，天地間似乎忽然一靜，沒一絲聲音，就連風聲也聽不見。

凄迷的冷月又躲入雲層內了，大地重新陷於黑暗中。

田雷大叫一聲：「我不信。」衝前一步，把田風推開，閃身入屋。

田風這時才發現皇甫雪，忙道：「皇甫兄請進來！」

皇甫雪低着頭，跟在田電背後走了進去，田風關回大門，摸出刀石把桌上的油燈點亮。

燈光亮起之後，皇甫雪移目一掠，這是一座小廳，陳設簡單，但十分整齊，料想田敬莊是個心境平靜，而又淡薄的人。

廳內只有田風及皇甫雪兩人，田雷及田電却已不知去向，皇甫雪頭一低，發現桌上舖着一層薄薄的灰塵，大概這廳已很久不曾打掃過了。

「令尊沒有請個僕人照顧起居？」

「沒有，家父生性愛靜，沉默寡言，歸隱之後，更加如此，不但深居簡出，甚至連在下兄弟來看他老人家，他亦十分冷淡及不耐。」

「哦？」皇甫雪發出一聲驚詫的嘆息聲，却不敢多問。

正想再問一問田敬莊的病況，屋內已傳來田雷及田電的哭聲。

田風眼圈兒一紅，低聲道：「想不到，在下兄弟接到消息，星夜趕來，仍然見不着家父的最後一面？」

皇甫雪道：「生死有定，田兄不可過份悲傷，嗯，小弟對令尊心儀已久，却無緣拜見，不知是否方便，讓小弟去瞻仰一下遺容？」

「皇甫兄別說對在下兄弟有恩，就算是素未謀面的，只要對家父稍存敬意，在下也不會拒絕！」田風肅手說道：「少俠請。」

皇甫雪走入田敬莊生前的寢室時才知道這石屋只有一間書房，一間寢室，一座客廳，一間灶房以及屋外的一座茅廁，看樣子，田敬莊歸隱之後，的確不想有人來打擾他，甚至不想與兒子同住。

田敬莊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臉色青白，却頗爲安詳，使皇甫雪稍感意外的，是想不到田敬莊的年紀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大，看樣貌絕不會超過五十五歲。

田家兄弟看來都是至孝的人，撫屍大慟，痛哭失聲。

皇甫雪趁田家兄弟不覺，伸手在田敬莊的身上輕輕捏了一下，手掌雖然冰冷，但肌肉並不僵硬，料斷氣不久。

寢室的佈置也十分簡單，一張竹床，一張籐椅，一隻木櫃，牆上掛着一個竹笠子，一柄刀子。

石屋夏熱冬冷，不是個理想居所，以田家馬塲之大，猜想田家家財必不會少，但田敬莊爲何會建了一棟這樣的屋子，作爲隱居之所？

皇甫雪心頭暗暗納悶，不過他却沒敢動問。

他見田家兄弟沒暇招呼自己，加上自己身有急事，便在榻邊拜了幾拜，又勸了他們幾句，便向田風告辭。

田風道：「家父新喪，未能略盡地主之誼，盼吾兄原諒，異日路過敝馬塲，請來一坐，在下兄弟必虛席以待。」

皇甫雪隨口答應一聲，轉身離去，田風忙叫田電送他出屋。

當皇甫雪路過書房時，借着後房的燭光以及前廳的燈光，打量了一下，忽然目光落在書房門後，再也拿移不開。

原來書房門後赫然堅直的放着一具漆黑的大棺材，皇甫雪輕吸一口氣，嗅不到桐油味，心頭又是一動：「這具棺材看來擺放此地已久，難道田敬莊一早便預料自己不久於人世乎？否則怎會這般早便歸隱，而且還一早置了一具棺材？」

皇甫雪的馬匹就放在石屋外，他撮唇一嘯，那馬兒便踏着碎步奔了過去，皇甫雪翻身上馬，向田電揮一揮手，夾腹催馬前進。

馬兒幾個箭步已掠出十餘丈，皇甫雪回頭一望，見那棟石屋在溶溶的月光下，發出一層迷漫的光芒，白中帶青，說不出的妖異。

皇甫雪心房一緊，不敢多看，揮鞭一抽馬臀，望溫州方向馳去。

荒廟空棺

玉兔又再隱在雲層內，終不再露面，再露面的却是紅艷艷的太陽。

一夜過去，曙光自窻縫中投了進來，驅散了黑暗，也把悲傷減輕了。

田電揩去頰上的淚痕，道：「大哥，咱們還是趕緊爲爹辦理後事吧。」

田風定一定神，道：「二弟三弟，你倆把書房後那具棺材抬過來吧，愚兄出去看看。」

他信步走出寢室，穿過書房，轉回小廳，小廳內立着一個大木櫃，他毫無意識的拉開櫃門，櫃內忽然跌下幾件東西來。

田風一呆，忙低頭一看，那幾件東西赫然都是喪禮的用物，白燭、香爐、靈堂的白布軸子，而且還有一塊精工雕刻的靈牌。

田風心頭一沉，忖道：「爹爹是在何時備下這些東西的？」他爲人比較仔細，覺得有點奇怪，連忙把田雷及田電呼來，兩人一看到這些東西，也是詫異萬分。

三人商量了一陣，都不敢肯定老父預先準備這些東西，到底是心有預感不久於人世，還是另有他因。

呆了一陣，三人把田敬莊的屍體扶起，放落棺內，當被子滑落地上，三人才發現田敬莊竟然已穿着壽衣了。

棺材被扛至客廳內，田風把桌子推至牆邊，叫田雷把白軸掛了起來，田雷低應一聲，默默把白軸掛起，軸上的白布如瀑布瀉了下來，倏地飛出一張白紙來。

田電咦地叫了一聲，彎腰把白紙抓了起來，目光一落，驚呼道：「大哥，這是爹的遺書，你快來看看。」

不但田風攏了過來，連田雷也自桌上跳了下來，伸頭觀望。

只見紙上密密麻麻寫滿了蠅頭小篆。

「字示風兒、雷兒及電兒，爲父自感來日無多，所以預先立下此字，又備下棺木及一切用物，汝等三兄弟都能繼承父業又克盡孝道，爲父雖死無憾。

「唯一使爲父稍感遺憾者，乃石屋後三里處的一座荒廟，年久失修，爲父曾立志僱人來重修，惜因種種原因未能竟志。

「如今爲父有三件事要汝等去辦，第一：把爲父死後的軀體及棺木置於荒廟內，直至汝等請人來重新修整後才可入土；第二，爲父的死因不必多究，也不可檢視

屍體；第三，爲父的喪禮希望能够盡量隆重，與爲父生前有來往的，一律要發訃通知，蓋爲父生前太寂寞了，死後要風光一下。

「這三件事汝三兄弟若能一一辦妥，爲父則再無所憾矣……」

下款是寫了個「父」字，却無日期。

田家三兄弟互望一眼，心頭都有點疑惑。

田雷道：「大哥，三弟，爹爹爲何不許咱們檢驗他的遺體？」

田風苦笑道：「愚兄又非神佾，如何能知？」

田電却道：「大哥，小弟也是十分奇怪……嗯，小弟有點預感，爹爹不是舊患復發而逝世的……」

田雷忙道：「三弟，你是說爹爹給人殺……」

「唉！不知大哥二哥昨夜有否覺得奇怪：那個矇臉人一早離開，他並沒在半路設伏襲擊咱們兄弟，但所爲何事？此是一；第二點，小弟也是來至屋外才驀地醒起的，唉……」

田雷截口問道：「三弟你快說吧，別一直唉聲嘆氣！」

「那些矇臉人武功應比表現出來的爲高，」田電嚥了一口口水，「換言之，他們的武功並非那麼不濟，但他們爲何不盡量把所學，施展出來把咱們擊殺？」

田風臉色一變，接着說道：「三弟這樣一提，愚兄也有此感覺了，他們意欲何爲？」

「只有一個解釋，」田電聲音忽然發顫起來：「他們目的並非在咱們三兄弟身上，而是在爹爹身上！」

田雷一呆。「胡說，假如他們目標是在爹爹身上，爲何不來此處，却在半路襲擊咱們？」

「誰說他們不來這裏？只不過來的可能是他們的同伴，而他們在半路設伏，只不過是不讓咱們回來見爹爹的最後一臉，也可以說他們不讓咱們跟爹爹有機會在一起！」

田雷雙眼一睜，說道：「這又是什麼原因？」

「他們怕爹爹會把他們的身份揭發出來！」

田雷一掌擂在桌上。「這樣說來，爹爹果眞是讓那些畜牲殺死的了！大哥，爹爹……」

田風揮一揮手，臉色也是大變，却咬牙不語。

田電道：「大哥，咱們只要把爹爹的壽衣解開便能知道眞相了！」

田風怒道：「三弟，你說什麼話？爹爹的遺言你沒看見麼？」

田雷道：「但假如爹爹是被人殺死的，這筆深仇大恨，難道咱們便一口嚥下去，不作追究？」

田風臉上現出痛苦之色，道：「爹爹不是要咱們兄弟對他的死因不可追究麼？也許，也許爹爹另有苦衷……」

「什麼苦衷？」

田風不答，田電接道：「也許那批人的主使人武功太高，爹怕咱們不敵！」

「就算咱們武功不如他，也要跟他鬥一鬥！」

田風道：「不必多言，咱們先把爹爹的棺木運去那座荒廟再說！」

這點田雷及田電倒沒異議，三人都有一身武功，抬起棺材，健步如飛向屋後走去。

這座小山坡前不搭店，後不靠村，最近的一個小屯離此也有五六里。屋後三里有座小廟，本是土地廟，只因人烟稀疏，香客不多，漸漸便荒廢了，却有一些客死異鄉之輩的，當地人用簡陋的棺木把其盛載，置於荒廟內，以便日後其家人來把它領回。

三人走了一陣，便到了那座土地廟了。廟門歪歪斜斜倒了一半，牆上的紅磚也多有破損鬆稀。

田雷踢開廟門把棺材抬了進去。土地廟只有個小的庭院，爐鼎已不知去了何處，地上鋪着石板，石板與石板間的隙縫長滿了青草；一棵榆樹也半死不活地斜在一旁，幾乎壓着了圍牆。

院子之後便是廟殿了，神龕上的泥塑神像早已肢離破碎，只有那神枱還完整無缺，地上滿是鳥獸的糞便，入門便聞到一陣噁心的惡臭。

廟殿的兩旁放着不少新舊不一，但同樣簡陋的棺材，一陣北風吹來，腥臭中人欲嘔。

田風喃喃地道：「難怪爹爹要咱請人來重修了！」看看地上並無一寸乾淨之土，田風只得吩咐弟弟把棺材放在神枱上。

田雷及田電看到這地方如此之糟，都把眉頭皺起。

田風道：「咱們分頭去辦事，黃昏前再趕回來，今夜在此守靈。」

田雷道：「請大哥吩咐！」

「二弟，你去附近的鎮上買些應用之物，三弟你去約人來看這廟宇，準備重修。愚兄去準備帖子發訃，順便請人送訃。嗯，還有，三弟你回來時，千萬記得買些掃帚及水桶回來，若不打掃一下，怎能住得下？」

田雷、田電都沒異議，三人出了土地廟，便分頭馳了出去。

× × ×

黃昏已逝，北風又猛烈了，院子裏那棵榆樹被風吹得左搖右擺。

冷月自雲縫兒溜下白幌幌的光綫，斜照在荒廟上，光一團暗一團，洋溢着一片荒蕪及恐怖的氣氛。

田電在黃昏前趕不回來，來的時候，已是冷月斜掛的時刻了。

他一躍入圍牆，越過院子，叫道：「大哥，二哥！」

話音一落，只聽「呱」的一陣大叫，廟殿裏飛出一羣黑黝黝的東西。

田電被嚇了一大跳，定睛一看，才知道那是棲息在廟內的蝙蝠。

廟堂內一片黑暗，看不到東西，田電摸出火摺子，敲動刀石欲把其點燃，火光乍起，便被北風吹熄。

當那短促的火花飛濺時，廟殿內的景物，倏地一亮，入目的便是那一具具的棺木，田電心頭一慄，後背上如似冒出一股寒氣般，冷冰冰的。

火摺子再亮起時，田電還來不及打量

一下環境，突然傳來一陣輕微的步履聲，他急忙轉身向門，喝問道：「誰？」

荒廟寂寂，沒人答他。田電猛吸一口氣，一雙眼睛四處掃了一下，左手持火摺子，右手抽出鋼刀，踏前兩步，再度問道：「誰？」

北風不斷自牆隙窗縫吹進來，發出一陣陣嗚嗚的怪响，田風心頭又是一凜。「再不出聲，便莫怪在下出手無情了！」霍地跳出廟殿，提刀向牆後急劈幾下。

牆後，只有一根斷柱斜倚着，那裏有人？

田風心頭一怔，忖道：「莫非剛才我聽錯了？那只是風聲，而不是步履聲？」

再一陣夜風吹來，火摺子「噗」地熄滅，四周重新陷於黑暗中。

田電不由自主地揮動一下鋼刀，緩緩退回廟殿，才一退，後背便碰到一物，他大吃一驚，身子如離弦之箭向前一標，同時鋼刀反手劈出！

鋼刀不曾劈到什麼東西，却把那東西嚇壞了：「你，你是人……還是鬼……」

田電喝道：「你又是誰？」

「小的是……是一個在附近行乞的叫化子……」

「哦，是丐幫的人？」

「不是不是……我，我……有鬼……我……」

田電一邊點起蜡燭，一邊反問：「你胡言亂語說些什麼？」

火光下，一個瑟縮在門後的乞丐身子不斷發抖，把臉埋在雙掌之後。

「你什麼時候來的？」

「小的天未晚便來了……小的經常來這裏睡覺……剛才忽然被一陣陰風驚醒，睜眼一望，却看見，看見一隻鬼……向小的走來……小的一看便被嚇暈了……剛才又再醒來，却是被你踢着的……」

田電笑道：「你莫怕，我是人不是鬼，何況世上根本沒有什麼鬼怪！你起來吧，我要打掃地方！」

那乞丐慢慢移下捂住臉龐的手掌，目光瞥及田電，神情大變，驚叫道：「你……你是鬼子……還是鬼孫……哎呀，玉皇大帝，觀世音菩薩你保佑保佑弟子……弟子下次不敢偷鷄吃了！」

田電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喝道：「別胡說八道，偷鷄只會犯王法，不會衝怒鬼魂！」伸前一手去抓他背衣，道：「起來吧！」

不料，那乞丐如遭雷殛般彈了起來，大呼大嚷衝出土地廟。

田電搖搖頭，見到枱上尚有半截蜡燭，便把火摺子湊前，把蜡燭點起，又把揹在身上的一個長形布袋取了下來，裏面有掃帚，破布。

田電抓起一把掃帚彎着腰慢慢掃將起來，北風一陣急似一陣，冷月時明時暗，不知何故，田電一直好似聽到一個說不出是什麼東西發出的聲音，一顆心不由提懸起來，暗暗戒備。

再一忽，便傳來一陣步履聲了，田電拋下掃帚，抽出鋼刀，喝道：「誰？」

「三弟，是我！」廟外傳來的是田風的聲音。

「大哥，你怎地此刻才來？」田電暗中鬆了一口氣。

田風「颼」的一聲跳了進來，問道：「三弟，剛才愚兄在廟外發現一個乞丐，形如瘋狂，到底是什麼事？」

田電嘆了一口氣，把剛才的情況簡述了一次。「小弟也不知道他是眞瘋還是假瘋？」

田風目光四處一掠，道：「這裏是有點陰森恐怖，大概他是受了什麼刺激也未定！咦，二弟還未回來麼？」

「小弟來此已經有半柱香時間了，却還不曾見到他！大哥，你的訃聞寫好了沒有？」

「全寫好了，只是咱們還未爲爹爹的大殮及出殯日期訂下來，唔，看來只能明天才找人派發了！」

兩人一邊說，一邊打掃起來，夜內沒水，也沒法洗滌，只好胡亂把地上的髒物掃在一邊。

弄好了這一切，才聽到廟外傳來一陣步履聲，田風道：「大概是二弟來了！」

不一陣果見田雷奔了進來，手上提了一大包東西，田風忙問道：「二弟，你買了什麼東西回來？」

田電却問道：「二哥，你可有買些吃的東西否？」

田雷笑道：「還會少了你那一份麼？」說着把東西解開，却都是些麻衣、白布、香燭金紙的東西，另外還有一些糕餅碟子。

「三弟，你找到人來修理否？」

「找到了，小弟約他們明早來。」

田雷道：「大哥、三弟，小弟還買了一隻鷄及一瓶酒來，咱們先祭了爹爹再吃吧！」

田風道：「咱們先把爹爹的靈柩搬下神枱吧！」

三人恭恭敬敬地跪在靈前，叩了三個頭，禱告了一陣才走前托住棺材。

田風喝道：「起！」

三人一齊用力一抬，可是一抬之下，只覺手上奇輕，三人臉色齊變了。

田雷問道：「大哥，這……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田風沉吟了一下，道：「先抬下來再說！」

三人把棺木擺放在神枱旁邊，田電道：「大哥，把棺蓋揭起來看看可好？」

田風心中也是狐疑不已，點頭道：「咱們再禱告一下吧，請爹爹在天之靈，原諒咱們！」

三人低頭禱告了一陣，六隻手齊落在棺蓋上：「起！」

棺蓋一起，帶起一片勁風，蠟燭登時熄了。

田風急喘一口氣，道：「三弟，快把火摺子點亮！」

田電顫着手敲動刀石，火星子飛濺之時，田風及田雷已發現棺內竟毫無一物！

剎那之間，兩人心房一陣收縮，自脚跟冒上一陣冷氣，直通後腦，作聲不得。

火摺子終於點亮起來，火光把棺材照亮，裏面空空，田敬莊的屍體却已不知去向了！

田電臉色雪白，叫道：「大哥，這是怎樣一回事？」

田風及田雷臉臉相覷，也顯得驚詫萬分！

驀地田電想起剛才那乞丐的話來，一張臉登時毫無血色，身子不斷發抖。

田雷詫聲問道：「三弟，你……」

田電叫道：「快！快去把那個乞丐找來！」

「什麼事？這件事跟乞丐又有什麼關係？」

田風臉色也變了，喝道：「二弟快來！」雙脚一頓，身子如大鷹般自廟門衝了出去！

田雷及田電忙亦緊跟而出，三人出了廟，田雷忍不住叫道：「大哥，三弟，這到底是怎回事！」

田電喘着氣問道：「大哥，你剛才發現那乞丐自何方跑去？」

「跟愚兄來！」

田雷及田電忙跟着田風向山坡那方跑去。「大哥，那乞丐在爹爹的住所？」

田風一聲不响，一口氣馳出兩里，眼看即將返回田敬莊生前隱居的那棟石屋，田風雙脚一頓，忽然停了下來！

冷月自薄霧中吐出一層白慘慘的光芒，只見雪地上蜷縮着一個乞丐。

田雷探手把乞丐的頭撥正，又到鼻端探了一下，道：「早已嚥氣了！」

田電再度把火摺子點起，乞丐的神情登時清清楚楚顯露在光芒下，只見他雙眼圓瞪，一臉青黑，嘴角還掛着一道青黑色的液體。

田雷皺眉道：「他是中毒而死的！」

抬頭向四周看了一眼，又伸手把其衣衫解開，可是乞丐的身子雖然瘦骨嶙峋，傷疤縱橫交錯，但却都是舊傷。

田電看了幾眼，道：「他不是中毒死的……」

「不是中毒？」田雷詫異地問道：「不是中毒，怎會吐黑液？」

田電一字一頓地道：「他是受驚過度，嚇破了胆！」

田風頷首道：「不錯！他嘴角掛的是黑色的液體，是胆汁！你看他雙眼圓瞪，一臉驚恐，還有褲襠濕濡濡的，證明他臨死之前必是受了極大的驚嚇！」

田雷抓一抓頭皮，道：「他爲何會受嚇，又是受什麼嚇？三弟，你好像知道不少事……」

田電雙眼直勾勾地瞪向遠處那棟白色的石屋，喃喃地說道：「起先小弟聽那乞丐說他看見鬼，小弟也是不信，後來他看到小弟的臉龐，便大叫一聲，向廟外跑去了！」他把在廟內遇到乞丐的事述說了一遍。

田雷臉色一變，驚呼道：「他……莫非他看到的是爹爹的……」

田風嘆息道：「大概是了，否則當他看到三弟時，爲何會說他是鬼？咱們三兄弟之中數三弟的相貌跟爹爹最爲相似，那乞丐在恍惚中便把三弟當作……」

田雷深深吸一口氣，道：「大哥，三弟，你們相信世間上眞的有鬼？」

田風及田電閉口不答，田雷大叫一聲：「我不信，我不相信！」

他尖銳的聲音暴响，寂靜的黑夜忽然傳來陣陣的回音。

黑袍怪客

回音响了好一陣才逐漸靜止，四周的風聲又大了，呼呼的夜風吹得樹葉沙沙亂响，田風及田電只覺手足冰凉，心頭怦怦亂跳！

田雷雖說不相信，但他始終亦不敢妄動，半晌，才道：「大哥，我想再到土地廟去看看！」

田風吸了一口氣，道：「好吧，咱們一齊行動！」抬頭一望月色，已是三更天了。

三人來到廟外，心頭又是一陣驚悸。不覺把脚步放慢，眞個是一步一驚心，院子只有十餘步深，但三人竟似走了好一段時間才把其走盡。

廟殿內，一片黑暗，北風自窗後貫了進來，嗚嗚亂响，徒增幾分恐怖氣氛。

田電把火摺子高高擧起，三人一跨過門檻，六道眼光都齊向神枱那邊望過去。奇怪的是那具棺材，竟然不翼而飛了！

這剎那，田家三兄弟的心房幾乎一下便跳出口腔外！

田雷再也忍不住，標前出去，順勢把鋼刀抽握手上。

田風及田電亦是小心翼翼地把鋼刀抽了出來。「咱們分開在殿內搜一搜！」

三人在殿內走了一匝，都找不到田敬莊的棺材。

田電拾了一根木條，把其點燃，道：「大哥，咱們到廟外走一遍，假如是有人把棺材抬走，雪地上一定會留下脚印！」

田風及田電咸稱有理，三人出了土地廟，沿着那堵破舊的圍牆找尋起來。

土地廟佔地不大，不一忽，便已走了一遍，不但田敬莊的棺材不見，而且地上亦沒有較深的脚印！

田雷道：「任何人托着這麼一具棺材不可能不在雪地上留下脚印，除非……」

田風截口急道：「除非廟內有暗室或地道！」

話音一落，三人一齊自廟門衝入去。

田電道：「用木柱敲地！」

三人敲了好一陣，都找不到有空心的地方，最後田雷把眼光移向那疊破舊的棺材。「大哥，索性把那些棺材搬開，詳細搜一搜吧！」

田雷說罷，首先奔前，托起一具棺材拋下，那些棺木年期已久，加上十分簡陋，有好幾具吃他一拋，都破裂了，露出白皚皚的骨頭，以及中人欲嘔的屍臭味。

田風此刻又急又驚，也顧不得責備乃弟，取出鋼刀，以刀柄敲動起來。

「得得得」的聲音，一下一下傳來，下面全是實地，三人都是廢然一嘆。

良久，田風才道：「幸而愚兄還未把爹爹的計聞發出去，否則親友來了，也不知如何向他們解釋！」

田雷道：「大哥，現在咱們怎辦？」

「天快亮了，天亮了再說吧！」田風忽然覺得一股難於形喻的疲勞襲上心頭，四肢的氣力好像在一瞬間消失了般。

三人也不睡，坐在石階上，對着火把，靜待黑夜過去。

天將亮，四周却更黑了，田家三兄弟

六隻眼睛却闔不上眼，身前的火堆爆着火花，遠處忽然傳來一陣叮叮噹噹的聲音，就似是風吹簷前風鈴的聲音。

田家三兄弟心頭都是一怔，不由抬起頭來，互望了一眼，這剎那，那叮叮的聲音已近了許多，再一忽，又至廟前。

田風道：「小心，不知是誰來了！」

話音剛落，只見門口已現出了一道影子，那影子來勢極速，但雙脚剛跨進殿堂的門檻，便倏地止住，身上又發出「叮」一聲。

田家三兄弟目光一及，心頭齊是一跳，這道影子是怎樣的一個人，不但高得出奇，而且全身都爲一襲黑袍籠罩住！

長長的黑袍之上，是一具小孩子過新年玩的笑面佛面具，這種面具平日人們一望便會生出溫馨好笑之感，但出現在此時此地，在此一襲長袍之上，却洋溢着有說不出的怪異氣氛。

那一襲黑袍也十分奇怪，既寬且長，而且連手脚亦緊緊籠住，換而言之，那襲黑袍根本沒有衣袖及褲脚！

田風只覺喉頭一陣乾澀，猛吸一口氣，問道：「請問閣下是何人？」

「笑面佛」臉露笑容，聲音却十分冷：「你們可是田敬莊的兒子？」聲音十分清嫩，竟似是發自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口中！

但孩子又豈有這般高大的？田風悄悄打量一下，見那人足足高了自己三個頭，心頭更是奇怪！

田電抱拳道：「在下兄弟正是，不知閣下跟先父如何稱呼？」

「笑面佛」哈哈大笑起來：「他死了麼？爲何這般快？田敬莊啊田敬莊，你爲何不遲死幾天！」

田家喝道：「閣下此言何意？莫非跟先父有仇？」

「笑面佛」忽然走了過來，也不知如何，神桌上的祭品，全被一陣陰風吹掉！

田雷大怒，抽出佩刀一擱，喝道：「閣下如此無禮，休怪在下兄弟無情！」

「笑面佛」一襲黑袍突然漲起，田雷只覺一股厲風襲來，心頭氣血一陣翻騰，不期然地退了兩步！

田風及田電見兄弟吃虧，也齊把佩刀抽了出來，分頭把「笑面佛」圍住。

「竹面佛」厲聲道：「田敬莊呢？他的屍體在那裏？」

田家三兄弟一聽，都心頭火起，喝道：「老怪，先父已過世，一切恩怨便一了百了，你還想怎樣？」

「笑面佛」哈哈一笑。「你們叫我老怪，我何老之有？眞是混帳！」

田家三兄弟齊是一呆，聽那人的聲音，的確猶是童子，但一個童子與自己父親又怎會有仇？田電沉聲道：「先父退休經已八年，而且退休前已不問江湖世事十餘年，你年紀若不大，又怎會跟先父有什麼瓜葛！」

田雷性子較急，接道：「三弟，不必跟他多說，乾脆把他拿下來，問個一清二楚！」

田風道：「閣下再不道明來意以及除下面具，莫怪咱兄弟無情了！」

「笑面佛」不吭一聲，半晌才又大笑一陣道：「田敬莊的兒子都是仗勢欺人之輩，老子死了，找兒子算帳也是一樣！」

田雷鋼刀一擧，道：「那便來吧！」

「且慢，我教訓你們可不算恃強欺弱，你們三人齊上，反是以多勝少了，這一點你們可要記住！」

田雷道：「閣下既然自稱年紀不大，爲何說話如此婆媽？你放心，只我田雷一個對付你！」

「小子，你不怕風大吹閃了舌頭？」

田雷倒提鋼刀，抱拳道：「請！」隨即挽了個刀花，鋼刀斜斜劈了過去，他起手在先，是以這一刀的速度頗慢。

「笑面佛」一跳，輕輕閃開，「聽說田敬莊的兒子武功已經有乃父七成火候，爲何使的刀法如此之慢，是眞一蟹不如一蟹。」

田雷大怒，不再打話，刀法一變，刷刷刷地連劈了三刀，這三刀疾如星火，前兩刀都是虛招，直至最後那一刀才使實。

這一次「笑面佛」並不閃避，反而挺胸向鋼刀迎了上去。只聽「蓬」的一聲，田雷一刀劈在「笑面佛」的黑袍上，發出一聲怪响，那襲黑袍不但不破，反而把田雷的手腕震得隱隱生痛。

田雷吃了一驚，刀法再一變，翻腕斜削一刀，刀刃砍向「笑面佛」的腰腹！

「笑面佛」的腰腹，實際高及一般人的肩膊，是以這一招，田雷須舉臂而劈，脅下登時露出一個空門！

「笑面佛」微退一步，黑袍無風自動，如船帆般鼓將起來，一股厲風撞向田雷的脅下！

旁邊的田風及田電知道那黑袍怪人利用「隔山打牛」之法，手掌在袍內發掌。是以齊聲喝道：「老二小心！」

田雷一刀未曾使畢，對方的一股罡風已襲到，虧得他知道對方厲害，出招之時，早已留了餘力，是之故連忙閃身讓過！

不料「笑面佛」的黑袍又是一漲，另一股罡風隨之而來！這一着大出田雷的意料，急切之間閃避不及，肩膊吃對方的掌風一掃，火辣辣地疼痛，雙脚也拿不住樁，向後退了兩步！

「笑面佛」道：「田敬莊的兒子不堪一擊，也不知田敬莊是如何教導他們的！嗯，你們三個人都上來吧，省得我逐一動手！」

田風向田電打了個眼色，沉聲道：「如此咱兄弟便恭敬不如從命！」言畢，手腕一翻，鋼刀已疾如閃電劈將過去！

「這一刀還差不多！」「笑面佛」輕輕一跳，閃了開去。田電的鋼刀也及時出手，把其去路封住！

田雷調息了一忽，重鼓餘勇揮刀夾擊，三兄弟三把快刀，如三條翻騰的白龍，把「笑面佛」緊緊圍住！

那「笑面佛」在刀叢中跳躍移挪，偶爾才發出罡風震歪對方的鋼刀，口中連聲痛快！

田家三兄弟又怒又急，手上更緊，把田家快刀的特色使得淋漓盡緻，只瞬眼間已各自攻了三四十刀。

那「笑面佛」以一敵三，夷然不懼，他每次發出的罡風，都足令對方的刀法爲之一挫。

激戰中，田雷一躍而起揮刀劈向「笑面佛」的脖子！

「笑面佛」大叫一聲，一顆頭連帶肩胸都向後一彎！他上身後彎腰腹以下却仍筆直地挺立着，這情景使田家三兄弟又吃了一驚，能够把這種「軟骨功」使得如斯程度的人，武林中極其罕見，心頭都生懼意！

田雷一刀劈空，身子因去勢太急，向「笑面佛」的背後落去，「笑面佛」的黑袍又再一鼓，一股凌厲無匹的罡風猛向田雷襲去！

田風及田雷兄弟見勢危，兩刀齊發，同時砍在其腰腹上！

這兩刀因救人心切，力量極猛，但刀刃砍在黑袍上，竟被疾彈而起，震得手臂微微發麻！

田雷身在半空，閃避困難，幸而他拚命移挪，避過正面受傷之厄，饒得如此，仍被餘波震傷內臟，一踉跌在地上，一時之間竟然爬不上來。

「笑面佛」上身移回原位，黑袍又是一鼓，兩股罡風疾襲田風及田雷的脅下！

這次田風及田雷早有準備，立即向後疾退！

「笑面佛」兩個照面便擊退強敵，桀桀大笑。「我好失望啊，想不到田敬莊的兒子竟然如此不濟！哼哼，不過你們也別以爲我會放過你們！」話音一落，疾跳過去，撲向地上的田雷！

田風及田電大吃一驚，顧不得自身安危，仗刀疾撲過去！

田電心思靈活，心想：「你內力深厚，只聽一陣「喀喀」之聲，屋瓦竟被其撞破，人也穿洞而出。

只聽上面又傳來「咦」的一聲怪叫，田家兄弟剛自一怔，殿門白影一閃，又來了一人！

這一人跟剛才那人相反，身子奇矮，一襲寬大的白袍，却日得如同冰雪般。白袍人臉上戴着一張猙獰可怖的面具，就像是戲台上的惡魔般，火光掩映下，田家兄弟心生寒氣，剎那間都怔怔地立着。

白袍人環眼一望，問道：「人呢？」聲音清脆似是女子，可是接下來的又使田家兄弟驚詫混亂了。「老夫的話，你們聽見沒有？」

田電輕咳一聲：「前輩問得沒頭沒腦，叫晚輩如何回答！」

白袍人目光一掠，身子忽然標前，田電吃了一驚，鋼刀立即劈出！

白袍人身子如穿花蝴蝶般自刀縫中穿過，走至神案前，抬眼一望，身子猛地一震，霍地一個風車大轉身，面對田家兄弟。「誰死了？是誰死了？」

田風輕輕吸一口氣，道：「晚輩的先父！」

「你老子是誰？」

田電見他說得無禮，忍不住道：「你不識字麼？靈牌上不是已寫得好好的？」

話音未落，白袍人又如一陣風般掠了過來，五指一落，把田雷自地上提了起來，他抓得十分巧妙，拇指輕按在田雷的「華蓋穴」上，田雷一身內力登時提不起來，只得任由其擺佈。

田風及田電見兄弟在白袍人控制之中，投鼠忌器，不敢揮刀救人，只好在旁防備。

白袍人把田雷提起之後，左掌左右開弓，「畢畢拍拍」摑了田雷四個耳光，田雷雙頰立時腫了起來！

「誰說老夫不認得字？我是問你，你老子是那個田敬莊？」

「田敬莊就是田敬莊，還有什麼那個的，這個的？」田雷吭聲叫道。

白袍人又是兩掌摑了過去，怒道：「跟老夫說話，也這般沒禮貌，你一定不是莊哥的兒子！」語聲透出幾分蒼涼。

田家兄弟齊是一怔，田雷更是答不出話來，忖道：「怎地今夜來的，全是些怪人？」

只聽白袍人又厲聲問道：「你們那個田敬莊，可是有『快刀伯樂』之稱的田敬莊？」

田雷輕聲道：「自然是，難道老子也有隨便認的！」

白袍人又摑了田雷兩掌，這兩掌出手極重，是以痛得田雷怪叫起來，嘴角也沁出血來！

「胡說！莊哥怎會死的？你們一定都是些不孝子，才會咒他！哼哼，麗珠那賤人生的都不是好東西！」

麗珠是田家兄弟生母的小名，這下連一向穩重的田風也忍不住了。「前輩如何出口傷人？難道先母跟你有仇？」

白袍人手臂一掄，把田雷摔落地上，腳尖一點又向田風飛去！田電早已有所待，見狀立即持刀望對方劈去！

白袍人大怒：「好呀，你們竟然敢跟

嘯聲尖銳激烈，刺人耳鼓。顯然發嘯之人的心情極不平和。

「笑面佛」聽到這嘯聲，身子立時一頓，叫道：「哎呀，這該怎辦？」話音一落，嘯聲又近了許多！

田風大吃一驚，暗道：「今夜怎地連接來了幾個武林高手？」

「笑面佛」雙脚一頓，忽然衝天而起，

老夫動手，見到你老子，老夫可不會放過他！」

田風忙道：「可惜家父經已仙逝！」

白袍人厲聲道：「他是什麼時候死的，怎樣不通知老夫！」長袖一拂，掃在田電的刀背上，那刀登時蕩開三尺！

田風道：「前輩停手，晚輩才說！」

話音未落，白袍人已自田電身子疾躍了過來。「快說！說得不合老夫心意，便要給你好看！」

田風心中暗暗叫苦，他又不是這白袍人腹中的蛔虫，如何能知道他的心意？

「家父是昨日黃昏仙逝的，在下兄弟跟前輩素昧平生，如何去通知你？」

白袍人怒道：「我是說你老子，爲何要死也不來招我，你胡說些什麼！」

田風苦笑一聲：「前輩跟先父到底如何稱呼？」

白袍人面具眼部的兩個小洞，忽然射出兩道凌厲的異光，田風心頭一凜，不敢再說。

「人呢？棺材呢？」

田風哭喪着臉，說道：「晚輩三兄弟依先父遺言，把他遺體移來此處，後來咱們……」

白袍人截口道：「他是如何死的？」

田風又是一怔，心頭有點爲難，輕吸一口氣才道：「先父身上無傷無痕，大概是壽終正寢！」

「說下去！」

「後來晚輩等又來了，準備移動棺木，這才發現先父的屍體已不見了！」

白袍人聲音更厲：「如今棺材放在那裏？」

「後來連棺材也不見了！」

「飯桶！」白袍人身子向前一滑，左掌揚起摑了田風兩記耳光。「限你們三日之內把莊哥的屍體及棺材找回來，否則一人三十記耳光，絕不輕饒！」

話剛畢，又自言自語地道：「咦，莫非是他盜走的？好呀，他竟敢違誓食言，老夫絕不放過他！」身子忽然如離弦之箭，飛也似的射了出去！

只一個起落，白影便已穿出殿門，向廟外馳去。一出廟，刺人耳鼓的嘯聲又再傳來！

田家兄弟三人臉臉相覷，都似乎平白發了一個惡夢般。只覺今夜所經歷之事，怪異莫名。過了良久，依然理不出一個頭緒來，更不明白這兩個人跟自己的父親有何瓜葛。

三人坐了一陣，天便亮了。田電問道：「大哥，咱們現在怎辦？」

田風苦笑一聲，道：「愚兄腦子內也是亂糟糟的，不知該如何辦！」

田雷說道：「小弟看那個黑袍人九成是爹爹的仇人，後來的這一個便難以揣測了！」

他一出聲，田風才醒起來，忙問道：「二弟，你傷得如何？」

田雷皺眉道：「總算死不了！」

田電連忙走前把其扶起，道：「二哥，小弟先扶你回家敷藥吧！」

田風道：「爹爹的遺體已不翼而飛，咱都不用再躭在此廟了，走吧！」架住田雷左臂，與田電合力把田雷扶了出來。

大雪之後是個晴天，陽光燦爛，照在冰雪上，發出刺目的白光。

陽光雖猛，田家之兄弟心底仍然寒意陣陣，只覺昨夜所發生之事，實在不可思議！

三人默默而行，不一忽已爬上山坡，田敬莊生前所住的那棟石屋，經已在望。

田風抬頭一望，忽然叫道：「二弟！快走，石屋有人來過！」

子虛上人

田電吃了一驚，連忙快步而馳。田雷叫道：「大哥，二弟，快放我下來，你們快去看看，來的是誰！」

田風那裏肯？沉聲道：「噤聲！」仍然吩咐田電急馳。一忽到了石屋前，田風目光一瞥心頭又是一怔，雙脚立時頓住。

只見大門上的一把銅鎖，仍然好好地鎖着，田電也看到了，不由詫異地問道：「大哥，你剛才說……」

田風臉上現出思索神情，喃喃地道：「昨夜愚兄記得後房的窗子是鎖起的，但剛才却見它打開，若不是有人來過……」

田電心頭一跳，脫口道：「後房子是爹爹的寢室，快把門打開看看！」

田風連忙摸出鎖匙，把鎖打開，隨又回身與田電扶田雷進去。

剛踏入大門，只覺門後颯出一股凌厲無匹的罡風，罡風柔和，擊在田風的肩上，立即把其彈開五尺！

刹那門後竄出一個黃袍矇臉人，一轉身已掠出大門如奔雷閃電般向山下馳去！

田家三兄弟剛一怔，那人已在三十丈外，要想追趕，經已來不及了！

三人又是發了一陣子怔，田雷道：「快進去看看！」

田風及田電這才醒起，拋下田雷向內室馳去，裏面的房門都洞開着，田敬莊寢室的地上却多了一堆紙灰，紙灰不時飛起，在半空飄落！

田電怪叫一聲：「他跑來咱家燒什麼東西？」

田風目光一落，見紙灰極多，料所燒之物，必然不在少數。他蹲下身子仔細觀察起來，有些紙灰尚未完全燒透，灰上隱隱露出一些字跡來，可惜看不清楚，田風手一落，欲把它抓起，不料手指一沾及紙灰，立時便碎散了！

田風長嘆一聲站了起來，喃喃地道：「這些紙不知來自何處？」

田電道：「料是搜自咱家！」

田風心頭一跳，脫口道：「他爲什麼要燒毀爹爹的遺物？」

田電道：「莫非爹爹藏了什麼秘笈或劍譜之類的東西？」一頓，又道：「不會吧，假如有這種東西的，父親在遺書內一定會有所透露。」

田風苦笑道：「那麼，這個謎恐怕只有黃袍人才能解答了！」

田電抬眼四望，只見後窗果被人打開。窗扇之內尚有幾根堅硬粗壯的鐵枝直豎着，這當然是爲了防範盜賊越窗進來的，也因此黃袍人才不得不要由大門出去！

這刹那，他又想起一件事來了，不由叫道：「大哥，那黃袍人懂得開鎖之術並

不奇怪，但奇怪的是他人既在裏面，大門外的銅鎖又如何會被鎖上的？」

田風也是一怔，連呼怪事，心頭不由更加紊亂了。

正在發怔間，忽聽外面的田雷叫道：「大哥，又有人來了，這次來的却是個紅袍人！」

田風及田電不禁「啊」的一聲叫了出來，由昨夜至今晨，先後出現的人都是穿着奇怪的長袍，第一個是身材奇高的黑袍人，第二個是身材奇矮，聲音嬌脆，自稱老夫的白袍人，第三個是今晨才出現的黃袍人，剛才雖然只是驚鴻一瞥，但黃袍人的身材倒是十分普通，這次來的却是個身着紅袍的人！

田風及田電互視了一眼，提着一顆忐忑的心奔了出去。一到外面大廳，只見田雷已把大門關起，還加了門閂。

田風連忙問道：「二弟，來的是什麼人？」

田雷苦笑一聲：「小弟無意中見到山坡下遠遠馳來一個紅袍人，便把門關起了！」長嘆一聲：「大概又是一個怪人！想不到跟爹爹來往的竟然有這許多武功高強，性子怪異的人！」

話音一落，外面便傳來一陣步履聲了，田風輕聲道：「噤聲，來了！」隨即輕輕抽出鋼刀，田雷田電也連忙把刀抽握手上。

一忽，只聽外面有人拍起門來：「裏面有人沒有？」

田家三兄弟互望了一眼，臉上都有驚恐之色。那人又問了一遍，田風才道：「不知來者何人？」

外面那人叫道：「此處可是田大俠生前隱居之所？你們是他的兒子？」

「閣下到底是誰？」

「老夫秦烈，是特來瞻仰田大俠的遺容！」

田風聽他口氣恭敬，暗中鬆了一口氣，拉開門閂，把門打開。門外果然站着一個神態威猛，身材高大，身着紅袍的人。

那襲袍子紅得如同五月的榴花，又似焚燒的烈火，看來刺目之至！

紅袍人長髮披肩，晨風吹來，散髮飛揚，雙眼神光湛湛，身上發出一股難以形喻的震懾力。

田風目光瞥及其袍上綉着的烈火焚燒標誌，歡聲道：「原來前輩是『霹靂堂』堂主『雷火掌』秦大俠！」

「不敢，正是某家！」秦烈大步走了進來，目光一掠，詫聲問道：「令尊經已下葬？」

田風長嘆一聲：「請秦堂主坐下，此事說來話長，晚輩正有話要請教堂主！」

秦烈哦了一聲，找了一張椅子坐下，田風把兄弟介紹了一下，才道：「家父過世之訃聞尚未發出，不知堂主是如何知道的？」

秦烈道：「老夫剛自溫州分舵回來，半路上碰見皇甫雪，是他告訴某家的！」

「原來如此！」田風釋去疑念，於是把前夜及昨夜的事仔細說了一遍，只聽得秦烈連連皺眉。

這頓話一說便是四盞熱茶工夫，田風喘了一口氣，問道：「不知堂主可曾知道，江湖上有什麼高手身材比普通人高逾三四個頭的？」

秦烈臉上的神色亦是十分詫異。「某家自十七歲出道以來，三十年中行走無數個地方，却不曾碰見過一個這樣的人！」

「連堂主也不知道，這就奇怪了！」

田雷嘆了一口氣，道：「那個奇矮的白袍人的身份，堂主又是否揣測得出來？」

「單憑你們的描述：某家如何能揣測得出來？賢昆仲大可以自令尊的生前朋友中推敲！」

「可惜先父以前的事，在下兄弟亦不甚了了！」

秦烈一怔。「令尊很少跟你們提及他以前的事？」

田風嘆息道：「正是如此，所以在下兄弟才會惘然無知，又不知先父以前跟這些人到底有何瓜葛！」

秦烈苦笑道：「實不相瞞，某家跟令尊也只有一面之緣，當時是十二年前，在霍傳世的壽筵上見面的，對他的經歷也不甚了了，只知他佚着一柄鋼刀殺了不少黑道上的高手，又善于飼馬，所以才得了個『快刀伯樂』的外號。某家也是路過才順便上來瞻仰一番的，沒想到竟會發生了這種奇怪的事！」

田家兄弟剛燃起的希望，又再熄滅。

田電不死心地道：「不知堂主是否曾聽人說過，家父以前跟誰來往比較密切？」

秦烈想了一下，道：「某家如今想來，令尊的確有點神秘，他崛起江湖時，武功便十分高強，但却沒人知道他的師承，還有，令尊一出現江湖，人人便知他善于相馬飼馬！」他頓了一頓，反問：「你們不是自小跟他在一家的麼？」

田風道：「晚輩記得孩提時，甚少見到先父，也不知他去了那裏，他每隔一段時間才回家看先妣及晚輩兄弟！二十年前，先母過世之後，先父才跟咱們在一起，這之後便甚少出去了，也因爲晚輩年紀漸大，他的事才知道了一些，但也只知道他殺了『天台三狼』及破了『梅花』，『白龍』兩座山寨！

「再後來，先父便悉心經營牧場，甚少過問江湖上的事了！八年前便選了這個地方隱居下來，而田記馬場則交給在下兄弟經營！」

「令尊今年貴庚？」

「四十九歲，晚輩三十一歲。」

秦烈想了一下，道：「某家可否到令尊生前的寢室看看？」

田家兄弟大喜，道：「堂主請！」

到了寢室，秦烈看了一回，忽然伸手抓住床架，向上一扳，隨即「咦」地叫了一聲：「這床怎地如此沉重？」

田家三兄弟茫然無知，不能回答。

秦烈忽然揭起蓆子，又把床板揭了起來，床板之下便出現了一個暗格！

四人心頭齊是一跳，忙把其他的床板也全部搬了下來，這才發覺床板下有個深及一尺，廣及全床的暗格，這暗格的四周便是床架，緊緊的圍着，從外面看極難發覺。

秦烈看了幾眼，道：「這裏不知以前是放了些什麼東西？」

田風苦笑一聲：「堂主莫笑，這棟石

屋，八年來，晚輩兄弟先後只來過二十餘次，每次也只住了三兩天便離開了，而且先父很少叫咱們來他寢室，有話也都在廳中說。加上在下兄弟對先父又敬又畏，他不喜歡說話，咱都不敢動問，所以這裏到底藏了什麼東西，恐怕只有先父才能够知道——」話未說罷，忽然止住。這剎那他腦中忽然泛起那個黃袍人的影子來。

他是不是知道父親在床中暗格內藏了什麼秘密，所以才在他死後悄悄潛了入來，把秘密毀滅？

秦烈一見他的臉色，便知道他心中想些什麼，脫口道：「這些灰燼，燒的是紙張，而這些紙張以前可能便是藏在這暗格中的！」

田雷道：「這些紙寫了些什麼？那個黃袍人爲何要把它燒掉？」

秦烈拂袖出房，道：「令尊紙上寫的可能是有關那個黃袍人的一些秘密！」

田電心頭一跳，脫口道：「料是如此！只是這些秘密又是否與黑袍人及白袍人有關？」

這個問題秦烈自然不能作答，他走出廳堂，道：「某家對這種需要苦苦思索的事情，一向不感興趣，嗯，江南總捕頭『笑面神鷹』管一見跟某家甚熟，也許某家見到他時，叫他來替你們調查一下！」

「如此在下兄弟便先此謝過了！」

秦烈道：「令尊之死，充滿疑團，連某家也甚感詫異，更想立即知道答案！嗯，土地廟在那裏？」

田風問道：「堂主要去土地廟？」

「正是，請指路！」

田風回頭對田雷道：「二弟你快去敷藥，愚兄跟三弟陪堂主去一趟！」

三人出了石屋，便向後山坡馳去，田風及田電此刻對父親的死亡越益覺得疑雲陣陣，由前日黃昏在半路遭伏開始，一直到現在，他們兄弟都未曾能靜下來，把事件整出一個頭緒來，連飢餓也忘記了，只盼能早日揭開謎底。

三人都有一身輕功，眨眼功夫便已到了後山坡，遠處那座土地廟已隱隱在望。

秦烈以手加額，遠眺一下，問道：「下面那座廟宇，就是停放令尊棺木的土地廟？」

「正是。」田電恭聲應道。

秦烈輕嘯一聲，道：「某家先去一步！」話音一落，身子已急速地掠了出去！

田風及田電交換了一下眼色，來不及詢問，也急馳下去！可是他倆一則武功難與秦烈比肩，二則又起步在後，那裏追得上？

秦烈越馳越疾，十數個起落，已處身土地廟前，只見他雙肩一聳，如平地飛起一朵紅雲，躍上廟頂！

這剎那，田電也有所發覺了，叫道：「大哥，廟頂上放着一具棺材，好像正是爹爹那具！」

田風看了一眼，心頭一沉，忙道：「快去！」

一到廟前，只見秦烈又自廟頂躍將下來，身子一轉，竄向一棵大樹！田風正想發問，秦烈已抓了兩根樹枝在手，叫道：「快上來看看！」

田風及田電不知秦烈在弄什麼玄虛，此刻心中之驚異實在無以復加，未待秦烈說罷，便雙雙提氣躍向廟頂。

剛立足棺材前，田風目光隨即射落，只見棺材內空空如也，田敬莊的屍體不翼而飛。但棺底却有放着一塊紅磚，紅磚之旁，隱隱透出一角紙屑。

田電叫道：「這是什麼？」伸手下去，欲抓紅磚。

猛聽秦烈喝道：「不可用手，提防有毒！」分開田風及田電，走至棺前，用手上的樹枝撥開紅磚。

紅磚離開三寸，便露出下面的一張黃紙來。秦烈左手的樹枝點在紙上，右手樹枝再把紅磚撥開，三人目光隨之投落。

只見黃紙上被人用墨筆寫着一行字，盜屍者飄渺峯虛無宮子虛上人是也！

田電脫口呼道：「子虛上人是誰？」

秦烈喃喃地道：「飄渺峯，虛無宮，子虛上人，這些人與地方某家都未曾聽說過！」

田風道：「這張字條可能不是子虛上人自己寫下的，那麼寫的人又是誰？」

秦烈放眼望去，只見土地廟附近都是些山石樹木，絕少人家，這棺材如何飛上廟頂以及盜屍的過程，只怕沒人看見！

至於，子虛上人盜屍的目的，看來也只有他才知道！

秦烈想至此，一顆頭又痛了，他轉頭道：「令尊死後所發生的種種怪事，看來天下間可能只有管一見及沈鷹才有辦法查出眞相，某家看你們還是早點去找他吧！」說罷抓起棺材，扛去肩上，躍了下去。

田家兄弟連聲有勞。秦烈道：「某家尚有要事要辦，今日就此別過，異日找到令尊遺體，再行前來吊祭！」

田家兄弟寒暄了一陣，直把秦烈送回廟外，才再返回大殿。兩人又交換了一下眼色，田電道：「大哥，有一點可以肯定的，這具棺材昨夜一直在廟頂上，只是因爲天黑，所以咱們不曾發現！」

「三弟據你下此斷論？」

「大哥記得否，昨夜當那個白袍人的嘯聲遠遠傳來，那個黑袍人立即破屋而去，當他上屋之後，曾經發出『咦』的一聲驚呼，料想他當時便發現了這棺材，只因白袍人來得極快，他不暇細看，便連忙跑了！」

田風點頭道：「是極，必是如此！現在咱們先把事情總結一下。爹爹的屍體在你回來之前便被人藏起的，但咱們不知道，一直至把棺材扛下神枱時才發覺！

「這之後便是咱們出去追踪那個乞丐，當咱們發現他已被殺，而重行返回廟內時，棺材又不見了！嗯，這裏面說明了些什麼？又有什麼蛛絲馬跡可尋？」

田風說罷便陷於沉思，田電想了一下，道：「小弟猜想事情是這樣的，那個子虛上人揭開棺蓋，抱起爹爹的屍體，準備盜走時，剛巧那個乞丐走過去，那乞丐以爲是屍變，所以被嚇暈了，而恰好小弟的脚步聲傳來，所以子虛上人便抱着爹爹的屍體躍上廟頂。」

田風喘了一口氣，續道：「到咱們離開此廟，去追踪乞丐時，子虛上人才再躍將下來，把棺材扛上屋頂，可惜咱們一直把視綫投在殿內，却忘了上去瓦面查看上

面的情況！」

田風心頭一跳，脫口道：「子虛上人盜屍是爲了爹爹的屍體還是爲了棺材？假如是前者，他目的既然已達到，又何必再把棺材抬上廟頂？」

話音一落，兩人都奔向棺材旁邊，目光在棺材內一陣掃射，却看不出什麼異樣來。田風雙手抓住棺材兩邊，用力向上一提，棺材離地而起。田電詫異地問：「大哥，你做什麼？」

「這具棺材好像比昨夜輕了許多！」

「哦？」田電一跳，內內外外仔細看了一陣，又取出鋼刀量度了一下，叫道：「棺內的深度爲何比外面的高度淺了這麼多？」

田風立即抽出鋼刀，用刀柄敲打起來，才敲了一下，兩人都齊出一聲驚呼，原來下面是空心的，田風手腕一翻，刀尖自底板的縫隙中刺了下去，再用力向上一挑，棺材內那塊底板便跳了上來。

兩人目光一落，下面也是空空如也，但棺內的底板跟最下面的那塊木板之間，却留下四五寸空位！」

田電一顆心怦怦亂跳起來。「大哥，爹爹爲何要在棺材內弄下一個這樣的暗格，而又有何作用？」

田風長嘆一聲：「如今唯一可以解釋的便是，這個暗格跟爹爹在睡床上的那個暗格，作用一樣，也許放的也是一些不爲人知的秘密。」

「可惜爹爹如此處心積慮，其一切安排仍然難免給人窺破！」田電想到此，忽然又是一聲大叫：「大哥，剛才那個黃袍人，莫非便是子虛上人？」

田風心頭狂跳，脫口叫道：「極有可能！他一定是在棺內找不到他所要的東西，所以才潛入爹爹的寢室內，但他要的東西，便是他燒毀的那些紙張麼？」說到後來，聲音已低了許多。

田電雙眼神光連閃，神秘地道：「大哥你可曾測出如今這棺木跟昨夜的重量相差了多少？」田電也抓起棺木，小心地掂了幾下，然後又道：「大哥，咱們都不要做聲，各自把所猜的重量寫在地上！」

「好！」田風立即轉過身去，拎起一條枯枝在磚地上用力寫出一個七字，想了一想，又再加上三個字：至八斤。

昨夜這棺木比現在約重了七至八斤。

田電寫的却是八斤半左右。

兩人各自看過對方所寫的數字之後，田電道：「不管是七斤還是八斤半，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便是暗格之中一定放了什麼東西，而這些東西絕非紙張之類的輕物品！」

「不錯，但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田電道：「看來只有爹爹跟子虛上人才會知道了，也許黑袍人白袍人也會知道，他們來此可是爲了這些東西？」

田風望了一下天色，道：「愚兄認爲棺內所放之物，雖然不是黃袍人——子虛上人所要之物，但料必也是些十分珍貴罕有之物，否則他爲何要把其取走？」

田電長嘆一聲：「這就使小弟更加不明白了，既然是珍貴罕有之物，即使爹爹平時不告訴咱們，但他在遺書中，也應該提及才對！」

田風道：「還有一點，咱們一直疏忽了的，前日黃昏在半路上狙擊咱們的又是些什麼人，他們的意圖顯然不是要殺死咱們，而只是爲了阻止咱們回來跟爹見面，問題是這些人是另外一派，還是黃袍人，黑袍人及白袍人其中一個的手下？」

「假如他們的目的在於不讓咱們跟爹見最後一面，其原因是否怕爹把秘密告訴咱們兄弟？」田電又提出了一個問題，「那麼爹爹到底是壽終正寢，還是被人害死的，這一點最爲重要！」

田風苦笑道：「這些問題一個個都似是謎團，看來任咱們想破頭腦也都找不出答案了，只望管神捕早日替咱們揭曉！」

「不知秦堂主找不找到他？」

田風目光神采一現，道：「他找不到，咱們不會去找麼？咱們雖不知道管一見在那裏，但却知道皇甫雪是去溫州，溫州並不大，不難找得他！」

田電大喜，道：「小弟這就去溫州找他！」

「且慢！」田風忙道：「咱們須仔細安排一下才好去找他，否則那些黑袍白袍的怪人，再次來的時候，可不好應付，而且二弟又已受傷！」

田電頷首連聲答應，問道：「請大哥安排！」

田風抓抓頭皮，道：「咱們回去再說吧！」

兩人重新把棺材弄好，然後一人一頭扛起棺材，慢慢走出土地廟。

出了廟，日已近午，兩人這剎那才猛地醒起，已兩夜一天半，點水未進，不但飢餓，而且全身都疲倦得快要倒下去。

最疲倦的還是精神，連日的奔波，父親猝斃，怪事一件接着一件發生，使他倆都有心力交瘁之感。

走了一半，前面的田電忽然轉過頭來，道：「大哥，咱們以前一向把爹當作神明般敬重，但如今看來……」

田風叱道：「三弟不可胡亂揣測，前人的事，咱做後人的不可亂說！」

田電長嘆一聲，道：「小弟豈敢亂說爹爹的壞話？只是覺得非常可怕，做兒子的對自己的親生之父的事，竟然一無所知，而且對於他的爲人亦毫不了解，這豈不是十分可悲可嘆？」

田風聽後臉色一變，一顆心猛地向下一沉，脚步起落也慢了，就像一對脚竟有千斤重似的。

消失無形

田電離開石屋時，太陽經已偏西，他離開不久，田風及田雷亦隨之走下山坡，田風重新把門窗鎖好，然後依計劃下山，到隣近的一個小屯借宿。

田記馬場有一個夥計的老家就在那一條小屯——老龍屯，如今田風及田雷決定到那裏借宿，一則等田電及皇甫雪回來，二則找個清靜的地方養傷。

× × ×

田電到達溫州，天已將亮，在城外呆了一忽，城門便開了，他也不去找地方休息，逕自催馬馳去衙門。

可是衙門仍然緊閉，田電無可奈何才

去找了家茶館坐下，叫了些糕點飽餐一番，等了一陣，街上行人漸多，田電便跑去衙門，見到外面一個公差便抱拳問道：「這位差大哥請了，請問皇甫捕頭皇甫雪是否在裏面？」

那公差看了他一眼，問道：「閣下是誰？」

「在下田電，是皇甫捕頭的朋友，在下正有急事要找他，勞煩公差大哥通知一聲。」

那公差道：「皇甫龍尉（管一見的手下因爲護駕有功，都被天子賜爲六品龍尉）不住在裏面，他在黃捕頭處。」

「請問黃捕頭居所在何處？」

「沿此街直走，到了街口拐右，見到一棟簇新的紅磚屋便是了！」

田電謝了一聲，依言找去，果然見着了皇甫雪，斯時皇甫雪才剛剛下床，見到田電不由一怔，問道：「田兄，令尊過世不久，你爲何有此雅興來此遊玩？」

田電苦笑一聲，道：「小弟那裏有心情來遊玩，此行是有事要求大哥助咱們一臂之力的。」

皇甫雪一怔，訝然問道：「田兄到底有何要事要在下幫忙的？假如在下能做到的，自不會推辭。」

田電眼光瞥了黃捕頭一下，皇甫雪會意，笑道：「田兄新來，在下帶你到各處走走吧。」說着拉了田電出去。

他倆找了一家清靜的茶館，田電才把連日來發生的事，一五一十說個仔細，只聽得皇甫雪口呆目瞪。

「小弟聽秦堂主介紹，說只有尊上才能把謎團揭開，但小弟却不知尊上現於何處，所以求皇甫兄代爲通知一下，就說我田家三兄弟誠心聘請他老人家出馬，至於酬金方面，絕對沒有問題。」

皇甫雪道：「可惜敝上現在正在調查另一件事，至今尚未解決，嗯……田兄請到客棧休息一兩天，侍在下把此間的案子解決之後，再跟田兄走一趟，事實在下也被田兄的一席話引起興趣。」

田電大喜，忙道：「那麼小弟便去悅盛客棧等皇甫兄的佳音！」

田電在悅盛客棧找了間清靜的房間安頓下來，先洗了一個澡，然後躺在床上，可是雙眼一闔起，腦海中便浮上田敬莊的音容來，他心頭不由又升上一個疑問：「爹爹到底有什麼秘密不讓咱們知道的？那些怪人又是些什麼人，跟爹爹又有甚麼關係？」

這個問題如毒蛇那樣一直咬嗤着他的心，想了一陣，明知單憑這樣推測，不會有任何結果，便索性不想，轉了一個身沉沉睡去。

連日來一連串的事故，使他心疲神倦，實在很需要鬆弛一下，這一睡，竟然直至半夜才醒來，就在此刻他忽然聽見外面傳來一陣急促的拍門聲，接着是店小二的嘀咕聲。

不一陣，一個聲音傳來，田電睡意全消，只聽一個男人的聲音道：「請問一個喚田電的住在那一個房間？」

店小二生氣地道：「現在是什麼時候，掌櫃已經睡着了，帳簿不在我這裏，不知道。」

「我是捕頭，有事要找他，煩你替我查一查？」

田電認出那聲音是皇甫雪，精神一振，連忙開門叫道：啊！「皇甫兄，小弟在此！」

皇甫雪聞聲跑了過來，背後還跟着一人，赫然是田風，田電吃了一驚，叫道：「大哥，你爲什麼也來了？」

田風脫口叫道：「二弟不見了！」

「什麼？」田電這一驚非同小可：「大哥一直跟二哥在一起的，他怎麼會不見的。」

「說來話長，愚兄趕來這裏，費了好大的勁才找到皇甫兄，他說你住在這裏，愚兄便央他帶我來此！」

皇甫雪道：「兩位不必急，本城那件案子經已查清，兇手也已經抓到，待小弟交待一些事件，明早便可以跟兩位回去，如今兩位早點休息吧，小弟也要趕回去找黃捕頭！」

田家兄弟謝了一番，才返回房中，田電一邊點燈，一邊急不及待地問田風：「二哥到底是如何失踪的，請大哥仔細說來聽聽，急死小弟了。」

田風嘆了一口氣，這才把經過說了出來。

× × ×

日還未落，田風及田雷便已到了老龍屯了，這屯子他們經已來過好幾次，是以很快便找到了馬大元的家。

馬大元是田記馬場的夥計，家內尚有一位大哥，一位大嫂，他兄長馬大壽跟田風及田雷也頗爲熟識，聽說他倆要來借宿幾宵，也不問原因，便一口答應，又連忙叫兒子去買肉殺鷄，忙了起來。

田風及田雷至此才鬆了一口氣，馬大壽把乃弟的寢室收拾了一番，又打水招呼他們洗臉洗澡。

梳洗完畢之後，飯菜也弄好了，兩兄弟連日不曾吃過一粒米，都狼吞虎嚥起來，把杯碟吃個乾乾淨淨。

飯後田家兄弟只跟馬大壽聊了幾句，便回房睡覺，這一睡睡得好沉，但睡到半夜，田風忽然聽到一陣陣的「叮噹」聲，他霍然一醒，立即想起那個黑袍人進廟的情景，心頭一懍，忖道：「莫非他又追來了？」

回心一想，又暗道自己疑心太大，黑袍人又如何知道自己會來此處借宿，大概是夜風吹動簷前的鐵馬聲。

可是晚飯時大概酒喝多了，有點內急，便悄悄下床走去茅廁。

茅廁在屋外，田風一推開大門，一陣北風便撲臉吹來，不知爲何，他心底忽然泛起一股寒意，匆匆跑向茅廁。

那個「叮噹」之聲，已不再聽聞，當田風返回屋內，重新把大門關好，走回寢室時，一顆心倏地怦怦亂跳起來，莫名其妙地泛上一個不祥之念。

他急忙大步走入寢室，輕聲叫道：「二弟，二弟！」

田雷沒有應他，田風輕吸一口氣，伸手去床上摸索，却摸了一個空！這剎那，田風只覺一股冷氣自脚跟直冒上髮際。

「二弟！」田風大叫一聲，隨即顫着手把桌上的燭台點亮。火光下，寢室纖毫畢露，却看不到田雷的影子。田雷就好像在這一瞬間，在寢室內隨風消失了般。

田風的叫聲，驚醒了馬大壽夫婦，他倆忙提燈過來詢問。田風反問：「大壽哥，你可曾看到我二弟出去？」

「沒有啊，剛才我睡着了！」馬大壽詫異地問道：「你跟他睡在一起，難道反而不知道！」

於是田雷便一直找不到了，田風在老龍屯找了一個上午，找不到一些蛛絲馬跡，這才借了匹馬，急馳來溫州找田電。

× × ×

田風一說罷，田電立即發問：「大哥，你聽到那陣『叮噹』聲，是否有熟悉之感？」

田風苦笑道：「那種叮噹聲實在太平常了，那裏認得出！」

田電一拳擂在桌上，道：「二哥九成是讓那個『笑面佛』找去的！哼，那人以前跟爹有仇，如今爹死了便把復仇的對象轉移到咱們兄弟身上！」

「愚兄也有此感覺，不過此人的身份，咱們毫無所知，多說也無益，還是早點上床吧，明天好跟皇甫雪趕回去調查！」

× × ×

翌日，天上灰雲濃濃密密，北風一陣緊似一陣，看來今日又將下雪了。

皇甫雪在溫州發出了信鴿，把田家兄弟欲聘管一見調查的事簡略地寫了一張信箋，託信鴿之一對翼，把消息送到杭州。

卯時剛過，皇甫雪便偕同田風及田電快馬馳出溫州城。田風一騎在前，一直把皇甫雪帶到馬大壽家。斯時，日才過午。

皇甫雪在馬大元的寢室內查了一陣，不曾發現什麼，心想田雷的武功並不差，對方要在田雷毫無警覺中把其擄走，而武功之高，心思之愼密，不言而喻。

在馬大元寢室雖然找不到什麼蛛絲馬跡，但皇甫雪仍把希望寄託在田敬莊生前隱居的石屋，以及那間殘舊的土地廟！

三人吃過馬大壽煮的午飯，便又匆匆上路。由老龍屯到田敬莊的石屋，距離很近，不消半個時辰便已到了。

有過上次的經驗，田風及田電兩雙眼睛事先把屋外看了一遍，這次門窻都關得異常緊密，才略略鬆了一口氣。田風取出鎖匙把門打開，請皇甫雪進去。

皇甫雪舉目在廳內看了幾眼，廳內的陳設十分簡單，幾乎可以一目了然。田風重新把門閂起，皇甫雪已拉開一個櫃的抽屜，回頭問道：「令尊的遺書及事先置下的白幔，是放在這個櫃子裏的？」

「沒錯。」田電走了過來，幫他把櫃內的東西全部掏了出來。櫃內放的都是些零碎的東西，沒一件是比較貴重的。

三人搜了一陣都找不到什麼值得懷疑的東西，於是一齊走向書房，書房更加簡單，一個書橱，上面只放着十本八本書籍，書桌上有一座硯台，一塊徽墨，筆架上却沒有筆放着。

皇甫雪把書桌的抽屜拉了出來，裏面只有一叠白紙，那紙跟田敬莊的遺書一樣。皇甫雪咦地叫了一聲：「怎地不見有毛筆？」

田電問道：「這個很重要麼？」

「當然，快找一找！」

三人把書房內的每一寸地方都找遍了，都不見有毛筆，皇甫雪連地板也敲打過，證明下面並沒有地窖暗格之設。那麼毛筆去了那裏？

田電轉頭問：「大哥，你的計聞用什麼寫的？」

「愚兄去小鎮找人寫的！」田風忽然道：「先父寢室之內尚有一張桌子，也許他把毛筆放在那裏！」

於是三人又走入寢室，可是寢室內那張桌子上亦沒有毛筆，皇甫雪坐在地上沉思起來，田電詫異地問道：「皇甫兄這管毛筆到底與這些事有何關連？」

「令尊的遺書是以墨筆寫下的，如今不見毛筆，這怎樣解釋？」

田風及田電心頭都是一動，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問道：「皇甫兄可有什麼高見？」

「賢昆仲上次來見令尊之時，是在何時？」

田風不假思索地道：「八月中秋！」

「距今已四個月！」皇甫雪道：「如此說來，令尊自忖死期將至，將是這四個月內之事了，否則，假如有遺言，必會在中秋佳節時，向你們交代！」

田風跟田電一齊點頭。

「四個月之間，到底又是在什麼時候？」皇甫雪自問自答：「照說應該是在死前的半個月之內，所以你們才會趕不及見到他的最後一面！」

田電道：「也許不是半個月，而是十天八天，甚至更短的日子，因爲自此到敝馬場，快馬只須三天，若是星夜趕路的話，兩天兩夜便能抵達，在下兄弟在接到消息時，便隨即星夜上路，兼程趕來了！」

皇甫雪搖搖頭道：「不可能這般急，若是這樣的話，他怎來及準備後事？你們別忘記，令尊那具棺材裏面有暗格，看他行事如此神秘，這個暗格必是自己動手弄的！」

田風點點頭，道：「皇甫兄推測極之有理！但這跟毛筆又有什麼關係？」

「假如不見了毛筆，那很有可能是毛筆用壞了，令尊又自知死期將至，便不再另置新筆，而以在下之推測，令尊應該對書畫不會有很大的興趣，是以毛筆用壞之機會極少，再由此推測，那張遺囑，實際上他已寫了好一段時日，換句話說，他不想讓你們太早知道其死期！」

田風及田電都是心頭一跳，臉上都現出一個極其難信的神色，田電澀聲問道：「你說先父一早便立下遺囑？」

「在下也知道兩位均難以入信，不過，在下却有一個感覺，令尊之死也可以說不是壽終正寢，他的死可能跟一個極爲厲害的對頭有關！他知道對手即將出現，所以預早備了後事，又恐你們三兄弟會想替其報仇，但那人既然連令尊都心生懼怕，他自不希望你們無端端去送命，所以才不讓你們知道內情！」

皇甫雪吸了一口氣，越說越快：「也正因爲上述的原因，所以他才會把秘密帶落棺材！還有一點，令尊要你們廣發計聞，用意也是爲了使對頭人知道他已死，希望對頭不來，而你們也就會安全了！」

田風及田電互望了一眼，臉上的神色

是極其複雜，不過這一次他們却覺得皇甫雪的揣測倒合理合情了，是以心頭更加沉重。

良久，田電才嘆息道：「不管如何，咱也得把仇人的名字及來歷調查出來，今日沒有能力殺他，也許以後咱們有辦法報仇也未定。」

田風接道：「不錯！否則，咱們做子女的將來又豈有面目在泉下見爹爹？」

皇甫雪道：「現在在下也只能揣測到這個地步，下一步便需掌握新的資料才行了！咱們再在這裏查一查！」

於是田風把睡床的床板全部揭開，露出那個暗格來。「這個暗格大概是先父放置『秘密』的地方，後來大概有一部份可能已移入棺材，可惜仍逃不過那個子虛上人的眼睛！」

皇甫雪看了睡床一眼，自言自問的說道：「子虛上人是什麼人？他又如何能夠知道田敬莊的安排？」心頭突的一跳，脫口問道：「請問令尊是否有什麼同門師兄弟？」

田電苦笑道：「有關家父以前的一切，在下兄弟根本完全不知道！」

「令堂又是什麼來歷？」

「這個在下兄弟亦不甚清楚！」這次是田風答話：「在下兄弟只從先妣口中知道先妣本來是個歌伎，後來被先父贖了出來，然後隱居在括蒼山中，一直到她過世，先父才帶着咱們兄弟出來，開了家馬場，最後先父才搬來此處！」

「哦？令堂是否懂得武功？」

「絲毫不懂！她是個溫順的女人，對頭無疑，而他對令尊的一切亦十分清楚，這一點也毫無疑問！」

他頓了一頓，接道：「咱們現在可以先來一個假定，迫死令尊的必是子虛上人（可能便是黃袍人），而黑袍人及白袍人跟令尊雖然有錯綜複雜的關係，但聽那夜在土地廟內跟你們的對話，可以揣知，他們事先並不知道令尊已死，由此可見迫死令尊的並非他們！現在咱們先放棄黑袍人及白袍人，集中全力調查黃袍人的身份！要想知道他的身份，唯一的辦法，便是把這個寢室的每一寸地方都仔細搜索一次，希望還有些什麼東西未爲黃袍人毀滅！」

話音一落，他自個又驚詫地叫了一聲：「咦，黃袍人若只是爲了殺死令尊，他目的既已達到，又何必來毀滅證據？難道他怕你們會去找他報仇？」

田電道：「他毀滅的可能不是什麼證據，而是某項秘密！」

「既然如此他爲何不把它取去，却又要把其燒掉？」

三人想來想去都想不出個所以然來，便分頭在寢室內搜查起來。皇甫雪取出長劍，用劍柄在地上敲打起來，地板是以大巇石舖砌，看來不可能有什麼地窖之設，而且也聽不出異樣來。

田風及田電却把櫥內的東西全部倒了出來，却都是些衣物，除此之外，絕無其他東西！

皇甫雪暗道：「田敬莊的生活倒是十分簡單！」抬頭一望，見牆上掛着一柄刀，刀鞘是以鯊魚皮硝成的，嵌上銅邊，上面還鑲着七顆寶石，他長身把其摘下，抽刀一看，裏面是一柄鋒利之極的鋼刀。

田風及田電同頭一望，齊聲發出一聲驚呼，都湊前來觀看。田風急道：「三弟，都把火點亮！」

田電點了盞油燈，提燈湊前，燈光映在刀上，發出一片白光，耀人眉眼。

皇甫雪問道：「這刀有何不對？」

田風沙聲說道：「此刀並不是家父之物！」

皇甫雪脫口呼道：「那是誰？莫非是黃袍人留下來的？不對不對……」

田風道：「小弟的意思是此刀並非先父平日所用的！」

皇甫雪舒了一口氣，道：「也許令尊退隱之後重新打造一柄也不奇！」

「中秋那夜，家父要在下兄弟把刀法演習一遍，當時小弟忘記携刀，家父便把他平日所用的那柄借與小弟！」田電急道：「他那一柄肯定比這一柄珍貴！」

皇甫雪一怔，問道：「那是一柄怎麼樣子的刀？」

「那柄刀是以千年海底緬鐵精製的！聽說鑄刀之人，便是『聖手鐵匠』何不求的晚年傑作，先父一向視如拱璧！有了那柄鋼刀他何必再打造一柄這樣的刀呢？」

皇甫雪心頭一跳。「如此說來，那柄刀必是被人掉包換去了，換刀的人便是那個黃袍人！咦，莫非他是爲了那柄刀才跟令尊結下仇怨的？」

「這個也有可能！」

「令尊如何有那柄刀？」

「這個在下兄弟也不清楚了！」

皇甫雪輕吸一口氣，把思路略整理了

一下，表面上此行已有頗大的收獲，實際上所得到的只是一個又一個的謎團而已！

他抬頭望窻，外面已是一片漆黑，幸而無風無雪。

皇甫雪心頭一動：「今夜不知是否又有人會來此，搜取秘密？」想到此，他立即道：「快把門窻全部閉起！」

田風道：「這個請兄台放心，窻已全部關死，門也已閂實，外人實難進來！」

「咱們去灶房看看吧！」

灶房在書房的左隣，有一道暗門相通，田風把門推開，田電隨即提着燈當先走了進去。

灶房的設置亦是十分簡單，而且地方狹窄，田風及田電又把碗櫥內的東西倒了出來，皇甫雪却去看灶台，可是灶台一切跟平常人家一樣。

灶房存放的糧食並不多，只有十來斤白米，一罈咸菜，一斤臘肉，看來隱居後的田敬莊，生活的確十分簡單。

皇甫雪想了一下，始終覺得田敬莊立遺囑的時間是個關鍵，假如遺囑是早立下的，那麼便極有可能是被人迫死，甚至殺死的（點中死穴），若說他有預兆，那只有在死前的極短的一段日子才有可能產生，何況田敬莊今年才四十九歲！

假如勘破了這一點，便可以斷定田敬莊是壽終正寢或是被害的！

「風兄，令尊那張遺囑，可在你的身上？」

「小弟放在外廳的桌上！」

「請借來一觀。」

「好。」田風立即放下手上的碗碟，長身而立。「三弟，你準備飯菜吧，皇甫兄大概已餓了，愚兄取了爹的遺囑，便來幫你！」

說罷便出門而去，田電便淘了米，準備生火。灶房內尚有大半缸水，倒也十分方便。

皇甫雪拿了灶邊的枯草，塞入灶膛，準備生火。火終於生好，皇甫雪又加上乾柴，坐在灶前，默默尋思。

過了一陣，田電自語地道：「大哥怎地還未回來？」

皇甫雪瞿然一醒，也覺得田風已去了很久，由此到外廳，只不過二十餘步路而已，這段時間已足够來回十趟了，當下便道：「莫非那張遺囑不見了？」

田電忙道：「待小弟去找他！」說罷開門出去。

一忽，忽然傳來田電的一陣大叫：「大哥，大哥！」脚步聲向田敬莊的寢室移去，叫聲仍然不斷傳來：「大哥，大哥你去那裏？」

皇甫雪吃了一驚，立即竄了出去，不料跟田電碰了個滿懷。田電一臉驚恐欲絕，叫道：「大哥不見了，不見了！」

「什麼？他是不是暫時離開了？」

田電幾乎哭了起來。「但大門的門閂依然閂實，窻子也都關着！」

「快去看看！」皇甫雪推開田電，兩個起落已奔出大廳，廳內極暗，他不由也叫了一聲：「風兄，風兄！」

沒人應他，皇甫雪拿出火摺子，一幌燃着，大廳立時一亮，果然不見了田風！

皇甫雪猛吸一口氣，平復一下激動的心情，提着火摺子走到大門處查看，大門的門閂果然仍然好好地閂着，這門閂是以鐵鑄成，十分結實。

這剎那，田電也提着油燈走來了，顫着聲道：「小弟已查過了，全屋的窻子全部都已關好，即使窻子開着，也跑不出去，因爲窻子都有鐵枝攔着！」

皇甫雪再吸一口氣，伸手把門閂拉開，門閂的鐵枝，磨着底板，發出吱吱的聲音，那聲音說不出的尖銳難聽！

皇甫雪拉了一半，便放手了，因爲如果田風是開門出去，這聲音在灶房內的田電及自己必定會聽見，何況田風也沒有離開的理由，即使有，他也會到灶房內說一聲！

那麼好端端的一個大人如何會平白在屋子內消失？何況外廳的地板剛才皇甫雪已查過，斷定下面絕無地窖暗室之設置！

左又不是，右又不是，只有一個理由，田風是化作一團輕烟自窻縫中鑽了出去！想到此，皇甫雪轉頭向田電望去，只見他臉上全是驚詫欲絕的神色，臉色比雪還白！

剎那間，皇甫雪只覺一股寒氣自脚跟向頭頂直冒上來，雙手幾乎連火摺子也把握不住！

良久，兩人四隻眼睛互相瞪着，不能發出一言！

不知怎地，火摺子跟油燈一齊滅掉，兩人竟似毫沒所覺。

也不知過了多久，田電才呻吟似的道：「莫非屋內有鬼……」

他聲音發顫，這句話實在難以聽得準，但皇甫雪依然聽出他的意思，心頭一顫，「噗」的一聲，火摺子跌落地上。

外廳之內，再無聲音，只有粗重的呼吸聲，此起彼落。

過了好一陣，皇甫雪才重新點起火摺子，田電忽然如一陣風般自皇甫雪身邊飛過，拉開閂門，把閂推開，叫道：「快把火拿過來，照照雪地上是否有脚印！」

皇甫雪心頭一跳，連忙也標了出去，兩人一看，都是叫聲苦也。原來天黑之後，竟然下起大雪來，那雪又大又密，即使有脚印，只需一忽，便將被雪掩蓋！

兩人重新入屋，田電沮喪地把閂閂上好，呻吟似的叫道：「大哥　二哥，你們去了那裏……」

話音未落，只聽皇甫雪驚叫一聲：「快看！」

那聲音實在充滿了驚詫，田電急忙回頭過去，背後那裏有什麼東西？剎那間，一股冷意直襲上來，暗道：「莫非他嚇瘋了？」緩緩轉頭望向皇甫雪。

撲朔迷離

皇甫雪並沒有被嚇瘋，他是突然之間發現桌邊地上多了一塊小石子。

田電沿着他的眼光望過去，也發現了，咦地叫了一聲，走前把其拾起。「皇甫兄，剛才你在查看地板可曾發現這塊小石子？」

皇甫雪苦笑一聲，道：「正因爲沒有，所以在下才會覺得奇怪！」

這塊小石子只有姆指般大小，呈三角

形，尖角頗爲銳利，但看得出並非故意磨成的。所以兩人看後得出的結論，便是這是一塊極其平常的小石子！除此之外，別無所知，更不知這石子從何而來的！

皇甫雪看來看去都看不出有何奇怪之處，便把它放入懷中。

田電聲音似哭地叫了起來：「大哥，二哥！你們都去了那裏？爲何放下我一人在此？這到底是一回什麼事！」

皇甫連忙說道：「田兄，你冷靜一點，咱們再仔細地找一找，看看有沒有什麼痕跡！」

田電仍然嘶聲大叫，仿似夜梟啼哭般，在這座奇怪的石屋，聽來格外恐怖！

皇甫雪一指點在他的「黑甜穴」上，田電砰的一聲跌倒。皇甫雪把他抱起，快步走入灶房，此際屋內漆黑，伸手不見五指，連一向胆大的皇甫雪也有點心寒！

在他來說，最恐怖的並不是什麼死人或鬼怪，而是一個人好端端的，突然在空氣中消失！

假如說這屋子有這麼一般神秘的力量，那麼下一個輪到的是誰？田電還是自己？想到此，他心頭突突亂跳起來，慌忙摸出刀石把枯草燃着，再把其塞入灶膛內。

灶火飛舞，灶房內的投影四處亂竄，彷似有無數的魔鬼躲在黑暗中。

皇甫雪吸了一口氣，取了一根乾柴，放入灶膛，待乾柴燒着了，才把它當作火把照路，重新走回外廳。

幸而怪事沒有再發生，皇甫雪拿了油燈，返回灶房，他專心把稀飯煮好，又切了一條臘肉，放入鍋中蒸好，最後才把田電的穴道解開。

田電如皮球般一彈而起，叫道：「大哥回來了沒有？」

皇甫雪臉色一沉，道：「想不到田兄如此脆弱，受不得一絲打擊！」

也許這話給田電的刺激更大，他一呆之後，神態便逐漸平復下來。

「先吃飯再說！」

田電默默地點點頭。兩人吃了飯，皇甫雪便道：「田兄，在下想再在此屋搜一搜……」

田電怪叫道：「還有什麼好查的？」

「那間書房的地板還不曾查過！」皇甫雪也不理他，提起油燈走了出去，田電跟在他背後。

兩人在地上檢查了一陣，知道再查下去也沒有什麼結果，所以便住下手來。

皇甫雪突然想起一個問題：「令尊當時是派誰去報訊的？」

「就是馬大壽！」田電喃喃地道：「咱們馬快，走在前面，他在後頭！」

「令尊跟他很熟？」

田電想了一下。「也不見得，只是他弟弟在敝馬場工作，所以，跟先父見過幾面！」

「哎，你怎不早說！」皇甫雪有點埋怨。

「他不可能知道先父的事的！」

「不！就咱們所知，如今他是唯一見過令尊最後一面的人！說不定他會發現令尊有什麼舉止跟以前不一樣！」皇甫雪倏地自地上躍了上來：「快，咱立即去找他！」低頭吹熄了油燈，竄了出去。

石屋之外，有個小小的馬棚，那是田家三子平時乘馬回家，用來放置馬匹的，馬棚雖小，但設計極佳，頗能禦寒，皇甫雪及田電牽了馬，立即揮鞭馳去。

雪漸漸稀了，風也止了，冷月自雲邊露了出來，嬌慵無力地洒下一地銀白。

皇甫雪及田電策馬急馳，三更的時候，已到了老龍屯外。皇甫雪鼻翼猛搧兩下，叫道：「不好！」急忙撥馬入屯。

轉過一叢小樹林，便見到一股濃烟衝天飛起，田電叫道：「那是馬家！」

兩人拍馬奔前，果見馬大壽家經已起火，幸而火勢尚未形成。皇甫雪躍下馬鞍，在地上滾了一下，又抓起兩團雪，塗在臉上及手上，然後才衝入屋內。

「馬大壽，馬大壽！」

話音一落，門後一道白光飛下，急如閃電！

皇甫雪的外號是「快劍」，劍既然能快，反應自然亦快，是以他身子立即一側，脚尖一點，標前半丈。

濃烟中突然衝出一道黃影，向皇甫雪飛去！

皇甫雪一撐腰，翻腕振臂，長劍經已在手，隨即向上一架，只聽「噹」的一聲，長劍架住了一把鋼刀，皇甫雪目光一及，脫口問道：「你，你是什麼東西？」

黃影一動，再一刀劈過去，這一刀當眞如長虹貫日，快得令人難防！

皇甫雪大吃一驚，身子向後一退，這才來得及振腕接招！

不料那黃影一刀不曾使實，白光一閃，又是一刀！眨眼之間，已劈了六六三十六刀！

皇甫雪拚盡所能，長劍一柄化作兩柄，兩柄化作四柄，堪堪擋了三十五刀，第三十六刀一閃即至，皇甫雪刀勢已盡，再也無法迴護！

千鈞一髮之際，猛地使了一招「鐵板橋」，上身向後一彎，同時雙脚一頓，向後倒飛過去！

黃影身子一掠，如一頭怪鳥般，急飛過去！

× × ×

皇甫雪自大門進去，田電却踰牆翻入，他來過馬家數次，地形熟悉，立即衝向馬大壽的寢室。「大壽哥，大壽哥！」

房內只有一個女人的哭聲，田電大叫一聲，一脚把門蹬開，火光下只見馬大壽的女人瑟縮在床上驚哭！

「大壽呢？」

馬大壽女人沒有答覆，田電見火勢逐漸迫近，顧不得其他，左掌一落，抓住她的後衣，倒退出房，一出房只聽背後傳來一個怪異之極的笑聲，那笑聲似春貓夜鳴，說不出的恐怖！

田電早已是驚弓之鳥，急切間放下馬大壽的女人，拔刀轉身，目光一掠，叫道：「是你？」

只見馬大壽在濃烟中，倚在一根柱子上，不斷地笑着，笑雖然有好幾種，歡笑、傻笑、苦笑、奸笑……但田電竟然分不出，這是個怎樣子的笑！

「大壽，你在笑什麼？」

「鬼，鬼來了……」

「鬼？」田電暗叫一聲，急問：「鬼在那裏？」

「在你背後！」

此言一出，田電猛地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下意識地倒劈一刀，再一個風車大轉身，瞪着眼望過去，那裏有什麼東西？

田電心頭一慄，再度轉過身去，馬大壽及其女人的身形已在濃烟中消失。

田電大叫一聲，飛入濃烟，剛想張口再呼叫馬大壽的名，一股濃烟衝入咽喉，立即嗆咳起來，咳得他連眼淚水也淌了下來。

幸而他心神未亂，連忙退了出來，就在此刻，他忽然聽見皇甫雪的尖叫！

聲音傳至前院，田電大叫：「皇甫兄，小弟來了！」舞着刀跌跌撞撞的向前院掠去！

× × ×

皇甫雪剛一退，那黃影也隨着飛了上去，手上的刀急速地一劈，攔腰斬向皇甫雪！

皇甫雪長劍倉皇一架，嘶聲叫道：「你，你到底是人還是鬼？」

黃影不答，揮刀狂攻，皇甫雪驚魂甫定，長劍上下翻飛，左右遮擋！

「呼！」鋼刀突然突破劍網，直劈過來，皇甫雪忙不迭向後一閃，再一退，身子便已投入火場！

黃影隨之跟進，迎面一股烈火飛來，燃着了他的衣衫，立時倒飛出去，在地上打了一滾，長身立起！

與此同時，田電剛好自內奔了出來，目光射及黃影，他嘶聲大叫一聲，險險栽倒！

「呼！」皇甫雪自火場內飛了出來，他因爲剛才在雪地上弄濕了衣衫，是以只燒焦了頭上之長髮，這一出來，好似是一頭瘋獅般，伏劍刺向黃影。

黃影衣袖一揮，把劍拍歪，身子忽然沖天而起，凌空折腰，平射兩丈，踏瓦而去，眨眼便不見踪影！

田電連忙問道：「皇甫兄，他，他是誰？」

皇甫雪也反問一句：「田兄，你看他是什麼東西？」兩人互瞪了一眼，只覺熱浪迫人，火已逐漸燒至，屋外人聲喧騰，不時有水潑進來。

皇甫雪拉着田電衝出大門，只見左隣右里的人都忙着提水來撲救，村民見到皇甫雪及田電，都投過驚奇的目光。

老龍屯民風淳樸，儘管他們心頭奇怪，却也沒有人上前查詢，皇甫雪跟田電躍上馬背，揮鞭馳出屯子。

兩人毫無目的地向前馳了一陣，田電叫道：「皇甫兄，你剛才看見的那人到底是誰？」

皇甫雪身子一震，收韁把馬速減慢，喃喃地道：「那不是人，是惡鬼……」

「鬼？」田電尖叫一聲，「你，你……你說他是鬼？」

皇甫雪猛吸一口氣，緩緩地道：「也許是人扮的！」

「人扮的？」田電又叫了一聲：「他爲何要扮成這個模樣？爲何要扮這個模樣？」雙脚一挾馬腹，急馳幾步，左手倏地抓住皇甫雪的右臂，嘶聲叫道：「你說，你說他爲何要扮成我爹爹的模樣？」

皇甫雪心頭一跳，脫口問道：「令尊是否有兄弟？」

田電怪叫一聲：「我什麼也不知道，什麼都不知道！連自己的爹爹也不知道，你不要再問！」

皇甫雪嘆了一口氣，任由馬匹行走，心潮起伏，重溫了剛才的情景，腦子却更亂了！

黃袍人是不是共有兩個？

其中一個是不是田敬莊的兄弟？

假如黃袍人只有一個，而又不是田敬莊的兄弟，那麼他到底是誰？又爲何要戴上兩個面具（一個『鍾馗』，一個『田敬莊』）？

又假如有人要假扮田敬莊來嚇馬大壽，他爲何會在臉上弄幾個疙瘩？難道他不知道田敬莊臉上的肌膚十分平滑？

最後他又假設田敬莊根本沒有死（假裝死而已），那麼爲何會在幾天之間臉上便生了這許多變化（長了幾個疙瘩，又歪嘴）？而且這的確太過不可思議了，田敬莊有以假死來欺瞞自己的兒子的必要麼？何況那夜自己也把過他的脈搏，不但脈搏不跳，而且肌肉也已冰冷僵硬，分明已死去多時！

皇甫雪想了一陣，重新把思絡整理了一下。

當時自己退出火場，黃袍人跟着撲了進來，但隨即退出，而自己見其退出也因爲周圍火燄太猛，緊接其退出去，在這極短的一瞬間，似乎不可能多出一個黃袍人來！

假如的確有兩個黃袍人，那麼先前那

一個去了那裏？難道投入火燄中？

這簡直太乖夷所思了，想到此，皇甫雪不由搖搖頭。

忽然之間，他又想起一件事：第一次他跟黃袍人交鋒時，黃袍人使的是刀，但第二次交鋒，黃袍人却是用袖，而且手上不見有刀！這樣看來，也有可能是有兩個黃袍人了！

皇甫雪越想越混亂，覺得自跟管一見之後，未曾遇上一件如此撲朔迷離的案子，這件案子的謎團，實在太多了，而且一切都不能了解。

他索性不再思索了，決定等管一見來了之後，才把一切告訴他，然後由他主持調查。

不知不覺天已將亮，皇甫雪四周辨認了一下，原來此路是通往溫州，此際離老龍屯經已有數十里之遙！

田電忽然叫道：「我要去找他，我要去找他！」撥轉馬首，向來路馳去。

皇甫雪急道：「田兄欲去何方？」

就在此刻，一個嘯聲，忽然隱隱傳來，皇甫雪及田電都是一怔，連忙把馬勒停，嘯聲過後，又是一陣兵刃碰撞聲及呌喝聲傳來。

皇甫雪道：「不知是誰在附近打鬥？田兄咱們下馬過去看看！」

田電喃喃地道：「這嘯聲怎地如此熟識？咦，我在那裏聽過的……啊對啦，是他，是他！」

「他到底是誰？」皇甫雪急問一聲。

田電雙脚一蹬，自馬上躍了下來，向樹林飛去，皇甫雪忙跟在他後面。

樹林之後有塊曠地，只見那夜在土地廟出現的黑袍人及白袍人，還有一個不曾見過面的灰袍人正在廝殺，灰袍人招招狠毒，襲向白袍人，每使一招，都把地上的沙泥捲飛，勢力極其威猛！

白袍人身法輕盈，忽進忽退；灰袍人招數雖然兇猛，却也沾不上他的袍角！

皇甫雪連忙拉着田電躍上一棵大樹。那三個人招式之精妙，功力之深厚，看得兩人咋舌不已！

忽聽灰袍人尖聲叫道：「你到底幫不幫我？」

黑袍人長袍一漲，發出一股罡風，湧向白袍人，白袍人這次可不能再閃避了，左手發出一掌，迎向黑袍人，同時右手一翻，亮出一柄精光四射的短劍來，刺向灰袍人的胸膛！

這三個人臉上全是戴着面具，袍子又是極爲寬大，似乎是來自同一個地方！

鬥了一陣，忽聽白袍人怒道：「你要殺死我麼？好呀，你要是有這個胆子的話，便來吧，老夫不抵抗就是！」

黑袍人苦笑一聲，道：「這，這又何必，大家不要打了，聽我說一說！」奇怪他的聲音忽然變得十分低沉沙啞，田電幾乎認爲他不是在土地廟出現過的那一個！但這等奇高的身材，武林中實在難以再找出第二個來！

黑袍人又道：「唉，你們如都不停手，我可要走了！」

這一聲長嘆，配上那張「笑面佛」面具，令人覺得十分怪異可笑！

不料白袍人及灰袍人同時一聲叱責，改而攻向黑袍人！

黑袍人不敢抵擋，連忙向後倒退，這情景看得田電及皇甫雪十分詫異，不知這三人有何瓜葛，又是什麼關係！

黑袍人邊戰邊退，口中不斷喝道：「快停手再說！」

話音未落，他背後的一堆草叢，突然飛出一道人影，挾掌望其後背擊去！

黑袍人背後看不見，加上以一敵二，全神貫注，竟然不知！待他略有所覺時，要想閃避，經已來不及了！

千鈞一髮之際，灰袍人及白袍人同時自側各自發出一掌，遙擊那人！

那人冷哼一聲，忽然沖天飛起，半空打了個沒頭跟斗，反而落在黑袍人面前！

這剎那，田電及皇甫雪才發覺此人原來是黃袍人，只是此刻他戴的是一具猴子的面具！

黑袍人喝道：「你是何人？」長袍鼓風漲起，兩道罡風望黃袍人襲去！

黃袍人夷然不懼，也出掌相迎，只聽「蓬」的一聲悶响，四股掌風在半空相碰，兩人互退三步！

白袍人跟灰袍人又再接戰起來，四人分成兩組各自打得十分激烈，生似有不共戴天之仇般！

激戰之中，另一頭的草叢中忽又飛出一個紅袍人來，戴着一具二郎神的臉具，長袍飄飄飛落場中！

田電看得聚精會神，忘了安危，脫口咦的輕叫了一聲。

只聽場中五人齊聲喝道：「誰？」

田電及皇甫雪吃了一驚，心知這五人中任何一個，自己都遠非敵手，正想逃走，耳畔忽然聽到一個聲音：「兩個小子勿動！」

皇甫雪剛一怔，只見旁邊一棵大樹沖起一個人影，向左急掠過丟，黑袍人喝道：「先把他抓住！」其他四人也都跟着追了下去！

神捕出馬

黎明的黑暗終於過去，晨風熠熠，令人精神一振。

皇甫雪及田電見黑袍人等已去了好一陣，正想下樹，不料，那個黃袍人忽然馳了回來，嚇得他倆立時藏上葉叢中，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黃袍人似乎沒有發現到有人在一旁窺視，竄入草叢中，抱起一段合抱粗幼的樹幹，向後急馳而去！

皇甫雪及田電心頭怦怦亂跳了一陣，又等了好一會，見沒有人來，才悄悄滑落地上。

田電問道：「這些人到底在做什麼？那個紅袍人及灰袍人又是誰？」

皇甫雪忽然道：「噤聲，有人來了！」拉着田電藏在一棵樹後。

來的是一個紅袍人，及一個灰袍人，皇甫雪及田電不敢偷窺，却都緊緊握住兵器。只聽一個聲音道：「咦，那兩個小子呢？」

另一個聲音道：「你已離開了這麼久，也許他們已經走了！」

「不會的，某家曾經吩咐過他們不許

「你」：道喝口脫禁不，及一光目雪甫皇
是什麼東西……」

動！」

話音一落，皇甫雪及田電都是歡呼一聲，自樹後竄了出去，一個口叫頭兒，一個高呼秦堂主！

原來那個灰袍人便是大名鼎鼎的江南總捕頭「笑臉神鷹」管一見，紅袍人便是「霹靂堂」堂王「火神掌」秦烈！

「頭兒，你怎會來此？你來得正好，屬下正要找你！」

管一見臉色一沉，瞪了他一眼。「你嚷些什麼？老夫碰到老秦，他告訴我說你在這裏，所以便跟他來了！」

皇甫雪跟秦烈也有過幾面之緣，聞音忙道：「原來剛才現身引開強敵的是秦堂主您！晚輩兩人十分感激！」

秦烈哈哈笑道：「看在你頭兒的份上，某家能不現身麼？若非如此，只怕你們多幾條命，也死無葬身之地！」說到此，連這位藝高胆壯的霹靂堂主臉上也現出幾分驚恐之色。

「老實說，某家剛才也沒有把握能够擺脫他們的糾纏，幸而只跑了七八里，他們忽然全部散去了，使某家也摸不着頭腦，不知是什麼原因！」

田電也驚恐地問道：「那五個怪人的武功的確驚世駭俗，以前好像不曾聽過有這種人物！不知管神捕是否知道他們的來歷？」

管一見反問道：「你便是田敬莊的三兒子麼？」

田電連忙行禮道：「在下正是田電，久聞神捕機智絕倫，天下間的大案疑案，一經神捕之手便……」

管一見冷哼一聲：「這種話老夫經已聽得太多了，不必再說。嗯，老夫聽說你要聘請老夫替你調查一些什麼事是麼？」

「正是，若非神捕，只怕這些事都不可能有答案了！」

「你要想知道什麼事？」

田電一怔，想了一想，苦笑一聲：「晚輩想解決的事，實在太多了，只怕要從頭說起……」

「且慢，你的事，剛才老夫已經自老秦口中得悉一二，現在，老夫想告訴你兩件事，你需先答應，老夫才能接受你的聘請！」

田電忙道：「莫說兩個條件，就算十個，晚輩也答應！」

「第一件，這件事老夫要收的聘金是六萬兩銀子！」

田電深深吸了一口氣，道：「假如先父是遭人迫死的，這個數目是否包括把兇手緝拿下來，或者把其殺死？」

「老夫答應你。」管一見沉吟了一下，「第二件，這件事在調查當中，無論發生了什麼意外，都不得半途取消！」

田電滿口答應：「這個自然，晚輩亦無半途取消之理！」

管一見滿意地點頭。「唯恐你會食言，所以你得先付半數作爲訂金，老夫幾時收到訂金，便幾時開始調查！」

田電道：「這點倒不難！田家馬場的錢財是由晚輩掌管的，身上所帶便不止此數！」說着便自身上取出幾張銀票來。

「管神捕清點一下，看看數目對不對呢！」

管一見看也不看便把銀票塞入懷內，道：「走吧！」

田電一怔，脫口問道：「神捕難道經已知道兇手在那裏？」

管一見皺眉道：「老夫不想在這裏叫你講述經過，先到令尊生前所住的那所石屋再說！」

「是。」田電默默跟在管一見及秦烈之後，走出樹林，見自己跟皇甫雪騎來的那兩匹馬，仍停在那裏，忙道：「請神捕跟堂主上馬吧！」

管一見長笑一聲，提起輕功掠了出去，秦烈叫道：「老管，十年前某家跟你比較輕功，結果輸給你，今日便再跟你比比看！」身子一縱，也飛也似的射了出去！

只聽管一見的聲音遠遠傳來：「十年前你輸給老夫，十年後的今日這個戰果依然不會改變！」說到最後一個字，又遠了

許多。

皇甫雪忙道：「田兄快上馬吧，在下的頭兒是心急欲早知道情況，才會要咱乘馬！」

田電心頭一鬆，忙躍上馬背，策馬急馳下去，兩人一口氣馳了七八十里，才看到秦烈，再過十里，便追貼他，這時候才看見管一見在三四里前。

皇甫雪向田電打了個眼色，便把馬速放緩，管一見適時停了下來，道：「如何？你的霹靂神彈雖然厲害，但論到輕功始終不如老夫！」

秦烈胸襟極廣，聞言笑道：「難怪把你當作鷹！嗯，聽說江北的沈鷹輕功亦極高，你跟他比較如何？」

說着兩方已經接近了，管一見道：「沈老 的輕功也比你高！」吸了一口氣。「老夫跟他比較，一百里之內會稍勝他半籌，但一百里之後便難說了，二百里之後，大概會平頭，三百里之後，老夫便要輸給他了！」

「哦，這樣說來他的內力比你更爲深厚？」

管一見道：「確是如此！」

說着，又走了數十里了，田電忽然道：「待晚輩到附近的農莊買些食物！」

管一見頷首。「雪兒，你陪田公子去一趟！」

「是。」皇甫雪急跟在田電之後，馳入一條村子。

× × ×

當皇甫雪及田電捧着鷄鴨米菜自屯子出來時，却已不見了管一見及秦烈，田電一怔，叫道：「噢？莫非那五個怪人又來了？」

皇甫雪輕輕一挾馬腹，道：「快馳前看看！」

快馬馳了四五里，忽聽路旁的樹叢內有個聲音道：「老管，看來是不行了，除非『洞庭醫聖』程老頭在此，才有機會把他治癒！」

皇甫雪說道：「就好像是秦堂主的聲音！」

兩人立即下馬，快步走入樹叢，只聽管一見也嘆了一口氣：「程子務自從那次老夫在西湖宴請羣雄，會後他聲言要去四處採藥，如今去那裏找他？」

說着田電及皇甫雪也已到了，原來地上倒着兩個人，赫然是馬大壽夫婦！

秦烈道：「先把他們放了吧，既然他們已瘋了，應該不會再遭人毒手，假如找到程老頭，再來找他倆也未遲！」

管一見蹲下身解開他們的穴道，馬大壽睜開眼來，望到田電，又嘶聲叫道：「鬼，鬼……」拔足沒命跑出樹林！

馬大壽的老婆臉上也現出極其驚恐的神色，緩緩之向後退，口上不斷叫道：「你，你不要過來，不要過來……」

田電嘆息道：「我不是鬼，你不用怕！大嫂，你忘記我是大元的朋友田電麼？我是田三公子！」

馬大壽的女人臉上驚恐之色更盛，尖聲叫道：「對啦，我想起來啦，那鬼正是姓田的，他是姓田的！」忽然又叫又哭，向後猛跑。她跑得慌急，好幾次被樹根撞倒，但仍然跌跌撞撞向前跑去。

「你不要過來，你不要過來……不是我害死你的……」

皇甫雪標前幾步，伸手要去抓她，管一見沉聲道：「放她走！她神智早被嚇瘋了！」

不一刻，那瘋婦便已去遠。四人走出官道，重新上道。路上大家心中都是十分沉重，不發一言。

良久，皇甫雪才問道：「頭兒，神劍山莊的案子破了？猛鬼鬧宅到底是怎麼回事？」

「一言難盡，以後有機會才講給你們聽！」管一見抬頭望一望天色，午時已屆，忙道：「快走！」（按：有關神劍山莊鬧鬼之事請看本故事時之「白幽靈」。）

四人猛趕一陣，已遙遙看到山坡上那棟石屋了。皇甫雪及田電抬頭一望，心頭都是一沉。

田電大叫一聲，策馬馳向山坡。管一見看了一眼，也展開輕功撲了上去。

原本是潔白的石屋，如今已變成黝黝黑黑，那是被烟火薰成的！

大門早已燒焦，田電拋下手上的食物，自馬鞍躍起，凌空一折腰，射入屋內，帶起一陣灰燼。

石屋之內，只剩一棟空屋，裏面所有木製的傢俱已全化成灰燼。灰燼猶有餘溫，焦味撲鼻，不時仍有白烟冒起。

管一見等人進入石屋，看了幾眼，便把眉頭皺起。

石屋之內，實在已沒有什麼好查的，管一見道：「走吧，找處地方坐坐，讓老夫先了解一下情況才再說！」

秦烈提議道：「到山坡那座土地廟去吧！」

田電白痴般站在一堆灰燼旁邊，喃喃地道：「這是怎麼回事……是誰跟咱們過不去……」

皇甫雪輕輕拍了他的肩頭，半牽半拽，把他拉出石屋，步向後山。

四人走了一程，土地廟已清晰可見，幸而一切安好，四人心頭略爲一鬆，快步走去。

到了廟裏，管一見着皇甫雪找些泥土把鷄裹好，然後放入火堆中燒烤。

管一見找一個乾淨的地方坐了下來，田電便由接到父親病危的消息說起，一直說至如何跟皇甫雪躲在樹上，偷看五個不明來歷的人混戰爲止。

這些事說罷，兩隻鷄經已燒好，四人各自吃了半隻，雖只半飽，却已能抵餓。

田電拋下手上的鷄骨，道：「神捕，你看那五個人是誰？那個黃袍人是否便是子虛上人？」

管一見冷冷地道：「老夫又非神仙，難道一捏指便能知天下事？這些事錯綜複雜，而且連你們兄弟對田敬莊的事也不知道，可沒這般容易查出眞相！」

秦烈說道：「但某家相信你有辦法，所以，才極力推荐你，你可不要令我下不了台！」

管一見笑道：「老夫斂收人家的錢，自然有幾分把握！現在咱們先弄清一件事，黃袍人到底是有幾個？」

秦烈及皇甫雪道：「照理應該只有一個！」

管一見道：「假如石屋不曾被毀，老夫也不會這樣子發問！」一揚手，手掌上已多了一張黃紙，「這是老夫剛才在石屋外面拾到的！」

田電湊前一望，只見上面寫着：趕盡殺盡，絕不留情！飄渺峯虛無宮子虛上人示。

田電脫口道：「放火的原來是他！」

「黃袍人放火燒了馬大壽的家，這一點該沒料錯！因爲馬大壽必是看到那個像極令尊的腧孔的人，才會被嚇瘋，而且當他見到你時，也吃驚地叫鬼……」

皇甫雪截口道：「不錯，他還說鬼是姓田的！」

管一見續道：「當你倆到樹林時，黃袍人也在那地方出現，假如只有一個黃袍人的話，他不可能自老龍屯趕來石屋，放了火之後，才去樹林！因爲兩地距離頗遠，時間上來不及！所以無論那一個偷襲黑袍人的黃袍人，是不是就是在馬大壽家出現的那一位，總之必有兩位！」

秦烈道：「但假如那二個黃袍人，實際上是一個人，來放火的便不一定是黃袍人了！」

「不錯！不過老夫也懷疑子虛上人必是黃袍人的其中一位！當然，這些都只是揣測，所以老夫才會問你們的意見！」

秦烈笑道：「你問某家這種事，簡直白廢！」

管一見沉吟了一下，道：「咱們先在這小廟查一查。」說罷，自地上躍了起來，他抬頭望一望被黑袍人撞破的廟頂一眼，然後示意田電跟他飛上。

廟頂屋瓦上堆着積雪，看來沒有那麼破爛，管一見問道：「令尊的棺材放在那裏？」

田電指一指一處屋面，道：「便是這裏！」

管一見站在破洞邊，望了過去，道：「那個黑袍人當時看得到棺材，却看不到棺材內那張黃紙，而照你所述，他上屋之後便向廟後掠去，也不可能在棺內做什麼手脚？所以那張紙固然不是他放下的，連棺內暗格所藏的東西也來不及取！」

田電接道：「也因此，他絕不是子虛上人！」

管一見沒答反問：「令尊那具棺材，如今放在那裏？」

「請神捕跟晚輩下去！」田電躍落廟頂，立足天井，指着殿門後的一排棺材道：「最高最大那一具便是了！」

管一見走前伸手在棺木上敲了幾下，說道：「這種木質地甚鬆，」再仔細觀察了一下，發覺棺材雖新，但手工極劣，露出不少縫隙，不由詫異地道：「這棺材莫非是田敬莊自個做的！」

「這個晚輩便一無所知了，總之中秋那天在下兄弟回來探望先父時，還不見這具棺材！」

管一見低頭想了一下，叫道：「雪兒，查好了沒有？」

皇甫雪應道：「頭兒，神桌上有個鞋印。」

「哦！」管一見立即走到神桌前觀看，神桌上鋪滿了厚厚的灰塵，上面果然有個鞋印！

管一見自光一盛，問道：「棺材放在桌上的那裏？」

田電道：「正在鞋印之旁。」

管一見又看了幾眼，沉聲道：「你把當時入廟放棺材的事再說一遍。」

田電吸了一口氣，道：「咱兄弟把棺材放在神案上後，便立即離開準備後事，後來晚輩先回來，用掃帚把地上的灰塵泥沙掃過一邊……不久家兄及二哥便回來了，於是，咱們把棺材搬上來，準備打掃神枱，那時才發現棺材好像輕了許多。」

管一見截口問道：「這樣說來，這張神枱你們一直都未曾打掃過？」

「是的，因爲搬上去的時候棺材頗重，而神桌又大，所以，咱們把其放在邊緣，然後再把它推進去，所以神案靠前那一方的灰塵便給棺材掃過了，棺後却未曾動過！」

「好，够了！」管一見目光一落，指着那鞋印說道：「這鞋印的鞋尖向着神像，脚跟向着棺材，證明盜屍之人在神案的前方撬開棺蓋，抱起田敬莊的屍體向內走去。

「但是鞋印只有一個，因此那人也不可能一直向前走，而是……」

秦烈快口說道：「而且自兩旁躍落地上！」

管一見白了他一眼。「假如他要自側躍落，鞋尖絕不會筆直地向着前方，而一定是斜放着的！所以……」說罷抬頭向上一望，頭上剛好有一條橫樑。

皇甫雪道：「屬下上去看看。」一躍而起，立足樑上，低頭叫道：「頭兒，樑上灰塵密布，却不見有鞋印！」

「哦！」管一見、秦烈及田電都是一怔。

「那麼那人去了那裏？」

秦烈笑道：「當然是躍落地上。」

「不大可能，須知當時他抱着一個屍體，要橫跳下去，十分吃力！」管一見搖頭，可是樑上沒有鞋印，自不可能是向上躍，那只有橫躍或倒縱落地了。

秦烈微笑道：「也許這是他故佈的疑陣。」

管一見訕訕一笑，道：「咱再回去石屋看看！」

皇甫雪道：「石屋屬下及田家兄弟經已查過，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而且地下亦沒地窖之類的設置。」

管一見冷冷地道：「假如完全沒有可疑的地方，好端端的一個大漢，爲何會突然消失於無形？地上沒有地窖通道，難道屋頂上便沒有？」

皇甫雪心頭一跳，低頭道：「是，屬下果然忘記了檢查屋頂！」

四人精神一振，立即重新返回石屋，管一見立在外廳內，向上觀看，屋內的傢俱完全都已燒毀，但樑子却仍完好。

這石屋有處與別不同的地方，頂上之橫樑縱橫密佈，幾乎四尺見方便有根橫樑越過，是以望上去，屋頂那些大石板便似是嵌在木格之中段。

橫樑極爲粗大，是以中間不必再有圓柱承力，乍眼望上去，便似是蜂巢般！

管一見雙脚一頓，一躍而上，左手五指如鈎，抓住橫樑，整個人便吊掛起來，

「一吸氣，右臂一曲，身體上升，右掌向上一托，一塊麻石便被托高一尺，他猛哼一聲，那塊四尺見方的麻石便被推開！

田電及皇甫雪同時發出一陣歡叫，只見管一見腰一曲，身子便射了上去。

秦烈、田電及皇甫雪亦先後躍上屋頂，抬眼望去，屋頂全是由一塊塊四方方的青石嵌起來，石與石之間，有灰泥黏合，只有管一見托開的那一塊沒有。

皇甫雪把那一塊抬了一抬，覺得入手較輕，原來這塊石質較鬆，大概是方便移動，再有一點，這塊石向天的那一面，黏了一塊小石塊，作用如同手柄，這樣子，人在屋頂，要把它拿起，便十分容易了。

田電長嘆一聲。「先父建此屋已有八年，有這個設備，連咱們兄弟也不知道，看來先父必是有一個極爲厲害的對頭，所以才會作了這樣子的安排！」

皇甫雪道：「如今我也明白了一件事，那個黃袍人潛入屋內燒掉一些紙張時，他是由此處進去的，所以大門的鎖才會仍然鎖住，當時咱們以爲那人是有人接應，現在才明其原因。」

田電道：「但他爲何不由此處退了出去，却待在下兄弟開了門後才自門後竄出去？」

「那是因爲你們來得極快，待他發覺後，欲自此處出去已來不及，所以只好躲在門後，窺機離開。」

管一見道：「不錯，料是如此，雪兒，你把那塊三角形石塊拿給老夫看看！」

皇甫雪依言把石子遞與他，管一見看了一會，道：「現在田風突然間在屋子內消失的事便很清楚了！天黑之後，有人匿在屋頂上，悄悄把這塊石拿開，等待機會，那時候，你們在灶房內，又關上門，加上注意力都在其他方面，所以沒人發覺。

「後來田風聽你的話，跑來前廳取回田敬莊的遺書，那人便拋下石子，撞在他麻穴上，然後用繩子，或者跳下來，抱起他，自這個洞口躍了出來，最後才把這塊石放好，悄悄離去。」

管一見吸了一口氣，續道：「那時候，一則天黑，二則無風無雪，三則田風精神恍惚，所以全無所覺，輕易便給人制住，後來那人把人擄走之後，天上便突然下起鵝毛雪來，把腳印蓋住，所以你們才會以爲他如空氣般在外廳內消失。」

秦烈失聲道：「必是如此。」

田電嘆了一聲：「神捕不愧有神捕之稱，一出馬便解開了幾個疑團。」他滿懷信心地道：「看來離水落石出之期也不會太久了。」

管一見搖頭道：「這才是開始，要解決的事，實在還太多，而且也還得看運氣而定，運氣好的話，才能順利破案，否則也不知道要費多少時日及心血！」

秦烈訝然道：「老管，你也相信運氣麼！」

「運氣雖然是不可捉摸，但却不能否認它的存在及作用。」管一見正容地道：「就以這件事案子來說，假如咱們運氣好的話，便能隨時碰上那五個怪人，假如不好的話，便要花很多人力及時間去調查，又假如運氣是極壞的話，他們五個忽然隱居到深山野嶺，則可能要花更久的時間，甚至永遠找不到，那時要想查明眞相，談何容易。」

「你運氣一向很好，所以破案才會如此神速！」

管一見不理他話中是否含有譏誚之意，仍然正容地道：「不錯，老夫的運氣一向很好，但運氣好，仍要加上努力以及才幹，才能有此業績！」

秦烈道：「好，某家不跟你再討論這個問題，咱們下一步該如何着手進行？某家決定陪你調查，一直至破案爲止！」

管一見眉頭一皺，抬頭思索，目光一掠之間，無意中發現了一件事，忙道：「老夫的運氣果然不錯，快下去！」但立即自屋頂躍落屋內，其他人雖不知何故，但也相繼跟着他躍入石屋內。

幽谷仙子

秦烈見管一見倏到大門邊，豎起耳朵凝神靜聽，不由問道：「老管，到底是怎回事？你打什麼啞謎。」

管一見道：「噤聲，有人來了，老夫剛才見山下馳來兩個人，前頭那個是黑袍人，後面那個却是白袍人。」

衆人心頭都是一陣狂跳，忖道：「管一見運氣果然不錯，說曹操曹操便到。」

一忽，只聽一陣「叮叮噹噹」的輕響越來越近，接着是一個尖叫聲：「臭漢子，你還不給老夫站住，再不站住老夫便要發『無情箭』了！」

衆人在屋內聽後，心頭却是一怔：「那裏有男人叫男人是臭漢子的，莫非那個黑袍人身上有什麼奇臭。」

只聽黑袍人道：「別人怕你的『無情箭』，難道我也會怕？」

「你不怕，俊兒怕不怕？」

黑袍人怪叫一聲：「你敢殺他！」

白袍人冷冷地道：「你把他拐走，老夫爲何不能殺他！」

這句話好像極爲有效，黑袍人果然停了下來，聽聲音，大概離石屋前門只有二三丈。

衆人心中又再忖道：「這個俊兒是誰，黑袍人爲何要把他拐走？」管一見心頭更是奇怪，「來的明明只兩個人，俊兒又在那裏，假如俊兒不在附近，黑袍人又怎會害怕白袍人會用箭把他殺死？」

一忽，大概白袍人亦已走到屋前，只聽他又喝道：「還不快把俊兒交出來。」

黑袍人聲音有點激動，叫道：「我不是拐走他的，是他自願跟着我的。」

「好呀，那你爲什麼不讓他作聲？」

黑袍人沮喪地道：「誰說我不讓他出聲，他睡着了。」

白袍人突然哈哈大笑起來。「你這種鬼話，連鬼也不會相信。」

黑袍人忽然溫聲地道：「蘭妹，這些年來，難道你還不知道我對你心意麼？我幾時曾騙過你。」

衆人心頭又一怔，忖道：「幾時又來了個蘭妹？」

只聽白袍人聲音一變，似有無限的柔情：「你的確沒有騙過老夫，嗯，那你爲什麼一見到老夫便似見了鬼般，亡命而逃，你不想跟老夫聚聚麼？」

衆人一聽，登時魂飛胆喪，這種話若是由一男一女來對答，那實是柔情蜜意，說不盡的旖旎，奈何黑袍人分明是男人，白袍人又是個「老夫」，立時都有噁心之感。

黑袍人頓了一頓，才道：「誰說我不想跟你聚聚？只是那河東獅管得太緊……咳咳，蘭妹你會原諒我麼？」

白袍人的聲音又傳來：「你來這裏幹什麼？」

「我，我……」黑袍人忽然結結巴巴地說不出來。

白袍人厲聲道：「你是不是要把田敬莊殺死？」

黑袍人忙道：「誰說的，我來了之後，他已經死了，你不信可以問問他三個兒子。」

白袍人冷冷地說道：「那只是你來遲了一步而已，其實，你還是要想把他殺死的！」

衆人屏息而聽，都想聽黑袍人如何回答，過了半晌，黑袍人才道：「我，我那裏會把他殺死？我只是想來看看他，是不是陸建莊而已。」

陸建莊三字一入石屋，衆人更是豎起耳朵，白袍人冷笑一聲：「他已死了，你如何問他？」

「我想來問問他兒子。」

「只怕他兒子也不知道！」白袍人沉聲道：「三師兄的話不會有錯，田敬莊便是陸建莊！」

話音一落，管一見已一指點住了田電的啞穴及麻穴。

黑袍人聽聲問道：「蘭妹，你如何知道？莫非你偷偷來找過他？」

「胡說！他有妻有兒，我還來找他做什麼？」

黑袍人鬆了一口氣。「如此看來，你待我還是甚好！」

「不過，這次你說的話老夫却不相信！莊哥一定是被你害死的！老夫今世都跟你無休無止！」白袍人突然標前幾步，手腕一翻，手上已多了一把短劍。「莊哥已死了，俊兒你得交給我，否則，哼哼！」

「陸建莊不是我害死的！俊兒不能給你，他，他只願意跟着我！」

「胡說！」白袍人短劍暴長，急刺黑袍人的胸膛。「如此老夫只好把你殺掉，然後才把俊兒帶回幽谷！」

黑袍人身子斜閃一步，急道：「蘭妹，你聽我說……」

白袍人劍法一展開，便難以遏止，一劍刺空，又是一劍，這劍却是橫削，黑袍人後退一步，黑袍一鼓，發出一股罡風，把劍撞歪三寸！

白袍人輕嘯一聲，手腕一翻，改削爲戮，劍尖剁向黑袍人的小腹！同時左掌一引，也拍出一掌！

黑袍人雙手在袍子裏，一身武功難以施展，要對付內力造詣粗淺的田家兄弟游刃有餘，但要對付武功高強白袍人便覺得捉襟見肘了！

白袍人厲聲道：「你到底交不交人！」短劍上下翻飛，把黑袍人一連迫退六七步，此刻他已幾乎貼近石屋，再無可退！眼見白袍人又是掌劍兼施攻了過來，黑袍人忽然長嘯一聲，只聽「撲撲」兩聲，兩手臂突然自黑袍破布而出！奇怪的是手臂竟然連在小腹上！

金光連閃，「擦」地一聲，一掌拍開短劍，一掌接下白袍人的左掌！原來他手上戴着一對金光燦然，不知是何物製成的手套，白袍人鋒利的短劍竟不能傷之分毫，看來必非凡品！

白袍人叫道：「好呀，郝老二，你終於要出手了！老夫也正想着這些年來，你的武功進展到什麼地步！」

管一見等人此刻才知道這個黑袍人姓郝，排行第二。

郝老二苦笑一聲。「愚兄是爲你所迫的，何況當年的誓言亦已滿期，算不得犯了毒誓！」

他一對手掌左飛右拍，反把白袍人迫退兩步。「蘭妹，你這幾年的武功反而荒廢了！」

白袍人大怒，冷笑道：「老夫的武功有否荒廢，現在言之尚早！」手中的短劍越使越密，又越使越快，瞬眼望去，只見白光不見人影。短劍雖只有一尺六寸，是劍芒却也有尺餘，是以郝老二雖然盡力防守，長袍吃他劍芒一切，登時裂開幾道口子！

管一見自門縫中看到這一切，心頭也自駭然，忖道：「看這兩人的武功，在武林中亦堪稱是一流中的高手了，爲何老夫從未有所聞？」

黑袍人跟白袍人旗鼓相當，加上兩人的招式互相了解，若要分出勝負，起碼需五七百招過外。

管一見趁這時候整理一下思路，首先他明白了一件事，田敬莊原來只是一個化名，其眞姓名是陸建莊。

陸建莊跟黑袍人的郝老二，白袍人的「蘭妹」，顯然有錯綜複雜的關係。他們是不是同門的師兄妹？黑袍郝老二排行第二，陸建莊是否第一？

還有一點，陸建莊之死，顯然也與這兩個人無關，那麼殺死他的人是否便是他們師門的仇人——子虛上人？

這些問題假如能够捉住黑袍人或白袍人的其中一個，便都可迎刃而解，甚至連陸建莊（田敬莊）的神秘來歷，也可以調查得一清二楚！

管一見想至此，便回頭低聲跟秦烈說了幾句話，他們說話聲音極低，以致連站在旁邊的皇甫雪也聽不清楚，只見秦烈不斷點頭，臉上露出興奮的神色。

管一見說罷，立即迅速拉開門閂，推門而出，秦烈緊跟在他後面，兩人一出門立即向黑袍人郝老二撲過去！

儘管變生肘腋，郝老二反應仍是極快，把拍向白袍人的雙掌瞬即移向秦烈及管一見！

秦烈抵出一掌迫向對方，雙方各自退了一步！管一見雙手一錯，避過對方正面來勢，右手五指如鉤反抓其手腕！

白袍人忽見石屋內奔出兩個陌生人來，一怔之下，喝道：「你們是誰？」短劍一翻，急刺秦烈的後背，右手長袖一揮，只聽「嗤嗤」兩聲，袖管內倏地飛出兩枚四寸長短、渾身通黑的短箭來。

短箭破風前進，眨眼間便已臨管一見

的一對後肩！

管一見的五指尚差一寸才抓到郝老二的手腕，但背後暗器破風之聲已至，急切間只得微微一蹲，先避過暗器襲身之厄！

那兩枚短箭越過管一見，直奔向郝老二！

管一見心頭一喜，脚尖一點，標前一步，一掌直印郝老二胸膛！

不料郝老二身子一側，右手望其中一枝短箭一拍，短箭反向管一見頭頂射落！

管一見一時之間，沒有估計到郝老二手上戴了一對是不畏刀槍的手套。是以這剎那，心頭之驚恐實在無以復加！

電光石火之間，身子猛地一降，右袖飛起，堪堪把短箭撥開！

說時遲，那時快！秦烈見管一見勢危，手臂一引，拍出一股凌厲的掌風！郝老二只能迎掌也拍出一股罡風！

「蓬！」兩方又再退了一步，郝老二只覺對方的掌風燠熱難擋，心頭一凜，忖道：「這黑小子的掌力，可眞奇怪！」

與此同時，白袍人也斜掠一步，揮劍刺向管一見！

管一見在地上一滾，曲腰彈起，右手一招「手揮琵琶」，截向對方的手腕！

白袍人手腕一翻，短劍化刺爲削，反截管一見的小臂！

管一見喊道：「來得好！」右手一撒，左掌隨之拍出！

白袍人手腕一振，短劍改刺管一見掌心的「勞宮穴」！

不料管一見左掌乃是虛招，掌至一半，立即收回，右掌剛一退，迅即暴長，直拍白袍人的脅下！

白袍人心頭一慄，斜退兩步，左手食中兩指，駢起如戟，同時戮向對方掌心的勞宮穴！

四人兩對實力相埒，要去擊敗對方，絶非三招兩式可以達到。

皇甫雪看得眉飛色舞，大有目不暇給之勢。看了一陣，見雙方均戰之不下，便生了一計，對田電道：「田兄，咱們兩個出去押陣，不過無論發生什麽事，請你保持冷靜，不可妄動！你若能答應在下，在下才鬆開你的啞穴！」

田電啞穴被制，不能開腔，只好點頭表示。

皇甫雪解開了田電的穴道，兩人抽出兵器，聯袂自石屋中走了出來。皇甫雪叫道：「頭兒，咱們把這不男不女的白袍人捉下來吧！」

田電故意大聲道：「把他捉下來幹甚麽？」

皇甫雪笑道：「把他的袍子脫下來，看看他到底是男還是女！」

白袍人大怒，左手一提，袖管中射出一枝短箭來，直奔皇甫雪臉門。

皇甫雪早有準備，連忙把頭一低，笑道：「這陰陽人見不得人，難怪要用暗箭傷人！」

話音未落，也不見白袍人如何作勢，又有三枝短箭成品字形射將過來！

短箭來至皇甫雪面前，速度忽然一慢，皇甫雪不敢再打話，長劍一撩，向短箭迎去！

不料，那三枝短箭，忽然一變，上面那枝向下射去，下面那兩枝，向上飛出！

皇甫雪那一劍登時刺空，這剎那，他實是大吃一驚！急切間無暇多思，雙脚一頓，拔空而起，躍上半空！

那三枝短箭同時落空，射入地上，幾乎沒柄！

說時遲，那時快！白袍人又再發出一枝短箭，飛向半空的皇甫雪！

那箭臨身，忽然一拐，在皇甫雪身邊繞過，在前頭拐了兩彎，反射向皇甫雪的後背！

皇甫雪魂飛魄散，立即沉身降下去！

不料，那枝短箭如影隨形，直跟了下來！

千鈞一髮之際，田電一躍而起，鋼刀一揮，把短箭劈落地來。

皇甫雪驚魂稍定，身上早已出了一身冷汗！

白袍人暗器手法雖然高明，但這一分神，立即被管一見搶佔了上風！

白袍人被管一見迫退三步，猛吸一口氣，短劍一橫，向管一見左臂斬去！

管一見縮手向後倒退，白袍人精神一振，尖嘯一聲，標前兩步，短劍立即化削爲戮！

管一見再一退，身子突然向後一彎，白袍人那一劍登時落空，剎那間，管一見右手一揚，手上已多了一件兵器：緬鐵鷹鍊！

鷹鍊一捲，閃電般捲住白袍人的手臂，同時用力一拉，白袍人冷不及防，身子向前一俯！管一見後背落地，左脚立即踹出，蹬向對方胸膛！

眼看白袍人立即受傷，急切之間，只見他左掌一沉，拍在管一見的脚底，身子登時竄起，同時右臂一翻，脫出鷹鍊的糾纏！

管一見微微一怔，身子也隨之躍起，鷹鍊如蛇兒般，纏向白袍人的雙脚！

白袍人左脚尖在右脚面一點，身子再度竄高半丈，然後折腰平射而出！

管一見外號有個鷹字，輕功自有過人之處，白袍人快，他比之更快！一擰腰，凌空竄前一丈，鷹鍊再一捲，已捲住了白袍人的兩脚！

管一見心頭一喜，正想把其拽落地上，不料白袍人一曲腰，左袖中飛出六七枝短箭來，直飛管一見！

這些短箭去勢既急，分佈又廣，管一見身在半空，單掌抵擋不易，沒可奈何，只好收鍊，擰腰向側飛落！

白袍人出了一身冷汗，幸而化險爲夷，落足地上！

不料，秦烈看得眞切，也脫手飛出三顆黑黝黝的暗器，白袍人脚跟未定，不敢接之，身子一掠，斜飛一丈。

那三顆球形暗器落地，「蓬」的一聲，裂開爆出了三團火焰，火星四處飛射！

白袍人慮不及此，一個閃避不及，衣袍立即焚燒起來，他急忙伏地一滾，把火壓熄！

這是個千載難逢的良機，管一見豈肯放過？鷹鍊立即飛捲出去，白袍人在地上再一滾避開！

不料，管一見手腕一抖，鷹鍊前端的鷹咀，倏地飛落，「啄」在白袍人腰上的

勞脈穴」上！白袍人登時不能動彈。

管一見大喜，叫道：「雪兒，你倆快去助老秦一臂之力！」同時立即向白袍人掠去！

白袍人急叫道：「老二快來救我！」

黑袍人大急，奈何秦烈不肯放他過去，招招硬拚，掌風呼呼，把黑袍人周圍封住。黑袍人連衝幾次，都難越雷池半步！

眼看皇甫雪及田電又分左右圍了過來，黑袍人大叫一聲：「蘭妹，我去找人來救你！」說罷，向後倒打一個跟斗，蓬荒而逃！

秦烈等人也不追趕，返身走向白袍人身邊。管一見怕對方內功深厚，能運力衝穴，所以又連封幾指。

白袍人破口大罵：「沒良心的短命鬼，你竟敢撇下老夫！」

管一見蹲下身子，伸手欲把白袍人的面具抓下來，不料白袍人尖聲叫道：「不要，不要碰老夫！」

管一見冷冷笑道：「你已如砧板上的肉，還能怎樣？老夫就是要看看你的眞面目！」

白袍人顫着聲道：「請你不要拿下老夫的面具，否則老夫便死給你看！」

田電大怒，喝道：「你剛才胡說我爹爹是陸建壯，我還未跟你算帳，你竟敢以死威脅？你死跟咱們有什麽關係！」說罷，右手急如閃電地把白袍人的臉具摘了下來！

管一見要想阻止經已來不及了。

與此同時，田電突然發出一陣驚呼聲，叫聲中夾着白袍人的怒罵！

秦烈搖頭道：「不曾聽過！你既然是女子，爲何要自稱老夫？」

梅若蘭淚水又泉湧而出，淚水流過肉瘤，紅光更盛，衆人都有點不敢正視。

秦烈不耐煩地道：「你又哭什麽？快說！」伸手作狀要把她的白袍撕下。

梅若蘭急道：「我說我說！老夫本來十分美麗漂亮，凡見過老夫的，莫不爲老夫的艷麗所震驚，不料後來這張臉便變成這個樣子了，老夫十分傷心，心想假如是男人的話，便不會……」

管一見截口道：「所以你便自稱老夫了？」

「是的，這樣老夫的心情才能稍爲平復，叫得多了，便把自己當作男人，也因此，老夫便找了個面具戴在臉上，再不敢讓人看到廬山眞面目！」說罷淚水又湧出了！

管一見等人都有點好笑，都覺得梅若蘭此法頗類似「掩耳盜鈴」！好笑之下又有點蒼涼，料想梅若蘭心情必定十分傷心，才會興起做男人的念頭！

管一見輕吸一口氣，又問：「你的臉如何會變成這樣？」

「誤服了一些山菓……」

田電却叫道：「你爲何會說我爹爹的眞姓名叫陸建莊？」

梅若蘭眼光突現一片異彩，輕聲道：「他以前曾經拜倒在老夫的石榴裙下，老夫又怎會不知道！」

「胡說！我爹怎會看上你這個……」

田電本來欲說醜八怪，但心頭不忍，終於忍住。

管一見目光一落，心房不由一陣收縮，白袍人那張臉長滿一個個拇指般大小的肉瘤，那些肉瘤又多又密，幾乎佈滿全臉，甚至連鼻頭嘴角也各自長了一顆！肉瘤艷紅奪目，恍如柿子，看來異常恐怖！

臉已難看，連頭顱也光光禿禿，寸草不生，由於如此，所以根本看不出他到底是男還是女！

田電顫聲問道：「你，你到底是誰？爲何會這般難看？」

白袍人忽然哭了起來：「誰說老夫難看？老夫是有名的仙女！」

「什麽？」衆人都有啼笑皆非之感，田電驚呼一聲：「你是個女的？」

白袍人大怒：「當然是女子，否則老夫何會生孩子？」

田電怒道：「你若是女的怎會自稱老夫？你何來的孩子？他在那裏？」

白袍人大怒：「哼！老夫爲何要告訴你？」

他一邊表明是女子又自稱老夫，衆人都覺得十分怪異。管一見沉聲道：「好，老夫相信你是女子，而且以前曾是個貌美如天仙的美女！不過，你的芳名大概可以告訴咱們吧！」他心中想道：「只要你說出名字，老夫自可忖出你是男還是女！」

白袍人聽管一見這麽說，喜得歡呼一聲，道：「還是你這個老頭有點眼光！」

「那麽便快點說吧！否則休怪我老秦，把你的衣袍都剝下來！」

這句話顯然十分有效，白袍人立即道：「老夫叫梅若蘭，有個外號『幽谷仙子』，料必你們都聽過！」

白袍人又流淚了，尖聲叫道：「莊哥追求我時，他還未跟你娘結婚，可恨，當時我見他武功低微，看他不起……唉，老夫當時若是嫁給他，又怎麽會弄成這個模樣！」

管一見揮手示意田電別再問這些無關重要的事。「如此說來，你對田，陸建莊的事必定十分清楚了？」

「當然，他跟那個歌妓成親之後，還一直偷偷來找老夫！」

「老夫不想知道這些，我只想知道陸建莊的出身，以及你跟郝老二的關係！」

管一見沉聲道：「還有，那天夜內有一個灰袍人、一個黃袍人，還有一個紅袍人，他們又是什麽人？跟你又有何恩怨？」

梅若蘭回答道：「這個老夫不能告訴你！」

管一見臉色一變。「你莫以爲老夫和顏悅色跟你說話，老夫手段之辣，你大概還不知道吧？」

皇甫雪接道：「我頭兒便是名滿江湖的江南總捕頭『笑臉神鷹』管一見！」

「老夫有一種刑法叫做『萬蟻噬心搜魂法』，你又可曾聽過？着了老夫刑法之人，當眞是叫天不應，叫地不靈！你自個揣摸一下，要吃敬酒，還是要吃罰酒！」

梅若蘭臉上現出驚駭之色，忙問道：「老夫若把事情都告訴你們，你是不是放我離去？」

管一見頷首道：「只要你不是殺害陸建莊的兇手，老夫自然會放你離去，而且，絕口不對外人提及仙子的花容！」

「老夫怎會殺死莊哥？」梅若蘭道：

「老夫說就是，你們不用相迫，不過你們先要發個毒誓，不把話傳出去，老夫才肯說！」

管一見沉吟了一下，道：「好吧！」當下先發了誓，其他人亦相繼咒下毒誓。

梅若蘭神色一鬆，道：「那灰袍人是郝老二的老婆，叫黃仙芝，樣貌十分醜陋，所以郝老二並不喜歡她！」

衆人見她面貌如鬼，還敢譏笑別人，都是又是好氣，又是好笑！

管一見忙道：「挑重要的講！」

「那黃袍人及紅袍人大概是周師兄及童師兄了，不過老夫却不知……」

話音未落，一枝短箭突然自上射了下來，衆人一則不曾注意，二則全神凝聽，待得發現經已來不及了，梅若蘭麻穴被制，動彈不得，更是不能閃避！

「撲！」短箭插入梅若蘭的胸膛，餘下的話立時嚥下！秦烈虎吼一聲，跳將起來：「誰！」

管一見叫道：「在左邊那棵大樹！」

秦烈及田電立即向左掠去！

殺人滅口

秦烈等人竄了出去，管一見也跟着飛去，可是剛掠出三丈，便側身斜飛而起，躍上石屋屋頂！

管一見腳尖在石板上再一點，立即自那個活動洞口投射落去！

一入屋，只見一團紅影自大門口掠了出去，管一見輕喝一聲，道：「那裏逃！」引掌一發，猛地拍出兩股凌厲的掌風！

那人去勢不絕，凌空轉身，也發出兩掌！

「蓬蓬」兩聲，四股掌風在半空中相觸，發出悶响，紅袍人借勢倒飛，去勢更快！

這剎那，秦烈也已知道，暗殺梅若蘭的兇手便在這邊，長嘯一聲，身子如脫韁野馬馳出，同時發出三顆「烈火神彈」！

紅袍人知道厲害，霍地同身揮袖，把三顆飛來的「烈火神彈」掃向管一見！

秦烈大聲喝道：「老管快閃！」

管一見雙腳一錯，斜竄二丈，再向前掠去！「烈火神彈」落地爆裂，發出三團紅火！

只這一耽誤，紅袍人又再飛前一丈，只見他袖管中突然跌下兩塊平滑的木板，身子輕輕一躍，雙腳踩在木板上，上身向前一俯，整個人連帶木板立時向前滑出！

管一見大怒，猛吸一口氣，身子突然標前三丈餘，雙掌十指如鈎，望紅袍人後心抓去！

就在此刻，紅袍人已來至斜坡處，他雙腳再一蹬，身子如脫弦之箭般，向下飛也似的射去！管一見那一抓登時落空！

秦烈急忙橫裏拍出一掌，紅袍人看也不看，雙腳再一蹬，去勢更速，眨眼間已在三四十丈之外，要想追也來不及了！

管一見及秦烈互望了一眼，同時發出一聲長嘆，半晌管一見才走到梅若蘭處，伸手在她鼻端探了一下，早已沒了氣息，連那些血紅色的肉瘤也變成藍靛色。

皇甫雪脫口道：「這是殺人滅口！」

秦烈道：「廢話！這人若不是梅若蘭姓周的師兄，便是姓葦的！」

田電呆如木鷄地站着，抬頭怔怔地望着蒼天，衆人都知道他心頭難過，也不打擾他。

管一見借了皇甫雪的劍，把梅若蘭的那襲白袍，自中剖開，北風一吹，白袍散落，露出一具臃腫的屍身來。那襲長袍異常寬大，剛才大家都不覺，如今才發覺梅若蘭的屍體有點異乎尋常，好像是一個肉球般！更恰當點說，活像是一個橄欖，除了頭跟脚之外，軀體漲得圓圓的。

秦烈道：「若說她以前容貌如花，還有可能，但以這般身裁，怎樣也與仙子拉不上關係！」

管一見隔着內衣看了幾眼，說道：「她身上的骨頭都擠在一起，好像不是天生的！」

田電脫口問道：「神捕，若不是天生的，怎會如此？」

「這是『縮骨功』！」管一見答道：「老夫聽說練此項功力的人，若至化境，身子可以縮小一倍，但看來她還未至這個地步，不過總也有七八分火候了！」

秦烈詫異地道：「她在跟郝老二及你搏鬥時，爲何仍要使出『縮骨功』來？這豈不是要把功力分出一半去？而且搏鬥時，身體高大的，在一般的情況下，總是比較佔便宜！」

「這一點老夫便想不出來了，也許是她誤服山菓的後果吧！」管一見看了一下天色，已是黃昏時份，便對皇甫雪道：「你去灶房清理一下，咱們今夜總要有個地方歇歇，再說今夜可能還有人會來！」

田電道：「小弟也去！」

管一見跟秦烈在附近挖了一個山坑，把梅若蘭草草葬了，然後沒回石屋。

皇甫雪跟田電把灶房內的炭焦掃到外廳，石屋之外有口水井，田電打了幾桶水來，把地上草草洗刷一下，便準備生火煮飯。

管一見見狀忙道：「且慢！雪兒先試試水中是否有毒！」

皇甫雪拿出銀針一試，道：「頭兒放心，井水很乾淨！」

皇甫雪跟田電生火煮飯，管一見及秦烈在牆邊低聲交談起來。

「老管，你說那個紅袍人爲何要把梅若蘭殺死？他怕什麼？他是否怕讓咱們知道他的秘密？他有什麼秘密不能讓人知道的？」

管一見不答，也提出幾個問題來：「他如何也知道屋子上有個洞口？是他一早知道的，還是無意中發覺的？」

秦烈一呆，道：「你剛才便已發現他在這裏？」

「不是！老夫因那毒箭是在上面射下來的，毒箭未曾及胸，老天經已發覺，只是來不及把它撥掉而已！因此老夫知道除了在石屋上可以目那個角度射出毒箭之外，別無其他地方！」

秦烈又是一呆。「那你爲何叫咱們去左邊？」

管一見微笑道：「老天故意要把他穩住，以爲憑老夫一人之力已足可把其逮住，料不到那人在逃走時竟會想出那個妙法來！」

話音一落，他又咦地叫了一聲，失聲道：「他計劃如此周詳，料必早就知道石屋上有個活動的洞口！」

「這又有何奇怪及關連？」

「老夫就是不明，陸建莊（假如梅若蘭沒有故意說錯）的一切都十分秘密，連他兒子也都隱瞞了，爲何有許多人知道他的秘密？」

秦烈大聲道：「對！第一個是黃袍人，第二個是紅袍人！看來陸建莊必是被人害死的！」

田電轉頭插腔道：「那麼晚輩到底是姓陸還是姓田？連我也攪糊塗了！」

秦烈笑道：「你老子姓陸，你當然也是姓陸！」

「但晚輩對家父一無所知，還不如一個醜陋的怪女人，我，我……我還是姓田的好！」

管一見心頭暗嘆一聲，安慰他道：「姓名只是一個記號，何必認眞？」

一頓，又喃喃地道：「黃袍人及紅袍人，一個姓周，一個姓童，那麼誰是子虛上人？」

秦烈道：「假如咱們知道飄渺峯在那裏，找到了虛無宮，便能查出誰是子虛上人！」

管一見忖道：「這話豈不白說！」又低頭沉思上來。良久又道：「老秦你剛才提的那個問題，果然大有道理！那個紅袍人有什麼秘密怕爲咱們知道的？假如他只是個隱在深山不爲人知的高人，就算秘密外洩，也沒什麼不得了的事，所以……」

秦烈接口道：「所以這人在武林中必是大大有名！」

「對！他在江湖上露面時，可能用另一個名號，而且聲名頗佳，所以才會怕人知道他的底！」

「不錯不錯！否則江南武林中，可沒有一個姓周或姓童的名人！」秦烈喜道：「這倒也算是一個綫索，起碼咱們已掌握到一點資料！」

管一見續道：「這些人跟陸建莊必有十分密切的關係，而且來過此處不少次，否則怎會知道如此多秘密？」

田電一聽到秘密兩個字，立即坐了下來，側耳傾聽。

「不過，老夫又有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陸建莊已隱居了八年，他遲不死，早不死，偏在這個時候才死，到底是什麼原因？」

秦烈道：「當然是與紅袍人或者子虛上人的出現有關！」

「問題是，子虛上人因何要在八年之後才上門？再有一點，陸建莊今年才四十九歲，八年前，才四十一歲，這個年紀，正是男人事業的開始，他爲何會這樣早退休？還有一點難明的，是子虛上人假如便是紅袍人，他既然不讓別人知道他的秘密，又爲何去盜屍及放火之後，留下字條，表明是他幹的？」

秦烈一拍大腿，頭痛地道：「好啦，咱們一個一個問題解決，你一下子提出這麼多疑團，某家聽得一顆心都亂了！」

管一見一笑，轉頭問皇甫雪：「飯好了沒有？」

「快啦！只是筷子早已燒掉了！」

田電忙道：「小弟去找些樹枝，把它削一削！」說罷提刀出去。

秦烈待他背影消失才道：「也眞難爲這小子，若是換作某家，早已瘋了！某家至今才知道，原來一個人最悲哀及最沒趣的事，不是生離死別，而是一個自己一向認爲十分了解親近的親人，突然間發現自己不但完全不了解他甚至其背後所做的，跟自己的想像完全不一樣！」

「是的，老天也有這個感覺！」管一見道：「而且他在極短的時間內，三個最親近的人，突然間不是死去，便是失踪，他至今還未曾有失常的事做出來，連老夫也有點佩服！」

皇甫雪道：「飯菜都好了，屬下去準備一下！」

秦烈立即點起幾枝枯枝作爲照明之用，窗外已是一片漆黑，北風自破窗中吹了入來，火燄亂幌。

一忽，皇甫雪已洗好碗筷來了，目光一掠，詫異地說道：「咦，怎樣田電還未回來？」

秦烈心頭一跳，道：「對啦，老夫顧着說話都忘記了他，快去看看，莫非他又遇上強敵？」

皇甫雪放下手上的碗碟，反身奔了出去，秦烈也自地上躍了起來。

皇甫雪剛走至外廳，便聽見田電的聲音傳來：「咦，皇甫兄你這般匆急要去那裏？」

秦烈鬆了一口氣，重新坐回地上。田電拿着八根小樹枝走了入來，秦烈立即問道：「你去那裏，怎地這般久？」

田電嚅嚅地道：「堂主不知道晚輩去削樹枝麼？」

秦烈不悅地道：「也不用這般久。」

「晚輩順道去一趟茅厠。」田電說罷把樹枝遞給衆人，管一見接拿的時候，目光灼灼地望着他，田電有意無意地把頭移開，不敢跟他的目光相觸。

吃了飯，秦烈道：「今夜咱們輪流值班，某家跟田侄守上半夜，你們守下半夜！」

管一見無意見，却道：「現在還早，那裏睡得着？」

秦烈精神一振，說道：「好吧，咱們再來研究一下，看看陸建莊是個怎樣子的人！」

田電忽然嚅嚅地道：「神捕，晚輩有幾句話要說，未知神捕……」

秦烈一張眼，不悅地道：「你有話便說，大丈夫何事像娘們一般，說話毫不痛快！」

田電吸了一口氣，道：「晚輩想取消……咳……咳，想打消聘請神捕查案的原意……」

秦烈叫道：「你說什麼，大丈夫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只不過一日的功夫，你便反悔啦！簡直混帳！」

管一見並沒有太多的驚奇，沉聲問道：「老夫早料到此着，所以才一早跟你訂明那二個條件……」

田電快口道：「晚輩甘願損失那三萬兩訂金！」

管一見冷笑一聲，道：「老夫會貪圖你那幾萬兩銀子麼？這件事你總該有個解

釋吧！」

田電眼皮一垂，道：「晚輩忽然想到一件事：先父既然已死，晚輩再調查他的往事，不但於事無補，而且知道眞相越多，內心越痛苦，與其如此，不如索性完全不知，來得乾脆！」

秦烈雙眼圓睜。「但令尊可能是被人迫死的，難道你不想知道眞相？」

「知道又能够如何？假如先父眞的是被人迫死的，他尚且無能爲力，何況是晚輩？」

秦烈喝聲道：「混帳，你不行，還有咱們，老管既然拿了你的錢，自會替你報仇！」

「但……但先父遺書上曾寫明不可追究這件事，晚輩怎能違背他的遺訓……再說，一死百了，俗語又謂：冤家宜解不宜結，如此冤冤相報，到何年何月才能了決呢？」

秦烈氣得說不出話，良久，才道出一句：「看不出你是個沒骨頭的小子！」

管一見眉頭一掀，道：「你的理由便只是這些，還是另有其他原因？」

田電忙道：「就是這些理由，別無他因，神捕不用多疑！」

管一見哈哈一笑，說道：「今早老天已同你道明，老夫辦事向來不會半途而廢，你放心，你我之間的協議，現在便一筆勾銷！」

田電大喜：「多謝神捕體諒！」

管一見接道：「三萬兩銀子老夫要定了，但這件事的眞相老夫還要繼續調查，最多不再賺你那三萬兩銀子便是！」

田電臉色大變，澀聲問道：「神捕不能放手麼？」

「不能！」管一見斬釘截鐵地道：「這規例，老夫不能爲你而破？」

「假如有人願多付酬金，神捕也不破例？」

「絕不！」管一見目光灼灼地瞪着田電，反問：「莫非你有此意？」

「不是不是！」田電急忙否認：「晚輩只是順口問問而已！」

「老夫查明了眞相，最多不把內情告訴你，這樣你心頭又不會難過，而且還可省回三萬兩銀子，何樂而不爲？爲何臉上反而變了色？」

田電臉色更白，怔怔地說不出來話來，半晌才沮喪地道：「神捕的行動，晚輩怎敢干涉？」說着自己走到另一頭坐下。

管一見忽然說道：「你我之間既然沒有協定，也就沒有什麼交情了，而且今日之前，老夫並不識你，所以現在便請你離開！」

田電有點發怒：「但此處是先父的產業……」

「你聽過弱肉強食，鵲巢鳩佔的事沒有？」管一見板下臉道：「而且咱們正要研究令尊的事，你在這裏也不方便，起碼聽了反而要心頭難過！」

田電身子如篩米般抖了起來，臉色一陣青一陣白，幾番想說話，都終於忍了下來，最後才道：「如此後會有期了！」說罷頭也不回地走了！

秦烈悄聲道：「老管，你做得太絕了點吧！」

管一見眼中神采一閃，却故意大聲道：「老夫自入公門，二十多年來，從來沒有人如此對待老夫！」忽然把耳朵貼地聽了一陣，抬頭道：「雪兒，你快跟下去，最好能找人一直跟踪他！老夫在這裏等你三天！」

「是！」皇甫雪立即快步走了出去。

管一見轉頭對秦烈道：「老秦，你別怪老夫，那小子在說謊！」

秦烈一怔。「他說什麼謊？」

「你先看看背後！」

秦烈一轉頭，背後便是窗子，火把光下，隱約看到窗外的情況，石屋的茅廁便建在灶房隔隣，秦烈猛地醒悟：「對，他剛才一定不是上茅廁，因爲兩地相隣，以咱的耳力，假如他上茅廁的，絕對沒有聽不到之理！」

管一見笑道：「總算你能明白！」

「這小子不是上茅廁，那麼他去那裏呢？」

「可能有人威脅他，要他不得探求眞相，否則將會對他不利！」

「那會是誰？」秦烈急問：「莫非那個紅袍人還未遠離，或去而復還？」

管一見嘆道：「老夫若已知道，還會叫手下去跟踪他麼？」眼中突現神采，「這也是天助我也，老夫正愁沒有綫索，現在他却自個撞上來了！」

秦烈道：「希望皇甫雪能盡早帶來好消息！」

「但願如此！」

× × ×

一宿無話，那老二並沒有再來，秦烈及管一見每日皆在山坡上漫步，管一見苦苦思索，又把整個事件由頭至尾，仔細想了一遍，這可把秦烈悶壞了。

下午，天上灰雲密佈，看樣子又將下雪了，管一見心頭一動，忙道：「老秦，快幫老夫掘個洞！」

兩人一齊動手，掘了個高逾人頭的洞，洞上舖了一片破蓆子。弄好這一切，已近黃昏，天上果然下起鵝毛雪來。

雪花越來越大，不一陣已把蓆子舖滿，管一見再在洞後堆了一個土堆，再在上面插了一塊木牌，上寫：幽谷仙子梅若蘭之墓。

兩人返回石屋之內，管一見繞開地上的一塊石板，又開始挖掘起來，一直至次日才挖了一個暗道，通向外面那個高坑。

秦烈問道：「這有什麼作用？」

「屆時你便知道！」

「想不到你也會用這種笨方法！」

「有時對付聰明人，反得用笨方法才能奏效！」管一見見天色已明，忙道：「咱先把這些土搬出去，不要在石屋內留下痕跡！」

黃昏，天仍很沉，雪猶未霽，山下忽然馳來一人，秦烈喜道：「魚兒來了，老管，快準備吧！」

管一見湊到窗前一望，笑道：「是雪兒來了，他來得這般快，莫非已有消息？」連忙走出石屋。

來的果然是「快劍」皇甫雪，馬尚未拉停，他已飛身下馬，道：「頭兒，田電看樣子是返回馬場！」

管一見怒道：「什麼看樣子？老夫要的是確實的消息！」

「屬下省得，頭兒莫急，且請我道來！」皇甫雪喘了口氣，道：「屬下跟他下山之後，他頭也不回地向西北方直去，到了次日他買了匹馬上道，屬下自然亦買了一匹馬跟下去。到了日落，已至一個喚伏虎鎭的地方，他下馬歇息，小弟待他進了客棧，然後易了容，也在那客棧投宿。」

他喘了一口氣，續道：「伏虎鎭是往田家馬場必經之道，屬下正在焦急，假如他返回馬場，一直隱而不出，屬下又豈能永遠跟着他？幸而晚飯時，屬下碰到馮曉年，便把這任務交給他！」

馮曉年也是管一見的一個得力手下，管一見道：「於是你便趕回來了？」

「是的，屬下連夜起程，還跑到溫州，發了信鴿叫左近的弟兄去助馮曉年一臂之力！」

管一見道：「這件事你做得不錯！嗯，你說他一直向前走，不曾留意是否有人跟踪他？」

「是的，他一直不曾回頭！」

秦烈道：「這小子好呆！」

管一見却道：「他是故意要引咱們去跟踪他的！看來這條綫是斷了！總之對咱已沒有益處了！」

三人返回石屋內，皇甫雪拿出新買回來的乾糧，分與管一見及秦烈吃了。

這一夜仍然毫無動靜，秦烈灰心地道：「也許那個郝老二不來了，咱們這樣守株待兔終非辦法！」

管一見道：「老夫見他對梅若蘭的感情頗爲眞摯，他一定會來！」

秦烈道：「某家陪你轟轟烈烈幹一場沒所謂，但像這樣好似縮頭烏龜般，某家可受不了！」

管一見笑道：「這些人咱們連他們的名字也不知道，而且又不知他們的落脚點，不如此又能如何？」

秦烈冷笑道：「難道除此之外，你便沒有辦法了麼？」

「也不是，不過時間可能要很久才有端倪！」

秦烈急道：「那是什麼辦法？」

「一直跟踪田電，直至有人跟他聯絡爲止！」管一見正容地道：「老夫深信他之所以改變初衷，一定是受人脅迫及勸阻，而那人很可能以後還會去找田電！」

「爲什麼他一定會去找田電？」

「目下陸建莊唯一的兒子，只剩下他一個了！」

秦烈不再吭聲，盤膝調息養起神來。

管一見却走至窗前，雙眼灼灼注意前方！皇甫雪在後窗，監視後坡。

這一夜，仍然沒有動靜。次日中午，忽見一騎，急促地自山下馳了上來，管一見仔細一瞧，認得是自己的手下，忙叫皇甫雪出迎。

這人果然是管一見派去溫州負責各地信鴿來往的一個手下，喚馮修，四十來歲的年紀，已有二十年的飼鴿經驗。

馮修來至石屋，對管一見道：「頭兒，屬下今早接到一個消息，田電已返回田記馬場，看來他不會在那裏久住。因爲田電一回去，便叫人把場內的馬匹賤價賣出去！根據馮曉年打探到的消息，田家馬場準備歇業！」

皇甫雪問道：「可有誰去助馮曉年繼續監視田電？」

「黃柏志已帶了兩個兄弟走了！」馮修道：「不知頭兒還有何吩咐？」

管一見揮手道：「暫時沒有了，若有新的消息，即速來報！」

馮修應了一聲下山去了。

管一見轉頭對秦烈道：「田電賣馬必有所圖，老夫看你還有興趣航下來呢！」

秦烈訕訕地一笑。

又一個黃昏，天上沒有紅霞，仍然是一片灰沉沉的。

管一見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忙道：「雪兒，你快去一趟溫州，把高老弟、盛兒及雷兒召來！」

秦烈忙道：「老管，你怕咱們人手不足？」

「是的，對方不但人多，而且武功十分高強，咱們若以一對一自不怕他，但若以一敵二，便敗多勝少了！」

皇甫雪未待秦烈點頭，便出石屋騎上馬，往溫州城馳去了。

巧鈎金釵

天色終於全部暗了下來，管一見跟秦烈無聊地倚牆啃着乾糧。

管一見忽然一躍而起，跑至窗前一望，立即回身，掩不住興奮地道：「來了！老秦，咱快下地道準備捉人！」

管一見揭起石板，首先下去，秦烈見管一見這個笨法子竟然有效，也是異常興奮，連忙跟着躍了下去，抬起石板，把其蓋回原處。

石屋內外，在表面上看不到一絲一毫破綻。

自山下上來的是郝老二，後面只跟着一個人，灰袍人！

兩人來到石屋前，灰袍人快步走前，在郝老二耳邊道：「賊漢子，小心屋內有埋伏。」

郝老二想了一下，道：「賊婆娘，你在外面接應，待我進去看看！」

灰袍人哼聲道：「賊漢子，我看你也不必進去了！那矮婆有什麼值得你去冒險的！」

郝老二有點着急地說道：「你們女人怎地如此嚕囌，剛才已經說得好好的了！她好歹也是我師妹，我却不能不救她！要是找着了老周跟童師兄，我也不會把你拖來！」

灰袍人聲音一變：「好啦，你們三個大男人全來找她，眞不害羞啊！」

郝老二着急地道：「你又說到那裏去了？我已答應你，救了她之後，咱們都離開……」

灰袍人截口道：「不是離開她，而是永遠不再見她！這可是你答應的，否則老娘也不會跟你來！」

郝老二煩燥地道：「對啦，大丈夫說一是一，你怕我會後悔？」

灰袍人柔聲道：「二哥，老娘是怕你給她迷去呀，你若能回心轉意，老娘便好好地待你，一天燉一隻鷄給你吃！」

「小心接應，有人來發嘯爲號！」郝

老二說罷正想走入石屋，黑袍人內忽又有個孩童的聲音道：「師父，我怕！」

郝老二喝道：「怕什麼？有師父在此，誰敢欺侮你！」說罷，脚尖微微一點，身子便射入石屋。

屋內黝黑，郝老二把眞力佈滿全身，提防有人偷襲。他伏在門後，待雙眼適應了黑暗，才慢慢向前走去。

外廳無人，書房亦無人，郝老二正想再走入最後的那間寢室，屋外忽然傳來灰袍人的短嘯聲！

郝老二吃了一驚，急忙倒縱出屋。「賊婆子，可是有人偷襲？」

「不是，你看！」灰袍人指一指屋外的一堆土堆，道：「這好像是一座土墳，莫非那矮婆死了？」

「賊婆娘，快拿火摺子來！」郝老二顫着聲道。「快快！」

灰袍人冷笑一聲，滿含醋意地道：「老娘若死了，只怕也不會這般緊張！哼，她若死了，你就算多看幾眼，也不會復生！」話雖如此，她還是把火摺子點了起來，用一手攏着北風，走前幾步。

火光搖幌下，土堆前那塊木牌的字隱約可見，郝老二大叫一聲：「不會的，不會的！蘭，蘭師妹怎會死了！」

他本想叫蘭妹，碍着妻子在旁，只好改口稱師妹。

灰袍人語含譏誚地道：「她怎不會死？古人不是說天妬紅顏麼？」

郝老二道：「對對，一定是天妒紅顏，蘭師妹，到底是誰殺死你的，你快告訴愚兄，愚兄好替你報仇！」

灰袍人怒道：「你要聽她說話，除非連你也死了！」

郝老二似沒聽見，喃喃地道：「待愚兄把你移回幽谷安葬吧！」

灰袍人猛喝一聲：「放屁！幽谷是清幽之所，青山無辜怎能埋這矮婆！」

郝老二轉過身來，喝道：「賊婆娘，你給我住口！你跟她同是『幽谷門』的弟子，雖不是同一個師父，但也有同門之誼，這話虧你也說得出來！」

灰袍人氣得身子發抖，厲聲喝道：「她雖是老娘師妹，但却瞞着我，勾引老娘的丈夫，難道她死後還要老娘向她燒香叩頭！」

郝老二也大聲道：「你丈夫還沒有資格讓她勾引，你不要亂說！」

「什麼亂說，你跟她連孩子也生了下來……」

「住口，這件事，不准再提！是啦，你自己屁都沒能放下一個，却妒忌她能養孩子，所以……」

灰袍人怒道：「你要感激她爲你養孩子，你就赤手扒開泥土把她抱回來吧！」

郝老二神色一呆，只聽黑袍內那個孩童的聲音又响了起來：「師父，你跟蘭阿姨生了個孩子，怎地弟子不曾看見過？」

郝老二黑袍一揚，孩童的聲音便不復再傳出來。

只見他虔誠地道：「師妹，待愚兄回去找輛板車，明天再來把你的遺體，運回師門，你且靜待一夜！」

他在禱告時，灰袍人不斷嘿嘿冷笑。

郝老二也不理會她，走前兩步，屈身正待跪下，猛聽「蓬」地一聲，泥土雪花飛揚，脚下突然陷了下去！

這剎那，郝老二驚實是非同小可，無奈變生肘腋，猝不及防，未及迅速提身躍起！

說時遲，那時快！脚上的「環跳穴」一麻，雙脚已使不出力來，緊接着「勞脈穴」又是一麻，全身都不能動彈了！

他一怔之下，才知着了人家的暗伏，連忙呼聲：「賊婆娘！快跑！」

郝老二走前要下跪時，灰袍人把臉別開不屑一顧，直至草蓆陷下，發出聲音，她才回過來，一怔，才掠前上去，可是，郝老二已被管一見制住麻穴！

她又驚又怒，喝道：「快放下我漢子！」右手五指一落，抓住袍子向上一拉，只聽郝老二叫道：「賊婆娘，你還不快逃！那是俊兒！」

灰袍人一怔，急道：「老娘豈能放下你一人在此？當年說過，不願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的！你沒良心了，老娘可沒忘記！」

郝老二又氣又急，忙道：「下面有人抓住老子的雙脚，你拉不動，還不快走，說不定還有其他什麼厲害的埋伏！」

灰袍人厲聲道：「老娘說什麼也不離開你了，有什麼厲害的手段，叫他們使出來好了！」

管一見制住了郝老二，立即示意秦烈自外廳那個出口出來，同時用刀拉扯，無奈郝老二太過高大，地道匆促之間挖成，過於狹窄，拉不進去！

秦烈躍上地面，輕輕舒展了一下手脚，才竄出石屋，笑道：「你這賊婆娘，對丈夫果然有點情義！」

灰袍人心頭一喜，大叫道：「賊漢子，你聽到沒有？連外人也知道老娘對你好呢！」

話音未落，秦烈經已標前，雙掌一張向其襲去。「那麼便請留下來跟他作個伴吧！」

灰袍人怒道：「只怕你沒有這個本領！」他自恃武功高強，夷然不懼，翻掌相迎！

秦烈不與其掌接實，只把她的左右退路全都封死！

郝老二叫道：「賊婆娘，你留下來也無濟於事，快去找童師兄他們來救我才是上策！」

灰袍人道：「老娘找到他們，老娘經已要做寡婦了！」

郝老二暗暗叫苦，忽又覺身上一麻，啞穴也被人制住了。

管一見制住了郝老二的啞穴，又再在他麻穴重重戮了一指，然後才悄悄退了出去，他故意由屋頂爬了上去，自屋後躍下，兜了一圈，來至灰袍人的背後，匿在一棵樹後，等待機會。

灰袍人看不到他，秦烈却看到了！他暗生一計，猛喝一聲，雙拳加緊施爲，發出猛烈的罡風，灰袍人掌式雖然精奇，內力却比對方稍遜一籌，是以不敢硬碰，向後退了幾步，先避其鋒，才作打算。

她這一退，距離管一見又更近了，管一見立即凝神準備，不料灰袍人雖是女子，性子却也甚烈，連退四步之後，不禁有

點火起，尖叫一聲，右掌一引，也拍出一股凌厲的掌風。

秦烈忖道：「你這不是找死？」右掌運起九成眞力，隔空劈出一掌，向對方的掌風迎去！這掌一發，他已準備在管一見撲出後，隨時能够自旁把其截住！

不料，灰袍人並非傻瓜，她掌風一發，身子一弓，驀地一矮，左手一揚，射出三枝短箭，直奔秦烈的面門及胸膛！

這一着大出秦烈的意料，急切間一擰腰，斜向半丈，堪堪避過，灰袍人長笑一聲：「讓你嚐嚐我幽谷門『無情箭』的厲害！」脫手又發出三枝毒箭！

秦烈長嘯一聲，身子拔空而起，人在半空，已拋下三顆「烈火神彈」！這三顆神彈，在灰袍人身前四尺之處落地，爆起三團火焰。

灰袍人虞不及此，猛吃一驚，下意識地向後倒退。

與此同時，管一見已自樹後竄了出來，右手食中兩指併起如戟，急點她後腰上的麻穴。

灰袍人猛覺後背勁風襲身，心知不妙，忙向旁閃開三尺，可是秦烈把這一切早已看在眼內，脫手又拋下三顆「烈火神彈」阻止其去路。

灰袍人略爲一慢，管一見已一指制住其麻穴。

秦烈大喜，道：「行了！」

管一見道：「把她扶入去！」自己却去把郝老二拉了出來，兩人各抱一人走入石屋灶房。

臨至灶房，管一見心頭一動，忽道：「老秦，你帶那個賊婆子去寢室，老夫先來問這個郝老二。」

管一見走入灶房，點起火把，然後解開郝老二的啞穴，郝老二啞穴一解開，立即破口大罵起來。

管一見道：「你莫罵，郝老二，擒下你們可是爲了梅若蘭的好。」

郝老二一怔，隨即罵道：「放屁！你把她殺死，還會爲她好？」

「老夫先問你一句，你想不想爲她報仇？」

郝老二又罵道：「老子怎不想替她報仇？老子恨不得把你千刀割，萬刀剮，生吃你的肉，死寢你的皮。」

管一見輕嘆一聲：「可惜梅若蘭並不是老夫所殺。」

「那必是那個黑炭頭。」

郝老二指的是秦烈，管一見自然知道。搖頭道：「也不是他。」

「不是他便是你的同黨！」郝老二冷笑地道：「你何必假惺惺？」

管一見正容地道：「你都猜錯了，殺死梅若蘭的是一個臉戴面具的紅袍人。」

郝老二一怔，脫口叫道：「不！你胡說！」

管一見臉色一凝，沉聲道：「你看老夫像是跟你說笑麼？擒下你們夫婦便是爲了調查紅袍人的身份。」

郝老二冷笑一聲：「她若不爲你們所擒，又怎會死？」

「這點老夫並不否認，但老夫擒下她，並無惡意，只是想問她一些事而已，她也肯告訴咱們，但只說了一半，忽被貴門的『無情箭』射死，後來咱們才發現，殺死她的是一個紅袍人，可惜那人深思熟慮，利用木板滑雪逃逸。」

管一見望了他一眼，見郝老二凝神靜聽，已有幾分入信，便續道：「正因爲如此，所以老夫才會設計擒下你們，用意也在於此。」

郝老夫冷笑道：「你既然對咱們沒有惡意，便放了咱們吧，報仇的事，不用你担心了。」

管一見負手在房內慢踱起來：「有一件事，你可能還不知道，陸建莊是被人迫死的，事後咱們發現一個黃袍人，潛了進來，偷走一些東西，老夫正是爲了調查此事，才會擒下梅若蘭，希望她能提供一些綫索……」

郝老二驚呼一聲：「是周正楷？他偷了陸建莊什麼東西？」說此話時，他神色極其緊張，雙眼緊瞪在管一見臉上。

管一見心頭一動，故意道：「你既然不說，老夫又爲何要告訴你？」

郝老二猛嚥一口口水，然後問道：「你想知道些什麼事？」

管一見精神一振，問道：「老夫先後遇見五個不明來歷的人，一個是你，一個是梅若蘭，還有一個灰袍人，便是尊夫人黃仙芝，還有一個黃袍人及一個紅袍人，這兩人是誰？」

「一個是我師兄童萬眞，一個是周正楷師弟，不過他兩人經常對換衣袍穿。」

管一見點點頭。「既然如此，你又如何說偷了陸建莊的東西的人是周正楷？」

郝老二一怔，道：「老子只是有這個直覺而已，而且是他最先下山的，咱們發現他下山才跟着下來。」

「哦？貴門到底有什麼門規，規定你們不得下山？」

郝老二嘆了一口氣，道：「先師莫商子跟先師娘盛牡丹合力創下敝門『幽谷門』，先師夫婦都十分好勝，兩人同稱門主，不肯有人屈居副職，但兩人無論是武功及智力都旗鼓相當，他倆也知道永遠不能分出高低，所以便把擊敗對方的希望寄託在下一代身上，却使咱們師兄弟吃了不少苦頭。」

原來，莫商子及盛牡丹各找來三個徒弟，又皆是兩男一女，童萬眞，郝老二（名孟）及梅若蘭是莫商子的徒弟；黃仙芝、周正楷及另一個男徒司徒飛却拜在盛牡丹座下。

兩人約定十年之後，雙方徒弟比武，勝者才能够代表幽谷門下山一會天下英雄，好求達到目的，兩人日日勤督弟子練功，累得六個小童（當時他們上山時，年紀都極小），每日皆要練至疲乏不堪才能休息。莫商子以及盛牡丹因爲沒有聲稱要比文學，所以只重敎武不重敎文，每日只敎了他們讀半個時辰千字文及三字經，便開始練武。

匆匆十年過去，雙方依約在幽谷內的一個平地比武，以三場二勝作準，可是兩夫婦互不信任對方，怕定勝負時各有偏倚，難以公正，但幽谷內只有師徒八人，去那裏找個公證人？

說也湊巧，這時候陸建莊（即田敬莊）因遊山迷路誤闖禁地，他不但沒有因此

受辱，反而被視爲嘉賓，做了評判。

當時郝孟等人都是十六歲至十八歲的青少年，血氣方剛，都是躍躍欲試十年所學，另一方面由於長年接觸，加上年紀的逐漸增長，大家都對師妹暗生情愫，黃仙芝年紀雖比較大一兩歲，顯得比較成熟，只因樣貌平常，引不起師兄弟的興趣，他們對那個貌若天仙的小師妹梅若蘭，暗中送她一個「幽谷仙子」的雅號。

盛牡丹城府比較陰鷙，她想了個以下剋對上剋，上剋對下剋之策略，把門下武功最高的周正楷去對付郝孟，最低的司徒飛去應付童萬眞。

第一場，周正楷果然輕易地擊倒郝孟；第二場，黃仙芝跟梅若蘭，鬥了兩個時辰，兀自未分勝負，所以陸建莊及莫商子夫婦都同意，把此場判爲平手。

最後一場是童萬眞對司徒飛。莫商子這邊是許勝不許和，和了也要輸了，而盛牡丹那邊則比較便宜，只需守和便可贏了，是以盛牡丹吩咐司徒飛無論是任何情況下，他都必須嚴格遵守「只守不攻」這四個字。

司徒飛一則自知武功比大師兄童萬眞略輸一籌，二則爲了自己師父的盛名，便一口答應了。

盛牡丹這一着果然大有作用，童萬眞武功雖略高，但對方守得十分嚴密，要想擊倒對方可不容易，戰了三百回合，不由忖道：「司徒師弟只守不攻，體力消耗較微，而我則相反，再打下去形勢更加吃緊了！」一想至此，連忙加緊施爲。

眼看五百招已滿，而司徒飛仍然不攻一招，盛牡丹正在暗贊妙策得酬，不料梅若蘭忽然道：「四師兄一向自詡胆子最大，今日看來倒與平日相反，看來他是害怕了大師兄了。」

司徒飛咬牙不語，不料梅若蘭又道：「二師兄，你說四師兄是不是個沒種的東西，大丈夫勝敗乃平常事，豈能做縮頭烏龜，以後小妹可不再跟他玩了。」

郝孟討好地道：「小師妹是天上的仙女，縮頭烏龜怎配跟你玩？」

司徒飛聽了，一顆心如遭火燒般，心想：「拚着給師父罵一頓，也要讓二師兄不可小覷我！」他忽見童萬眞只顧狂攻，忘了防守，脅下露出一個空門，心頭一喜，輕叱一聲，右手五指一攏，向童萬眞的脅下刺過去！

童萬眞年紀在師兄弟中最大，城府也自然較深，見司徒飛眼神閃動，便知其意，是以故意露出脅下的空門，等着對方上鈎。

司徒飛右手剛刺出，童萬眞雙臂一翻，左手把對方手臂架住，右手切下，只聽「嗤！」的一聲响，司徒飛的腕骨登時脫臼！

這一場當然是童萬眞勝了，但盛牡丹却提出異議，說對方使詐。

這時候，陸建莊便道：「梅若蘭的話並沒有犯規，因爲雙方比武之前，沒有這個協定。」是以三場下來便是各自一勝一負一和，打了個平手。

盛牡丹眼看勝利在望，却讓個不長進的徒弟破壞，盛怒之下，一掌拍了過去，她以爲司徒飛必會閃避，奈何司徒飛這時悔愧交集，低着頭怔怔地想着心事，竟然閃之不開，於是這一掌便把司徒飛擊斃。

由於不分勝負，所以莫商子跟盛牡丹又約定五年之後再決雌雄，田敬莊在事後，便求盛牡丹收入門牆，盛牡丹心怒其偏袒梅若蘭，便故意叫田敬莊把所習的武功演習一遍給她看，事後却把他大大地諷刺了一番，說他武功太過低微，不配列在她門下。

但由於這個緣故，是以陸建莊便可出入幽谷，也因此跟幽谷門的一干師兄弟逐漸熟絡起來，這期間陸建莊幾番向梅若蘭示愛，可惜梅若蘭看不上他。

五年後的那場決鬥，仍然不分勝負，這次童萬眞依然取勝，但黃仙芝也把梅若蘭擊倒，郝孟只作壁上觀。

莫商子一則覺得梅若蘭落敗損了他的臉子，二則認爲她太過貌美，影响其他弟子不能專心使劍，便找了個藉口，把她囚在一個石洞內，要她在洞中苦練師門武功，並嚴令其他弟子不得來找梅若蘭。

往日梅若蘭在谷中過的是羣星拱月的日子，如今獨囚在石洞內，心頭自是十分苦惱及寂寞，陸建莊便在這個時候，恃着自己的特殊身份，經常到石洞的通氣孔處跟梅若蘭聊天。

梅若蘭惱其師兄無情，對陸建莊逐漸有了愛意，不過她是個心高氣傲的人，在言詞中毫不表露出來。

匆匆又過了一年，有一天，陸建莊跑來對梅若蘭說，他父母迫他成親，不能再等她了，希望她原諒，梅若蘭既傷心又失望，更有點不忿。「哼，難道沒有你，本姑娘便嫁不出去麼？」便不應他。

莫商子每天放梅若蘭出洞半個時辰，使她能見見陽光，這天她因爲陸建莊的事而心情不好，走到遠遠的，忽然見到石壁上長着幾株不知名的紅菓，鮮艷奪目，梅若蘭少女心情，對一切美麗的東西自然喜愛，便飛身把其摘了下來。

返回石洞之後，煩燥心情難止，抓起一個紅菓張口吃下，不料只過一忽，一顆頭便昏昏沉沉，又覺身上肌膚一片痕癢，癢得她忍不住解下衣裳搔抓起來，不久便昏迷不醒了……

這夜是由郝孟當值的，他無意中經過石洞，忽見洞門半掩，忖道：「蘭師妹今夜怎地忘記上鎖？」心頭一動，興起偷窺玉人之念，便悄悄走了過去，輕呼着梅若蘭的名字，不料沒人應他。

郝孟吃了一驚，以爲梅若蘭偷跑了，忙伸手一摸，一摸之下，只摸着一具發燙的身子，只聽梅若蘭喃喃地道：「莊哥，你不要走……」說着抓住郝孟的手一拉，郝孟便倒在她身上了。

這剎那，郝孟血脈賁張，便做下一件獸行。事後，梅若蘭又怒又悲，正要大吵，無意中摸着自己的身子，原來身上竟然長了很多大大小小的肉瘤，她一驚之下，非同小可，只得用話縛住郝孟：「二師兄，小妹也不想把事情鬧大，只要你不嫌棄，小妹便……」

× × ×

管一見聽到這裏，問道：「那你後來是因爲她長得難看才沒有跟她成親的？」

「不是，」郝孟嘆了一口氣道：「那時候，我根本不知道她已變了個模樣，只是次日先師及先師娘竟然誤會我跟蘭妹成親，所以……唉，後來的事不用說了。」

「不，老夫正想問你一件事，爲何以後你們都仍留在山中？」

「後來，先師及師娘忽然發覺失去一本無上至寶的秘笈，以及幾本練功的譜子，他倆大怒，便嚴令咱們二十年後才能下山，務求一下山便能揚威，可是先師跟師娘因練功不愼，致走火入魔，於是又把二十年改爲三十年，並要咱們在幽谷中分開練習，不可互相來往。」

「這豈不奇怪？」管一見又問一句。

「當時咱們也不明白，但師父每人分一本秘笈給咱們練習，聲明功成之後，五個師兄妹比武定掌門，一直要有了結果才能下山，誰要是不遵守諾言，便失去競爭掌門的資格！

「可是連年的比武，誰都贏不了誰，過了二十年，大家對掌門寶座都失去興趣，只是又捨不得就此下山去！而這些年來，咱們身體發生了些變化，蘭妹身子越練越矮，我則越練越瘦，瘦得雙脚只剩皮包骨，而皮膚又似是蛇皮般，極之難看！內子却越練越肥，周師弟却一直便不能人道，童師兄臉上的肌肉日漸消失，活像一個骷髏頭！」

管一見接着：「難怪你們都要穿着覓大的袍子，又要戴上臉具！」

「蘭妹是一早便戴上臉具了！咱們則是後來才戴！」

「不知令師失去的那本無上至寶，是什麼秘笈？」

時候，我根本不知道她已變了個模樣，只是次日先師及先師娘竟然誤會我跟蘭妹成親，所以……唉，後來的事不用說了。」

「不，老夫正想問你一件事，爲何以後你們都仍留在山中？」

「後來，先師及師娘忽然發覺失去一本無上至寶的秘笈，以及幾本練功的譜子，他倆大怒，便嚴令咱們二十年後才能下山，務求一下山便能揚威，可是先師跟師娘因練功不愼，致走火入魔，於是又把二十年改爲三十年，並要咱們在幽谷中分開練習，不可互相來往。」

「這豈不奇怪？」管一見又問一句。

「當時咱們也不明白，但師父每人分一本秘笈給咱們練習，聲明功成之後，五個師兄妹比武定掌門，一直要有了結果才能下山，誰要是不遵守諾言，便失去競爭掌門的資格！

「可是連年的比武，誰都贏不了誰，過了二十年，大家對掌門寶座都失去興趣，只是又捨不得就此下山去！而這些年來，咱們身體發生了些變化，蘭妹身子越練越矮，我則越練越瘦，瘦得雙脚只剩皮包骨，而皮膚又似是蛇皮般，極之難看！內子却越練越肥，周師弟却一直便不能人道，童師兄臉上的肌肉日漸消失，活像一個骷髏頭！」

管一見接着：「難怪你們都要穿着覓大的袍子，又要戴上臉具！」

「蘭妹是一早便戴上臉具了！咱們則是後來才戴！」

「不知令師失去的那本無上至寶，是什麼秘笈？」

「那本秘笈名叫『無敵神功』！只是那本秘笈十分深奧，連家師及師娘也揣摸不出！咱師兄弟更是連看也不曾看過！」

「你們可曾查過，那本秘笈爲何會遺失？」

「不曾查過，也許有可能是……」

管一見截口道：「必是陸建莊偷走無疑！」

子烏虛有

郝孟看了管一見一眼，失聲道：「原來你也認爲是他偷的？」

「除此之外，別無他人！」管一見肯定地道。

「是的，除此之外，別無他人！不過那時候陸建莊的武功實在低微，而那本『無敵神功』秘笈又向在先師的練功洞中，所以咱們才想不起他！」

「武功不足，可以用計耳！」

郝孟嘆了一口氣，道：「看來還是大師兄及三師弟聰明，他們在這二十多年來，不斷偷偷下山明查暗訪……」

管一見截口道：「你們既然分開練功，除了預定的比武日期，平日都不見面，又如何知道他們偷偷下山？」

「有一次，大雷雨，雷電交加，山上樹木忽然焚燒起來，火勢極大，連雨水也淋之不熄，那塲火剛好發生在大師兄及三師弟練功的附近，却不見他們回來查看，我以爲他們坐關入定，猶不知道，是以打開洞門進去一看，大師兄洞中固無一人，而三弟師的練功洞亦空空如也，所以才知道他們悄悄下山！」

管一見又問道：「你們沒有詰問他們嗎？」

「有。但大師兄及三師弟均稱下山購買日用品及衣物，不能算是犯規！」

管一見沉吟了一下，又問道：「梅若蘭說她曾經生下兒子，不知那孩子在那裏呢？」

郝孟苦笑一聲，道：「請你把郝某身上的黑袍扯下來，看看便自清楚！」

管一見隨即把他身上的黑袍拉起，目光一落，先是吃了一驚，繼而恍然。原來郝孟並不高，他肩上坐着一個十多歲的孩童，孩童的雙脚極小，異常畸形，足踝上各繫着一條鐵鍊，另一端縛在郝孟的腰上，那孩子又瘦又矮，臉上又青又黑，奇怪的是他臉上也長了一些紅色的肉瘤，不過沒有梅若蘭的大及多。

郝孟道：「他現在給我點住睡穴。」

「他便是梅若蘭的孩子？」

郝孟點點頭，道：「也是我的孩子，這孩子已有十八歲，只是先天極差，看似長不大般……我後來還偷偷摸摸跟她來往，不過雙方在洞中都不作聲，而她每次身上都裹着厚厚的布，不讓我接觸她……」

管一見奇道：「那如何能生孩子？」

「她除了露出大腿盡頭一片小地方外，餘者都用布纏緊……」郝孟吸了一口氣，嘆道：「那一年蘭妹自動放棄參加比武，也不讓我進去，原來她有了孩子，我自然十分高興，可是她只准俊兒稱我師父，孩子出世後，我才拿回來養，我夫人因爲自己沒有生養，也十分喜愛他……」

管一見又插腔問道：「她不吃醋？」

郝孟長嘆一聲：「我告訴她是在山上檢回來的，不料孩子三歲之後，不但雙脚不再長大，而且身上長出不少肉瘤，我吃驚之餘，才抱孩子去給蘭妹看？……也就在那天我才知道她身上也長着這種肉瘤！後來還是讓我夫人知道我跟蘭妹有曖昧的關係……」

「原來如此！你又如何知道陸建莊隱居在此處？」

「起初咱們也根本不知道田敬莊便是陸建莊，是周師弟跟童師兄回山說的，所以我們才連忙趕了下來！」

管一見奇道：「既然一齊趕下來，爲何不是一齊到達？」

「周師弟及童師兄只說查出陸建莊很可能便是田敬莊，却無說地址，所以咱們分開打探，當然便有先有後了！」

管一見的心中暗自忖道：「田敬莊即是陸建莊這件事連他兒子也不知道，周正楷跟童萬眞又如何會知道？他們必是已經來過此處，跟田敬莊朝過相！這件事關係重大，他又如何肯把這件事告訴同門兄弟，假如那本『秘笈』讓其他人搶去，掌門人之夢豈不要破碎？」想至此心中暗暗動疑。

沉吟了一會，估計子虛上人必是周正楷或童萬眞，那些什麼飄渺峯虛無宮子虛上人已無關重大。只是他在盜屍及放火之後，爲何要留字表示？管一見隱隱覺得其中必還有什麼事情揣測不出，可是又理不出一個頭緒來。吸一口氣，問道：「令師兄是在何時同山報稱已找到田敬莊的？」

「大約一個月前，周師弟先回來，接着童師兄也回來了！」

管一見把他的話仔細想了一下，覺得再沒疑問，便去提審黃仙芝，她所說的跟郝孟大致差不多，不過說到有關梅若蘭跟陸建莊的事便有點含糊不清了。

弄清了這些問題，天已將亮，管一見現在已肯定了幾件事，第一，陸建莊藏在床上暗格的東西與「幽谷門」的武功秘笈有關。

第二，棺材內的暗格藏的也必是這類東西！

第三，假如說陸建莊是被人迫死的，那麼迫死他的人，必是周正楷或童萬眞，而偷走秘笈也必是這其中的一個，他們早知道陸建莊的下落，詐稱不知，下山之後便直接來此，這樣自然不會引起同門的懷疑，又能穩操勝券！

郝孟、梅若蘭及黃仙芝自小長於山裏，與世隔絕，自不知人心的險詐，便大大不如經常偷偷下山的童萬眞及周正楷了！

當下便問郝孟：「貴門到底在何處？幽谷這地方又在那座山中？」

郝孟道：「這是師門之秘，不得外洩，犯規者將遭逐出師門，你不必多問！」

管一見想了一下，道：「好吧，你既然如此合作，老夫便把你倆放了！」說着解開他夫婦的麻穴。

郝孟道：「你不必派人跟踪咱們，否則休怪我夫婦下手無情，而且咱們決定遊遍名山大川，暫不回師門了！」

管一見心頭大怒，他的確想派人去跟踪他，不過話已說出口，自不能再把他們抓回來！

黃仙芝聽見郝孟要帶她四處遊玩，心中大喜。「賊漢子，老娘嫁了你這許多年，只有今日最開心！」

管一見忽道：「且慢，老夫還有一句話要問：陸建莊今年到底已幾歲？」

郝孟道：「他第一次到幽谷時已十八歲，嗯，今年該有五十四歲了！」

管一見揮手示意他們離開，心中却忖道：「原來陸建莊連年紀也瞞住了妻兒！這人的心機着實深沉！」

坐了一陣，日已近午，秦烈說道：「如今全看你了，老管，某家不能再坐下去了！」

管一見笑道：「你如此心急，豈能成事！待老夫跟你下山走走，順便找個地方喝上幾杯！」

秦烈大喜。「某家連吃幾天乾糧，口中早已淡出鳥來了！」

兩人聯袂下山，忽然聽見前頭傳來一陣馬蹄聲，管一見忙拉住秦烈，只見前面飛來一騎，正是皇甫雪。秦烈道：「這小子好快，昨夜一定沒睡！某家的手下若多幾個這樣的得力助手，霹靂堂也不用局限於江南一帶了！」

皇甫雪一見管一見，立即勒馬說道：「頭兒，前面一座樹林，發現了七八個人，都是中毒而斃的，毒源竟是來自一些元寶！」

管一見一怔，道：「却有些奇怪的事？你前次去溫州沒有發現？」

「屍體是在林深處，剛才屬下便急，走入林中才發現！」

「快帶路！」

皇甫雪放馬前馳，管一見跟秦烈在背後，不一陣便到了一座樹林，樹林佔地雖不廣，但樹木極密，自外面竟看不到林內的情況。

皇甫雪躍下馬，提氣竄了進去，管一見及秦烈急跟在後。走了三四十丈，果然聞到一股屍臭，接着見到雪地上躺着七八具身穿白衣的屍體。

管一見道：「這林子平常也該有人進出，怎不見報官？」

「這些屍體都被積雪所蓋，只因屬下嗅到一絲異味，所以才用劍把積雪掃開，這才發現的！呶，頭兒你看，地上有不少元寶，屬下剛才已試過，元寶上淬了劇毒，這些人不知就裏，拿在手中，便中毒身亡了！」

皇甫雪吸了一口氣，續道：「還有一個奇怪的地方，這些人照身材看，極似是在半路伏擊田家三兄弟的人！」

管一見心頭一跳，立即由此而想得更遠了！良久，才問道：「溫州那裏的情況如何？」

「馮曉年沒再放出信鴿，不過屬下已發出信鴿通知高大哥他們了，着他們星夜趕來此處跟你會合！」

三人出了樹林，管一見驀地心頭一跳，脫口道：「郝孟他們的幽谷，必定是在括蒼山中！」

秦烈道：「你如何知道？」

「陸建莊對梅若蘭的情義，其實只是爲了幽谷門的武功，他在離開梅若蘭前，實際上已經結婚生子，那時候陸建莊一家住在括蒼山中，必有其原因！最大的原因便是方便偷窺幽谷門弟子練武的情況！因爲他們已有了秘笈，但沒有良師指點，進步不快，最佳的方法便是偷窺郝孟他們練武！」

秦烈拍掌道：「有理有理！老管，咱們現在立即去括蒼山！」

管一見道：「別急，偌大的一座括蒼山，憑咱三個人如何找尋？」一頓轉頭對皇甫雪道：「雪兒，你辛不辛苦？」

皇甫雪腰杆一挺，道：「屬下絕不辛苦！」

「那你再走一遍溫州，再放一次信鴿，叫高老弟等人易容去括蒼山青雲觀！」

管一見雙眼露出愛憐的神色：「你先去溫州休息一下，然後才上道！」

「是！」皇甫雪立即拖着疲乏的身子，躍上馬背，再望溫州馳去。

管一見重新把秦烈拉入林內，先替他易了容，再把自己扮成一個道士的模樣，然後出林上道。

到了一個小鎭，兩人換了衣裳又買了兩匹健馬，向東北行進。

× × ×

括蒼山綿延百里，但主峯却在東北，迎臨海縣。

青雲觀就在這座山峯上，主持人是與世無爭的括蒼上人，今年已在花甲。

管一見跟他只有一面之緣，不過管一見的大名括蒼上人却毫不生疏。

當管一見及秦烈向其表明身份之後，括蒼上人立即請他們入靜室吃茶。

「上人，老夫來此乃有一事要詢問你

的。」

括蒼上人捋鬚道：「神捕來此，必與緝兇有關，只不知這清修之地，何來的兇手？」

「不是有兇手潛來貴寺，上人萬勿誤會！」管一見忙道：「老夫只想問上人一件閑事而已。」

「那麼請神捕問之老道知無不言。」

「不知貴山之中是否有『幽谷山』的小門派在此立足？」

括蒼上人一怔，皺眉道：「這個貧道却未曾聞過！」

秦烈又問：「有沒有一個叫『幽谷』的地方？」

括蒼上人笑道：「幽靜的山谷是有不少個，但以此爲名者，則不曾聞過！」

管一見仍不心息，續問：「那麼上人是否知道，在此山某處，經常有幾個人在練武，而那個地方却在一個山谷中？」

括蒼上人想了一陣，道：「本山隱藏了不少高人，但大多是獨來獨往的，而且住在山谷中的倒也不多，三十多年前，貧道一次去採藥，發現有幾個少年在練武，有男有女，貧道看了幾眼便走了，再後來又經過一次，仍見他們，不過年紀已大了許多，但最近這二十多年來，却不見了，大概已搬往別處了。」

管一見心頭一跳，忖道：「最近這二十多年，幽谷門的弟子都在洞中獨練，上人自然不能見到，看來這些人便是郝孟、黃仙芝等人無疑。」於是問道：「不知那個地方是在何處？」

「離此大約四十餘里，本山地大，很多地方都沒有名字，貧道也說不出那個地方的名字來！」

秦烈道：「可否請上人帶咱們去一趟呢？」

括蒼上人眉頭一皺，道：「敝寺香火頗盛……嗯，這件事也得待貧道跟弟子們交代之後才能起程。」

「那就明天吧！」

括蒼上人看了他一眼，道：「施主何必急在一時？明天是新春初一，貧道功課繁忙，可沒有時間陪兩位去，嗯，初三吧，只不知兩位到底要找什麼人？」

管一見把陸建莊之死簡略地向括蒼上人說了一遍。

括蒼上人聽後，平靜的心湖居然泛起漣漪，勾起了興趣，笑道：「如此貧道也非去找一找不可，即使那個地方不是施主要找的地方，貧道也願陪你踏遍此山！」

括蒼上人長年在此，對括蒼山一草一木俱極爲熟悉，有他陪伴作嚮導，自然最好，是以管一見連忙先謝了。

山上無日月，匆匆便是新春初三，此刻管一見的手下精英也全部都集在青雲觀內，天剛破曉，衆人吃過早齋，便跟着括蒼上人出現了。

山上樹叢野草雜生，有些看似沒路，但經括蒼上人指點，又發現另有幽徑相通，是以行走速度極快，才半天便已走了數十里外。

日正中天，衆人已厠身在羣峯中，只見下面有一座山谷，地勢略爲平坦，四周長了不少奇花異草，最奇的是山谷四面的山壁都是岩石，寸草不生。

括蒼上人道：「貧道上次便是在此處發現有人在下面練武的！」

秦烈道：「咱們下去看看。」

括蒼上人忙道：「不忙，先吃過乾糧，再找路下去。」

衆人掏起山泉送服乾糧，略爲裹腹，然後分頭找路。不一陣便有人發現一條經人工修整過的「梯道」，於是由括蒼上人帶路，慢慢攀了下去。

走了將近一個時辰才到達山谷，管一見游目看了一下山壁，發現尚有一條山徑通去外面，便吩咐高天翅帶幾個人把守出口，然後把人手分成四批，分搜四壁。

第一批由他自己帶領，第二批由秦烈率領，第三批却是括蒼上人負責，最後一批由管一見手下的三大將，端木盛，皇甫雪及夏雷統率。

四批人正想分頭行事，不料，谷口傳來高天翅的示警聲，管一見一急，忙吩咐高天翅把人放進來。

四批人正想分頭行事，不料，谷口傳來高天翅的示警聲，管一見一急，忙吩咐手下藏到樹後，又用「傳音入密」吩咐高天翅把人放進來。

過了兩盞熱茶，只見谷口跑進四個人來，顯然是一個黑袍人，一個灰袍人，還有一個紅袍人，最後那個竟是田電！

田電神色顯然十分倉急，大聲道：「你們帶我來這裏幹甚麼？」

紅袍人冷冷地道：「等下你便知道。二師兄，咱們上去找大師兄，請師妹看住這小子。」

「好，咱去問大師兄，看他是不是已把那本秘笈獨吞了？」郝孟說罷便首先向左邊那面山壁掠去，紅袍人幾個起落已追上了他，與他並肩而行。

管一見暗暗詫異：「郝孟怎地會找上田電，又跟周正楷返回來？」不過由此確知此處必是他口中所說的幽谷無疑，看來自己並沒有找錯，心頭一陣興奮。

不一陣，只見郝孟雙掌在山壁一陣亂拍：「童師兄，請開開門！」他聲音大，加上谷內四處山壁聳立，是故聲音縈繞不散，衆人都聽得到他的叫聲。

洞內似乎沒有反應，周正楷沉聲道：「師兄不開門，請恕小弟無禮要闖進去了。」向郝孟打了個眼色，兩人四掌附在山壁上，弓身使勁，附近石壁便慢慢陷了進去，露出一個洞口來。

石門被推開後，郝孟叫道：「師兄不在！莫非他沒回來。」

周正楷想了一下，道：「不會的，他最熱衷做掌門人，怎會不回來，一定是躲在谷中的什麼地方，咦，莫非他潛入師父的洞中？」

郝孟叫道：「快去看看。」

管一見暗道：「這個姓周的腦筋果然比郝孟靈活。」

只見郝孟及周正楷望着石壁走了十餘丈，忽然一躍而起，停在半空，衆人仔細一瞧，才發現離地三丈的一處石壁嵌着一塊長六尺，寬尺餘的石樑。

兩人立足石樑上，立即又把手按在壁上，發力而推，石壁不動，郝孟忙道：「師弟，快多加幾分勁。」

周正楷悶哼一聲，頸側的青筋蚯蚓般

突起，剎那，石門倏地急速地向內陷進，周正楷及郝孟虞不及此，不及收力，齊是失去重心，上身向前一俯！

這剎那，洞內倏地湧出一股凌厲無匹的掌風來，周正楷及郝孟不及抵擋，立即如斷綫風箏般自石條上，跌了下來！

括蒼上人是出家人，慈悲爲懷，立即自樹後飛掠出去，伸手去接郝孟。

他一動，管一見也只得隨之行動，急掠五丈，雙手向上一迎，立即托住周正楷的後肩，同時左手拇指一翹，點住周正楷的後腰上的痲穴。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際上疾如白駒過隙，全在一瞬間發生！

當管一見托住了周正楷，石壁洞口已出現了一個矇臉的紅袍人。

周正楷叫道：「你是誰？你們又是誰？」前一句問的是石壁上那個紅袍人，後一句問的自然是管一見他們。

那個紅袍人看見下面來了這許多陌生人，身子一震，也厲聲喝問：「你們是誰？竟敢擅闖本門禁地。」

郝孟叫道：「大師兄，你爲何要偷襲小弟？」

童萬眞冷冷地道：「你們不開聲，愚兄怎知來的是誰，幸而有人救了你們。」

孟郝又道：「師父那本秘笈你是否已自陸建莊那裏得到了？」

「胡說！」童萬眞道：「陸建莊已死，我如何能拿得到他的東西！你們在外人之前，怎地把師門重祕洩露出去，難道已忘了師父的遺訓？」

郝孟立即閉口不敢再說，管一見一招手，示意手下站在石壁下面，又用「傳音入密」問郝孟：「郝老二，老夫是管一見，請問導師的石洞，是否另有通道？」

郝孟四處張望，不知誰是管一見，口中却道：「沒有！」

童萬眞厲聲道：「郝師弟，你在跟誰說話？這些人是不是你倆帶來的？快把他們趕走！」

「小弟也不知他們是如何找來的！」

管一見道：「請尊駕下來說話！」

童萬眞道：「你是誰？爲何要童某下去？」

管一見忽然斜掠過去，一掠三丈，再掠又是三丈，虛晃兩招迫退黃仙芝，五指一落抓住田電，倒縱石壁之前，揚聲道：「你兒子已在老夫掌中，難道還要老夫上去請你！」

衆人均是一怔，郝孟脫口問道：「他是誰的兒子？」

童萬眞哈哈大笑。「原來你們是一羣瘋子！我童萬眞一生未曾近過女色，何來的一個兒子？」

管一見冷笑道：「不錯，他不是童萬眞的兒子！却是你的兒子！」

郝孟自括蒼上人懷中掙扎開來，叫道：「姓管的你在說什麼鬼話？怎地顚三倒四的！」

管一見雙眼緊瞪在童萬眞身上，冷冷地道：「老夫有否說錯？」

童萬眞身子再一震，又是一陣狂笑。「童某不屑跟一個瘋子說話！對不起，此處是本門禁地，請各位立即離開，童某無暇跟你們胡扯，要進去練功了！」

管一見舌綻春雷，喝道：「且慢！田敬莊，你眞要老夫道破身份麼？」

郝孟及黃仙芝又是一聲驚呼：「他是陸建莊？」

周正楷嘆息道：「總之不是童師兄！聲音有點不大對，但本來也不太明顯，只是他忘了一件事，所以連子弟也看出這是有人假冒的了！」

石壁上那個紅袍人立即問道：「我的動作有何不對？」

「童師兄不論去做任何事，每隔一段時間，必然要伸手在臉上抓一抓，而你說了這許多話，却未曾抓過一次！」

郝孟大叫一聲：「對！大師兄因爲臉上的肌肉日暫消失，據說經常會產生奇癢，所以忍不住要去抓一抓，却把臉皮都抓破了！你若是大師兄的，便快把面具拿下來，給咱們看看！」

石壁上那個紅袍人突然怔住了，一張頭四處移動。

管一見道：「田敬莊，你不必打算逃走了，此谷四周，已經被老夫的手下圍住了！」

一直不曾做聲的田電突然發出一聲輕嘆，管一見五指微微一緊。「田三公子，老夫可曾說錯？」

田電眼皮一垂，頒下雙行清淚，倏地大叫一聲：「我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不知道！你們不要問我！」

管一見忽然問道：「你知道老夫爲何會懷疑令尊未死麼？」

田電苦笑道：「晚輩又怎能知道，事實上晚輩什麼都不知道，這二十四年來，好像泛在夢中般……」說到最後，聲音幾成哭泣。

管一見揚聲道：「那是因爲你突然取消聘請老夫調查，才引起老夫從這方面作推敲的！第一點使老夫懷疑的是那座石屋，除了他應無別人知其祕密，但却三番兩次都有人自由進去，此人非他莫屬！」

紅袍人截口道：「笑話，童萬眞，周正楷他們一直要找老夫，他們把老夫的一切都調查清楚，自然知道石屋屋頂另有通路之祕，爲何說那人便是田敬莊本人？」

「老夫若不說清說楚，諒必你還不死心！」管一見冷笑一聲：「假如周正楷他們一早便把你的一切調查得清清楚楚，他們尚會等你『死』後才下手麼？」

紅袍人悶哼一聲不答。管一見續道：「第二點便是土地廟內神枱上的那個脚印！當時老夫以爲有人來盜屍，他不可能抱着一具屍體，面向前方而橫躍（脚尖在前），而且案上只有一隻脚印而已！但假如你根本沒死，突然在那個時候『醒』來，因爲一脚跨出棺外，踏在桌上，然後橫飛，這兩個問題便都迎刃而解了！」

皇甫雪接口道：「不錯！田敬莊當時本也想把藏在棺材內暗格的東西取走，剛巧驚醒了那個乞丐，那乞丐以爲屍變，所以驚叫起來，你便先點住了他的昏穴，而這時候田電剛好回來了，你只好匆匆蓋好棺蓋，匿在廟頂！那時候，你還不想讓兒子知道你的事，所以才會如此做！」

「後來田風說及遇上那個乞丐的事，他三兄弟便追了出去，你這才再躍了下來，由於怕兒子會突然回來，所以把棺材抬

上屋頂，然後才取去暗格內的東西！」

紅袍人冷笑一聲：「當時你不是把過我的脈，證明我已死了？」

「也許你練成一種類似『龜息功』的心法，可以使人的心臟停止跳動一段時間，連脈搏也弱至不可用手把出。」

紅袍人恨聲道：「我自問一切計劃全無漏洞，却不知爲何會被你們偵破！」

管一見嘆息道：「正是因爲你自以爲計劃沒有破綻，才會生出一種潛意識的思想，認爲這是一件傑作，該讓人知道一點，否則豈非錦衣夜行，也因此你才會寫下：飄渺峯虛無宮子虛上人的字條！」

紅袍人一怔，問道：「這裏面又有什麼破綻？」

「飄渺虛無，本是指虛幻之事，含有鏡中水月之意，子虛兩字，豈非是子烏虛有的簡稱！」管一見冷冷地道：「這不是表明這件事全是無中生有，而且根本沒有這個人的意思？」

紅袍人說道：「你便是自這裏尋出綫索？」

「既然你之死是件無中生有的，豈非表明你沒死？既然你沒死，而以假死示人，自然另有重大的陰謀或者目的！老夫推測可曾有錯？不過老夫承認你之一切安排非常仔細，甚至安排的遺囑，以及要把你的屍體放在土地廟內，一切都有深意！」

田電忍不住問：「放在土地廟內，有何作用？」

「若放在石屋，他又如何從死變活而不給你們兄弟發覺？」

紅袍人悲嘆一聲扯下面具，露出本來面目來。秦烈叫道：「果然是田敬莊！」

無敵神功

周正楷一見，立即問道：「童師兄呢？他去了那裏？」

管一見道：「他當然是給陸建莊殺死了！童萬眞比你還早發現了他，所以走去找他，不料却反讓他殺死了。後來他又發現你去調查他，所以才訂下這個假死的計劃，然後扮成童萬眞的模樣返來此谷，他目的是要看看你們是否已經知道秘笈是他偷走的，以及他的身份是否已被揭穿！孰料你先把田敬莊便是陸建莊的事說了，他只好讚成！

「當你們下山分頭去打探，他便先回去了，開始實現計劃，希望在他『死』後，用另一個臉相出現，暗中却把你們殺掉，他便可安枕無憂了！」

秦烈接口道：「正因爲他心懷陰謀，所以才不惜用毒箭射殺梅若蘭，而不讓咱們知道他的東西及與幽谷門的關係！」

「不錯！他開始實行計劃時，暗中僱些人在半路設伏，阻止他兒子太早回家，後來又用淬毒的元寶把他們毒斃……」

陸建莊神氣地道：「那些人都是些貪錢的莽夫，老子只須動之以利，先付一筆錢給他，然後叫他們事成之後到那座樹林內取一筆償金，老子在樹林中貼了一張紙，叫他們到樹洞中拿，哈哈！這樣便沒有人知道眞相了……」

皇甫雪道：「其中有一個大漢先離開，你對他又有何安排？」

「他先回來報告老子，老子計算好時間才假死，否則太早『死』，『醒』來的時間尚在石屋內，豈非不妙？『死』得太遲，心跳及脈搏仍能查覺，也有破綻！」

陸建莊哈哈大笑。「老子得訊之後，便先把他殺掉了！」

秦烈道：「某家有一句話要問你，那天樹林中突然出現了五個身穿長袍的人，那個穿黃袍的是你還是周正楷？」

「是老子！老子有時穿黃袍，有時穿紅袍！」

皇甫雪恍然道：「現在我知道了，田雷是你擄走的！你把他藏在一段空心的樹幹中，所以當時你們去追秦堂主，你心懸兒子，是故半途折回，把它抱走！」

「小子果然有點聰明！」

皇甫雪續道：「而放火燒石屋的，却是被你擄走的田風！你把一切告訴他，然後依事行計！後來見我頭兒來調查你的死因，你心中害怕，所以又叫田風匿在附近，找尋機會叫田電取消初衷撤回聘請！」

這次陸建莊却出不了聲了，秦烈道：「某家還有一點不明，那夜馬大壽的家火起，出現一個黃袍人，面目却不一樣，這又是什麼原因？」

管一見道：「起初咱們以爲是兩個人，其實只是一個，因爲他臉上戴着面具，但可能面具是用兩海的樹脂製成，吃火一燒便熔化了，由於有些地方不曾全部化掉，但却縮皺成一團，黏在臉上，在烟霧中，便似生了幾個肉瘤，更因爲那些樹脂溶化的關係，所以看來他的嘴角是彎的，田電才會以爲他有一個不曾謀面的叔叔！」

秦烈又問：「馬大壽武功低微，他何需去殺他？」

「馬大壽是唯一在陸建莊臨走前見過他的人，他若不一刀把其殺死，未免會露出痕跡，所以才會現出本來面目，欲以鬼嚇人，他料想馬大壽夫婦必會因此而嚇暈，然後把其燒死，這樣便不會引人思疑了，因爲被人一刀斷命，終不如夢中被火燒死那樣自然！」管一見道：「其他的只能讓陸建莊自己來解釋了！」

陸建莊長嘆一聲：「這件事老子雖然計劃縝密，但仍有幾處地方不能事先預計的！第一點是皇甫雪的突然出現！」

皇甫雪截口問道：「在下在路上拔刀相助令郎，對你的計劃有何影響？」

「若非有你及秦烈的出現，便不會引來管一見，即使管一見在以後才出現，那時老子的計劃已然完成，把幽谷門的人全部殺死，你們也不會知這許多秘密了！」

皇甫雪及秦烈等一齊點頭。

「第二點，那乞丐的出現也使老子大出意料！當時我醒來之後，聞到一個呼吸聲，以爲是犬子，後來棺內實在太過氣悶，不能再等下去，所以才悄悄震鬆鐵釘，托高棺蓋，才知道外面那人不是犬子！」

秦烈問道：「且慢，你在棺內已『睡』了不少時間，爲何不氣悶……」

「當時老子是在『死』狀中，所需之空氣極少，所以單靠棺材的縫隙，便已足夠了！」陸建莊吸了一口氣，續道：「當時那乞丐是蜷縮在神龕下面，所以老子的脚印才會向前！我本想把他殺掉，但走至殿門後，便發現有人來了，所以只得把他

拋在門後，蓋同棺蓋，匿在廟頂！」

秦烈又問：「你既然有時間蓋同棺蓋，爲何不把棺材抬走？」

「若把棺木抬走，犬子們必四處找尋！那時便會露出破綻！不料三個犬子竟然都是粗心的人，以致後來老子再把棺木抬上廟頂，把東西拿走，他們一直至次日才知道！」一頓又道，「後來老子出廟，追上那乞丐，把他嚇死……」

秦烈續問：「你那夜擄走田風，當時屋內只有一個皇甫雪，以你們三父子，要把他殺死，易如反掌，你爲何不下手？」

「殺死他容易，但事後必會很麻煩！難道管一見不會來調查他手下的死因？以老子的本意是再找機會把田電也弄走，這樣便無人去聘請他來調查了！可惜他一直跟在皇甫雪之後，使老子下不了手！直至第二天晚上，他出來削樹枝，才有機會跟他聯絡！」

「你本來就想讓人知道你的死訊，却把內情隱瞞了兒子，後來爲何會改變初衷呢？」

「這便是在老子『假死』的過程，出現了你跟皇甫雪，所以才會把計劃稍作改變，因爲我的目的還未達成！」

管一見訝道：「你的目的只是爲那本『秘笈』而已，而秘笈早在你手上，殺不殺周正楷他們，已無關重要！」

陸建莊忽然大笑起來：「我得到的武功譜子，上面記載的都不是一等一的武功，而且內功心法十分邪異，所以老子不學內功，只習招式，後來發現即使把全部記載的武功學成，也仍然不願實現武林第一人的願望，所以才要實施這個計劃！」

衆人更奇，臉上都露出惘然之色，管一見道：「你不是拿了一本『無敵神功』的秘笈麼？」

「假如無敵神功這般易練，莫商子及盛牡丹還會躲在這裏麼？」陸建莊臉上也現出一片怒色：「那只不過是騙人的！」

周正楷叫道：「你自己練不成，才胡說！」

「老子練不成，難道你師父便練得成？實與你們說了，不但我練不成，連看也看不懂！」

「什麼？連看也看不懂？」周正楷一怔，隨即脫口叫了起來：「你既然連看也看不懂，不如給我看看！」

「那本秘笈，除了封面寫的『無敵神功』四個篆字之外，裏面只不過是幾頁空白的紙張而已，不但沒有文字，更沒有圖畫，難道你看得懂？」

周正楷又是一怔，怒道：「你早已練成了，却怕咱們學了，對你不利！」

「笑話！假如老子練成功了，天下已無人能敵，又何須出此下策？」

管一見接問：「既然如此，你實施此計劃，又有何作用？」

「作用便是要把他們殺死，然後潛入莫商子及盛牡丹的練功秘洞，看看他們是否有留下什麼練功心得，而記下此事！」

「爲了這小小的目的，你便要花這般大的心血？」

陸建莊慘笑道：「誰能敵得住『天下無敵』這四個字的引誘？有時明知不可爲，仍忍不住要試一試！」

黃仙芝道：「也許那本秘笈是用隱形藥水寫成的！」

「老子何嘗沒有這個想法？」陸建莊不屑地道：「不錯，我醉心名利，爲了這本秘笈，不惜向梅若蘭低聲下氣，我開始只是爲她的美麗所震驚，後來無意中自你們話中得知令師有一本這樣的秘笈，於是目的便改變了，希望能投入門下，分一杯羹，不料爲盛牡丹所拒！」

「梅若蘭被囚於石洞內時，老子不斷地去找她，安慰她，旁敲側擊，探知了開啓令師練功洞石門的方法，以及他們坐關的日期，皇天不負有心人，老子終於得手了！」

郝孟道：「你武功低微，如何上得去呢？」

「不錯，當時老子武功的確很低微，躍不上來，但不會用梯麼？那夜是你巡夜的，你記得自己喝醉了麼？你腰內那壺酒是給老子做了手脚的！後來我得手後，經過若蘭的囚室，聽見她在裏面夢囈般地叫着我的名，心想這數年來吃盡她的苦頭，而現在計劃成功，再無顧忌，推開石門，跟她成其好事，却不知當時她爲何迷迷糊糊，全然不知發生何事！」

說到這裏陸建莊不由發出一陣大笑。

「老子一回到家中，便先看那本『無敵神功』秘笈，發現內中沒有文字圖案，便買了一些藥水擦在上面，依然無效！當時老子的武功實在太粗淺了，是以便先練那些淺的！老子的內功得自一個武當派的俗家子弟，是正宗心法，自然不學上面記載的內功，

換了消息之後，便折回來了，」周正楷厲聲道：「快把秘笈拿來公諸同好！」

管一見一笑把其穴道解開，周正楷立即向師兄師姐打了個眼色，郝孟拋下俊兒，三人同時躍身而起，向石條飛去！

「你們自個尋死，可怪不得我！」陸建莊雙掌猛地發出兩股疾風，把周正楷等凌空迫下去。冷冷地道：「今日的陸建莊，已非昔日的陸建莊了！否則要想殺我的童萬眞，爲何反而給老子殺死！」

周正楷一落之下再度騰起，黃仙芝忽然自袖管中飛出一條繫着金鈎的細繩子來，脫手一掄，飛將上去，把鈎子鈎在石條上！

與此同時，郝孟也再度自地上躍起，這次他把俊兒放在地上，自揮鐵鍊而上！

周正楷剛一躍起，便被陸建莊當頭一掌迫落，陸建莊長笑一聲，左手緬刀揮起，向金鈎後的繩子斬去！

刹那，郝孟已至，他凌空揮出鐵鍊，把緬刀格開，左手的鐵鍊正想配合攻過去，陸建莊已抽出右手來，發出一股凌厲的罡風，郝孟半空沒處着力，只得又降回地上！

黃仙芝見沒人掩護，只得把金鈎扯了下來，三人抬頭破口大罵，却又奈何他不得。

陸建莊哈哈大笑：「要殺老子？那有這般容易？何況你們的武功，老子都了然于胸！」

管一見道：「你當日武功如斯低微，野心已這般大，假如不把你除去，武林豈有安寧之日！」

田電忙道：「請神捕給家父留下一條生路！」

「我想留他，却有人不肯放過他！田電，令尊的一己私慾，連你們兄弟生死也不理，以這種只計名利，不念親情的人，你又何必爲他求情！」

陸建莊大聲道：「逆子，誰要你求情？爲父三十多年來，無日不求出人頭地，這口氣整了數十年，非殺死幾個人，不足以洩恨！」

秦烈輕聲道：「此刻只怕他已沒有了理智，這三十年的積鬱，實是非同小可！」揚聲叫道：「你們三個爲何不敢再上去，難道不要那本無敵神功秘笈了麼？」

無敵神功這四個字，實在有莫大的誘惑力，周正楷大喝一聲，再度撲起，郝孟豈肯落後，也自另一端掠起，黃仙芝繩子一揮，望陸建莊的脖子纏去！

陸建莊夷然不懼，左刀右掌，連番擊出，與此同時，秦烈突然發出幾顆烈火神彈，還有幾顆青色的丸子！

那些神彈越過陸建莊的頭頂，落在石洞門口，只聽一陣「蓬蓬」的爆裂聲，捲起一團團熊熊的火燄。那些青色的彈子，却發出一股股濃密的青烟，濃烟嗆得陸建莊連連咳嗽，手脚一慢，便讓黃仙芝的繩子纏住一隻大腿，接着一拉，登時跌了下去！

好個陸建莊，臨危不亂，凌空曲腰，左手緬刀一揮，把繩子砍斷，正想換氣，再度飛回石條，冷不防郝孟已一鍊擊將下來，急切間翻腕擧刀一格，「蓬」地一聲，濺出一蓬火星子來！

郝孟那一鍊，力道奇大，陸建莊只覺身子一沉，已落在地上，脚跟尚未站穩，周正楷搶將過來，雙掌分左右襲至！

陸建莊無暇多思，身子一閃，右掌迎起，左手只見白光一閃，一刀橫劈周正楷的腰側！

他存心拚命，這一掌一刀使得十分狠辣，周正楷不敢攖其鋒，連忙後退兩步！

陸建莊長笑一聲，喝道：「那裏逃！」刀光如電，「刷刷刷」一口氣連劈三刀，把周正楷上、左、右三方的退路全部封死，右掌再度挾風拍出！

周正楷心頭一凜，疾退一步，右掌翻起，也發出一股凌厲的掌風！

「蓬！」兩股掌風相觸，周正楷只覺對頭力量奇重，震得五內一陣翻騰，禁不住退了幾步！

他剛一退，陸建莊立即標前一步，緬刀急速地一揮，只聽「喀嗤」一聲，周正楷一條左臂，竟然應聲斷了！

周正楷痛得冷汗簌簌流下，含皇退下，幸而郝孟夫婦目旁攻了過來，才把陸建莊的攻勢遏止。周正楷急忙點住左臂傷口附近的穴道，把血止住，他見郝孟夫婦以二敵一，兀自殺不了陸建莊，當眞是又急又怒，幽谷門三大弟子，竟戰不下一個倫學本門武功的人，這個臉可丟得實在太大了！

他撕下一塊布條，草草把傷口紮住，然後向管一見的一個手下借了一把單刀，加入戰圍。

陸建莊以一敵三，立即陷于苦鬥，不由出口譏道：「原來幽谷門是喜于以多戰少！」

黃仙芝冷笑道：「對付你這種人，以十敵一也不嫌多！」

匆匆三四十招，陸建莊形勢更危，他忍不住大叫一聲：「你們三個畜生在那裏？難道眼巴巴看你老子被人殺死麼？」

田電走前兩步，踟躕不前，一端石壁突然現出一扇石門來，田風及田雷自洞內走了出來。田雷大聲道：「你雖是我們的親生之父，但幾時爲咱們打算過？你有一身超絕的武藝，却只教咱們一些粗淺的功夫，你的事不曾對咱們說過一句，咱們連要去探你都得看你的眼色，這還有什麼親情？」

秦烈冷笑道：「他若把事情全部告訴你們，天下間豈非有四個無敵的高手！」

田風道：「不錯，你眼中只有天下第一這四個字，幾時記得咱們兄弟！」

陸建莊又急又怒，大罵道：「眞是孽畜！」

黃仙芝冷笑道：「你連兒子也管不了，還奢望什麼天下第一，說出去，豈不笑掉人家大牙！」

田風突然抽出緬刀，道：「但我兄弟也不願讓人笑話，今日便還你一臂，算是報答你養育之恩！」手腕一翻，自己劈下一條左臂，田雷及田電依樣畫葫蘆，也把自己的左臂切下。

田風強忍着疼痛，嘶聲道：「令我傷心的不是什麼，而是你平日道貌岸然，暗地裏却是唯利是圖，不擇手段的小人，父親對兒子尚且如此，怎不叫人心寒，又怎不令人心碎！」

「待老子把那些武功都練成，便隱居下來，仔細研究那本秘笈，這八年來，老子也不知用了多少個方法，都不能使其現出字來，所以才作這個計劃，假如你們不死，我怎能在這裏長期鑽研？」

郝孟道：「原來如此，想不到你如此機詐！」

管一見想了一下，道：「根據令郎所述而計算，你在棺材內一定放了不少東西——六至八斤重，難道只此一本秘笈？」

「非也，還有我這柄寶刀以及一襲黃袍！」陸建莊越說越快：「當時老子心中只記着『無敵神功』的大事，忘記把其他的幽谷門武功譜子帶走，所以後來才要潛回去，把那些譜子燒掉，免得讓人知道老子的往事及來歷！」

管一見道：「好啦，這件事已出無疑問，你也該下來了吧！」

「老子爲何要下去？我殺了什麼人？毒殺一些貪財的黑道小人物而已！」

「但迫瘋馬大壽夫婦，殺死一個無辜的乞丐，還有童萬眞及梅若蘭，難道你不該死？」

陸建莊一怔，道：「老子就是不下去，有種的，你們便上來吧！」

周正楷叫道：「快解開我的穴道，讓我上去會他！」

陸建莊問道：「你們又如何能抓住犬子？」

「那天咱們五人會面之後，小弟便去石屋找你兒子，却見石屋已遭祝融，所以趕去田記馬場，後來制服了田電，用馬車偷運了出來，半路却碰到二師兄，咱們交

陸建莊臉色慘白，澀聲道：「難道因此你們便忍心見老父命喪此谷！」

田風一邊止血：一邊轉頭對管一見道：「神捕，在下兄弟不忍見生身之父被殺的情景，請神捕放一條路，讓在下兄弟到外面避一避！」

管一見點點頭，田風向兩個弟弟打了個眼色，頭也不回地出谷了。

陸建莊遭此打擊，鬥志不由一鬆，黃仙芝猛地一掌自他刀底插進，陸建莊連忙翻刀欲砍，郝孟猛喝一聲，右掌急速地一拍，把刀拍歪！

陸建莊知道不妙，連忙後退，不料周正楷的單刀已自後砍到，他長嘯一聲，拔高而起！

黃仙芝右手一抖，手中那條繩子如蛇兒般飛出，急纏其足踝！

郝孟遙發一掌，掌風直襲其胸膛，陸建莊怪叫一聲，凌空打了個沒頭跟斗翻下，郝孟那裏肯放過他？標前幾步，趁他立足未定，再發一掌！

陸建莊匆促相迎，未及運力，被其擊退兩步，周正楷右手單刀悄沒聲息，橫削一刀！

這一刀如奔雷閃電，陸建莊身子未穩，閃避不及，登時被砍着胸膛，鮮血立即迸出！

周正楷欲拔出單刀，再砍一刀，不料刀刃被肋骨夾住，一抽之下，竟抽之不動，陸建莊大喝一聲，一掌拍出！

周正楷急忙一退，但已慢了一步，胸膛吃掌風一擊，一股鮮血立即噴出！

與此同時，郝孟亦發出一掌，陸建莊連退三步，鮮血狂噴，把衣襟給染紅了。他跌跌撞撞的走了幾步，終於倒在地上不動。

郝孟及黃仙芝立即向他撲去，周正楷急道：「等等我，等等我！」走了兩步，也是一樣跌倒。

郝孟伸手入陸建莊懷中亂掏，不一陣便拿出一本羊皮冊子來，冊子染滿鮮血，但無敵神功秘笈幾個字，仍隱約能辨。

郝孟心頭狂喜，喃喃地道：「我得到了，我得到了！」急忙揭開封面，目光一落，登時說不出話來，黃仙芝湊頭過來，悔恨交集地道：「怎會如此！」

原來秘笈全被血水所浸，淡黃色的紙已變成鮮紅色。

管一見等人見狀也都圍了上去，秦烈冷笑道：「天下無敵原來是要用鮮血染成的！」

時近黃昏，北風突烈，風吹入山谷被四周的山峯阻擋，在半空打着旋。

秘笈上的鮮血讓風一吹，逐漸乾了，郝孟像孝子般悲叫一聲，脫手把秘笈向上拋出！

就在此刻，管一見、秦烈及周正楷都看到一點異樣，同時喝道：「字！秘笈上有字！」

黃仙芝手上的繩子立即飛出，把秘及捲落，只見上面現出一行行的白字來，衆人都把目光投落。

「余窮三十年之鑽研，自創了一套內功心法，以爲可以另闢蹊徑出人頭地，不料，這等內功久練之後，竟能產生種種不良的後果，幸而余發覺得早，立即停止練習，但身上的骨頭却都已擠在一起了，樣子極其怪異。

「是以余又決定再創一個心法，可以把以前所習的內功，逐漸散去，而又能恢復體形，終於又窮十年歲月才成功，體形雖然已恢復原狀，但身上之內功却已不剩點滴！此刻余又想再另創一種足可驚天動地的神功！

「理想雖高，但要達成願望，談何容易，十年之後，竟無寸進！斯時余已屆七十高壽了，自知來日無多，有點意興闌珊，於是終日在山中閑逛，遊覽景色，這剎那，余忽然若有所悟，所謂人上有人，天上有天，天下間豈有無敵之神功乎？

「余面壁三月，一直思索着這個問題，終於發覺世上的確有一種無敵之神功，是以著書留傳後世！」

衆人看到此，一顆心都怦怦亂跳起來，連管一見都忍不住要急吸一口氣，才定得下神來。

郝孟連忙揭過下一頁，衆人又湊前觀望。

「何謂天下無敵神功？簡而言之，便是不與人爲敵，便天下無敵矣！與世無爭，便天下無敵矣，淡薄名利，便天下無敵矣！」

衆人看到此處，都有點失望：「原來無敵兩字是指沒有敵人！」但仍忍不住再看下去。

「若謂余這幾句話，純屬取巧，則余再講一種能够眞正無敵於天下的神功！」

寫到此，這一頁又已寫滿，郝孟吸了一口氣，揭過一頁。

「天下間是否眞有無敵天下之神功乎？若有者，也只有仁義此二字，所謂仁義無敵是也！這兩字雖淺，但要臻化境却非有數十年的修爲不可，才能無敵！只做一兩件仁義之舉，便欲天下無敵手？是故，若要無敵，必須數十年如一日……

「以下便是余面壁三月，所得之體會……七三老人莫廢白。」

郝孟大叫一聲，把秘笈拋給周正楷：「三師弟，這個給你！」

周正楷隨手把其拋掉，嘆道：「早知如此，又怎會失去一臂？」

括蒼上人俯身拾了起來，道：「無量壽佛，這個莫施主所言，當眞字字珠玉，兩位施主若不要，貧道便取去了！」

管一見嘆道：「不錯，唯有仁義才能無敵！」一件疑案至此大明，天色將暗，衆人魚貫出谷。只有幽谷門三大弟子仍在發怔。

田風三兄弟見衆人出來，才走入谷內收屍。

天又下雪了，春寒料峭，但羣英的心頭却是熾熱的，一邊行走，一邊咀嚼莫廢在秘笈上所寫的字句。（本篇完）

巨型小說

「君子殺手」朱羽著

下期刊出．敬請留意

壯士悲歌

文．飛雲劍／圖．黃耀基

事故奇傳刀龍盤

悲歌洒熱血　爲義殲七煞

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還。

燕仲行站在高高的堤岸上，望着有如一條黃龍一樣翻滾飛騰的黃河水，不禁氣壯神馳。

他站在這壯闊的黃河岸邊，連他自己也不知站了多久，獵獵的勁風吹在他身上，髮揚衣飄，令到他產生了一種欲隨奔騰的河水飛騰而去的感覺……

× × ×

河水咆哮奔騰，混濁湍急，舟行其上，驚險萬狀，自古以來，很少有人敢在這段河面上操舟。

但此時此地，却有一葉小舟，在咆哮奔騰的河面上，顚簸起伏，從對岸橫渡過來。

燕仲行的目光立刻被那葉小舟吸引住了。

他望着那葉在河面上拋高顚低，掙扎強渡的小舟，不禁魄動心驚，那位操舟人之驚險，可想而知。

小舟上只有一人，燕仲行雖然看不清楚操舟人的面貌，但依稀望見那人的身形甚是高大粗獷，他對這操舟人的胆氣甚爲嘆服。

舟到中流，更是驚險百出，小舟幾次差點被湍急奔騰的河水掀覆吞噬，但那位操舟人却履險如夷，輕描淡寫地棹槳操舟，衝波破浪，直向這邊岸如箭射來。

燕仲行直望得目光閃閃，對這操舟人的胆氣及精熟的操舟術深爲折服。

只是，他却有點想不通，這位操舟人爲何甘冒奇險，渡河過來。

那葉小舟衝過了中流，舟首一昂，在操舟人的操划下，直如箭矢一樣直衝向燕仲行立身的這段堤岸。

燕仲行銳利的目光終於看清楚操舟人的相貌。

虎目燕頷，虬髯如戟，臉色黑亮，配上那高大粗獷的身形，確是威猛有如喝斷長板橋的燕人張翼德！

燕仲行對這威猛漢子立時心生好感。只不過一眨眼間，那葉小舟已射到岸邊，在離岸不到一丈左右，操舟漢子丟棹騰拔而起，「嗖」地騰掠上岸。

那葉小舟驟然失去控制，打着旋轉顚簸着順流而下，接一拋一沉，立刻被湍急的河水吞噬了。

× × ×

那威猛漢子棄舟躍登上岸，目光一掃，瞥到了站立在岸上，還含笑望着他的燕仲行。

威猛漢子似乎想不到有人站在岸上，不禁一怔，微含敵意地打量着燕仲行。

燕仲行也在打量着威猛漢子，覺得對方比自己還要高上半個頭，威猛中透着幾分懇直之氣，不由心生好感。

那知威猛漢子驀地虎目暴睜，喝一聲：「老子與你拚了！」身形一欺，揑拳擂向燕仲行的胸膛。

威猛漢子這一拳擂出，風聲隱隱，勁

道凌厲。

燕仲行萬萬料不到對方會突然向他出手，心頭微震，急不迭跨步側身，讓過對方的拳勢，同時口裏急道：「這位兄台，燕某與你素未謀面，爲何出手攻擊？」

那漢子聞言一怔，變換的拳勢一窒，有點訝然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燕仲行見漢子凝勢不勁，舒了口氣，抱拳道：「在下剛從江南到此，欲一睹黃河之湃彪氣勢，一時忘形，恰見兄台操舟於奔騰咆哮的急流中，不禁對兄台之豪氣與胆色深爲折服……」

威猛漢子探手打斷了燕仲行的話。「你到底是誰？」

燕仲行毫不以爲忤，接道：「姓燕，名仲行。」

威猛漢子乍然目光暴盛，重新打量着燕仲行，有點不相信地道：「朋友就是一刀屠七蛟，人稱刀中龍的燕仲行？」倏地目光落在燕仲行腰間掛着的盤龍刀上，神情微震，驚喜地脫口叫道：「盤龍刀！朋友果然是燕仲行！」

燕仲行微微一笑，再次抱拳道：「還未請教兄台尊姓大名。」

威猛漢子不好意思地咧咀一笑，亦抱拳道：「俺姓魯，名直，俺剛才實在太過孟浪，請燕兄恕諒則個。」

燕仲行忙道：「魯兄言重了，俗謂不打不相識，何況咱們也沒有眞的打起來，何罪之有？」

「能够結識燕兄，就算眞的打起來，也值得！」魯直大步上前，執着燕仲行的手，豪笑起來。

燕仲行亦由衷地大笑起來。

× × ×

「魯兄，請恕燕某唐突詢問，魯兄爲何冒險渡河過來，是否有急事？」燕仲行終於忍不住心中的好奇，向魯直發問。

魯直的神色一黯，接悲昂地道：「燕兄，俺冒險渡河過來，爲的是找那班狗賊算帳！」

話說完時，一雙拳頭捏得青筋怒突。

燕仲行急聲道：「魯兄，可否將事情明白說出來？」

魯直深深地吸了口氣，才低沉地說道：「俺是對岸十里外魯家村的人，半年前俺到江湖上闖蕩，於一次路經張家口時，被俺撞上了一宗刼殺，當時作案的是關中七煞中三煞，被刼的是一個媳婦兒，帶着一個丫環，俺撞上時，那趕車的兩名漢子已被三煞殺死，那三個賊子不但刼財，還見色起淫心，正自車廂中將那媳婦兒的丫環拉出來，俺平生最恨的就是姦淫邪道，那能容忍得了三個賊子的獸行，俺於是出了手！」

魯直說時，神情憤激，燕仲行心知他是個性情中人，更加有意結交。「魯兄仗義除暴，令燕某好生欽佩。」

魯直吐了口氣，有點靦覥地說道：「燕兄誇獎了，俺與燕兄比起來，簡直有如螢火之與皓月。」

燕仲行淡淡一笑，說道：「魯兄，你伸手管了那碼子事，可是關中七煞含恨在心……」

「可不是！」魯直雙眼一睜，氣呼呼地說：「只怪俺狠不下心，沒斬殺淨那三個賊子，當時作案的是七煞中的老二，老五、老七、俺擊斃老七孫申，重傷老五蔣炎，以爲教訓得他們也够了，於是放了老二康定與老五蔣炎，想不到這回却留下了禍根！」

燕仲行聽得皺眉道：「魯兄，他們後來找上了你？」

魯直牙齒咬得格格作响，目中噴火，悲憤地道：「那些狗賊找上俺倒好，俺不拚他個你死我活，可恨那些狗賊卑汚得很，不知怎的查到俺是魯家村的人，在五日前，剩下的六煞竟然血洗俺那條村子，將村中精壯的人殺了個精光，却將老弱婦孺盡皆擄走，只留下一個雙眼皆盲的老婆子在村內，要她傳話給俺！」

魯直說到這裏，胸膛急劇起伏，氣息粗濁，神情激憤！

燕仲行聽着魯直的敍說，心頭也是怒火高燒，對關中六煞的暴行，感到痛恨不已。「魯兄，他們要那老婆婆傳什麼話給你？」

魯直重重地吸了口氣，一字字重重地說道：「他們要那老婆子傳話給俺：『姓魯的若不在他們面前自戕，塡老七孫申一命，所有老弱婦孺，將一個不留，殺個精光！』」

燕仲行一聽，不禁熱血上衝，睜目道：「魯兄，你這樣急冒險渡河，爲的就是去救人？」

魯直威態稍斂，斬截地道：「爲了那數十條人命，俺只好還孫申一命！」

「難道沒有別的辦法了嗎？」燕仲行實在不願魯直就這樣送掉一命。

魯直重重地吁了口氣，「那些賊子個個心狠手辣，說得出，做得到，爲了救村人，俺只有這樣做！」

「魯兄……」

「燕兄，俺主意已決，你不用多說，你我相逢於此，便是朋友，俺本想請燕兄共浮一大白，只是救人要緊，只好別過了。」魯直說完，便朝燕仲行一抱拳，邁步欲去。

燕仲行伸手一攔，慨然道：「魯兄，咱們既是朋友，燕某豈能袖手，望魯兄允許燕某相助一臂之力！」

魯直聞言，神情倏然激動起來，一把抓着燕仲行手臂，激聲道：「燕兄，盛情心領了，俺只是相逢恨晚！」

燕仲行亦激動地道：「魯兄，燕某意已決，不論上刀山下火海，燕某也不會退一步！」

魯直感激得鬚眉皆張，渾身微抖。「燕兄，俺不知怎樣說才好……」

燕仲行一拍腰間盤龍刀。「魯兄，那就不要說了，救人要緊，咱們走！」

魯直重重地一點頭，大步朝前如飛奔去。

燕仲行緊隨在他身傍。

魯直忽然放開喉嚨，吟嘯起來——

——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還……

音節悲昂蒼涼，飄散在空中，混和在咆哮奔騰的黃河激流中。

× × ×

龍門崗說高不高，說大不大，崗上遍佈長不高的樹叢，風吹過，起伏有如鱗甲，遠看恍如一條龍盤踞着，故此當地人稱之爲龍門崗。

龍門崗脚下有七八戶靠打獵砍柴爲生的人家，可是在四日前，却被關中六煞強佔了住屋，並強迫他們供之役使，在刀鎗的脅迫下，那些善良的人只好含忿聽其役使。

而關中六煞就將三十幾名魯家村的老弱婦孺，全關在那七八間屋中，靜等魯直來送命！

這關中七煞在關中一帶大有名頭，個個有一身不俗的本領，橫行於關中一帶，兇橫殘暴，無人敢攖其鋒！

可是，在半年前，魯直却伸手傷了他們七煞中的三煞，重傷五煞，擊斃七煞，令到七煞只剩六煞，這一來，令到七煞中的老大青臉煞余青鋒大爲震怒，矢誓要魯直償七煞孫申一命！

他們是探查清楚魯直不在魯家村內，才於五日前突襲魯家村，將村內精壯的男丁盡皆殺死，却擄走了老弱婦孺，脅迫魯直自戕償七煞孫申一命。

他們之所以要出這種卑汚的手段，純是針對魯直的性情而要出這一招的。

——魯直是個一腔熱血的性情中人，斷不會眼巴巴看着鄉親遭到殺戮而袖手不理！

關中六煞這一着，可說是針對魯直這一「弱點」而發的。

現在，他們只等着魯直來「送死」。

× × ×

魯直果然來了。

當然，還有刀中龍燕仲行。

關中六煞料不到來的不止魯直一個人，在崗脚下那片空地上，青臉煞余青鋒陰沉着一張臉，上下打量着燕仲行。

「姓魯的，你是否想老子們殺了他們！」關中六煞中的老三雷公煞侯禽吼喝聲中，揮手一指身後十丈外那七八間屋子。

魯直聞言渾身一震，瞋目喝道：「俺是來還你們一命的！」

燕仲行抬眼望過去，只見那些屋子前站了三十多個老弱婦孺，有的拄杖，有的抱男拖女，全是些手無縛鷄之力的男女老幼，哭哭啼啼，驚慌地站滿了屋前，關中六煞中的其中三煞呼喚着，揮動兵刃，圈住那羣可憐的人，燕仲行看得目中煞光閃現。

青臉煞嘿聲叫道：「你既然是來償咱們老七一命，爲何帶人來？」

魯直虎目暴睜，熱血上湧，鬚眉聳動，迸聲喝道：「他是來替俺收屍的，成不成？」

「嘿嘿，你倒想得周到，帶個人來爲你收屍！」關中六煞中的老二斑煞康定陰狠地冷笑連聲。

這時哭喊之聲更盛，悲悲切切，聞之令人心酸。

「魯哥兒，快救救咱們……」

「魯叔叔，我要回家。」

哭喊之聲响成了一片，聲聲像椎子一樣鑽進魯直的心房，魯直連眼也紅了，瞋目大叫道：「放了他（她）們，俺還你們一命！」

燕仲行慨然隨魯直前來，本是想見機行事的，現在一看這場面，不禁皺眉不已，一時間想不出怎麼辦才好，鼻酸眼濕，有點怔怔的。

「那有這樣便宜的，老子們若將人放了，你反悔，老子們豈不是白費一番心機手脚？」青臉煞的目光有如青竹蛇一樣惡毒。

「那你們想怎樣？」魯直捏拳大叫！

「不想怎樣，你先自戕，老子們然後放人。」雷公煞陰惻惻地笑望着魯直。

魯直神情劇震了一下，目眦出血，迸聲道：「好，俺就還你們一命！」

「嗖」地一聲，自袖中抽出一柄尺多長的短匕，抬手抹向喉頭！

「魯兄且慢！」燕仲行這一驚非同小可，疾喝出聲。

魯直手勢一凝，側望燕仲行，道：「燕兄，俺已別無選擇，你已看到了，請你別阻止俺！」

燕仲行欲言又止，渾身發熱，情不自禁地顫抖起來。「魯兄，他們若反悔又如何？」

一言提醒了魯直，抹到喉頭的短刀移開，沉聲道：「俺還你們一命之後，你們不放人又怎樣？」

「老子們才沒有這樣多的米飯養他們，你一自戕，老子們立刻放了他們！」青臉煞目中閃過一抹奸詐之色。

可惜魯直與燕仲行皆沒有發覺到。

「姓魯的，你若再猶豫，老子們就先殺一個給你看看！」斑煞康定兇光畢露。

燕仲行面對這情形，實在不知怎樣做才好，苦勸魯直不可這樣傻，那無疑讓那羣可憐的男女老幼成了犧牲品，若是不勸魯直，那豈不是眼睜睜的看着魯直送掉一命？

正當他不知如何是好，想不出一個兩全的辦法的時候，猛聽魯直悲昂地大喝一聲：「狗賊們，俺還你們一命！」

燕仲行聞聲大驚，身形一動，撲向魯直！

但魯直手中的短刀已抹在喉頭上，血光乍現，從魯直的喉頭噴出來！

燕仲行目光瞥見，禁不住猛然一震，去勢一窒，在魯直身前五尺左右停下來。

魯直喉頭割裂，鮮紅的血不斷湧冒出來，雙眼暴睜，虬髯蝟豎，神態威猛嚇人，眼瞳凝定不動，明顯的已沒了氣息，他聳立的身形却紋風不動，沒有倒下！

青臉煞等人瞧見，皆不由被魯直的「死相」嚇得退縮了一步，目中閃露出一抹驚惶之色。

燕仲行也被魯直那死而不屈的形態懾住了，怔怔地瞪視着那具聳立的高大的屍身！

一片哀哭聲有如海潮一樣响起，那羣可憐的男女老幼眼見魯直爲了救他們，不惜自刎身亡，不由哀慟得一齊跪下來，向着魯直聳立的屍身悲哭不已。

說也奇怪，死後聳立不倒的魯直在男女老幼鄉親哭跪之下，身形幌了幌，「噗」地筆直仆伏在地上。

那些鄉親眼見之下，哭聲更盛，叩拜不已。

燕仲行眼見此情此景，淚水也在眼眶內打轉，却強忍着，沒有讓淚水掉下來。

× × ×

青臉煞他們的臉色却一變再變，目中兇光閃閃，掃視着那羣哭跪在地上的可憐人。

雷公煞猛地一咬牙，目中兇光畢露。

「老大，斬草除根！」

青臉煞神色猛變，狠聲道：「對，斬草不除根，後患無窮，通通殺！」

「殺」聲中，六條身形像六條兇猛的餓狼一般，撲入人羣中，展開了血腥的屠殺！

血光連閃中，响起一聲聲慘叫痛呼聲，慘痛的呼叫聲震得燕仲行整個人像被針扎了一下般，霍然一悚，目光所及，看到關中六煞有如狼入羊羣般，那羣男女老少在他們的屠殺下，已倒下了差不多一半！是可忍，孰不可忍，燕仲行血脈賁張，雙眼盡赤，渾身抖震了一下，嗆然聲中，拔出了腰間的盤龍刀，撲掠向那獸性大發的關中六煞。

他要將這沒有人性的六煞斬盡殺絕！

他要搶救那羣無辜的可憐人！

他不能讓魯直這位可欽可敬的血性漢子白死！

他身形縱掠出七八丈，兩條身形亦自哀嚎慘叫的人羣中竄撲出來，截住了他的去勢！

燕仲行這時已被悲憤填滿了胸間，他的去勢不但沒有稍緩，反而更疾，刀光如龍閃揮中，硬是將撲上來的兩條身形逼得倒退不迭！

「老大，咱們看走了眼，這傢伙扎手得很！」阻截燕仲行的原來是關中六煞中的老四陰煞常無咎，老六黑煞焦如虎，兩人被燕仲行一刀震退，才發覺對方不是易與之輩，驚懍之下，向正忙於殺戮的青臉煞大叫。

青臉煞聞言一震，手起刀落，斬殺了一個老頭，兩個只有五六歲的小童，一腳踢飛一個少婦，飛撲出來。

燕仲行耳聽聲聲哀嚎慘叫，眼見那慘不忍睹的殺戮，憤怒得有如一座將要爆炸的火山，猛地一聲急嘯，刀化飛龍，疾斬向黑煞焦如虎！

焦如虎亦大吼一聲，舉起那根足有六十斤重的熟銅棍，砸向燕仲行疾斬過來的盤龍刀！

「咔唰」聲中，焦如虎手上的熟銅棍一輕，不禁心中一驚，還未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猛覺寒森森的銳風疾襲向喉頭，嚇得他怪叫聲中，暴退不迭！

燕仲行心恨六煞心狠手辣，殺心已起，如何肯放過黑煞焦如虎，盤龍刀向前一遞，森冷的刀鋒已觸及對方皮肉！

焦如虎但覺喉頭寒森森的，驚得他連眼色也變了，正欲再退，但喉頭接一痛，雙眼一凝，便仰倒在地。

燕仲行一刀割破焦如虎的喉頭，猛一個半旋，盤龍刀勢隨身轉，嗆然聲中，有火星濺起，却原來恰好接下了青臉煞斬向他腰背的一刀！

青臉煞被震得虎口生痛，微懍之下，刀勢一變，「刷刷刷」，一連向燕仲行削出三刀。

這三刀，刀走偏鋒，削向燕仲行的腿側。

燕仲行盤龍刀一沉，恰好封住了青臉煞那三刀。

接一個風車大翻，避過了常無咎自背後偷襲的一擊！

身形在空中長身一掠，直掠向人羣之中。

青臉煞舉刀急劈，竟然追不上燕仲行的身形，厲吼聲中，追斬不捨。

陰煞常無咎亦自後撲追。

在那羣手無縛鷄之力的老弱婦孺中恣意屠殺的其餘三煞，一聞青臉煞的厲吼聲，俱顧不了殺人，一齊迎向凌空撲掠到的燕仲行！

燕仲行眼見三樣兵刃齊向他招呼，手中盤龍刀急展，硬接那三樣兵刃！

三聲急激的兵刃撞擊聲中，燕仲行藉那反震之力，身形急翻，自二煞三煞五煞的頭頂翻過，青臉煞擲出的一刀，陰煞常無咎刺出的鋼叉，皆堪堪刺了個空！

燕仲行身形落地，目光一掃，不禁被眼前的景象震驚得差點呆了！

眼前所見，簡直是屍橫遍地，血流成河，恍如屠場，三十多名老弱婦孺，只有十個不到的老頭兒老太婆還活着，其餘的全被殺死，那幾個老頭兒老太婆雖然未死，但却被嚇得癱倒在地上，連逃也不會逃了！

燕仲行自出道江湖以來，還是第一次親眼看到這種兇殘慘絕的屠殺，連他也感覺到觸目驚心，慘不忍睹。

刺鼻的血腥味令到他差點嘔吐，他強忍着，一刀封出，將斑煞康定旋斬向他的板斧蕩開。

雷公煞侯禽的蛇頭鏈却又嗖地一聲，鏈向燕仲行的下陰。

燕仲行不閃不避，長刀沉截，截斬在侯禽的鏈身上！

但聽咔的一响，侯禽手執的精鋼打造的蛇頭鏈一輕，鏈頭那一截竟然斷落在地上！

這一來，不但令到侯禽驚懍不已，就連其餘四煞乍睹之下，也不禁心頭懍然，收勢不迭！

燕仲行一刀斬斷侯禽的蛇頭鏈，正欲乘勢反攻，却被青臉煞余青鋒喝一聲：「你到底是誰？」而倏然收回勢子。

「燕某人就是燕某人，難道還會是誰？」燕仲行痛恨這幾人的兇殘，懶得報上名字，故意氣氣他們。

「你姓燕？」陰煞常無咎陰惻惻地上下打量着燕仲行，「大名呢？」

驀地，火煞蔣炎疾聲叫道：「盤龍刀，他就是刀中龍燕仲行！」

青臉煞等一聽，心頭齊皆一跳，目光集中在燕仲行手中的盤龍刀上。

可不是嗎，清冷如一泓秋水的刀身上，九條栩栩如生的盤龍鐫刻其上！

「果然是他！」斑煞康定驚叫出聲。

所有人的目光剎那變了一下，不自覺緊了緊手中兵刃。

「姓燕的，別人怕你，老子們却不怕，不大了與你拚個你死我活，識相的，就此離開，別淌這趟渾水！」青臉煞余青鋒畢竟是老大，胆識過人，很快便鎮定下來了。

「燕某若就這樣離開，豈不是愧對死去的魯直兄，以及這一地的冤魂！」燕仲行用手指指一地的屍體。

「姓燕的，你這是……」雷公煞侯禽兇厲地吼叫。

但却被燕仲行一聲冷笑打斷了他的話。「燕某若不殺你們，何以對天地？何以對手中這柄刀？」

「嘿嘿，你既然硬要架樑，老子們只好成全你！」余青鋒一張臉比青竹蛇還要青。

「那就動手吧，」燕仲行一指彈在刀身上，錚然作金石鳴。

× × ×

青臉煞向其餘四煞打了個眼色，那四位會意地點了點頭，迅疾地移動起來，將燕仲行圍困起來。

燕仲行却冷靜地站着，只是注視着面前的余青鋒，對那四位的動靜，看也不看一眼。

其實，那四位的移動，盡在他眼中。

而他也窺出他們佈下了一個五才陣。

他心中念頭飛閃，決定先發制人，否則，若讓他們將陣勢發動，威力何止五倍了？那時要解決他們，只怕很難如願！

青臉煞見陣勢佈成，不禁信心大增，臉上也露出一抹獰笑，正欲撮唇發嘯，發動陣勢，那知，燕仲行亦在這時驀然向他出手！

但見刀光閃耀，有如驚虹向余青鋒閃至！

余青鋒心頭一懍，到口的嘯聲窒住了，急不迭舉刀迎架，乍然省起了對方的盤龍刀是柄無堅不摧的神兵利器，慌不迭改架爲削，刀鋒一側，削向燕仲行的腕肘。

其餘四煞一見燕仲行搶先動手，莫不怔愕了一下，繼之吼喝連聲，顧不得發動陣勢，齊齊各自遞出兵器，攻向燕仲行！

燕仲行早已算好了，那裏會被他們圍攻得手，見他們一亂，身後左右勁風襲臨，斬出的一刀半途中驀然一迴，身形亦來了個旋風轉。

但見刀光如輪轉閃，燦耀如閃電，一陣急激的兵器撞擊聲中，四條人影幌退不迭！

而青臉煞余青鋒那一刀，自然亦削了個空。

他一眼瞥到其他四位伙伴被燕仲行一刀震退，心頭大急，吼喝一聲：「發動陣勢。」

可是已慢了那麼一剎那，而四位煞星雖然聽到，也來不及發動了。

因爲四人被震退，陣勢已出現破綻空隙。

而燕仲行是謀定而後動，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四煞身形還未退定，他已像一支箭矢般，人刀一體，標射向雷公煞侯禽。

燕仲行之所以標射向雷公煞，正因爲那是陣勢之破綻——侯禽退得比其他三位要遠，與其他三位的距離空隙自然拉長了，只要擊倒侯禽，就可破去這個五才陣，脫出陣外。

侯禽身形還未退定，一道刀光已如驚虹般閃擊向他，嚇得他不由再退，急擊手中斷了鏈頭一截的蛇頭鏈，兇悍地掃向標射而至的燕仲行！

青臉煞及陰煞等四人一見燕仲行撲向侯禽，俱不由臉色大變，知道上了燕仲行的當，驚得吼喝連聲，撲救不迭。

但他們又焉能快得過早已智珠在握的燕仲行！

筆直斬出的一刀驀然一改，斜截而下，雷公煞侯禽警覺到不能硬擋燕仲行斜截向他掃出的蛇頭鏈的盤龍刀，正欲變招的剎那，「咔」的一下急响，手上一輕，原本斷了一截的蛇頭鏈，又被截斬斷一截。

他驚得連眼色也變了，身形暴退。

可是他再也退不了。

但見刀光自下而上斜斜展射起，快逾天虹飛渡，侯禽但覺胸腹一涼一痛，忍不住張口發出一聲慘叫。

燕仲行斜展飛削的刀勢驀然一迴，盤龍刀隨着疾轉的身形，乍然暴展，斬出了四刀。

這四刀快得恍如只斬出了一刀。

青臉煞四人搶撲到的身形立時被迫得各自倉惶躍退開！

也在這時，雷公煞侯禽的身形才蹌退兩步，「砰」然仰天摔到在地上。

一股血箭如泉般從他破開的胸腹裂口處噴湧出，肝腸畢露！

青臉煞等四人饒是殺人不眨眼，兇殘成性，但在看到侯禽的死狀，也不由心驚胆喪，臉色大變。

燕仲行目光有如刀鋒一樣森冷冰寒，冷厲地注視着青臉煞等四人。

青臉煞終於鎮定下來，怨毒地望着神態冷煞的燕仲行，嚥了口口水，有點澀澀地道：「姓燕的，老子們與你沒完沒了，

上，殺了他！」

手中大板刀挾勁斬出，斬向燕仲行的頭臉。

陰煞常無咎等三人各自吼聲怪叫，瘋虎一樣各展兵器，撲攻燕仲行。

燕仲行身形勁如脫兔，撲向余青鋒，盤龍刀暴展如虹，「噹噹噹」一連三下急激的碰撞聲中，接下余青鋒傾全力劈斬的三刀！

余青鋒被震得微退半步，奇怪的是，余青鋒手上的大板刀絲毫無損，一點崩缺也沒有。

燕仲行目光一瞥，微感意外地脫口道：「想不到你的刀也不是凡品。」

說話間身形驟側，嗖地一聲。陰煞常無咎的鋼叉貼着他的胸側刺過！

燕仲行若是閃慢半步，鋼叉就會在他胸上刺出三個血洞，險得很！

長刀反手急撇中，左手五指一搭一抓，抓住常無咎的叉身，而反撇的一刀，恰好將斑煞康定的一雙短矛逼開！

接一抬腿，踹在火煞蔣炎砸向他股腿的鑌金鐳上，力道之猛，令到蔣炎悶叫一聲，蹌旋出去！

陰煞常無咎的鋼叉被燕仲行一把抓住，心頭一懍，發力一奪，却絲毫不動，急得他一張臉變成豬肝色。

青臉煞抓住這個機會，大板刀潑風一樣掃斬向燕仲行的左臂。

燕仲行一眼覷見，暴喝一聲，左臂奮力一扯，陰煞竟然站立不住，身形幌了幌，一頭蹌衝向對方。

這一來，青臉煞那一刀就變成掃斬向

常無咎的肩臂！

常無咎嚇得魂魄皆冒，却已經無法閃避！

青臉煞也是大吃一驚，掃斬出的大板刀硬生生一窒、一沉，堪堪自常無咎的臂側斬下。

常無咎一張臉一絲血色也沒有，青臉煞疾喝一聲：「老四快放手。」

常無咎聞喝一震，急不迭鬆手退身飄開！

刀光驟閃中，燕仲行的盤龍刀將常無咎的一小截指尖削斬下。

十指連心，痛得常無咎渾身一顫，發出一聲痛叫，退勢更急！

也算他好運，鬆手得快，不然，那一刀不止削斬下他一截指尖，那將會是一截手臂！

但忽然間，常無咎暴退的身形去勢如矢，離地倒飛出去，有如箭矢一樣。

一聲慘厲的嚎叫聲也在他加速倒退的剎那，從他口中發出！

常無咎那一聲慘叫在空中响起，斑煞等人都不由神情猛震，急向前瞥去。

看得最眞切的是青臉煞，他一刀截斬出，竟然快不過有如激矢一樣自燕仲行手中力擲出的鋼叉，截斬個空，常無咎那一聲慘厲的嚎叫聲也就响起。

常無咎的身形倒飛出十丈過外，才重重地墜摔在地上，小腹上赫然穿插着他那柄鋼叉！

燕仲行力擲出的鋼叉，常無咎在驚痛之下，竟然閃避不了，被叉柄射插入小腹中，透腰而出，凌厲的勁道將他倒退的身形撞飛得去勢更速！

青臉煞及斑煞康定火煞蔣炎眼見老四常無咎那種慘死狀，驚得心神俱震，各自暴退不迭，剛才那種兇暴悍戾之氣，被燕仲行連殺三煞而收斂了七八分。

× × ×

燕仲行也沒有貿然再出手，他發誓要將七煞誅除淨盡，免得他們以後繼續爲害人間。

所以，他不急於出手，一出手則絕不留情。

青臉煞三人望着有如一座冰山般冷凜昂然的燕仲行，一股寒氣自他們的腰背泛起，迅速蔓延全身，不自禁打了個寒顫！

六個人死了一半，這是從未有過的事，以前，只有他們殺別人，如今，却輪到他們被殺了，眞可謂風水輪流轉！

燕仲行冷冷地掃了青臉煞三人一眼，冷峭地道：「三位不是要殺燕某嗎？怎麼站着不動手？」

乘這說話間，他瞥到死剩的幾名年老男女不見了，不知什麼時候溜了，一顆心完全放下來。

青臉煞色厲內荏地扯着嗓子吼道：「姓燕的，你別太得意，青山不改，綠水長流，老子們殺你也不爭在一時，機會多的是！」

接一揮手，身形倒射，向後掠去！

斑煞康定與火煞蔣炎幾乎是一齊向後倒掠。

不過火煞在倒掠的剎那，向燕仲行站立的地方脫手擲出了三枚暗紅色的事物！

燕仲行在青臉煞說話中，早已猜到對方想溜走，所以他不等青臉煞將話說完，人刀如光矢一帶標射向青臉煞！

身形才標射出，一眼瞥到有三件暗紅的光點飛射至，他一時間看不清是何暗器，不敢貿然用手去接或用刀擋撥，百忙中身形一折，斜掠出去！

那三道暗紅光點走勢急勁中驀地一窒，折墜在地上，「波波」三聲乍响中，大股的烟火沖天而起，隨風擴散，剎那間，一片烟幕橫佈在青臉煞三人逃逸的方向上空，像一堵烟牆，將燕仲行的視綫阻隔了！

而地上的火舌如水銀瀉地，大蛇亂竄，不論有草沒草，皆着火燃燒起來。

亂竄的火舌迫得燕仲行閃退不迭，心中也慶幸自己剛才沒有胡亂去接，不然，只怕會弄得狼狽不堪，惹火燒身！

烟火噴得燕仲行閃退不迭，待到他鑿着一口氣，衝過烟幕，青臉煞三人已逃得無影無踪。

燕仲行回刀入鞘，冷笑出聲，繼之一顆心比鉛還要沉重。

——他想到了身後那一大堆血流遍地的屍體，還有那位爲救村人，不惜血濺當場的血性朋友魯直！

他實在不忍再睹這種慘狀，但是他又不能不理，懷着悲憤的心情，他將那些躲匿在附近的獵戶人家找來，幫忙埋葬了那些死難的人，而他却親手將魯直的屍體葬在魯直渡河登岸，與之結識的那處黃河岸邊！

河水悲咽，急風嘯嘯，燕仲行也不知自己站了多久，直到天色差不多全暗下來，才拜別了魯直的新墳，急掠而去。

河水哮咆奔騰，急風嘯嘯聲中，彷彿唱出了——

——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還……

× × ×

黃土鎭位於黃河東岸十三里，由於位處水陸交滙點，故此鎭雖不大，但却極爲繁盛熱鬧。

鎭上有兩條成十字形的長街，也是鎭上最熱鬧的地方，街上店鋪林立，酒樓飯館不下十間。

燕仲行漫步走在長街上，神態有點疲倦，目光盡往街道兩旁的店鋪瞧看，脚步一慢，在一間掛着長樂樓招牌的酒樓前微一停步，轉身走了入去。

他也懶得走上二樓，在地下店堂隨便揀了副座頭，小二一見，急忙上前招呼，他也懶得多說話，只叫小二揀幾樣菜餚送上來，並叫了兩壺酒。

喝着酒吃着菜，他的腦海中不禁又浮現起魯直那威猛但又戇直的容貌來。

對於魯直，他一直不能忘懷，對於他的死，他更是悲憤不已。

悶悶地將酒菜吃喝完，他立刻付賬離去。

他之所以來到黃土鎭，是追踪關中七煞死剩的青臉煞余青鋒、斑煞康定、火煞蔣炎，才來到這裏的。

在長街上，他一副漫不經心的模樣，其實他一雙明銳的目光時刻留意街上的行人及情況。

對於青臉煞三人，他是恨之刺骨，他

暗暗發誓，不管天涯海角，也要將三人追殺。

長街已盡，燕仲行依然往前走去，終於走到一座碼頭前。

碼頭上熱鬧非常，大船小艇密密地泊在岸邊，不少苦力正從幾艘貨船上將貨物挑卸下來。

碼頭上的人誰也不多看燕仲行一眼，但燕仲行却仔細地打量着每一個人。

但却發現不到他要找的人。

他邁步走到堤岸邊，目光一落，掃視岸邊停泊的大小船隻。

——他隱隱有一種感覺，青臉煞三人極有可能躲在這些船隻中，乘船逃逸。

只有從水上逃逸，才是唯一最安全的途徑。

因爲乘船逃逸，是不會留下太多的綫索。

可惜燕仲行不能下去搜查每一艘船，因爲他看不出有那一艘船有可疑之處。

河面上的風特別清勁，吹得燕仲行的衣衫飛揚不已，納悶的心情亦爲之一舒。

站在岸邊，不期然又想起了魯直橫渡黃河急流的驚險壯舉……

一羣挑伕從鎭那頭走向碼頭，每個八或拿竹桿，或拿扁担繩索，說着粗俗的說話，從燕仲行的身旁經過，走向碼頭。

燕仲行漫不經心地掃了那七八名挑夫一眼，覺得沒有可疑的，便又回目望向流水滾滾的河面。

那七八名挑夫在經過燕仲行身傍時，皆好奇地望了他一眼，誰也沒有流露出可疑的神色。

前面四個挑夫走過，後面三個正從燕仲行身旁走過，驀地，那三個挑夫猝然向側背着他們的燕仲行出了手！

突襲！

一條足有手臂粗細的竹桿掃向燕仲行的腰間。

一條繩索飛套他的頸脖！

一條扁担疾戳向他的背心。

三名挑夫的出手，快逾電閃，幾乎是同一時間出手！

在猝然無備的情形下，能够閃避封擋這三個人的攻擊，只怕當世武林中，沒有幾個人。

但燕仲行却是其中一人！

當其中一個挑夫掄桿掃向他腰際的剎那，那凌厲的勁道激得急風襲體，令到燕仲行驀然驚覺，危急中，他來不及多加思索，身形向前標掠，竟然掠射向河面！

竹桿、繩索、扁担三樣奪命的突擊便堪堪落了個空！

那三人實在料不到燕仲行反應這樣快捷，更令他們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燕仲行竟然標掠向河面，令到他們那致命的一擊，徒勞無功。

三個人不由怔了怔！

一怔之後，扁担脫手飛射出去，疾射向燕仲行的背心！

而那條繩索亦飛索一樣飛出，纏向燕仲行的雙足。

那支竹桿咔地一折爲二，斷口處激射出大蓬暗器，罩射向燕仲行全身！

燕仲行在標射出河面的剎那，盤龍刀已出鞘，身形在空中猛地一擰，盤龍刀反臂回擊的剎那，雙脚猝然曲縮，錚地一下激响中，將激射向他背心的扁担擊得歪射出去。

而那條飛索也套纏個空。

藉那一擊之力，燕仲行身形有如隕星一樣疾向下沉，盤龍刀朝下一絞，那條纏空的繩索頓時寸寸碎斷，那蓬罩射向他全身的暗器亦從他頭上破空掠過！

那三人的第二次出手，亦落了個空。

伸臂一抄，身形急墜的燕仲行便穩穩地盤抓在一條桅桿上，目光掃向岸上那三名假扮的挑夫！

至於另外幾名挑夫，早已躲避得不見了影踪。

那三個假扮挑伕的殺手雖然一擊再擊不能得手，却沒有溜走，衝至堤邊，一齊注視着盤抓在桅桿上的燕仲行。

燕仲行也在打量着三人。

在受到襲擊的剎那，他第一個意念想到的就是，出手襲擊他的人，必是青臉煞三人！

但當他目光掃清楚了那三人，才發現自己猜估錯了。

他不禁有點驚詫地定眼望着那三名「挑伕」。

「三位扮得眞像，看來必是殺手道上的老手，可否告知大名？」燕仲行眯着雙眼望着那三名「挑伕」，臉上竟然含着笑意。

那三名「挑伕」的身材差不多，相貌也很平凡，毫不起眼，其中站在右邊的「挑伕」冷冷地道：「姓燕的，咱們殺人從來未失過手，這是第一次，不知是你走運還是咱們倒運！」

燕仲行微喟道：「看來是你們倒運了。」倏地腦中靈光一閃，脫口道：「三位莫非就是江湖人稱『一擊中的』百變三殺手？」

仍是右邊那名「挑伕」發話。「不錯，正是咱們兄弟！」

記起這三名殺手，可說是江湖上的頂尖殺手，由於三人武功高強，每次殺人皆視環境之不同，而改變臉貌身份令到被殺的對象防不勝防，加上動手殺人時必定是三人一齊行動，猝然出手，故此自他們出道以來，他們要殺的人無一倖免，從未失過手，江湖上遂送了他們「一擊中的」百變三殺手這個名號。

「你必是三人之首，莫不恕。」燕仲行用刀逕指右手發話的人。

右手那人點頭直認不諱。「不錯，正是莫某。」

「那麼，這兩位誰是歐幌？姚雄？」燕仲行刀尖一擺，分別指向其餘兩名「挑伕」。

「區區歐某。」站在左邊的「挑伕」沉靜地說。

站在中間的「挑伕」亦說道：「區區姚某。」

燕仲行目光一掃三人。「若燕某沒有猜錯，三位必是關中七煞中殘存的三煞僱來殺燕某的！」

「不錯！」莫不恕直認不諱。

「他們出的價錢不會低吧？」燕仲行是明知故問。

「白銀五萬兩！」莫不恕接口說。「

若出不起銀子，休想請得動咱們兄弟。」

「想不到燕某一條命只值五萬兩銀子，青臉煞他們也未免太看低燕某了。」燕仲行故意嘆了口氣。

那知他一口氣還未嘆完，他盤抓着的那根桅桿驀然折斷，倒向堤岸那邊！

而站在堤岸邊的百變三殺手，亦在桅桿倒下的剎那，一齊飛掠向燕仲行。

在桅桿倒折的剎那間，燕仲行不免吃了一驚，不過他沒有亂，當機立斷，手脚一鬆，一掌擊在桅桿上，借力飛掠向另一艘船上的桅桿。

那一條倒折的桅桿吃他一掌力擊之下，倒勢更速，飛撞向撲掠而至的百變三殺手。

百變三殺手不虞有此，尚幸三人皆是身手高明之人，手執竹桿的莫不恕眼明手快，那支早已摺合的竹桿橫砸而出，「砰」然聲中，那根粗大的桅桿竟然被他擊得往旁側傾倒。

「嘭」然大响聲中，那根斷桅桿重重地倒在河面上，擊得水花四濺。

燕仲行飛鳥一樣掠上桅桿頂，還未穩住身形，便又從桅桿頂上斜掠下來，射向百變三殺手！

百變三殺手才應付了那根倒折的桅桿，在空中的身形不免一沉，只好墜落在船上。

那知燕仲行人刀有如飛渡的虹芒，射撲向他們，三人不由心中一凜，強提一口氣，各展手中兵器，硬接燕仲行那電擊雷轟一樣的一擊！

一陣金鐵交擊聲中，身形倒瀉四飛，當中一條身形却凌空一個翻騰，接一折，依然射向隣船那根桅桿頂！

而三條倒瀉飛墜的身形却各自洒下一溜血雨，觸目驚心！有如一道血帚。

「砰蓬」連响聲中，百變三殺手墜跌在船板上，令到那艘斷了桅桿的大船搖幌不已。

而三人墜跌在船上，好一會才能站起來，每個人的身上皆少了一樣東西！

莫不恕少了一條左臂。

歐幌則不見了一條右腿！

姚雄最慘，缺了一條左腿左臂。

三個人一身血漬，臉色慘白，痛得咬牙發顫，抬眼望向攀在隣船桅桿頂上的燕仲行。

燕仲行也俯望着他們。

「三位，燕某的命不是那麼容易取去的，看來你們這一次銀子賺不成，反而賠了本！」

莫不恕三人忍着劇烈的創痛，嘶聲大叫道：「姓燕的，別得了便宜還賣乖，咱們這次賠了本，總有一天連本帶利要討回來！」

燕仲行長笑道：「三位別再說狠話了，燕某現在還不想殺你們，三位還是快走吧。」

莫不恕三人神態難看到極點，惡狠狠地瞪望了燕仲行一眼，不敢再硬充下去了，互相扶持着，狼狽地躍登上堤岸，溜之乎也。

燕仲行嘴角噙着一抹冷笑，直望不到百變三殺手遠去的身形，才從桅桿頂上掠射向對面一根桅桿。

×　×　×

「余青鋒，滾出來吧！」燕仲行攀着桅桿朝下喝叫。

下面却一點動靜也沒有。

「余青鋒，你們躲不了，別做縮頭烏龜！」燕仲行攀着桅桿滑落了一丈有多。

下面船上仍然一點反應也沒有。

「莫非他們伺機逃了？」燕仲行在心中暗道。

因爲他在那根倒折的桅桿斷折、飛身掠向隣船的剎那，瞥到余青鋒竄向別一邊的隣船，由此斷定余青鋒三人必是藏匿在隣船，配合百變三殺手，趁他與百變三殺手對答之間，竄過來，一刀將桅桿砍斷。

怪不得百變三殺手有問必答，直認不諱，原來目的是吸引他的注意力，好讓余青鋒動手。

燕仲行攀在桅桿上，不敢貿然滑落船上，恐防青臉煞三人向他驀然攻擊。

但攀在桅桿上也不是辦法，余青鋒他們若躲着不出來，豈不是乾耗下去？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燕仲行幾經觀察之下，認爲船尾的舵把最安全，遂吸口氣，雙脚在桅桿上輕輕一蹬，如燕子掠波般掠向舵把。

脚尖在舵把上輕輕一點，穩穩地站在其上，盤龍刀護在身前，雙眼精光暴現，掃視着封閉起來的船艙。

整條船靜悄悄地，連附近的船隻也是一個人影不見，只有流水聲不歇地响着，那密閉的船艙像一座隨時會爆發的火山一樣，燕仲行心中生出一絲危險的感覺。

驀地，他用力地嗅了幾下，臉色刹那間大變，一個倒躍，身形自舵把上倒躍起，直倒掠出二丈過外，才噗通一聲，斜投入水中。

幾乎是在他投入水中的刹那，「霹靂」巨响聲中，那條大船在火光中四分五裂，散了。

碎板斷木四散迸射，有些衝上了半空中，足有十丈過外，其爆炸的威力可想而知。

水面恍如蛟龍鬧海一樣，波擊浪湧，附近的船隻俱起伏搖幌顛簸得非常劇烈，那艘大貨船很快便沉沒在水中，只剩下破碎着火燃燒的船板漂浮在水面上。

靠近爆炸的大貨船兩邊的船隻，也被飛濺的火星燃着了，尚幸躲匿在艙內的人搶出來撲救，才不至釀成一次火災。

燕仲行身在水面下，也感受到強大的震撼力，翻湧的河水壓得他耳鳴心跳，渾身像要爆裂，他急忙往下潛。

待到他潛升上水面，那些漂浮在河面着火燃燒的木塊，不少已被河水湧熄了。

望着那些漂浮的木塊，燕仲行幾乎不敢相信，一條百担過外的大木船，只不過刹那間，便四分五裂，沉沒得無影無踪。

他的心狂跳了幾下，長吸口氣，回想剛才驚險的情景，暗暗心驚不已。

在木船爆炸前的刹那，要不是嗅到自船艙中透出來的濃烈硝烟味，他可能已經隨同那艘被炸碎的大貨船一同粉身碎骨！

「這一定是火煞蔣炎的『傑作』！」

燕仲行首先想起了擅於使用火器，有火煞之稱的蔣炎。

「好毒辣的手段！」

燕仲行吐了口水，低罵出聲。

而事實上，這確是一條惡毒陰險的毒計，不知是燕仲行命大，還是青臉煞他們背運，這一連串的惡毒攻擊，皆殺不了燕仲行。

燕仲行恐防青臉煞三人還會施展毒計對付他，不敢貿然泅近岸邊，順流泅了數十丈，才泅近岸邊，攀上岸。

一身水濕的，他也不擰乾，急急回到鎮上，也不理會街上行人詫異的目光，在一間成衣舖買了一套衣衫，匆匆換過，立刻出鎮，往來路奔去。

×　×　×

燕仲行之所以往來路奔，是因爲他猜測青臉煞他們在黃土鎮碼頭計算他不成之後，不會從對岸逃去，因爲那是一般人的習慣，往前逃，但青臉煞他們是兇殘的狡狼，不能以常理推測，所以他猜測青臉煞三人必是往回跑，那是出人意料之舉，也是最安全的。

結果證明了燕仲行的猜測不錯。

那三條老狐狸果然往回跑，而燕仲行追出十多里就發現了他們的踪跡。

在黃河岸邊，燕仲行追上了青臉煞三人。

而三人正沿岸找尋渡河的船隻，幸虧他們找不到，否則，燕仲行想追上他們，只怕不是那樣容易。

青臉煞他們正自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般，在岸邊來回搜尋船隻的時候，驀然看到凜然如天神一樣的燕仲行出現在他們面前，嚇得三人臉色驟變。

而燕仲行神態冷肅地盯視着三人，沒有立刻動手，手按刀把，但殺氣已透鞘而出。

青臉煞三人畢竟是成名的兇人，一驚之後，立刻定下心神，三雙目光像惡狼一樣盯着燕仲行。

「三位好毒辣的手段！」燕仲行語氣極之平靜。「想不到吧？燕某不但沒有被炸死，還追上了你們。」

「姓燕的，別趕盡殺絕，須知狗急反噬！」青臉煞惡狠狠地叫。

「對於你們這種窮兇極惡之徒，一定要趕盡殺絕，替天行道。」燕仲行目中煞芒湧現。

「姓燕的，別以爲咱們怕了你，大不了與你拚了！」斑煞康定像瘋狗一樣吠叫着。

「正合燕某心意，三位請動手吧！」燕仲行嗆然拔出盤龍刀。

盤龍刀一出鞘，寒森森的刀氣如潮湧逼向青臉煞三人，三人竟忍不住打了個寒顫。

三人不自禁地退了一步。

但背後已是濁流滾滾的湍急水流，可謂退無可退。

三煞在這種進退不得的情形之下，只好鼓起餘勇，再發兇威，與燕仲行拚個生死。

嗆啷連聲中，青臉煞三人已亮出了兵刃。

「姓燕的，今日不是你死就是咱們喪命！」青臉煞窮兇極惡地揮刀作勢。

斑煞康定與火煞蔣炎亦作勢欲動。

燕仲行冷然掃視着三人，哂道：「動手吧，別盡擺勢子！」

吼喝聲中，青臉煞人刀暴射，但見刀光如扇面般，連斬燕仲行十九刀。

康定與蔣炎左右抄掠，雙鎚與鏈金鐳砸掃向燕仲行左右腰身。

燕仲行迎着余青鋒的來勢，不退反進，一標而前，盤龍刀有如九天飛龍，連串震耳的激响中，硬接余青鋒十九刀。

余青鋒被震退了八步半。

燕仲行也逼進了八步半。

這一來，左右抄掠撲擊的康定蔣炎在意料之外下，撲了個空，砸掃出的雙鎚與鏈金鐳差點撞擊在一起。

幸是兩人收招得快，身形半旋，瘋狗一樣反撲向燕仲行。

燕仲行連接余青鋒十九刀，攻出了一刀。

余青鋒在硬碰硬之下吃了虧，不敢硬接，身形再退，一伏腰，探臂撩刀，搠向燕仲行的下陰。

燕仲行却像早已算好了一樣，那一刀才斬去，却倏地收刀，身形驀然拔起，一個風車大翻身，刀光飛旋中，倒斬向從左側撲到的蔣炎。

余青鋒那一刀，可說是空招，徒勞無功。

蔣炎鏈金鐳如一堵鐵牆一樣護住頭頂，心中却驚懍不已，他實在料不到燕仲行有此一着，棄老大而攻他。

一陣令人骨痺的刮割聲响起，燕仲行那一刀在蔣炎的鏈金鐳上斬刮過，人亦已飄落在蔣炎背後，脚才沾地，一刀倒搠而出。

「喲！」蔣炎才覺不妙，肩膊上一痛，被燕仲行倒搠的一刀搠個正着，尚幸他應變得快，肩膊一痛，馬上像隻受驚的兔子往前竄去。

因此燕仲行那一刀傷得他不太重。

「嗨」的一聲，康定雙鎚如雷般轟然上砸下掃而至。

燕仲行身形有如一股旋風向外捲出，堪堪避過了康定那雷霆般的砸擊。

但余青鋒的大板刀像電閃般凌空劈向燕仲行的天靈蓋。

燕仲行驀覺頭頂生風，心頭微懍，一矮身，盤龍刀斜斜向上斬出。

凌空撲斬燕仲行頭頂的余青鋒，此刻慌不迭硬生生將刀勢一撤，迎向燕仲行那一刀。

——因爲燕仲行斜斜向上斬出的一刀，竟比他蓄勢斬下的一刀還要快，他若繼續斬下去而不變招的話，那麼，他不但斬不到燕仲行的頭頂，他的腹腔反而會被割裂開。

所以他不得不改招。

兩刀交擊，發出一聲激响，余青鋒亦被震得身形倒翻出去。

燕仲行幾乎是在同時，身形亦藉那一震之力，倒地疾滾出去。

「噗」地一聲，在燕仲行滾過的地上，泥土四濺，凹下一個土坑。

那個土坑，正是康定一鎚砸下弄出的。

燕仲行一顆心不由劇跳了一下。

那刹那眞是險到極點。

人刀如輪疾滾中，刀光展掃，斬向蔣

炎的雙脚。

原來燕仲行在一動手的剎那，就決定了先殺蔣炎，因爲蔣炎身懷火器，對付起來很麻煩，若是故技重施，在烟火彈的掩護下，很易又讓他們逃去。

蔣炎鏜金鐙往地上一插，脚下恍如起了一道鐵牆，將他的下盤護住。

燕仲行眞的一刀砍在鏜金鐙上，鏗然一震，火星直冒，手中盤龍刀也被震得彈開來。

但這是燕仲行故意這樣的，盤龍刀一彈即起，貼着鐙面倒削上去，削向蔣炎的右手指。

蔣炎一鐙擋住燕仲行那一刀，正欲撥鐙砸下，那知刀光疾閃中，右手四指驀然一痛，驚得他不禁張口叫出聲，而右手已有四股血箭噴出。

蔣炎痛得渾身一搐，咬牙忍着，身形暴退不迭，左手疾往懷中一探。

燕仲行一刀得手，身形彈躍起的剎那，一眼瞥到蔣炎的動作，便知他想幹甚麼，疾忙探臂一刀撇出。

刀光乍閃，蔣炎也發出一聲慘叫，身形踉退不迭，左臂齊肘斷去，那隻斷了的前臂還探揣在懷中，斷口處噴湧出大股鮮血，染紅了半身。

兇猛地撲向燕仲行的余青鋒康定乍聞蔣炎先是痛叫後是慘嚎，俱猛然一震，收住勢子，急撲向蔣炎。

而蔣炎已支持不住，踣跌在地上，臉色慘白得怕人。

燕仲行縱身一掠，盤龍刀暴遞，戳向蔣炎的咽喉。

蔣炎魄散魂飛，那隻欲伸入懷中的右手剛伸入去，來不及掏摸，身形猛然一個側滾。

燕仲行像算準了一樣，遞出的長刀改戳爲抹。

一聲震人心魄的慘嚎聲從蔣炎的咀裏發出來，猛滾的身形倏然而止，連頸帶肩差不多被鋒利的盤龍刀割開兩截，鮮血暴射而出。

燕仲行乘着長刀一抹之勢，盤龍刀向後反撩起。

疾撲而至的余青鋒康定兩人，被迫各自躍開一步，眼見蔣炎之死，兩人不免心驚，但也激發起兩人兇戾之性，雙眼赤紅，各自厲吼一聲，猛撲向燕仲行。

燕仲行身形倏然一退，令到兩人撲了個空。

他倏退暴進，那速度之快，就像沒有退過一樣，盤龍刀揮斬而出。

余青鋒康定一招撲空，正欲再出，驀然眼前刀芒暴映，心頭一懍，疾忙吼喝出聲，封擋不迭。

刀芒倏斂，余青鋒康定不禁一驚，疾忙躍起。

原來燕仲行刀至半途，倏然一改，斜掃而下，掃斬兩人的下盤。

幸是兩人驚覺得快，燕仲行那一刀擦着兩人的靴底掃斬過！

余青鋒一跌而起的剎那，大板刀暴斬出，斜斬燕仲行頭頸！

康定一對大銅鎚左蕩燕仲行的腰間，右砸其頭頂！

兩人這一全力攻擊，其勢之猛有如雷霆！

燕仲行不敢硬接，身形一蹲，盤龍刀向上掃撩！

余青鋒康定在空中疾忙曲腿收腹，大板刀沉截，雙鎚也乘勢如流星般直砸下！

燕仲行却倏地斜竄而起，避過余青鋒的大板刀，錚地刀尖點在康定的鎚上，將其點歪，刀勢一滑，竟然從中突入，疾刺向康定的心胸！

康定這一驚非同小可，左鎚猛地迴護胸前！

但燕仲行志在必得，倏地手肘一沉，竟然改刺爲割，斜割康定腹腿！

康定料不到燕仲行變招如此之快，再想應變，已來不及，眼看燕仲行的刀鋒就要將他的腹腿皮肉割開！

驀地從旁截入一刀，堪堪將燕仲行的盤龍刀截住！

兩刀互擊，發出一聲激响，康定驚魂未定，一個側翻，斜掠在地，一顆心猶自跳個不停！

余青鋒亦藉那一震之力，翻掠出丈外，落在地上。

康定迅快地向青臉煞打了個眼色，斜縱掠向堤岸邊。

余青鋒一眼就看出康定的心意，幾乎是在同時，亦仰身一個倒掠，掠向堤岸。

燕仲行一見兩人想逃，呸喝一聲，人刀迸射，追掠前去。

康定余青鋒先後掠上堤岸，兩人像心意相通一樣，一縱身，躍落河中。

燕仲行人刀如激矢般射出，眼看追不及兩人，急怒之下，也顧不了那樣多，手中刀脫手疾擲出！

擲出的盤龍刀像電劃長空般，閃射向康定！

康定一心只顧逃命，那裏想得到燕仲行會擲出刀中神品盤龍刀，待到他驚覺到背後急風襲至時，欲變換身形閃避時，已來不及了。

康定清清楚楚地聽到刀尖射入他背上的急激聲响，身軀不由猛然一挺，目光立時瞥到腹腔前突出一截帶血的刀尖。他張口發出一聲慘烈的嚎叫，石頭一般墮落向咆哮湍流中。

燕仲行在脫手擲刀的同時，右脚在左脚背上一蹬，飛射的身形去勢更快，如蛟龍投海一樣，追射在康定的身後，在康定堪堪墮落水中的剎那，右臂暴探，一把抓握露出在康定背上的刀把。

「噗通」「噗通」聲中，兩人先後墮落在水中。

燕仲行藉身形墮落水中一頓之力，發力一把拔出插入康定背上的盤龍刀。

康定的屍體立時被湍急的流水一帶，衝向下流，屍身在翻滾的河水中翻滾了幾下，便沉沒不見，只有幾抹血花閃漾在水面上，但瞬眼之間便被急流所淹沒了。

× × ×

燕仲行的水性非常精熟，不然的話，他也不可能在黃海之濱，隻身單刀，殲殺七蛟。

河水雖然咆吼湍急，燕仲行身在水中，却像魚在水中一樣自如，目光在水面上急掃之下，發現青臉煞就在前面十數丈遠的水中奮力泅着，斜泅向對岸。

燕仲行咀角噙着一抹冷笑，一頭扎入水中，向着余青鋒潛游過去。

余青鋒這時可說魂魄皆冒，康定那一聲臨咽氣前發出的那聲慘嚎，幾乎嚇破了他的胆，他連扭頭看一看康定是死是活也嫌阻慢了他逃命的時間，一頭墮入水中之後，立刻雙臂奮力急划，順着水流斜游向對岸。

將近中流時，急湍奔騰的河水帶得他身形直向下衝，幾經掙扎，才游過中流。

張咀吐出一口水沫，余青鋒才敢喘口氣，身形一側，邊划水邊斜目向後瞥視。

河水的咆哮聲盈耳，湍急的水面上，除了他自己，瞧不到還有人，只有奔馬一樣的濁流滾滾不停地奔流不息。

余青鋒這才略爲將一顆抽緊的心放寬，也才感到氣促力乏，於是仰身游在水面上，喘息一下。

但他們不敢太過大意，稍爲喘息了一會，便又翻身奮力游向岸邊。

只有游到岸邊登上堤岸，才算安全。

眼看只有二十多丈便游到對岸，余青鋒急喘着，一顆心却定了不少。

「忽」地一聲，前面數丈遠的水面水花一綻，水鬼一樣冒出一顆腦袋！

余青鋒不由嚇了一跳，但當他瞧清楚了那顆腦袋的容貌後，却驚得他手脚一僵，被一口濁水嗆得差點閉過氣。

在數丈外冒出腦袋的人，赫然是燕仲行！

燕仲行才探出水面，一眼便瞧到狼狽萬分的余青鋒，不由捉狹地露齒一笑。

「余青鋒，康定已到龍王爺處報到，你怎可以撇下他？」

余青鋒猛烈地嗆咳了幾聲，張惶地望着燕仲行，驟然一頭扎入水中。

燕仲行却一點也不急，好整以暇地停在水面上，搜索余青鋒的踪影。

他相信余青鋒的水性比他差了一截，而且在心驚身疲的情形下，也不會潛游得太久。

果然，數丈外的水面有了動靜，「忽」地一聲，水花一綻露出余青鋒的腦袋。

燕仲行不禁微微一笑，依然停在水面，不急着追過去。「余青鋒，你別妄想逃了，這滾滾濁流，就是你葬身之處，再說，你一人獨生，你死去的六位弟兄也不會放過你！」

余青鋒可能一口氣墜得太久，一張青白的臉變成猪肝色，粗濁地急喘了一口氣，急急地划動雙臂，向岸邊游去。

原來他仍想游到岸邊逃命，所以順着水流潛游下去，燕仲行再不能阻住他了。

燕仲行望着數丈外奮力游划的余青鋒一會，才冷笑一聲，一頭扎入水中。

余青鋒眼見還有三五丈便游到岸邊，目中不由露出一絲歡喜之色，游得更快。

只有兩丈左右了，而燕仲行還未追到來，余青鋒不由狂喜。

但立刻他就像掉進了冰窖一樣，手脚一陣僵木，窒住了。

燕仲行竟然就在岸邊水中冒出來，朝他一笑。

余青鋒急喘一口氣，再次扎入水中。

這一次燕仲行也立刻一頭扎入水中。

只不過一會，下流數丈處的水面突然像燒滾了的水一樣，急促地翻滾着，不斷有氣泡冒出來。

但立刻又有大股血花冒湧上來，而水面翻湧得更急劇。

好一會，水面才平復下來，依舊急湍地流瀉下去，也帶走了鮮紅的血花。

「嘩」地一聲，燕仲行從水中冒上來，目光在水面上四掃。

倏地他的目光一亮，望着下流數丈一具像死魚一樣漂浮起來的屍體，長長地吁了口氣。

那死魚一樣仰浮在水面的屍體，正是余青鋒！屍體在水面斜斜打着轉，急湍奔騰的流水瞬息衝下去，載沉載浮，終於看不到了。

燕仲行這才游向岸邊。

× × ×

一坏黃土埋俠骨。

燕仲行默然站在魯直的新墳前，耳中盡是如萬馬奔騰的流水咆哮聲，極目遠望，奔騰不息的滾滾濁流一直奔流向水天相連處，一去不回。

他感慨地長長嘆息一聲。

時光，豈不是像流水一樣一去不回？而失去的朋友，也像流水一樣，流逝不復回！

腦中感慨萬千，他不由放聲高歌一曲起來——

——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還……

（完）

名作家馮嘉精心傑作
奇俠司馬洛
闖龍潭破虎穴，一顯身手
環球出版社發行
新系機構

沈勝衣傳奇故事

風神七戒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相遇，談起來一個是殺杜千手賽孟嘗，一個是殺婁一劍的殺手，龍五藉詞與狄嘯天合作，乘機將狄嘯天殺掉，以為沒有人知道，才悄悄離去，却被另一個大手印殺手看見，這個殺手又被一個裝扮乞丐的殺手將乞丐殺死，現在只有五個殺手會互相傾軋，大手印殺手便將龍五的相貌繪畫出來，準備送給另外四個殺手，還有一張可能是送給沈勝衣，以六比一的力量龍五就很容易被殺，而沈勝衣也因事來到杭州找一位朋友楊萬壽，打聽一件有關的事……

失去離魂刀

小倩道：「就是那柄刀。」

「那柄刀又怎樣了？」楊萬壽急不及待地追問。

小倩道：「我原是寄望拿着那柄刀到處打聽一下，或者會將那個殺手找出來。」

「不錯，那柄刀是一條綫索。」楊萬壽眉飛色舞，道：「若是一把好刀，要打聽更就容易了。」

小倩道：「我也是這樣想的……」

楊萬壽又急不及待的截道：「可是你找那個殺手有什麼用？風神門下殺手只是受僱於人，他們甚至可以說只是一批殺人的工具，你要找的應該就是那個買兇殺人的人。」

小倩道：「家父仇人那麼多，與其從他們當中找出兇手，倒不如從那個殺手着手。」

刀下六人亡

沈勝衣點頭道：「不錯，風神門下的身份據說都是很秘密，能夠將那個殺手找出來，說不定那個殺手爲了自己的安全，會同意將原兇的身份說出來交換。」

楊萬壽說道：「除非事先作好安排，否則，還未找到去，已經被那個殺手先發制人殺掉了。」

沈勝衣轉問：「你已經安排妥當，不會有失了。」

小倩搖了搖頭道：「沒有，一些安排也沒有。」

楊萬壽詫異道：「這不是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

沈勝衣却道：「好，不安排更好。」

楊萬壽道：「怎會更好？」

沈勝衣道：「那個殺手一定不會相信她一些安排也沒有就找到來，可是又並無發現，只以爲她的安排非常慎密，不得不妥協。」

「有道理。」楊萬壽上下打量小倩。「看不出你這個女娃子年紀輕輕，竟然如此的聰明伶俐。」

小倩苦笑道：「我不是不想預先作好安排，只是沒有人幫助，不得不出此下策。」

楊萬壽道：「令尊的朋友應該不會少。」

小倩道：「也不多，知道事情與風神門有關，全都不敢插手。」

楊萬壽道：「他娘的，那是什麼朋友！」

沈勝衣轉回話題，接問道：「那柄刀莫非與那個小白龍有什麼關係？」

小倩道：「應該就有了，我拿了那柄刀在附近到處打聽，一些消息也沒有，然後他們就來了，要我將刀交出去。」

「你不答應，結果他們就逞强硬來，將你追到這兒？」楊萬壽接問。

小倩才頷首，一陣號角聲便遠遠傳來，楊萬壽一聽一聲嘟喃：「那條龍來了。」

沈勝衣循聲望去，只見那邊四葉小舟伴着一艘龍舟非常迅速的向這邊划過來，包圍着他們的那三葉小舟立時當中讓開，舟上的大漢都露出喜悅之色。

楊萬壽往那邊看一眼，道：「你們可知道，我最討厭就是小白龍那艘龍舟。」

沈勝衣道：「不是小白龍那個人？」

楊萬壽道：「那人雖然娘兒腔，看來令人毛骨悚然，到底沒有那艘龍舟大，遠遠便可以看見。」

沈勝衣道：「那艘龍舟不難看，而且相當華麗，你瞧不慣的到底是什麼？」

楊萬壽道：「我只是一看見那艘龍舟，便想到粽子，一生人我最討厭吃的，偏偏就是粽子。」

沈勝衣笑道：「這個理由不夠。」

楊萬壽道：「所以，我到現在還未能夠拆掉那艘龍舟。」一頓大笑接道：「現在機會來了。」

小倩歎了一口氣：「兩位，這件事……」

楊萬壽截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這件事我們是管定了。」

說話間，那艘龍舟已到了七丈之外，緩緩停了下來，那四葉小舟也很快趕到了，舟上的大漢看見了楊萬壽，亦是齊皆怔住。

龍舟舟首上立着一個中年人，一身白衣雪也似，面色也是，面上有皺紋，年紀顯然已不小，却是一根鬍子也沒有，手中一柄白玉摺扇輕搖，也頗瀟洒。

楊萬壽一見這個人便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轉對沈勝衣道：「你見過這個人沒有？」

沈勝衣搖頭，楊萬壽接道：「那今天你是走運了，可是霉運。」

「哦？」沈勝衣一怔。

楊萬壽笑道：「幸好現在還早，否則今夜你一定會做惡夢。」

沈勝衣一笑，那個白衣人即時笑道：「楊兄又在說小弟什麼壞話！」

楊萬壽冷笑道：「你倒是有自知之明，知道你沒有好話給我說。」

白衣人還未回答，楊萬壽又道：「我也不是第一次說了，你這條泥鰍少在大爺面前稱兄道弟。」

白衣人若無其事笑道：「小弟人稱小白龍，並不是泥鰍。」

楊萬壽道：「你知道我方才說你的什麼壞話？」

「洗耳恭聽。」小白龍恭恭敬敬的。

楊萬壽道：「我告訴我這個朋友來的是一個蠢種，本來是一個太監。」

小白龍居然還是笑得出來，道：「做太監並無不好，可惜，小弟年輕的時候，一直都沒有機會，現在年紀大了，皇帝老兒更不會在意了。」

楊萬壽「哈哈哈」大笑三聲，道：「我從來沒有佩服人，就是佩服你，到現在爲止我還沒有見過第二個面皮比你還要厚的人。」

小白龍笑接道：「能夠得到楊兄佩服，小弟也不知那兒修來的福氣。」

楊萬壽怔了怔，轉對沈勝衣道：「你看到了沒有，這條怎會是龍，簡直就是一條軟皮蛇，笑罵由人，自得其樂。」

沈勝衣道：「一個人能夠做到自得其樂，並不是一件容易事。」

楊萬壽道：「最低限度，我就已做不到。」語聲陡停，接對小白龍道：「今天這件事，我是管定了，你這條泥鰍若是不服氣，比眼睛，比拳脚，都奉陪。」

小白龍笑問道：「楊兄已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楊萬壽大笑三聲，道：「你不要奪取這位小姑娘的寶刀。」

小白龍道：「楊兄又是否知道那柄寶刀本來是何人所有？」

楊萬壽道：「難道是你這條泥鰍？」

「不幸正是。」小白龍歎了一口氣。

「那眞的是不幸了。」楊萬壽惡狠狠的笑道：「你要將刀拿回去，首先要問許我楊某人，還有我這個朋友。」

小白龍目光落在沈勝衣面上，突然一亮，道：「可是沈兄？」

沈勝衣還未有反應，楊萬壽已道：「連姓楊的你也未能高攀，何況沈勝衣！」

那些大漢聽到，齊皆動容，正所謂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沈勝衣名動江湖，也已有多年了。

小白龍立即改口：「日前有消息，沈公子要到杭州，聞名已久，今天總算有幸得見。」

「言重言重。」沈勝衣淡應。

小白龍上下打量了沈勝衣一遍，又道：「當眞是聞名不如見面，見面更勝聞名。」

楊萬壽立即罵道：「你這條泥鰍在放什麼狗屁，快快滾開。」

小白龍笑笑，道：「小弟說的都是由衷之言，發自眞心一片仰慕。」

小倩不覺笑接道：「那些話是罵不得的，一罵便是罵沈大哥的了。」

她彷彿發覺說漏了口，一張俏臉不由紅起來。

楊萬壽一怔，回對沈勝衣，道：「不知怎的，一看見這條泥鰍我心中便有氣，總覺得他沒有一句好說話，要將他趕掉才得安心。」

小白龍歎息道：「楊兄對小弟何以成見之深！」

楊萬壽揮手道：「你說完沒有，說完了便快快滾開，省得我生氣。」

小白龍仍然恭恭敬敬的道：「楊兄既然吩咐到，那小弟儘快將事情弄清楚好了。」一頓轉問道：「你們說的是這位姑娘，絕不會錯的了？」

一個白衣大漢應聲道：「的確是那位姑娘拿着刀在到處打聽屬於何人所有？」

小倩那邊問：「刀眞的是你的？」

小白龍道：「若是我的人沒有看錯，那應該就是了。」

小倩沒有再說什麼，只是將揹着的包袱解下來，打開，那之內裹着一柄刀，不太長，只有二尺七寸，刀鞘刀柄並無任何的裝飾，除了形式古拙之外，也並無任何特別之處，可以說

毫不起眼。

一聽是寶刀，楊萬壽已經留上心，看見小倩將包袱打開，不由瞪大了眼睛，但看見是這樣的一柄刀，却不由得大搖其頭，道：「這算是什麼寶刀，小泥鰍，你們這家人，不會拿這樣的一柄刀當寶貝的吧？」

小白龍的目光從刀上移開，道：「怎麼不會？」

楊萬壽大笑道：「這可就奇怪了，你們這家人一個個金玉其外，明知道自己沒有料子，便儘往門面打點，裝扮得美輪美奐。」

小白龍方要說話，楊萬壽又道：「好像你這隻龍舟，難道一定要修飾成龍舟這樣才成，我看他比一般的小舟快不了多少。」

小白龍笑道：「就是因爲不够快，才要修飾成這樣嚇人。」

楊萬壽接道：「再拿你這個人來說，一身又金又銀的，裝扮得好看……」

小白龍道：「小弟學文不成，學武又沒有幾下子，要人瞧得起，只有擺闊了。」

楊萬壽大笑。「這柄刀……」

小白龍道：「就是因爲是一柄好刀寶刀，所以用不着怎樣裝飾。」

楊萬壽「哦」的一聲，道：「這倒也不無道理。」

語聲甫落，小倩已經將刀拔出來，刀鋒雖在這個時候仍然光亮得很，一股森寒的刀氣迫人眉睫。

刀身並不厚，也不闊，那種輕盈銳利一眼便能夠瞧出來，沈勝衣一看不由脫口一聲：「好刀。」

楊萬壽接一聲：「果然是一柄寶刀。」

小白龍笑笑，道：「這柄刀據說鑄好到現在已經有五百年，可是一直都沒有好名字。」

楊萬壽立即道：「五百年，拿證據來，否則我還是第一個不相信。」

小白龍道：「五百年的證據小弟是拿不出來的了，但二百十七年，則無困難。」

「二百十七年，怎麼不說夠三百年！」楊萬壽就是喜歡在小白龍話裏挑剔。

小白龍道：「因爲這柄刀由落在我家那天起數到現在不多不少剛好二百十七年。」

楊萬壽鼻子哼了一聲，道：「你眞的能夠拿出二百十七年的證據？」

「在楊兄面前小弟豈敢胡言亂語。」

小倩看着小白龍，到現在才問：「這柄刀還有什麼特別之處？」

小白龍道：「這柄刀乃是子母刀，所以曾一度命名『子母離魂』，但因爲意頭不好，不用已有一百五十年。」

楊萬壽又插口道：「什麼是子母刀？」

小白龍道：「刀打成的時候，據說稍有多少材料剩餘，所以另打了一柄小刀，鋒利一樣，只是長短大小，有很大的距離，大的也就叫做母刀。」

楊萬壽打量着那柄刀。「我可看不出有什麼子刀。」

小白龍道：「子母刀原是分開，一百三十年前由先祖改裝刀柄而納進刀柄內。」

小倩插口問道：「那這柄刀眞的就是你的了？」

小白龍點頭尚未答話，小倩身子已疾轉，竹竿往水裏一點，那神情看似便要催舟過去跟小白龍拚一個明白，却就在那剎那，沈勝衣飛燕也似掠到她那葉小舟上，袖子一拂，壓住了那根竹竿。

小舟沒有動，小倩也沒有再動竹竿，脫口道：「沈大哥——」

沈勝衣道：「刀雖然是他的，事情却未必是他做的，否則他也不會這樣到來索取。」

小倩正要說甚麼，楊萬壽已道：「這正是這個小子狡猾的地方，而且也未必是他的本意，只是看見我們在這裏，才改變初衷。」

沈勝衣笑道：「反正有時間，何不說清楚？是非黑白，總會有一個明白的。」

楊萬壽道：「將他拿下來，揍一頓狠狠的，不是更簡單？這個小子平日神氣十足，我看見他吃不了多少苦，一揍便會將事實和盤托出來。」

沈勝衣道：「嚴刑迫供我可是不大會。」

「那交給我好了。」楊萬壽捲着袖子，一片躍躍欲試的神情。

小白龍那邊即時道：「不見楊兄三月，想不到楊兄連屈打成招的本領也學會了。」

楊萬壽冷笑道：「未打便已叫屈，可見其中有詐，非打不可。」

小白龍道：「楊兄眞的連一個分辯的機會也不給小弟？」

楊萬壽道：「刀是你的，這柄刀殺了人，人不是你殺的是那一個？」

小白龍道：「小弟要清楚的只是那個人是甚麼時候給殺掉，若是在兩年之前，小弟當然脫不了關係。」一頓接道：「這柄刀在兩年前被竊去，到今天才知下落。」

楊萬壽連聲冷笑道：「你推得倒也俐落，一知道這柄刀殺了人，立即說跟自己沒有關係了。」

小白龍歎息道：「小弟也不多，但百來個證人總有的。」

「又是你那些龍子龍孫？」

小白龍道：「還有本城捕頭鐵面無私趙大人、俠刀賀方。」

楊萬壽一怔，罵道：「你知道這兩個人一個鐵面無私，一個俠名昭著，信用十足，故意拿他們嚇唬我？」

小白龍道：「他們也是楊兄的朋友，楊兄當然知道他們不會掩着良心說謊，也不會偏幫小弟。」

楊萬壽又一怔，小白龍接道：「衙門那兒小弟亦已懸賞白銀三百兩給提供消息的人。」

楊萬壽道：「出手不少哇，以我所知你不是一個這樣闊氣的人。」

小白龍道：「楊兄家藏的五百羅漢圖若是失竊，相信出手比小弟更闊氣。」

楊萬壽怒道：「你那柄刀是甚麼東西，怎能夠與五百羅漢圖相比？」

「那只是正如五百羅漢圖一樣，乃傳家之寶。」小白龍仍然一面笑容。

楊萬壽悶哼一聲，沒有說話，小白龍接道：「俠刀賀兄當時也正是爲了要看那柄刀才光臨寒舍，若不是他光臨還沒有那麼快知道刀已給偷去。」

沈勝衣插口道：「那柄刀既然是傳家之寶，當然收藏得很秘密……」

小白龍截道：「小弟習慣每月的十五整理一次，賀兄到來，距離還有三日，也所以刀在十六後便給偷去也不無可能。」

沈勝衣沉吟不語，楊萬壽在旁突然問道：「小沈，你眞的相信他的……」

沈勝衣笑笑。「鐵面無私與俠刀是怎樣的人你應該比我明白。」

楊萬壽瞧着小白龍，沒有作聲，小白龍這才問：「未悉那柄刀到底闖出了甚麼禍？」

楊萬壽立即道：「瀾天大禍，我們正要找刀主人，你既然肯認，嘿嘿……」

小白龍悠然道：「刀雖然是我的，但我絕不會因爲要將刀拿回就強來，總要弄一個清楚明白，有一個交代。」

楊萬壽道：「那你還呆在這裏幹甚麼？事情弄妥了，證實與你無干，我們自然將刀還你

的。」

小白龍笑道：「事情既然與這柄刀有關係，我這個刀主人又既然已知道，總不能袖手旁觀。」

小倩插口道：「我可否看看你的雙臂？」

小白龍點頭，將袖子捲起來，小倩看得很仔細，然後歎了一口氣。

沈勝衣道：「那個人的雙臂，莫非有何識別？」

小倩道：「給鉤弄傷了很長的口子，縱然痊癒，也應該有疤痕留下來。」

小白龍接道：「那肯定不是我了，我雙臂並無任何傷痕。」

楊萬壽冷笑，道：「你要弄上兩條疤痕也很簡單，反正我早就已有意思跟你狠狠的拚一拚。」

小白龍說道：「以楊兄的武功，要在小弟兩臂上弄上疤痕還不簡單，還好小弟有先見之明，知道絕不是楊兄對手，絕不敢找楊兄的麻煩。」

楊萬壽狠狠的道：「現在，你不是找到來了。」

小白龍歎息道：「那柄刀是小弟家傳寶物，小弟不能不來。」

「也是說不能不戰的了，你雖然有那麼多龍子龍孫隨來，我們兩個人便已足够，」楊萬壽接着問：「小沈，你說是不是？」

沈勝衣目光一轉，道：「可惜這位龍兄到現在還沒有動手的意思。」

楊萬壽道：「這實在可惜得很，這樣的一條軟皮蛇，連我也拿他沒辦法，」一頓又道：「可是他要拿回這柄刀，可也沒這麼容易。」

小白龍道：「當然了，刀雖然是小弟的，既然關係重大，是非有一個水落石出不可。」

楊萬壽立即道：「鐵竿飛鈎葉老前輩就是死在這柄刀之下，可是你殺的？」

小白龍一怔，道：「小弟那裏有這般好本領。」

楊萬壽道：「那是你的手下，還不將人交出來，讓我們處置。」

小白龍苦笑。「到現在，楊兄還是不相信失刀的事。」

楊萬壽搖頭道：「可惜葉姑娘當時沒有看見兇手的面目，否則現在說不定就能將兇手找出來。」

他的目光落在小白龍那些手下的面上，小白龍知道他就是這個脾性，沒有理會，轉向小倩道：「這位就是葉姑娘？」

小倩點頭道：「這其中相信一定是有些誤會了。」

小白龍道：「幸好我的人……」

楊萬壽截道：「你的人將葉姑娘東趕西截，只差一點兒沒有栽進水裏……」

「小弟立即要他們向葉姑娘陪罪，」小白龍尚未叫到，那三葉小舟的白衣人已一齊向小倩抱拳，說道：「小的魯莽，有開罪姑娘的地方……」

小倩忙藏着道：「不知不罪，怪不得你們的。」

楊萬壽嘟喃道：「這就了事了？」

沈勝衣笑笑，道：「你一定要找他麻煩，總有機會的。」

楊萬壽嚷道：「誰要找他麻煩，這個小子你別看他滿口好說話，可不是一個好東西，你跟他初次會面，當然瞧不出。」

沈勝衣不由接道：「其實他並沒有什麼地方開罪你，只是你瞧着他不舒服。」

楊萬壽道：「這個理由已經够大，够充份的了。」

小白龍只有苦笑，楊萬壽看他又道：「其實有時他看來也不是太不舒服的，好像他這樣多禮的人，其實不多。」

沈勝衣正要說什麼，楊萬壽說話已又接上，道：「可是再想深一層爲什麼他要這樣多禮，却是令人不能不提防，不小心。」

小白龍道：「小弟原以爲禮多人不怪。」

「禮下於人，必有所求，」楊萬壽搖頭接道：「天知道你在動什麼鬼心思，看上了我的什麼？」

小白龍道：「小弟只是敬重楊兄的敢作敢爲，見義勇爲。」

楊萬壽又是一怔，再也禁不住打了一個「哈哈」，道：「這有什麼好敬重的，做人本該如此。」

小白龍道：「小弟現在就在學着楊兄，就是學得不多，什麼時候能够接近楊兄，親聆教益，是必事半功倍。」

楊萬壽大笑道：「你這個小子，其實存心要賺我一頓好吃，故意來這許多廢話，直說不就是了。」

沈勝衣接道：「他已吩咐在樓外樓準備了酒菜，只等看罷了平湖秋月，作湖裏小遊，現在當然是走不成了。」

楊萬壽道：「時間還多着，那兒是個好地方……」

沈勝衣道：「地方是好的，只是看月還早，何況……」

小倩接道：「要下雨了。」目光隨轉向西方。

那邊一股墨雲正湧起來，湧得很快，層層疊疊，到他們同舟樓外樓，繫纜湖岸，墨雲已然漫天鋪蓋而至，將整個湖山罩住。

風接至，一陣狂風捲出一片濃雲捲蓋，雨終於瀟瀟落下。

落在西湖湖山上的雨點都是那麼清，萬千點珍珠般、淚珠般灑在湖面，飛濺着通明透亮的銀珠。

雨由疏而密，雲更廣更濃，看看對面的山影，逐漸模糊，空濛一片，山與雲，雪與水，水與天，天與山，混混沌沌地分不出來，完全成爲一色，一會兒，又逐漸看見山，看見水，看見雲，看見雨，看見天，逐漸地越看越清楚，可是一會兒又混成一片，渺渺茫茫，昏昏沉沉，恍恍惚惚，朦朦朧朧。

沈勝衣等倚窗外望，都看呆了，這種奇景，也實在罕見。

楊萬壽看着問：「你看這像是什麼？」

「說不出。」沈勝衣一頓才歎接道：「這實在是一幅絕妙的圖畫，無雙的幻境。」

楊萬壽道：「我所以終年留在杭州，除了性懶，這個西湖也是原因。」

沈勝衣笑笑道：「好像你這樣有福氣的人並不多，湖光山色固然要懂得欣賞，也要欣賞的心情時間。」

楊萬壽目光不由轉到小倩面上，小倩雖然在看着窗外，而且目不轉睛，可是那神情一看便知道滿懷心事，並非在欣賞那湖光山色。

「葉姑娘你儘管放心。」楊萬壽立即道：「有什麼事情我這個朋友解決不來的。」

一面說他一面拍着沈勝衣的肩膀，接對小白龍道：「好了，現在到你來解釋了。」

他們看雨同時已經將事情說清楚，只是楊萬壽東一句西一句的，不時將話題岔開，到現在小白龍才有解釋的機會。

「刀曾經落在風神門下手中應該可以肯定。」小白龍沉吟着道：「刀失去之後，小弟一直沒有放棄找尋，總算找到了一些綫索。」

楊萬壽追問：「是那方面的？」

小白龍道：「那柄刀除了鋒利外，弄出來的傷口也與一般有異。」一頓反問：「楊兄大

概也聽說過武當長青……」

「那個老牛鼻子我沒有見過，倒是聽過不少關於他的事，據說他武功很好，脾氣却也很大，所以開罪的人也很多，結果，給仇家找了風神門下的殺手殺掉。」楊萬壽說到這裏突然一怔，道：「他的死跟那柄刀，莫非有什麼關係？」

小白龍道：「從屍體留下的傷口來看，除非天下間還有第二柄那樣的刀，否則絕無疑問就是那柄刀留下的。」

楊萬壽道：「那也不見得與風神門下有關係。」

「我們找到了買兇的人，知道了整件事的眞相。」

「你們？」楊萬壽疑惑地看着小白龍。

「小弟與武當派的弟子。」

「你原來是武當派的弟子。」楊萬壽眼瞳子疑惑之色更濃。

小白龍搖頭，楊萬壽立即問：「那武當長青是你的什麼人，你要插手那件事？」

「是小弟的二伯父。」

楊萬壽一怔，奇怪的道：「想不到你這個小子不單止家底雄厚，還有那麼大的靠山。」

小白龍笑笑，接道：「那之後我們便一直在追查風神門下，可惜到現在仍然並無多大收穫。」

沈勝衣道：「風神門是江湖上最神秘的組織，保密工夫一向做得很好，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組織，風神又是怎樣的一個人，現在仍然是一個謎。」

小白龍點頭道：「我們所能找到的綫索亦只是被暗殺的江湖朋友中，佔了六成是風神門下所爲，而其中有六個是死在那柄刀之下。」一頓歎息道：「這些綫索對我們其實並沒有多大的幫助，到現在我們仍然找不到那個用刀的風神門下。」

沈勝衣道：「風神門下每次出動據說都是矇着臉龐，所以雖然不會妄殺無辜，在場的其他人亦很難看出什麼，這當然還因爲他們很懂得選擇時間地點，一擊中的，立即離開。」

「所以我們雖然多次與在場的人接觸，聽取他們的意見，却只知道那個用刀的水性非常好，多數選擇近水的地方襲擊，水裏來去，身手敏捷，刀用得很快，又能夠抓緊機會，殺人只是一招兩式間的事。」小白龍目光一轉，「現在當然還多了雙臂上的鈎傷一樣特徵。」

小倩苦笑道：「但刀的綫索却斷了，刀這個特徵無論如何要比雙臂上的傷痕明顯。」

小白龍歎息道：「不錯，這的確是得不償失。」

楊萬壽插口笑道：「你們却也別忘記，多了個沈勝衣插手這件事，什麼都自會變得很簡單。」

小白龍亦自笑道：「這也是，沈兄非獨武功好，江湖經驗又豐富，此前解決過不少奇案，疑難，小弟亦早有耳聞。」

沈勝衣道：「那只是碰巧……」

楊萬里截道：「不是巧，是運氣，你們大概不知道，這個人的運氣好到不得了，別人解決不來的事到了他手中，往往不費吹灰之力便迎刃而解。」

「不費吹灰之力——」沈勝衣笑笑，「我要變成神仙了。」

楊萬壽道：「你大概怎也不能不承認運氣實在很不錯。」

「這是事實。」沈勝衣點頭道：「有些事除了運氣好實在找不到其他解釋。」

「這個運氣其實也是你努力的成果，好像現在，只要消息傳開去，沈勝衣要追查風神門的秘密，風神門的一聽，是沈勝衣來追查，那還不大驚失色，陣脚大亂。」楊萬壽表情十足，「沈勝衣啊，快想辦法應付，這一應付，當然就是來找他，一亂之下難免兼顧不到，露出馬脚來。」

「正是這樣子。」小白龍連連點頭道：「別的人也許不能夠，但沈兄一定能夠抓住這機會，探出他們的秘密。」

沈勝衣苦笑道：「風神門下都是高手，這個消息放出去，一齊找到來，你們以爲我應付得來？」

楊萬壽嚷道：「你這是不將我當做朋友，我當然是站在你這邊，與你携手應付的。」

小白龍接道：「當然少不了我這一份。」

楊萬壽立即道：「看不出你這條泥鰍也有這個胆量，好，交你這個朋友！」

小白龍笑了，沈勝衣却笑不出來，道：「你們可不要低估風神門的勢力。」

楊萬壽道：「你大概還未知道，你要追查風神門秘密的事情早已傳開來。」

沈勝衣道：「因爲裏一劍的事？」

楊萬壽道：「你不是要替裏一劍向風神門討一個公道？」

沈勝衣頷首道：「你們大概也聽說過風神七戒。」

「據說是一戒殺孝子，二戒殺清官，三戒殺義士，四戒殺孕婦——」

小白龍接道：「五戒殺無辜婦孺，六戒貪非份之財，七不得同門傷殘。」

沈勝衣道：「裏一劍義薄雲天，就是有人要殺他，也應該請不動風神門下的殺手。」

小白龍道：「應該就是了，但據小弟調查所得，那該是風神門下的殺手所爲。」

沈勝衣道：「他肚子是給剪開的，這與傳說中其中一個風神門下的殺手行動作風一樣。」一頓接道：「我到那兒的路上，與那個殺手交錯而過，那絕無疑問是個一流的殺手。」

小倩一旁忽問道：「沈大哥是否記得那個殺手的樣子？」

沈勝衣道：「我憑記憶畫下了他的像。」即從懷中取出一張畫像攤開。

畫的正是那個小老人，小白龍看看，搖頭道：「不認識。」

小倩看得很仔細，一會才道：「他若是用那柄寶刀，該不會在肚子弄出剪子剪過那樣的傷口。」

楊萬壽接道：「我也不認識這個老頭兒，可是不要緊，一會回去我着人照着畫上百來張，拿去到處打聽一下，說不定會有消息。」

小白龍隨即道：「好辦法，小弟那兒也有幾個工於丹青的，這我就着人去通知他們趕到楊兄那兒等候差遣。」

他緊接走過去吩咐隨來的手下，楊萬壽看着點頭。「這條泥鰍，眞還不錯。」

沈勝衣笑道：「你們若是早些找機會了解一下，相信是好朋友。」

楊萬壽大笑道：「現在也不太遲。」接從沈勝衣手中取過那張畫像，「看不出你劍用得不錯，拿起畫筆來也一樣揮洒自然，不是一般人能及。」

沈勝衣道：「沒見這一年半載，想不到你還學會了灌迷湯。」

楊萬壽大笑不止，從容將那幅畫像收起來，他當然想不到沈勝衣畫得雖然很像，那個小老人現在已經是一個死人，不會再在附近出現的了。

小白龍回到這邊，道：「近來風神門下的生意實在不少，只是與本來的行事作風有很大分別。」

楊萬壽道：「何以見得？」

沈勝衣接問：「是因爲裏一劍？」

小白龍搖頭道：「裏一劍之外，還有鎭遠鏢局杜千手一行十三人，天風鏢局的副總鏢頭江順、顧松年……」

楊萬壽不由插口道：「那是個好官，我也聽到消息，在查案途中被殺，也是風神門下幹的？」

「還有胭脂虎白額虎——」

楊萬壽立即道：「這兩條老虎該殺！」

小白龍微喟道：「小弟得到的消息是胭脂虎已懷了孩子。」

楊萬壽怔住，小白龍接道：「還有謝安爺孫，他那個孫女兒據說不過六七歲。」

「謝安的確在江湖上結怨太多，可是六七歲的娃娃——」楊萬壽大搖其頭。

小白龍又道：「還有一個趙東樓……」

「又是什麼東西？」楊萬壽的反應很快。

「這個人死在麗春院一個妓女的房間，見過他屍體的人說他頸上有一條金鍊子相連着一塊紫黑色的銅錢大小的玉，據說那是風神門的標識，而他正如前面說的死者一樣，顯然是死在風神門下殺手的手中。」

楊萬壽怔在那裏，沈勝衣沉吟道：「這都完全是破戒所爲。」

小白龍苦笑道：「所以連我也給弄糊塗了，不知是否風神門中有什麼變動。」

「這若是事實，可不是一個好的變動，此前風神門下雖然殺人無算，也還有七戒，未至於濫殺。」沈勝衣沉吟着道：「江湖上却沒有什麼消息。」

小白龍道：「我也沒有這方面的消息。」

沈勝衣道：「能夠知道這許多已經不容易的了。」

楊萬壽接問道：「你眞的都能夠肯定？」

小白龍道：「只有謝安爺孫二人的死，他們遇襲的地方是在西溪。」

楊萬壽道：「這地方最近不過了。」

「小弟當時却去了調查杜千手的事，趕回來的時候，送往衙門那兒，謝安爺孫二人的屍體却已在途中被盜去，這情形與胭脂虎白額虎趙東樓江順裏一劍的情形一樣，」小白龍一面詫異之色道：「這若是巧合未免太巧合，若不是，應該就是風神門所爲，也是此前未有過的事情，風神門爲什麼要將他們的屍體偷去？」

沈勝衣道：「裏一劍的屍體失竊，我是知道的，風神門此舉當然是有他們的目的，也許關係破戒的事。」

楊萬壽看着小白龍，截道：「謝安二人的死，你這條泥鰍既然屍體也沒有看見，如何知道是風神門下所爲？」

小白龍道：「只是推測，以謝安的身手，若非死在殺手手下，即使偷襲，既然能夠將他擊殺，亦未嘗不是一件值得誇耀的事情，到現在却仍然沒有人承認。」一頓接道：「不過屍體雖然被盜去，根據我們調查所得，有一個漁家是目睹事情發生的經過。」

小倩詫異道：「他却是沒有給風神門殺手發現。」

「當時他閒着無聊在蘆葦叢中捕魚蝦，那附近到處都是蘆葦叢，沒有給發現，亦不足爲怪。」

小倩又問：「你們已經找到那個人了。」

小白龍搖頭道：「他一驚之下逃到了十里外，躲在一個親戚的家裏，我的人好不容易打聽到，這下已拿了錢去請他回來。」

楊萬壽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小白龍接道：「我本是準備親自走一趟，可是這兒又有了刀的下落。」

楊萬壽道：「憑你的名氣，那個人應該很有安全感，你的人應該可以將他請回來的。」

小白龍道：「也不一定，有些人很固執，命最是要緊，未必會合作。」

楊萬壽道：「那便拿他的命要脅他，還不簡單。」

小白龍苦笑了一下，楊萬壽一怔道：「難道你這個小子連這種手段也不想用，我看你不像是這麼好心腸的人。」

小白龍只是苦笑，沈勝衣看看楊萬壽，道：「你懂得這樣教人，我可也未見過你用這種手段來解決問題。」

楊萬壽一怔，大笑起來，小白龍亦自失笑，道：「那個人若是用錢能夠請得動，一有消息，小弟立即送到你們那兒去。」

楊萬壽搖頭道：「我不以爲這有甚麼用處，謝安就是一如你所料死在風神門殺手的手下，現在屍體也沒了，不成還能夠找到那個殺手的下落？」

小白龍道：「很難說。」

楊萬壽「哦」的一聲接道：「怪了，你好像蠻有把握的。」

「那完全是因爲沈兄在這裏，你不是說過沈兄的運氣一向很好？」

楊萬壽雙眉一揚，道：「給你這一說，連我也突然信心大增了。」

沈勝衣看看他們，搖搖頭，楊萬壽目光一轉，笑接道：「就像你，才跟他認識，立即便有一頓好吃了。」

那邊的酒菜這時候亦已經準備妥當，小白龍目光隨着一轉，笑顧楊萬壽道：「而且還交了一個好朋友。」

二人隨即一左一右將沈勝衣擁向那邊去，楊萬壽不忘招呼小倩：「喏，小倩姑娘。」

小倩道：「這柄刀——」

小白龍立即道：「當然留在你那兒，一直到找到了兇手，也證明是從我家裏偷出去。」

接又笑道：「我這就拿走，只怕最少就沒有了一個好朋友。」

楊萬壽道：「這地方最近不過了。」

「小弟當時却去了調查杜千手的事，趕回來的時候，送往衙門那兒，謝安爺孫二人的屍體却已在途中被盜去，這情形與胭脂虎白額虎趙東樓江順裏一劍的情形一樣，」小白龍一面詫異之色道：「這若是巧合未免太巧合，若不是，應該就是風神門所爲，也是此前未有過的事情，風神門爲什麼要將他們的屍體偷去？」

沈勝衣道：「裏一劍的屍體失竊，我是知道的，風神門此舉當然是有他們的目的，也許關係破戒的事。」

楊萬壽看着小白龍，截道：「謝安二人的死，你這條泥鰍既然屍體也沒有看見，如何知道是風神門下所爲？」

小白龍道：「只是推測，以謝安的身手，若非死在殺手手下，即使偷襲，既然能夠將他擊殺，亦未嘗不是一件值得誇耀的事情，到現在却仍然沒有人承認。」一頓接道：「不過屍體雖然被盜去，根據我們調查所得，有一個漁家是目睹事情發生的經過。」

小倩詫異道：「他却是沒有給風神門殺手發現。」

「當時他閒着無聊在蘆葦叢中捕魚蝦，那附近到處都是蘆葦叢，沒有給發現，亦不足爲怪。」

小倩又問：「你們已經找到那個人了。」

小白龍搖頭道：「他一驚之下逃到了十里外，躲在一個親戚的家裏，我的人好不容易打聽到，這下已拿了錢去請他回來。」

楊萬壽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小白龍接道：「我本是準備親自走一趟，可是這兒又有了刀的下落。」

楊萬壽道：「憑你的名氣，那個人應該很有安全感，你的人應該可以將他請回來的。」

小白龍道：「也不一定，有些人很固執，

一個好朋友。」

楊萬壽大笑，小白龍沉吟道：「只是既然已有了頭緒，姑娘可不要再這樣拿着刀到處打聽了。」

「說不定那個殺手現在亦已得到消息，在等機會將刀奪回。」楊萬壽隨又道：「反正姑娘沒有其他地方去，跟我們一起好了。」

「可是——」小倩兩個字出口，楊萬壽又截道：「我那兒雖然不是銅牆鐵壁，一般人却也不敢進去搗蛋，再說小沈也是在追尋風神門下，大家在一起也方便照應。」

小倩頷首道：「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

「江湖兒女，原就該爽爽快快，拘束甚麼？」楊萬壽大笑不絕。

酒菜當然是最好的，主人情濃，殷勤勸杯，這一頓又怎不吃得興高采烈，只有小倩，間中顯得有些心神恍惚，但仍不失江湖兒女的豪情。

他們原是打算吃罷才共乘龍舟再往平湖秋月，楊萬壽也算準了大風雨之後必然朗露，湖上夜景也必然更加美麗。那知道人算不如天算，風雨雖歇，墨雲未散，非獨不見星，連月也不見，而再看竟又是風雨欲來之勢，不得不打消原意，分水陸散去。

酒喝得最多的是小白龍，最高興的一個當然也是他，非獨家傳寶刀有了下落，還交到好朋友，只差一點兒沒有在龍舟上栽倒，栽進水裏。

楊萬壽也喝得不少，但回去後仍然能夠支住，一直等到替沈勝衣小倩打點妥當，才推金山，倒玉柱的醉倒地上，反要沈勝衣送進房間裏去。

小倩喝得雖然不多，到底量淺，不勝酒意，早就休息去了，沈勝衣是最後回到房間的一個。

（未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千劍照紅顏

秦紅・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王烈正和棋王下棋，王烈眼看棋勢已非棋王對手，想到旋風八騎和百里映紅的處境時，不由心頭不安，當棋王告訴他這批人都被擄去時，王烈更焦急，王烈突然告訴棋王，那女的正是百里映紅時，棋王頓時神情激動，無心下棋，王烈故意拖延時間，棋王忍無可忍，只得認輸，遂旋風般奔出，不久，棋王帶着百里映紅和黑白牡丹回來，而棋王也因此而失去右臂，王烈驚愕不已，棋王叫王烈帶她們走，還把旋風八騎也釋放了，但不准王烈把百里映紅和他的關係，以及鬼風港的一切道出，……

棋王囑守秘　俠侶問根由

百里映紅道：「爲甚麼？」

王烈把臉一沉道：「不要問理由，妳不要跟上來就是了！」

百里映紅見他發怒，很委屈似的嘟嘟嘴道：「我是怕你有危險，你幹麼這般生氣？」

王烈道：「我不會有危險，妳回去吧！」

百里映紅道：「你不說明白，我……」

發現王烈滿面怒容，不敢再堅持，只表示不悅的輕輕哼了一聲，轉回司徒皓八人那邊去了。

王烈快步跑回原來的地方，那知尋找良久竟不見那條地道的出入口，心中大奇，暗忖道：「奇怪，記得剛才就是從這裏出來的，怎麼一轉眼就不見了？難道地道還會遁形不成？」

正驚異間，驀聞一陣軋軋聲响，尋丈外的一座形若屏風的岩石緩緩移開，露出了那地道的出入口！

王烈大喜，暗叫道：「原來地道口還有活動機關，怪不得我找不到。」

正要舉步走過去，却見一人從地道中走出，赫然竟是棋王！

王烈喜出望外，連忙迎上道：「閣下來得好，小可正要回去見您呢！」

棋王剛剛斷去一臂，精神十分萎靡，他倚靠在洞口上，有氣無力的說道：「是的，你似乎忘了一件事……」

王烈道：「小可這就告訴您，她要小可轉告的是一步棋法——炮四進七。」

棋王微微一呆道：「炮四進七？」

王烈點頭道：「是的。」

棋王閉目尋思良久，忽然輕嘆一聲道：「好棋！好棋！只可惜……唉！太遲啦！」

王烈問道：「何事太遲了？」

棋王不答，從懷中掏出一截密封的竹筒，拋給他道：「這裏面有一部劍譜，是我化費十多年心血窮研而成的……」

王烈接住竹筒，訝問道：「閣下要小可轉送給她麼？」

棋王道：「不，她不需要這東西了，你將此劍譜好好研習一番，然後傳授給百里映紅，無論如何要逼她練成這門劍法。」

王烈道：「練成之後呢？」

棋王道：「練成之後，她將成爲舉世無雙的女劍客，即使對手是師抱眞、仇元凱、趙池三人，也無所畏懼了。」

王烈道：「閣下的目的是……」

棋王道：「沒有目的，我只希望她練就一身超人的本領，以爲强身自保之用，如此而已。」

王烈道：「那麼，小可就將這部劍譜交給她，由她自行研習就是了。」

棋王道：「不，你先研習，完全練成之後再傳授給她，而且千萬不要說明劍譜的來歷。」

王烈道：「爲甚麼？」

棋王道：「不要問理由，你照我的吩咐行事就成了。」

王烈頗感爲難道：「小可練的是刀法，如今要重新改練劍術，只怕不易有成。」

棋王道：「這一點你不用担心，以你的智慧，研習這門劍法絕無多大困難。」

王烈道：「她是你的女兒，你不想和她相認？」

棋王神情突然變得非常嚴肅，沉聲道：「記住！你要牢牢的記住！這個秘密你只能藏在心裏，不論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許洩露隻字，否則你會後悔莫及！」

王烈見他說得那樣嚴肅，心頭一懍道：「好的，但小可希望有一天她能知道她的生父是誰，並和她生父相認團圓。」

棋王道：「你去吧。」

王烈道：「沒有話要轉告她母親？」

棋王道：「沒有。」

王烈道：「閣下依約釋放了我的朋友，我很感激，所以我也尊重閣下的要求不再到此干擾，換句話說，今天是你我最後的一次見面，閣下當眞沒有一句話要告訴她麼？」

棋王道：「那麼，你就告訴她四個字——忘掉一切！」

王烈苦笑道：「如果只是這四個字，不說也罷。」

棋王道：「隨便你。」

王烈道：「那兩位姑娘不肯隨小可出去，說要繼續跟隨棋后，閣下能告訴我原因麼？」

棋王道：「這裏的一切，你最好是不要知道，知道了對你有害無益。」

王烈道：「那麼，關於趙南星之死，閣下能否指引小可一條追查的明路？」

棋王道：「不能。」

王烈甚感失望，拱手一揖道：「好吧，小可告辭了。」

棋王點了點頭，隨即遁入地道中，然後那座形若屏風的岩石又在軋軋聲中移回原位……

× × ×

當王烈、百里映紅和旋風八騎從洞窟中的水道潛出而冒出水面時，他們第一眼看到的是掛在深藍色的夜空上的那一輪明月，這時候，他們才切實感覺到已脫離了那可怕的地方，回到了屬於他們的人間樂土。

他們游上了小島，在靠近湖邊的一處亂石堆上坐下，司徒皓望望夜空道：「現在大概是四更天吧。」

王烈道：「嗯，那老羊說天亮之後有兩隻船會開到，咱們坐在這兒等等看。」

司徒皓嘆氣道：「眞是掃興，這趟洞庭之行，我們連那棋王是甚麼樣子都沒見到。」

衞見賢道：「正是，太沒意思了。」

凌玉鏡笑道：「不過，咱們總歷算了一次險，而且得知這小島之下確實別有洞天。」

路輝煌接口道：「是啊，這證明小弟以前讀過的那篇『君山記』不是騙人的，而另一篇『拾遺記』上所記述的『洞庭之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亦非向壁虛構之言。」

景錦城道：「王兄，剛才在那洞窟中時，你忽然又轉回去，可否告訴我們你轉回去幹甚麼事？」

王烈正怕他們問起這件事，聞言不由皺眉道：「這個……」

景錦城一笑道：「王兄若有不便言明的原因，不說就是了。」

王烈心知自己若是不說，他們一定不高興，但此事有關百里映紅的身世，棋王一再嚴囑不得洩露，其中必有緣故，別的不說，若讓百里映紅知道棋王是她生父，她必會不肯離開此處，而棋王不惜斷去手臂來換回女兒的自由之身，也一定有重大的原因，自己若將內情說出，棋王的那條手臂豈非白白犧牲了？

是故，他只好扯謊道：「是這樣的，小弟忽然想到應該問問棋王有關師抱眞與趙池交惡的原因，因此轉回去希望再見棋王請教一下……」

景錦城道：「結果呢？」

王烈一聳雙肩，做了個「無奈」的表情道：「小弟趕回那地道口時，那地道口已經封閉了。」

景錦城問道：「如今王兄打算怎麼辦呢？」

王烈道：「小弟對棋王棋后的底細仍無了解，不過棋王這個人言而有信，爲了向棋后要回三女，竟不惜犧牲一條手臂，所以小弟覺得此事應該到此爲止，不能再追究下去了。」

司徒皓道：「那黑白二牡丹不肯離開棋后，情願充當棋后的棋子，眞叫人百思不解。」

王烈道：「她們不肯離開，我看只有一個原因，即是她們迷上了棋后的武功，也許棋后答允傳授她們高深的武功，因此她們便決定留下來。」

司徒皓道：「可是，下次棋王棋后再進行棋戰時，她們如充當棋后的棋子，其結果必是九死一生，她們難道沒有想到這一點？」

王烈苦笑道：「正是，所以她們的決定眞是愚蠢無比。」

西門芳道：「諸位聽我一言，棋王棋后以活人來當着棋子，實是很不人道的行爲，咱們對這件事若是撒手不管，今後不知有多少青年男女要慘死在他們的殘酷遊戲之下，所以小弟認爲，咱們不能就此罷休。」

卓欣拍手說道：「對，咱們可不能因爲稍受挫折就失去勇氣，此事務必追究到底！」

王烈眉頭一皺，說道：「怎麼樣追究呢？」

卓欣道：「等一會果眞有兩隻船開到，咱們不妨暫時離開此島，去附近的城市歇一歇，大家養精蓄銳一番，然後備足乾糧，再來此處與棋王周旋到底！」

西門芳點頭道：「好主意，咱們就這麼辦。」

司徒皓見王烈面有難色，便向他問道：「王兄以爲如何？」

王烈沉吟道：「小弟首先要說的是：棋王和棋后拿活人來當作棋子，確是不人道的行爲，但是他們在棋戰中，那些被吃掉的『棋子』是否當眞死了，小弟却有幾分懷疑，如果那些青年男女並未死亡，那麼咱們似乎可以不必再追究下去了。」

司徒皓道：「王兄上次不是說那羣青年男女死了好幾個麼？」

王烈道：「那只是小弟的推測，後來我和白牡丹姑娘去到那大棋盤上察看時，並未發現血跡，因此他們是否眞的死了，小弟不敢亂下斷語。」

西門芳道：「所以此事非得弄個明白不可。」

王烈甚感爲難，道：「我看，此事過幾天再說吧。」

不久，東方已現魚肚白，就在這時，兩隻漁船在附近的湖上晨霧中出現，正是王烈和白牡丹上次乘來的一艘和後來與旋風八騎開來的一艘！

二船在駛近小島約莫十幾丈處泊住，隨見那老羊在船頭上出現，大聲道：「王烈，二船在此，那船家亦在此，希望你遵守諾言，不要再到這地方來！」

語畢，縱身下水，頓時不見！

接着，在另一艘船上却出現了那個船家。

王烈見那船家無恙，連日來的愧疚不安才告消失，當即向旋風八騎說道：「咱們上船去吧！」

於是，十個人下水游到船邊，紛紛跳上船，王烈、百里映紅、司徒皓、衞見賢，路輝煌乘船家所有的一艘，其餘五人乘上另一艘，同時掉頭向湘陰方向開去。

船一開，王烈立刻向那船家表示歉意，並稱曾去他家留下一百兩銀子等等，船家聽了默無一言，面上也木無表情，只默默的開船前進。

王烈很想知道他的遭遇，便問道：「船家，這些日子他們把你關在何處？」

船家搖頭不答。

王烈詫異道：「你怎麼不說話？」

船家這才嘆了口氣道：「王捕頭，我這條命算是檢回來的，請你不要再問我甚麼了，我甚麼都不知道！」

王烈道：「他們警告你不可說出來被囚禁的經過情形？」

船家道：「不錯，我要是洩露隻字，我全家人的性命便不保。」

王烈一聽此言，便不再爲難他，點了點頭道：「好，我不問就是了，這些日子連累你老兄受苦，在下甚感抱歉，幸好今日老兄無恙歸來，在下總算放心了。」

司徒皓已知這船家即是上次開船送王烈和白牡丹到鬼風港之人，心想他被棋王囚禁多日，對棋王其人必有深一層的了解，這時見他不肯吐露隻字，忍不住開口道：「船家，這船上已無棋王之人，你怕甚麼呢？」

船家閉口不言。

司徒皓道：「你把所見情形說給我們聽聽，等下我多賞你幾兩銀子。」

船家冷冷淡淡地道：「對不起，你就是給我幾千幾萬兩銀子，我也不會說出一個字。」

司徒皓道：「那棋王和棋后拿活人來當作棋子，是很不人道的行爲，你老兄若肯說出被囚禁時的所見所聞，使我們能夠攻破鬼風港，對你不也是一份功德麼？」

船家搖頭道：「我剛才說過了，我若說出隻字，我們全家人的性命便不保。」

船家冷笑道：「靈不靈，今天晚上便知！」

司徒皓輕哼一聲，說道：「他還說甚麼？」

船家轉望衞見賢和路輝煌問道：「你們哪位是路輝煌？」

路輝煌道：「我就是。」

船家道：「他說你下月將有丁憂，立刻趕回家去還可見到令堂最後一面。」

路輝煌臉上一陣蒼白，顫聲道：「胡說八道，我離家時家母還好好的，怎麼可能……」

船家道：「信不信由你了。」

王烈問道：「他還說甚麼？」

船家道：「說師姑娘有難。」

王烈吃了一驚，皺眉道：「他是怎麼說的？」

船家道：「就只這麼一句話。」

王烈皺起了眉頭，心中半信半疑，暗忖道：「師素貞告訴我如要找她，可去五台山的靈應寺後山插上一面白旗作爲訊虎，由此可知她必藏身於五台山，她是待產之人，應該不會外出亂跑，棋王說她有難，如果所言屬實，不知所指何事？唉，此處距五台山甚遠，果眞她不幸出了事，我可是鞭長莫及……」

那路輝煌聽了船家轉告的話，也是憂心忡忡，禁不住扯扯王烈問道：「王兄，你曾兩次見過棋王，他當眞有未卜先知之能麼？」

王烈搖頭道：「小弟不知道。」

路輝煌連連搓手道：「他說家母……咳，這檔事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看來小弟得趕回家去看看才能放心。」

王烈道：「府上何處？」

路輝煌道：「岳陽。」

王烈道：「岳陽距此不遠，今日船靠岸之後，路兄不妨趕回家去看看。」

路輝煌連連點頭道：「正是，正是！小弟一定得回去看看。」

司徒皓見他一副心中惶惶的樣子，便拍拍他的肩膀道：「路兄別慌，你是讀過聖賢書的人，所謂子不語怪力亂神，那些神仙鬼怪都是騙人的玩藝兒，我就不相信這些。」

百里映紅把王烈拉到一旁，低聲道：「王烈，我告訴你：我娘說世上確實有一種人能夠修練到像神仙那樣能知過去未來的哩！」

王烈已知她母親與棋王有着不尋常的關係，心想她母親告訴她的話，指的必定就是棋王，忙問道：「令堂怎麼說？」

百里映紅道：「她說西藏的喇嘛或眞言密宗的修行者就有這個本事，他們修練得道時便有五種超能力，你聽說過嗎？」

王烈道：「不太清楚。」

百里映紅道：「所謂五種超能力，即是無我力，精神力，遠知力，心眼力，神通力。」

王烈道：「我不懂。」

百里映紅道：「我也不太懂，不過據我娘說道行高超的人，他們能知過去與未來，而且他們能以精神力克服一切，比方說他們對着天上的飛鳥大叫一聲，那鳥便會掉下來。」

王烈道：「那是佛家的獅子吼吧？」

百里映紅道：「我不知道，我娘還說他們的精神力幾乎無堅不摧，比方說他們對一顆石頭凝視，口中唸動眞言咒語，那顆石頭便會碎裂。」

王烈道：「那必是內家掌力。」

百里映紅道：「不是內家掌力，他們不必發掌，只是用眼睛瞪着那顆石頭就行了。」

王烈微微一笑，說道：「眼見是實，耳聞是虛，這種怪事，我要親自見了才相信。」

他忽然想起懷中的一截竹筒——棋王贈送的一部劍譜，——很想拿出來看看，但想起棋王的嚴囑，只好忍了下來。

百里映紅看了司徒皓等三人一眼，又低聲道：「方才你在那洞窟中，忽然說：『糟糕，我竟然忘了。』便匆匆奔回去，結果有沒有見到那棋王？」

王烈道：「沒有。」

百里映紅道：「你騙我吧。」

王烈道：「沒騙妳。」

百里映紅道：「你忘了甚麼事？」

王烈道：「這點我不是已經解釋過了麼？」

百里映紅嬌嗔的橫了他一眼道：「我不相信你的那些解釋，一定是爲了別的事情。」

王烈道：「不要多疑，我沒有哄騙妳的必要呀！」

百里映紅輕哼了一聲道：「他爲了要求棋后釋放我和那兩位姑娘，居然肯犧牲一條手臂，這裏面必有緣故，我一定要知道。」

王烈道：「沒有別的緣故，他的棋輸了，只好實現諾言，如此而已。」

百里映紅道：「我不相信你的棋力已超過他，你現在就告訴我那盤棋經過情形吧。」

王烈道：「我記不得了。」

百里映紅冷笑道：「那樣重要的一局棋怎麼可能忘記，你分明是騙我的。」

王烈皺眉道：「百里姑娘，妳總算已經出來了，別打破沙鍋問到底好不好？」

百里映紅道：「你不告訴我眞相，我就要問嘛！」

王烈道：「我無可奉告。」

百里映紅小嘴翹得老高，很不高興地道：「你不說，我便去問棋王。」

王烈心中一驚，忙道：「別開玩笑，鬼風港再也不能去了。」

百里映紅道：「我不怕，我一定要去去。」

王烈陪笑道：「百里姑娘，咱們可算好朋友了，我希望妳能幫我的忙。」

百里映紅道：「幫你甚麼？」

王烈道：「追緝殺害趙南星的眞兇，還師姑娘的清白！」

百里映紅道：「你的意思是今後我可以一直跟你在一起？」

王烈點頭道：「正是。」

百里映紅聽了轉嗔爲喜，道：「這是你說的，你可不能賴啊！」

王烈笑道：「不賴，不賴。」

百野映紅又問道：「你打算怎麼個追查？」

王烈道：「很慚愧，直到現在我還沒有一點頭緒，不過我認爲，要追查趙南星被害的原因，還得從他父親的身上下手，因爲我斷定趙南星之死可能種因於其父以前……」

「怎樣？」

「這是我的推測，說不定趙池以前幹了甚麼傷天害理的事，因此禍延子孫。」

「可是，根據你所說的情況來看，殺死趙南星是一種手段，嫁禍師素貞才是目的。」

「正是，因此我才想到此案可能種因於上一代的恩怨！而希望了解師、趙二人交惡的原因，可惜師、趙二人對此均守口如瓶，不肯吐露隻字。」

「也許師姑娘會知道，你有沒有問她呢？」

「問了！她也不知道。」

「唉，這就難了。」

「是的，要解開這個謎團十分困難，不過還好事情並未繼續擴大，趙家似已明白師素貞不是兇手，也因某種原因而不願追究下去，只有金龍堡主仇元凱比較麻煩！師素貞殺了他兒子仇香是個事實，仇堡主說甚麼也不會原諒她的。」

「棋王算出師姑娘有難，不知所指何事。」

「她有孕在身，再過四個月便要臨盆，但願老天爺保佑她不要出事……唉，我眞笨！」

「怎麼呢？」

「師姑娘希望我替她洗清罪嫌，可是我至今還是一籌莫展。」

「這不是你的過錯呀。」

「我是說我很笨。」

「我看不是你笨，而是師抱眞和趙池不肯合作，他們既然不肯合作，你又何必惹這個麻煩。」

「師素貞要求我替她找出殺害趙南星的兇手，我覺得她很可憐，應該幫她這個忙。」

百里映紅正色道：「王烈，我有一句話想告訴你。」

「妳說。」

「我娘說，你是她所見過的最好的青年！」

× × ×

薄暮時分，二船在距離湘陰不遠的一處湖邊靠岸，王烈將租船交還船家，一行十人便往城裏走去。

回到原來投宿的客棧，路輝煌因掛念家中的母親，沒心情再與大家廝混，當即向店小二要回自己的坐騎，與大家約好以後如何見面，就一個人上馬走了。

王烈、百里映紅，司徒皓、衞見賢、凌玉鏡、景錦城、西門芳、卓欣、賀龍九人各在自己房中洗了個身，換上乾淨的衣服，然後一起上街，走入一家酒樓。

九人在二樓坐滿一桌，不久酒菜上桌，由於在小島上吃了幾天的魚，這時面對佳餚，個個胃口大開，立刻就埋頭大吃起來。

席間，王烈問起他們被囚禁的情形，司徒皓答道：「我們八人的情形跟你一樣，於潛入水中不久就被人點中穴道，等到神智恢復時，已被囚禁在一間黑暗的地室中，那間地室很寬大，我們摸索了半天，

才知道是間天然洞室，門口隔着一扇鐵門，我們八人使盡吃奶之力也撞它不倒。」

「後來呢？」

「我們都希望能見到那棋王一面，結果直到被釋放爲止，只見到那個名叫『老羊』的僕役。」

「那老羊有沒有跟你們說甚麼？」

「沒有，一句話都沒說。」

王烈正要再發問，忽聽樓梯响動，有幾個人結夥上樓而來——

「你說那師素貞懷孕了？」

「正是，看那個肚子，只怕已有五六個月啦！」

「是誰播的種？」

「自然是那個趙南星。」

「那她爲何要殺死趙南星？」

「誰知道！」

「她這下落入金龍堡手裏，不知金龍堡主仇元凱要怎樣處置她？」

「我看是凶多吉少，她殺了他的兒子，所謂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話聲中，四個青年魚貫走上二樓，在堂倌的招呼下就座。

王烈臉色發白，呆了。

司徒皓等人也聽到了那四個青年的交談，一時也面面相覷，做聲不得。

師素貞落入金龍堡的手裏？

對王烈和旋風八騎來說，這眞是晴天一聲霹靂，一個個心弦爲之震盪起來。

王烈看出那四個青年體格健壯，分明也是練家子，遂即起身走過去，抱拳道：「四位請了，請恕小弟打擾一下……」

四青年微微一怔，當中一個起立還禮道：「好說，閣下有何指教？」

王烈道：「剛才小弟聽到四位在談論師素貞姑娘被金龍堡擒獲之事，敢問這消息確實麼？」

那青年上下打量他一眼，問道：「閣下貴姓大名？」

王烈立即答道：「敝姓王，賤名一個烈字。」

那青年一驚道：「噢……你是太原名捕王烈？」

王烈欠身道：「正是區區在下。」

那青年又驚又喜，連忙拱手長揖道：「原來是大名鼎鼎的王捕頭，失敬了。」

王烈謙遜說道：「好說，老兄貴姓大名？」

那青年道：「小弟姓康，名叫從業，家師是『太湖釣叟』顧大齊。」

王烈也聽過「太湖釣叟」這位風塵異人的大名，也連忙再施禮道：「原來是康兄，令師大名，小弟聞之已久，幸會，幸會。」

康從業便爲他介紹在座的三個朋友，敢情都是名家高足，一個名叫宗省吾，是名滿北方武林的「鬼見愁秦滌塵」的傳人，一個名叫狄葆，是形意門掌門人成正綱的門下，一個名叫樂正漢，山東第一名拳舒天固的徒弟。

王烈一一與他們敍禮相見，然後也將司徒皓等人叫過去，一一介紹給他們認識，大家都是年輕人，又是武林名家之後，自是一拍即合，王烈提議道：「四位若是不嫌棄，咱們一起喝幾杯如何？」

康從義拍手叫道：「好啊，這正合我意。」

於是，堂倌將二桌合併在一起，重新安排座位，加添杯筷，王烈又點了幾道菜，十三個人便圍在一起喝酒歡敍起來。

原來，這康從義、宗省吾、狄葆、樂正漢四人均是奉恩師之命去長沙祝賀一位已退休多年的武林前輩的九十大壽，離開長沙後，今日又在湘陰不期而遇，四人便一道上酒樓喝酒。

王烈迫不及待的問道：「四位剛才提起師素貞被捕之事，那是怎麼回事？」

宗省吾道：「那是小弟前天親眼看見的，前天小弟在常德縣城歇脚，發現『金龍七英』押着一個姑娘路經該地，後來小弟一打聽，才知那姑娘即是歸來山莊師莊主的女兒師素貞。」

王烈吃驚道：「師姑娘情況怎樣？」

宗省吾道：「她好像受了傷，不過尚無大礙，只是小弟看她挺着一個肚子！模樣兒很是憔悴可憐。」

王烈雙眉深深鎖起，沉聲道：「他們金龍堡也未免太不够厚道了！小弟已向仇堡主轉達了師姑娘的要求，師姑娘已打算生產後便去金龍堡領罪，以她一命抵償其子仇香之命，她這個要求並不過份，他們金龍堡何必如此逼人太甚！」

康從義四人聽了他的陳述，始知師素貞對金龍堡主仇元凱有此承諾，他們也覺仇元凱不够厚道，都替師素貞抱不平。

狄葆問道：「依王兄判斷，師姑娘落入仇元凱手裏會有甚麼樣的結果？」

王烈道：「正如諸位剛才上樓時所作的揣測，凶多吉少。」

狄葆道：「王兄可知師姑娘爲何殺了仇香？」

王烈搖頭道：「小弟不知。」

狄葆道：「仇香那小子是個紈袴子弟，他死在師姑娘劍下必非無因，但就算錯的是師姑娘，仇元凱也只能殺一個！不能殺兩個。」

樂正漢點頭表示同意道：「不錯，他要處死師姑娘爲子報仇，總得等師姑娘分娩之後，她腹中之子是無罪的！」

康從義道：「我看這件事應該火速通知師大俠，遲恐無及。」

王烈道：「通知師大俠沒用。」

康從義道：「爲甚麼？」

王烈道：「師大俠已與師姑娘斷絕父女關係，根據小弟三度造訪師大俠所得印象，師大俠對其女的生死確實已漠不關心了。」

康從義詫異地說道：「師素貞再怎麼不好，總是他的親生女兒，他怎可如此絕情？」

王烈苦笑道：「師大俠爲人剛正，嫉惡如仇，當然他對女兒師素貞採取這帶堅決的態度，也許另有原因，總之他不理會女兒的生死，態度至爲堅定明顯。」

康從義表情凝重，說道：「果眞師大俠不關心他的女兒的死活，師姑娘的處境就非常危險了——王兄對此有何打算？」

王烈沉思有頃，道：「小弟打算赴金龍堡與仇堡主交涉一下，要是他要在此時處死師姑娘……」

司徒皓道：「那咱們就跟他幹了！」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責人頭

馮嘉・文
黃耀基・圖

狙擊方式 層出不窮

楊君哲對波比說：「她倒是比她的丈夫更會賺錢的，一句話，就是值兩萬五千元了。」

「也許這個數目亦不算多，」波比說，「她已經沒有了丈夫，雖然這並不是我們的責任，到底她的丈夫也是爲了我們而死的！」

「現在我們去找林自重！」楊君哲說道。

「林自重就是有這種本事和有這樣狠辣的心腸做這件事情的人嗎？」波比最後問。

「是的，」楊君哲說，「事實上他乃是最佳人選，現在的問題還是如何找到他，與及如何能够盡快找到他！」

× × ×

洪小瑛用手指在名單上一點，說：「我們就先找這個人！」

神槍愛迪咬着烟斗，深深吸入一口氣。他說：「你可以穿上一點衣服嗎？」

「我現在又不是沒有穿衣服！」洪小瑛說。

「但是你這打扮使我無法集中精神！」愛迪說。

洪小瑛得意地微笑。她不錯現在並不是沒有穿衣服，不過她的打扮則是實在動人的，她身上穿一件蟬翼薄紗式，透明度很高的短睡袍，腿子露着，雖然有穿內褲却沒有戴乳罩，而當他彎下身子的時候，愛迪就可以望進她的領口而看到她的乳房。雖然愛迪已經得到過她，而且她亦並沒有說愛迪不能够再次得到她，但是正在談正經事的時候老是在想着這種事情，就的確是不容易集中精神的。

洪小瑛說：「好，我換衣服！」

她跑回房間去，再穿上了她的正當衣服，一面在換着時一面在得意地微笑着，她感覺到自己就像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了，現在，她是一個很能吸引男人的女人，當然，在以前，她也是一樣很能吸引男人的，但是現在有所不同的則是她不可以吸引男人，而且懂得運用她的吸引力，懂得怎樣做，而當她在做的時候，她也懂得如何享受。

洪小瑛穿好了衣服，再回到廳中，愛

「但是你也知道，」愛迪說：「那份名單，我是賣給了麥思維的，麥思維已在準備與名單上的人交易，我却去殺名單上的人，那等於是跟他搗蛋，他一定會生氣，所以我認爲不如先等司馬洛把白鷹解決了之後再進行。」

「麥思維生氣又如何呢？」洪小瑛問：「難道你害怕他嗎？」

「敵人太多總是不好的，」愛迪說：「而且，假如麥思維生氣起來，白鷹就未必會向他尋仇，而是可能與他合作了。」

「合作？」洪小瑛詫異地，看着他問道。

「是的，」愛迪說：「假如換了是你！你又會不會如此呢？麥思維有了我這樣一個敵人，他就會覺得需要一個與他旗鼓相當的人聯盟了，這個最理想的人選就是白鷹。」

「唔，他與白鷹聯合，」洪小瑛說，「未必就會使司馬洛更難找到他。」

「但是司馬洛却失去了鷸蚌相爭，漁人之利的優勢了。」愛迪說。

「這些困難司馬洛是一定能够克服的，」洪小瑛說：「我們用不着替他担心！來呀，我們不要等，你依我的意思去做，」她一屁股坐到了愛迪的腿子上，身子撒嬌地扭動起來。

這一扭一磨的威力眞是非常厲害，愛迪馬上就可以感覺到生理上有了反應，而他的生理上一有了反應，意志力就大受影响了，他嘆了一口氣，說：「好吧，好吧，我們就這樣做好了。」

× × ×

司馬洛雖然也是有一個美麗的女人在懷中，他的意志力却並沒有受影响，因爲這個女人並沒有企圖影响他和使他改變主意，這個女人就是唐婉芬，她以前也曾經企圖過影响司馬洛的主意而完全失敗了，而她也覺得她以前的企圖是錯誤的，就也不再作此圖了，司馬洛間中能够來與她相聚，她就已經很高興，她此時是已經絕對相信司馬洛的能力，亦已對司馬洛心悅誠服了。

她此時是正坐在司馬洛的腿上，她的身上沒有衣服，而他的身上亦是沒有的，他替她拿着一瓶指甲油，她則小心地蘸瓶中的指甲油，塗在脚趾上。

他們已經洗過了澡，而在洗澡之前已經有過一段瘋狂的時光，所以生理上的需要，暫時是不會抬頭的了。

「好看不好看？」她動着脚趾問。她的一隻脚已經塗好了。

「假如兩隻脚的顏色相同，那會好看一點！」司馬洛說。

她嬌嗔地扭動着腿子。「別胡說八道，你明知道另一隻脚是還沒有開始的！」

「紫色，」司馬洛說：「這個顏色，總是不够自然！」

「另有一種風格呀，」唐婉芬說：「這是人工化的風格。有些時候要採用人工化的風格，有些時候則是要採用自然的風格！」

「當然，在你的身上，自然與不自然都是好看的了。」司馬洛說。

唐婉芬揮揮手說：「滑頭，話講了也等於沒有講！跟你講這個是多餘的，我們還是講正經事吧，說眞的，原來波比拿我這五十萬元也並不是容易的事情，他已經遇過了這麼多危險，簡直等於是死過兩次了！」

「不錯，」司馬洛說：「所以你們有錢人，身在福中不知福，你用不着賺就已經有五十萬元了，人家却是要拿性命去搏，而且，有些人還是願意拿性命去搏都沒有機會呢！」

唐婉芬聳聳肩說：「這不是我自己製造出來的情形，也許，這應該算是命運吧，不過，你這樣空閒，不去幫幫波比的忙嗎？」

「波比用不着我幫忙，」司馬洛說：「他有楊君哲與他在一起就已經很够了。而且，每一種人辦事，都各有不同的方式，他並不是很願意我幫忙的，當他需要的時候，他就自然會出聲了，譬如，他用那兩間有地道相連的屋子，就是由我們供應。假如沒有這間屋子，他與楊君哲兩個人可能也已經死掉了！」

「不錯，」唐婉芬點點頭：「你也算是在可能的範圍之內盡量幫他的忙的了。但是，這個洪小瑛和神槍愛迪的方面又如何呢？」

「他們去辦的事情，」司馬洛說：「我雖然並不是十分贊成的，但是亦並不强烈反對。」

「但這樣做不是等於鼓勵冷血謀殺嗎？」唐婉芬說。

「我並不是鼓勵，」司馬洛說：「我祇是沒法制止吧了。即使我不贊成，洪小瑛亦是不會聽我講的，她還是一樣會在進行。」

「唔！」唐婉芬說：「假如你去制止的話，你就會變成多了兩個敵人，而他們去消滅，則可能比你們消滅得更澈底！」

「正是這意思，」司馬洛說。

「那個問題，」唐婉芬說：「是另一件事，與我沒有很密切關係，現在我最關心的問題就是白鷹，我本來就是要把白鷹捉到。」

「現在也是祇剩下他一個人是問題的重心呀，」司馬洛說：「事實上現在，每一個箭頭都是正在指向他的！」

「然而，」唐婉芬說：「你連白鷹這個人究竟是什麼樣子的也不大清楚。」

「這就是這個人最難對付的地方，」司馬洛說：「目前我們祇找到一個親眼見過他的人，就是劉藝，然而劉藝的形容亦是很含糊的，因爲他不是在充足的光綫之下見到白鷹，我們有的祇是白鷹二十年前的照片，然而十年時間，一個人是可能變得很多的！」

「奇怪，」唐婉芬說：「既然他一直都不讓普通人見到他，爲什麼他却又讓劉藝見到他而讓劉藝活着呢？」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也許他這樣做是有某一種目的吧，總之劉藝對他也是形容得不清楚！」

「一個祇有名字，而不知道眞面目的人，」唐婉芬說，「假如他認爲大勢已去，需要失踪的話，一失踪起來也是很容易的，那之後你就很難再找他了。」

「他身邊有人，」司馬洛說：「那些人是認得他的，他就是失踪，也不能够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洪小瑛殺黑鷹的秘密，並希望得到那份名單，愛迪同意協助，但拒絕與司馬洛合作，洪小瑛將這份名單的情報，用電話告知司馬洛，說這份名單已經在麥維恩的人手中，他已經利用名單開始工作了，對愛迪出賣名單之事諱而不談，司馬洛指出她與愛迪按着名單去解決這幫人，叫她們不要亂攪，希望愛迪將名單副本給他，大家想辦法對付白鷹，但洪小瑛一定要這樣做，隨即掛了電話，另方面波比與楊君哲住在僻靜的地方，想引白鷹上當，白鷹威脅周金帶來炸彈想把他們炸死，結果周金犧牲了……迪還是坐在那裏吸着他的烟斗。

洪小瑛說：「怎麼樣，名單上面，我要先解決這一個！」

「我正在想，」愛迪說。

「這是最接近我們的一個呀！」洪小瑛說：「因此可以在最快的時間之內做成功。」

「我是在想着，」愛迪說：「假如做成功了這一件之後，會引起什麼反應。」

「會有什麼反應呢？」洪小瑛問。

「你的事情，」愛迪說：「現在已經有不少人知道了，假如我們一動手，人們就會知道是你幹的，而且可能知道有我合作！」

「那又如何，」洪小瑛說：「我不是說我已經跟司馬洛講好過了嗎？這件事情，他是不會干涉我們的。」

同這些人一起失踪！」

「唔，」唐婉芬說：「總之就是步步緊逼好了！」

「是的，」司馬洛說：「我們步步緊逼，而他也是正在步步緊逼的，因爲他要爲他的哥哥的死復仇，他必須找到殺死他哥哥的兇手，這一次，他是犯了一反常態，做自己不熟的事情，不是用陰謀，而是用强出頭的方法。對着這許多强勁的對手，而用自己不熟習的方法做事，這是很吃虧的。」

唐婉芬一面講着，一面又已把另一隻脚的脚趾塗好了。

司馬洛的手却放在她的腿上，輕輕沿腿而上。

她微微發抖起來，說：「不要！」因爲時間已經過了不少，她的神經已不再是那麼平靜，而是可以被挑動了。司馬洛的手就是使她再有反應。

司馬洛笑着說：「怎麼了？你難道不歡迎我嗎？」

「不是，不是，」唐婉芬顯然手忙脚亂起來，「不是，我是——我是——脚上的指甲油還沒有乾呀！」

「你祇要不動腿子就行了！」司馬洛又格格地笑着說。

唐婉芬深呼吸着，扭動着身子，一面要伸手去推開司馬洛的手，一方面又不大捨得這樣做，因此她推不開司馬洛的手。

司馬洛又笑着說：「腿子不動，你是沒有試過的，現在就可以試一試了。」

「這……這個……」唐婉芬細細嬌喘着，「我……」但她結果還是向後躺了下來，雙手舉高過頭，腿子張開，等着。

司馬洛的另一隻手一伸，把指甲油瓶放在床頭几上。

司馬洛的精力是十分充沛的，雖然不久之前才做過這件事情，他現在仍然是做得很好。

× × ×

另一方面，波比與楊君哲則是正在繼續做他們的工作。他們就是在找尋這個炸死了周金的爆炸專家。

這個人，在外表看來，是一點也不像是做這種事情的人，他的衣着固然不大講究，而模樣亦是普通之至的。他本來是一個特出的人才，然而模樣則是並不特出。也是因爲如此，他在女人的方面是並不成功的，於是他就喜歡到妓院去，用錢買愛情。

他去的是一間按摩院，由美女服務，而這裏是一個變相的賣淫地方，關上了門，兩個人在裏面幹非按摩的事情，就不會有人知道了。

他以爲周金與波比與楊君哲等人都已經死掉了，所以他才放心在這裏鬆弛。

他就伏在那張床上，祇是臀部舖着一條毛巾遮着，他由一個並不算是太美的美女在爲他服務着。她在他的背上捏着捏着，而他的手則不斷伸到後面去摸索她的身體，而她則給他摸得在哈哈地笑着。

「好了，」他說：「我現在已經很舒服了，我很想做一些運動。」

「好，」她說：「你躺在這裏，我先去一趟洗手間。」

「很好，很好！」他說道：「我等你吧！」

他就伏在那床上，閉上了眼睛，而她則開門出去了。

他放鬆身子等着，預料着會得到一番很刺激的享受及發洩。一如慣常那樣，他已不是第一次來這裏，亦不是第一次在這個女郎的身上得到享受的了。

過了一陣之後，他又聽見門開了，脚步聲走近他，有人把他臀上蓋着的毛巾掀去了，然後一件東西抵住他的背骨的末端，是冰涼的。

這個林自重好像觸了電似的，身子一硬，而全身的汗毛都直豎了起來，楊君哲的聲音在旁邊說：「不要動，朋友，否則你的脊骨就會給轟得碎掉了。」

林自重完全不敢動，他知道他是中伏了，不過現在知道則是已經太遲了，那冰涼的東西一觸在他的背上的時候，他便知道是一把槍的槍咀。

這時候波比亦開門進來了，一進來就把門鎖上，而且波比的手上亦是有一把槍的。

「你們是誰？」林自重慌張地說：「你們想幹什麼？」

「這些問題過一會才回答你，」波比說：「先檢查一下你的衣服再說。」

「你們——你們不要亂動！」林自重焦急地說。

「哦，你放心好了！」波比又得意地夷然而道：「我不過是要看清楚你的衣服上有什麼會爆炸的東西，像你這樣一個人，隨身都可能帶着那些東西，也是祇有乘你一絲不掛的時候捉你才是安全的！」

「我——我那隻公文袋，」林自重說：「你們千萬不要亂開！」

「我是懂得這種東西的，」波比說：「我不會亂來！」

「不是你自己設計，你不懂的，」林自重說：「你一開就要爆炸了。」他顯然是不希望自己也一起被炸死，否則的話，波比要打開他這隻袋子，他應該是求之不得的。

「呀，」波比說：「你這個人，你可知道，你這樣做全是自作聰明的，弄巧反拙的嗎？假如碰到有警察要搜查，或者有人要行刼，那時怎辦好！」

林自重沒有做聲，波比又格格地笑着說：「好，我不亂開你的，你教我怎樣打開才是安全的吧！」

「你們是——要拿走我的東西嗎？」林自重又吶吶着問。

「不是，」波比說：「我們祇是要先把你的武裝解除，而且要看看你帶着一些什麼東西？」

「那袋子裏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呀！」林自重說。

「讓我親眼看到我就相信了，」波比說：「你自己講是沒有用的。」

「好吧，」林自重無可奈何地說，他祇好把那隻公文袋的構造詳細解釋了，並且告訴波比如何打開來才不致爆炸。

半小時之後，林自重已經給波比與楊君哲帶到郊外，一座荒凉的小山的山頭上，他現在已經穿上了衣服，而且那隻公文袋已經拿在他的手中了。事實上那隻公文袋還是很難離開他的手，因爲是給鐵絲繫

在他的手上的，而且他的雙手亦是給鐵絲繫着，不能分開，亦不能够移動，因此他自己不能把公文袋解下來。

波比說：「我們現在可以把你丟下而離開了！」

「不要！」林自重哀鳴起來，因爲現時，他的文件袋內已經裝好了一隻計時炸彈，他在袋內是携帶着這些用具的，波比雖然不是如他那樣的專家，却是也懂得弄這個的，而現在波比就是弄了這個計時炸彈，計時管祇讓他們有半個小時時間，而林自重這個專家的眼睛是最「雪亮」的了，他可以看出，波比所裝的這計時彈是不能拆除的，祇有爆炸一途。

「你知道嗎？」波比說：「假如我們要救你的命，唯一的辦法就是把鐵綫從你的手上解下，把你帶走而把炸彈棄在這裏，讓它自己爆炸。」

「我知道。」林自重說。

「假如你不想跟炸彈一起留下來，」波比說：「那你就得回答我們的問題！」

「我怎麼能肯定你一定會放我。」林自重說。

「你是在浪費時間了，」波比說：「我們時間不多，祇有半個鐘頭，還要預離開的時間和預算訊管不太準，提早爆炸的時間，這時間就要五分鐘。」

「你——你問好了！」林自重祇好說：「你問好了！」他是毫無選擇的，他流了一身的大汗。

「呀，」楊君哲說：「這個方法果然是有效的，怪不得你們用在周金的身上，周金就言聽計從了。」

「我們——別談周金吧！」林自重說。他覺得現在談周金是浪費時間的。

「但我們是要由周金的身上談起呀，」楊君哲說：「我現在是最想知道，爲什麼你要這樣對周金？」

「我祇是受人錢財，替人做事！」林自重說。

「但周金是你的朋友呀，」楊君哲說，「你竟然這樣對待你的朋友？」

「我知道我是做錯了，」林自重說，「但現在討論這個有什麼用呢？」

「你是受了誰的錢財呢？」楊君哲問道。

「你們也知道的，」林自重說，「當然是白鷹。」

「很好，」楊君哲又說：「我們怎樣可以找到白鷹呢？」

「我——可以帶你們去！」林自重說道。

「呀，詭計！詭計！」楊君哲說，「你帶我們走，我們就得把這公文袋解下來，那時你就可以慢慢拖了？這個不行，你告訴我們他在那裏，我們自己去找！」

「但炸彈很快就要爆炸了！」林自重說。

「我可以替你換一隻時間長一些的，」楊君哲說，「等我們回來時再替你解下來！」

「但假如——」

「假如我們死掉了嗎？」楊君哲哈哈笑起來，「那就是大家運氣不好了，也因此，你得講清楚一點，以便同時保障我們的安全！」

「這不行，」林自重嘆一口氣，「我不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是他來找我的。你也明白，像他這樣一個人，怎能如此輕易讓人找到他呢？」

林自重也講得有道理，大家相信這不會是說謊。

「那麼是誰介紹你認識的呢？」楊君哲問，「照我所知，你本來是不認識白鷹的呀！」

「是他自己來找我的！」林自重承認說。

「你是說你見過他的本人了？」楊君哲說，「是他親自來找你的？」

「是的，」林自重說，「是他親自來找我的。」

「那麼，」楊君哲說，「你起碼可以知道他是什麼模樣的了？」

「一個肥肥胖胖的人，」林自重說，「戴着一副黑色眼鏡，身上的衣服又髒又皺又不稱身——」

「這不是白鷹！」波比說。因爲他從司馬洛那裏也聽過了正在醫院中的劉藝對白鷹的形容了。劉藝雖然形容得不大詳細，但是大致的印象是有的，而這個大致的印象，與林自重所講的可以說是完全不符的。

「這就是我見到的人，」林自重說，「他自稱是白鷹！」

「他不是！」波比堅持道。

「那爲什麼他說他自己是白鷹呢？」林自重說，「冒認白鷹，有什麼利益？找白鷹會找到他的身上來，而白鷹本人亦可能不肯放過他的！」

「也許是白鷹找一個替身，」楊君哲轉對波比，「這件事情，除了白鷹之外也沒有別人會做了。也許是白鷹派一個人冒認是自己，事實上白鷹本人的確是不會輕易出現的。」

「是呀，」波比說，「照這樣看，豈不是劉藝見到的那一個也未必是眞的？」

「唔，」波比說，「即使是替身，我們也是應該找到的。能够有資格做白鷹的替身，也起碼是與白鷹比較接近的人，我們祇要一步一步追查下去就行了！」

「不錯，」楊君哲說，「問題是怎麼找！」

「老天！」林自重此時更加焦急，而汗亦流得更多了，「我們不能够老是躭在這裏，時間已經過了不少了！」

很可能就因爲林自重自己是專家，所以對不是專家的波比所製的炸彈並無信心，他要預更多的時間，提防這炸彈提前爆炸。

「我們部不急，你急什麼呢？」波比微笑着，「這個你說自稱是白鷹的人，你對我們再形容清楚一點！」

林自重祇好再講一次。

波比仍然不滿意，要他再講一次。再講了一次仍不滿意，還是要講一次，一面一連串地向林自重提出問題。越問林自重就越急，不過他的回答還是一樣的，這即是說林自重應該不是說謊的了。在如此大的壓力之下，假如林自重是說謊的，應該就會出現前言不對後語的情形。

後來，波比說：「好了，我們早些走吧！」

他與楊君哲都回到車子上。

「我呢？」林自重恐懼地問。

「你？你是專家，你自己設法吧，」楊君哲說，「我們給你的這個機會，應該是勝過你給周金的機會了！」

林自重慌張地大叫起來，但楊君哲已經開動車子，疾馳而去，而車子開了沒有多遠，爆炸就發生了。

那爆炸非常嚴重，震力使得車子也不穩，搖擺起來，幾乎把持不住了。他們是閃避亦來不及的，知道時已經過去了，楊君哲連忙把車子煞住。泥土好像雨一樣洒下來。

「老天！」他說，「我們走遲幾秒鐘，豈不是不得了嗎？」

「我製的炸彈並沒有那麼糟，」波比說，「我看是林自重在做手脚企圖把他拆下來，但是不成功！」

「他也是應有此報，」楊君哲說，「他就是這樣對周金的！」

× × ×

「但是你們仍然不應該把他殺掉！」司馬洛說。

「他怎樣對周金，我就怎樣對他！」楊君哲說。「你既然放我們去做這件事情，就不應該又跟我們講什麼法律了！」

「我不是在跟你講法律，」司馬洛說，「我是在講實用。林自重死去了，對我們就沒有用處了。我們不能够知道他所見的這個白鷹實在是什麼樣子的！」

「我們不是已經詳細問過了他了嗎？」楊君哲說，「而且我們已經把所問的加以錄音了，」他指指桌子上放着的那卷錄音帶，「你可以把這錄音帶放了一遍又一遍，放了一遍又一遍！」

「我猜你還是被人找的經驗豐富過找人的經驗，」司馬洛說，「錄音帶是死的，不是活的，不會回答新的問題。他形容了這個人的樣子，但是，當我們砌出圖像的時候，錄音帶就不會替我們看，不會告訴我們像不像，有什麼地方是需要修改一下！」

「圖像？」楊君哲愕愕地看着他。

「不錯，」司馬洛說，「一個不知道姓名身份下落的人，不是最好拼一張圖像去找嗎？假如這張圖像拼得好，而我們這裏，又是有此人的紀錄的，就很容易找到了。」

「這個——」楊君哲咬着牙說，「總之我殺了他，他這個人是應該這樣對付的，假如活着帶回來，你就未必肯再交給我們這樣處置了！」

「你還是忘記了，」司馬洛說，「我們要找的人實在是白鷹。林自重也不過是一隻受他利用的小卒吧了。但是不要緊了，反正事情也是已經不能挽回了，而這卷錄音帶亦是有相當的價值！」

他把錄音帶放入錄音機中，開動了，聽了一遍又一遍。後來按停了錄音機，點上了一根香烟，尋思着。

波比突然站起來，顯得有點不知所措地說道：「我們現在不知道幹一些什麼好了。」

「沒有其他綫索了？」司馬洛問。

「沒有了，」波比說，「我們甚至不能够再做餌，因爲我們已經死掉了。假如白鷹知道我們沒有死的話，他可能再來碰我們，也可能不會，但是無論如何，這卷錄音帶是不會再有用的了。那個替身極可能會給他消滅。」

「唔，」司馬洛說，「也許你們可以先休息一下。」

楊君哲與波比交換了一個眼色，兩個人都明顯地表示不滿，不過他們又並不是對司馬洛表示不滿，他們不滿的乃是因爲沒有事情可做。

司馬洛一攤兩手：「我也是帮不了什麼的，不過我一定會替你們留心着，當有事情適合你們做時，我是自然會交給你們做的。而且，你難道不想有些時間陪陪你的妹妹嗎？」

「很好，」波比無可奈何地聳聳肩，「暫時就這樣吧！」

「至於你，楊兄，」司馬洛說，「你也可以在我們的總部暫住，亦不會感到太悶的。」

「謝謝你，」楊君哲說，「現在我發覺，與你們一起工作實在是一件相當舒服的事情。也許我是早就應該與你們合作的了！」

「現在也不很遲！」司馬洛說。

「很好，」楊君哲說，「我們暫時停一停。也許一兩天，我就可以想出我有什麼事情可以做的了！」

× × ×

他們兩個忽然空閒起來，而這邊，神槍愛迪與洪小瑛則是正在忙着。

他們選中的第一個對象乃是一個叫古廉的人。此人就是做那種洪小瑛最痛恨的生意的，而他也是一個在名單上有名字的人。

第一個人，因爲沒有提防，所以是比較容易的。

古廉在他那座城市中擁有好幾間非法的妓院，妓院中的「佳麗」不少，都是用各種軟硬的方法或者詭計弄回來的。

古廉這個肥胖的人有一隻大肚子，而他每天的例行公事就是到他所擁有的妓院去巡一遍。有時興到，他還會揀一個合意的享受一下。

這天晚上他亦是如此。他在其中一間妓院的頂樓逗留了一個小時。他看中的是一個嬌小的女人。

洪小瑛與愛迪已經在對面一座大廈的天台上守着了。他們可以看到那頂樓上擺設得最豪華的一間睡房的窗簾由古廉拉上了。

「這個可惡的人！」洪小瑛說，「他還要免費摧殘那些可憐的女人！」

「原諒他吧，」愛迪說，「因爲這應該是他的最後一次了！」

古廉選中的那是一個嬌小的年輕女郎，體型與古廉相當懸殊，也因而古廉連同那隻大肚子壓在她的身上，使她很苦。男人在她的身上洩慾，她倒是無所謂的，因爲她已經習慣了，祇是這樣一壓，却實在很不好受。假如古廉是站在地上，避開了這種壓逼，那倒沒有所謂，但是她又不能作這樣的要求。而事實上古廉亦是不會應她的請求而合作的，因爲古廉正是喜歡如此把對方虐待一下。所以他才是選中了這個特別嬌小的女郎。這樣才可以充份地滿足他的虐待狂。

那個女郎在古廉的獸慾發洩了之後，還要給他壓着。

他就這樣伏在那裏休息着，而她則是連休息的機會都還沒有。她簡直給壓到呼吸也不能够。

因此當樓下傳來刺耳的汽車煞掣聲及「轟」的一下撞擊聲，而古廉一驚，從她的身上跳開時，她就不由得舒了一口氣。

樓下開車的人就是洪小瑛，她開着一部車子，以高速轉了街角，似乎失去了控制，撞着了停在路邊的另一部車子，便停了下來。她這一撞並不太重，祇是車頭凹了一點，不過似乎她受了震動，一時呆在那裏。車子的號角响個不停。

古廉的二個保鏢也聽見聲音，馬上跑到樓下的窗前去看，但是他們並沒有出去。他們的工作乃是保護古廉，因此他們是沒有興趣管閒事的。

古廉在樓上亦是好奇而出去看。他抓了一條毛巾圍在腰間，拉開窗簾，踏出露台上下望。

那個女郎在床上深呼吸着。她對於街上發生的事情並不感興趣，現在最令她舒服的就是這個胖大的人，已不再壓在她的身邊，她舒服得多了。

古廉看着下面，慶幸不是他自己的豪華汽車給撞着了，不過也因此而有點失望。他希望看到一幕車子撞得壞到不成樣的慘劇。

在另一邊，屋頂上的愛迪則是相當滿意了，因爲他能够看清楚古廉，而且角度恰可。

他們都根本沒有想到，這件事情乃是那個撞車的女人引致的。

而古廉進了醫院之後，雖然沒有死，不過也要在裏面躺很久，而當他從醫院裏出來的時候，他的健康是一定大打折扣的了。

另一個對古廉最大打擊的地方就是因爲他中槍的地方是在他的妓院，而這裏是一個非法的地方，警方來查究，自然順便掃蕩，並且還要追究其他的妓院。古廉的生意，幾乎就此完了。

他不知道是誰這樣對他的。也不知道是爲了什麼。

× × ×

第二個是一個叫張世昌的人。他是還有許多其他的大生意的，這一次出事的時候，他就是在他的建築公司的寫字間裏。這是一間很豪華的寫字間，在一間大廈的高層，在這座大廈的十四層樓上。他坐在他那張巨大的寫字桌的後面，正在辦理着一些文件。

他的背後是一大片玻璃，乃是一個風景大窗。不過現在窗子是給窗簾遮住了的，由於是在夜間，他工作的時候是開燈的，因此就不需要打開窗簾。張世昌是一個外表相當好看的人，樣子看上去像一個勤懇正當的商人。當然，看外表是不可靠的，知人口面不知心。有些人是知道他的心的。譬如洪小瑛和神槍愛迪就是。

張世昌一面在弄着他的文件，一面則皺起了眉頭，因爲他聽到身後的玻璃外面不時發出的的得得的聲音。

他不明白這是什麼聲音，不過無論如何，這聲音是令他心緒不寧的。

而這聲音原來乃是洪小瑛製造的，洪小瑛就在他斜對面的一座大廈的後樓梯的窗口處，她是拿着一把手槍，向那大玻璃發射。不過，這却是一把塑膠的玩具槍，而用的乃是彈簧，射出來的乃是黃豆。許多小孩子都是玩這種槍的。

她的黃豆射在那厚厚的玻璃上，自然毫無傷害，而祇是彈開了，但是那造成的聲音，却使張世昌非常討厭及煩惱，不能集中精神工作，尤其是那聲音越來越密，於是他終於站起來，把窗簾拉開了。這大玻璃則不是能够打開的窗子，他不能够望出去，而即使他要罵，他的聲音亦是傳不到外面去的。他祇是本能地要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他是看不到洪小瑛的，因爲是側面，而且他是在光亮的地方，而洪小瑛則是在黑暗的地方。

他却可以看見那些黃豆一顆一顆地飛過來。

他皺起了眉頭看着，而在同時，神槍愛迪也正在看着他。神槍愛迪則是在正正對着他的另一座大廈的天台上。

愛迪是通過來福槍的望遠瞄準鏡望過去的。

愛迪的手指亦已扣在槍機上了。

這個把張世昌引出來露面的機會是不容易得到的，因此愛迪亦不浪費時間，馬上就扳動槍機。

那大玻璃破掉了，而張世昌亦向後面跌去。他一個人却是分跌向兩個地方的。

那是因爲，那顆彈力的槍彈是射中了他的肩部，他的一條手臂也與肩部脫離了

，於是人跌向一邊，而手臂則飛到了另一邊去。

他並沒有死，這是愛迪與洪小瑛大家安排好了的新方式，他們用不着殺死這些人，祇是要把他們射得沒有能力做下去，就已經很好了。事實上如此反而會更好，正如前一個人給射穿了肥肚子之後，他的生意就大亂起來。

他們希望張世昌亦是一樣。

總之，張世昌現在就給他們擊中了。張世昌中了這一槍，一時震得呆在那裏了。他還沒有感覺到痛苦，祇是呆呆地看着他那條脫了下來的手臂。他仍然難以置信，這件事情竟會發生在自己的身上。

跟着，張世昌就很勉強地掙扎着，伸出他那條還沒有脫去的手臂，伸到桌子的下面，在那裏一按，按到了桌子底下的一個按鈕。他不是會動腦筋，這是一種本能的反應，他要求救。

跟着，他就感到痛苦了。他大聲尖叫起來，然後就失去了知覺。

他所按的那顆按鈕，乃是通知他在樓下的保鏢們的。他有好幾個保鏢，嚴密地保護着他。這並不是因爲在他之前有一個人被射中了，因而加强防備。他本來就是如此的，因爲他這個人的地位很重要的，每一分鐘都是害怕有人危害他的生命的，所以要有如此周密的防範。

按鈕一按了，就有保鏢從門外衝進來——他那房間是隔聲的，雖然玻璃給槍彈射中了，外面的保鏢還是沒有聽到。現在他按响了警鐘，那些保鏢們便衝進來，他們除了駐守在門外之後，並且還駐守在樓下。樓下的保鏢亦乘升降機趕上來了。祇是樓下的保鏢們則來得慢一些。

不過，來得快與慢，總之也是差不多的了。

他們都不是醫生，無法救張世昌，而且亦沒有什麼抵抗的機會，因爲他們的敵人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而他們的槍亦不是那種射程的。他們衝進房間裏，看見他們的老板變成這個樣子，大吃一驚，而且亦担心自己的安全，於是連忙在地上伏下，其中一人則撲過去把燈擊扳下，使電燈都熄掉了，然後他們便把窗簾拉攏，以使在對面放槍的人不容易瞄準而射中他們。雖然，他們這樣做却實在是多餘的，因爲這時神槍愛迪已經走了，而且洪小瑛亦是已經走了。

這些保鏢們無法自己替張世昌止血，祇有打電話報警。

「也許，送入醫院，可以把手臂縫上吧？」其中一個保鏢說。

「也許可以，」另一個保鏢說，「現在醫學發達呀！」

他們祇知道醫藥發達，却不知道這種情形却是醫學發達也辦不到的，因爲醫學上的確雖然有手術可以把斷了的手臂縫回，但是却不是任何情形都可以的，假如是工業意外，手臂給齊齊切斷了的話，那就比較容易縫上，但是這樣給子彈射中，許多組織給扯去了，斷口也不齊整，要縫上就很難了。

但總之，張世昌就是給送進了醫院。

醫院方面果然斷定，他那條斷下來的手臂是不能够再縫上去的。而除了這條手臂之外，張世昌的損失亦是很大的。不過，愛迪與洪小瑛不再管他了，他們隨即便又計劃向另一個目標的身上動手。

以後，這件事情做起來當然是難得多了，因爲兩個地位差不多的人受到了槍擊，其他的人就會提高警覺，恐怕同樣的事件會發生在自己的身上。

事情很快就傳開了。警方當然無法證實的，但是傳說這就是愛迪與洪小瑛所做的事情，至於是誰把傳說放出來，則是不大清楚，總之，其他那些名單上的人，亦是不需要證明的，祇要有傳說，而那在邏輯上是可信的傳說，他們就認爲够了，他們雖然不知道有些什麼其他人在名單上，但是每一個在名單上的人都知道自己是在名單上的。而且，得到了名單的麥思維，亦是已經跟他們聯絡過了的。

當張世昌這件事情也發生了之後，麥思維就大爲困惱。他認爲神槍愛迪太沒有道義了，用高價把名單賣了給他，却又來這一套。

而且，那些名單上的人都來電話問他追究是怎麼一回事，這使他很煩。

麥思維是一個歐亞混血兒，身裁高大而體格强壯，看上去幾乎是一個十足的歐洲人，不過因爲他有亞洲的母親，自幼受母親的教育，中英文都是會講的。

這天晚上，他又接到了一個電話。這個電話也是名單上的一個人打來的。這個人說：「有兩個人都給射廢了，傳說是與你手上那份名單有關，我也是在那份名單上的，你認爲我應該怎麼做呢？」

「什麼怎麼做？」麥思維說，「他們死了，與你有什麼關係？」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輪到我呀！」那人說。

「也許根本就不會輪到你。」麥思維說，「你這樣容易相信傳說嗎？」

「這傳說很有道理，」那人說，「他們看來是要把我們全部消滅，你得告訴我是不是這樣！」

「我也不能肯定，」麥思維說，「這兩個中槍的人，本身都有很多仇家，誰知道會不會是他們的仇家借題發揮的呢？」

「那我們現在怎辦好呢？」那人問。

「繼續做你的生意好了，」麥思維說，「難道你就因此而不做生意嗎？」

「那安全方面的問題又如何？」那人問。

「媽的！」麥思維說，「難道你不會保護自己的嗎？」

「保護方面的措施我們當然是有的，」那人說，「但是我們不能够防範兩個瘋狂的人！他們是神經有問題的，尤其是其中一人乃是神槍愛迪，愛迪能够把黑鷹殺掉，他就可以傷害任何人！」

「你想我怎樣呢？」麥思維說，「我是沒有責任保證你的安全的呀！」

「我們以前是不會有這種麻煩的呀！」那人堅持道。似乎他亦是一個相當麻煩的人。

「你聽我說，」麥思維道，「假設是神槍愛迪在做這件事情，那麼你也知道，名單是早已經在他的手上的，不管他有沒有賣給我，都是在他的手上的了。即使我不聯絡你們，他也是一樣會動手的了，是不是？這件事情不是我造成的，我是不幸剛好處於夾縫中吧了！」

「我明白。」那人說。

「明白就好了，」麥思維說，「那爲什麼你要來埋怨我呢？」

「我不是埋怨你，」那人說，「現在既然是你在領導我們的，我們自然要問你怎辦好了。這件事情，也許你是有一些善法可以解決的吧？」

「我也是正在想辦法，」麥思維說，「我正在等着這件事情的發展，以及等着與愛迪聯絡。假如證實了是愛迪正在這樣做——那麼我是不會放過他的！所以，你不必太担心，你做你的生意好了，在同時，你亦要加强戒備。我會在愛迪這邊謀求解決的！」

「好吧。」那人說，雖然對麥思維這個回答仍是並不怎樣滿意。

「我們以後再聯絡好了！」麥思維說。說着，他便把電話掛斷了。

電話掛斷了之後，麥思維亦顯得很煩，因爲事情的發展麻煩而且亦對他不利。他按了內綫通話的掣，對外面說：「叫莎莎進來！」

「莎莎出去了！」外面他的一個手下回答。

「什麼出去了？」麥思維顯得大爲不滿，咆哮地道：「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不知道——她沒有講，」那個手下說，「不過，她現在回來了！」

麥思維按了一個電掣，使那電力控制的窗簾張開了一些，果然就可以看到有一部車子正在駛進花園中來。一會兒之後，莎莎就走進來了。

莎莎是一個中人之姿的女郎，大概接近三十歲，打扮得很新潮，不過她的最大特點則並不是打扮新潮，而是身裁高大。很少有女人這樣高大而健碩，也因此看上去總是不够女性化的。

莎莎說：「你找我嗎？」

「你出去幹什麼？」麥思維不悅地問道。

「祇是出去走走吧了。」莎莎說。

「在這樣一個時候，」麥思維說，「你還出去？」

「對不起，」莎莎說，「我還以爲我是沒有危險的！」

「這樣一個時候，」麥思維說，「人人都有危險！」

「唔，」莎莎走過來，站在他的背後，用兩手輕輕捏着他的肩，「看來你的心情一定很差！」

「對了，」麥思維說，「剛剛又有一個打電話來麻煩我，好像我對他們的安全全部都是需要負責似的！」

「這也難怪他們呀！」莎莎說。

「媽的！」麥思維說，「他們還來問我，你以爲我自己就不担心嗎？他們要殺，一定會輪到我的，因爲，我是最大的一個！」

「那麼，」她說，「爲什麼又不先輪到你呢？」

「我怎麼知道？」麥思維說，「我也沒有地方可以問！」

「看你的心情那麼差，」莎莎捧着他的臉，輕輕地撫着說道，「不如讓我先替你鬆弛一下精神吧，來來！」她把他扶起身來，領着他走到睡房去，按他在床上躺下來。

現在，麥思維這個彪形大漢，却是變得馴如羔羊了。自然，他亦是有他的理由的。麥思維可以在她的身上得到享受。當麥思維在床上躺下來了之後，莎莎便替他寬衣解帶，衣服全部都脫去了，而跟着她自己亦是如此。她脫剩了一條三角褲，便在他的旁邊蹲下，輕輕地伸手在他的身上摩挲起來。

麥思維閉上了眼睛，也許，莎莎的手在他的身上這樣做，祇是會使他更爲緊張而已，但是麥思維剛才的緊張，與此時的緊張又是完全不同了。麥思維現時的緊張，乃是享受的緊張。

而很奇怪，在這樣的服務之下，男人是應該會有激烈的反應，應該會昂首勃勃的，但麥思維却並不如此。麥思維仍然是半軟狀態，好像是棉花製成似的，雖然她的手在把玩着，亦是一樣。

她却並不急忙，她很小心地服侍着，後來麥思維開始發出享受的嘆息，但是仍然一樣，並沒有雄勃的反應。後來，她的手便集中在那個重要的地方，做起套出套入的動作。這個時候，他的表現才是較爲雄勁一點，但是仍然沒有達到理想的狀態，沒有能力佔有一個女人，也因此，她的內褲仍然留在身上，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而她亦並不是要讓他佔有。她祇是在爲他作手頭的服務，她這隻手動得越來越快，而另一隻手則在他身上一些敏感的地方輕輕地動着。

後來，麥思維的身子挺了起來，呻吟着，有了一秒鐘充足的雄氣，但是隨即就熱情迸發了。

跟着他便軟了下來，閉上眼睛喘着氣。她早已準備好了一條濕毛巾，把他身上的分泌抹去，而抹的時候亦是溫柔而小心，不會令他太過敏感的感覺。

她輕聲問：「現在，你覺得好一點了嗎？」

「很好，」麥思維長長地嘆一口氣，「莎莎，我怎能沒有你？」

很顯然，麥思維乃是一個沒有能力佔有女人的男人，假如不是莎莎肯這樣耐心而體貼地服務，他就無法享受到人生樂趣了。很奇怪，像麥思維這樣一個男人，做的是這樣的生意，他竟然沒有能力去享受他自己那種貨物！

莎莎在他的身邊躺下來，幽幽地說：「你救了我，使我不必沉淪苦海，過好好的生活，我當然是會對你很好了！」

「你是值得的！」麥思維說。

「還是在担心嗎？」莎莎問。

「當然了，」麥思維說，「事情發展成這樣，我怎能不担心？」

「我猜，」莎莎說，「目前不但你會被神槍愛迪殺死的危險，而且你担心這個白鷹亦是會找你的。」

「正是，」麥思維說，「白鷹當然亦想得回那份名單，甚至可能以爲是我主使神槍愛迪去殺他的哥哥的，那些人就是不明白，還以爲我是很舒服的呢！」

「你可以找到愛迪嗎？」莎莎說，「跟他談一談！」

（未完）

恐怖技擊鬥智故事

鬼鎮捉妖

王一龍・著
黃耀基・圖

扮鬼嚇人　自嚐惡果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原賜福早已知道郭三手就是葛孝麟，是山東道上的山東响馬，因挾贓潛逃，他偵查了很久才跟踪到這小鎮，現在知道扮殭屍的原來就是葛孝麟，至於巫二胡——祝天雄，巫小娟——冷桃仙；大木——傅勳，知道也是山東道上混的刀客响馬，知其名不認識其人，現在才知道，大木劈死小虎子走不掉，被小楊丁潔殺死，原賜福槍傷祝天雄被逃脫，再跟踪葛孝麟的手下，來到另一間屋子裏，是一座四合院建築，葛孝麟和手下，祝天雄和冷桃仙都在裏面，正在爭風呷醋，原賜福一不小心，被他們發覺，又見匪徒將小楊丁潔押來，自己感到不妙了……

鬥智

過了好一會，原賜福正想爬出來，那道木門忽然呀地一聲打了開來，他心頭一跳，連忙伏着不動。一個脚步聲一直向爐灶走過來，原賜福一顆心怦怦亂跳，暗中提高警惕，作了最壞的打算。

房中突然响起一陣咳嗽聲，一個人嘆道：「哎呀，如今年頭眞是變了，以往做賊做强盜的都會東躲西藏，怕被保安隊長捉住；現在却相反了！」

原賜福一顆心幾乎跳出口腔外，只聽那人又說：「出來吧，原大隊長！」

原賜福這才聽出這是祝天雄的聲音，他苦笑一聲，想不到自己仍然逃躲不過他一對賊眼，正想不顧一切地站直起來，猛聽頭頂鍋蓋「拍」地响了一聲，灶膛外又有一把閃光的大刀。

「祝天雄，算你不是賭子！呸，你不是叫俺出去嗎？」他故意輕鬆地說。

「可以出來，不過，你得答應俺一件事兒！這件事兒對您可是大大有利！」

「哦？這豈不是千古奇聞了？强盜會有大大有利的事給俺做？」

「俺素聞你是個一言九鼎的好漢，只要你答應俺，俺保證不損一根毫毛地把你送出去！不過你可別反悔！」

原賜福見他不像是說笑的樣子，便問道：「到底是啥事兒，你還不說出來！」

「很簡單，你幫俺殺死葛孝麟！這之後，你走你的陽關道，俺過俺的獨木橋，以後河水不犯井水！」

「你若再幹那沒本錢的勾當，俺又怎辦？」

「這個你倒可放心！俺是決定洗手不幹了！跑到南方去養老！」

「你跟葛孝麟有仇？」

「你不要多問，到底答不答應，你快說一聲！」

原賜福見他有求于己，便慢條斯理地說：「你大可以把俺殺死，然後，再設法把葛孝麟殺死呀，幹嘛寧願跟俺合作去謀害一個舊日的搭檔？」

祝天雄冷笑一聲。「俺若殺死你，葛孝麟便會先下手對付俺了！到時吃虧的還不是俺？」

「你不是跟他重新合作了麼？」

「他是被你嚇怕了，這才拖俺來做急先鋒的！說實在，他有好幾個手下，根本用不着……」說到這裏，他輕咳了一聲，又問：「你到底答不答應？」

「慢慢來，千萬別着急。」原賜福又道：「你先把你的計劃說出來聽聽，要是那法兒騙不了葛孝麟，豈不害俺一場空歡喜？」

「他媽的，你眞會整人，這時候還像個慢郎中似的，」祝天雄低咒一聲。「俺設法把他騙到某個地方，然後你出來，咱們合力把他殺死，只要他一死，他那些手下便成不了啥氣候了！」

「什麼時候？」

「說不定是今夜，也說不定是明早，總之俺會盡快安排！」

原賜福淡淡一笑：「太久你不怕俺會逃跑？」

「你放心，俺會派人守在圍牆外，你要走那有這般容易！」祝天雄沉聲道：「所以你也別令俺失望！現在你快到左隣那間廂房去，那間沒人睡，你從後窗進出！到底你答不答應，快給俺一個答覆，否則只要俺叫一聲，你便死沒葬身之地了！」

原賜福權衡了一下利害，便毅然地說：「好吧，俺便答應你！」

「記着，殺了他，你別打俺主意，俺在貴省可沒有犯過案！」

「好吧，俺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不過，俺要警告你，你若再犯案，便不要怪俺反臉無情了！」

「好，俺也答應你！俺去了！」祝天雄突然想起一件事：「對啦，俺假如要你出來，俺便在對面廂房點一盞油燈，叫你準備便點兩盞油燈，可別忘記！」

祝天雄出了房門，原賜福立即跳了出去，他不走向左隣那間廂房，却去了右隣那間廂房，這房間有兩張床，一張桌子，一個大衣櫃，床下還有幾隻箱櫃之類的東西。

就在這時候，脚步聲突然在門外响起，原賜福來不及細想，立即竄入床底藏在箱後。

房門被推開，一個滿臉長着鬍鬚茬子的大漢走了入來，他把單刀在桌上一拋，咕噥地說：「他媽的，老許死掉，累得俺天天要下厨房！」說着搓一搓手出去了。

原來這漢子是厨師，難怪住在厨房隔隣了。

原賜福心中暗想：「誰是老許？他怎會死的？啊，對了，老許便是那個被俺殺死的『殭屍』！」

那人出去之後，連門也沒關，不一會兒，原賜福便聽見菜刀剁肉的聲音。原賜福心中冷笑一聲：「這小子還要包餃子哩！」肚子却咕咕亂叫起來。

他輕輕爬了出來，看見桌上有個空罐子，便把它打開，原來裏面竟然放着幾個燒餅，原賜福老實不客氣地把它拿出來吃掉，雖然又冷又硬，却也好過挨餓。

吃了燒餅，他又自窗口爬了出去。

× × ×

祝天雄剛踏上內宅的暗廊，黑暗中，忽然有人問他：「老祝，你去那裏這麼久的！」

「是老葛嗎？哼，俺去茅厠！那妞兒呢？」

「你放心，俺不動她一根毫毛便是，不過，俺也要告訴你，在錢未到手時，你也別勉强她！」

「啥原因？」

「沒有啥，因爲她說她不甘願！」

「哦？哼哼，她要你代出頭啊？」祝天雄冷冷地說：「告訴你，她俺是要定的了！你不用跟俺爭！」

葛孝麟笑嘻嘻地說：「俺絕對不會跟你傷和氣，咱現在是兄弟嘛！不過，有沒有辦法，可以商量一下的？」

「別談！」祝天雄把手一揮，「她還沒跑吧？」

「放心！」葛孝麟仍然不死心地說：「俺可以出錢買她！」

「算啦，等錢到手再說！」祝天雄說了這話後便轉身走了，他回到厨房對面那排廂房的頭一間。天色早黑了，他在桌上點了兩盞油燈。

他知道葛孝麟必定會再來跟他爭冷桃仙。

葛孝麟見祝天雄回身走去，也想跟上去，冷不防背後有一隻軟綿綿的玉手，在他後頸摸了一下，他心頭一蕩，回頭一望，可不是冷桃仙麼？看看祝天雄的背影已在牆後消逝，他忍不住在她額角上香了一下！

「別老沒正經的！」冷桃仙擂了他一拳：「快進來，老娘有話跟你說！」

葛孝麟心頭一酥，便跟她走入屋中。

「啥話兒，小狐狸精！」

「老娘問你，你怕老祝嗎？」

葛孝麟眼珠子一瞪。「哼！俺怕他個屁！」

「那麼你怕不怕那姓原的小子？」

「這個……你問這個幹什麼？」

「那個姓原的知道你把贓金藏在那裏嗎？」

葛孝麟哈哈一笑。「料他也不知道，老祝都不知道哩！」

「既然你不怕老祝，何不把他幹掉？」冷桃仙媚眼兒向他一瞥，「多一個人咱便少一份財產，你連這個也不懂計算麼？冤家！」

葛孝麟聽得心花怒放。「俺怎會不懂？就是碍着那姓原的嘛！待把他放倒後，俺自會料理姓祝的！」

冷桃仙突然正容地說：「你老實告訴老娘，那些藏金贓在那裏？妥不妥當？」

「俺先不說……」

「你不說老娘也不再說了，老娘不是要吞佔你那份，事實上也沒這個可能，你只稍說個大概的位置便行了，老娘另有計較！」

「哦？」葛孝麟沉吟了一下，這才道：「是放在後花園裏，安全得很，你到底葫蘆裏賣什麼藥？」又忍不住伸手在她酥胸上摸了一把。

「既然那地方安全，咱們便先放倒姓祝的，然後悄悄離開，待那姓原跑掉，再

回來起掉那批贓金！反正老娘身上還有點錢，吃他三二個月是沒問題的！」

葛孝麟又想了一下，問道：「小狐狸精，你說咱該去那裏躲風頭。」

冷桃仙輕輕地戮了他一下。「你這還用問老娘麼？老娘是嫁鷄隨鷄，嫁狗隨狗嘛！」

葛孝麟淫笑一聲，把她摟在懷中，上上下下着實摸了一陣，才問：「那麼咱什麼時候動手？」

「當然是越快越好，乘那姓原的受了傷，咱們悄悄離開，就算讓他查覺，他也不敢怎樣！」

「現在就……」

冷桃仙臉色一板，冷聲道：「怎樣？你是個堂堂男子漢，難道還不如老娘一個女流之輩？大丈夫要幹便幹，拖拖拉拉的算那門子好漢！你如不敢，讓老娘自個去！反正老娘也早就想殺了他了！」

葛孝麟忙哄她：「俺去便是，你坐在這裏等一下。」

「老娘也跟你去，免得讓你以爲老娘是使計把你支開，然後窺機會逃跑！」

「俺信你，俺信得過你！」葛孝麟話雖如此，却不再堅持讓她跟去。

當下兩人準備了一下，便朝祝天雄那廂房走去。

× × ×

原賜福悄悄爬入一間佈置頗爲精緻的房間，裏面沒有人，他輕輕走至房門後靜聽，門外有個脚步聲來回徘徊，他想了一下，便知道這房間必是葛孝麟的寢室。

回心再一想：「葛孝麟既然不在，那麼他何必派人去房外巡視？莫非房中另有秘密？」

想到這裏，他立即回身搜索起來，他見床底下的一隻木櫃沒有下鎖，便輕輕把它的蓋子打開，伸手一摸，裏面都是些衣服，此刻天色已晚，房裏很黑，原賜福決定冒險一下，在床底下偷偷劃亮了一根火柴，火光一起，他便看到櫃中的情形了。

裏面有三四套清朝的服裝，衣襟中還染有血跡，另外還有些鐵管、牛皮的。而那夜原賜福拋射郭三手的七首也赫然在裏面。他輕輕一笑：「這便是他扮鬼的家當了！」掀起牛皮一看，見有一道裂口，便忖測到那七首是射中郭三手縛在後背的牛皮了！

火柴很快便熄滅了，原賜福伸手在櫃底一摸，却摸着一把盒子炮，他心頭大喜，連忙把它拿了出來，輕輕拿下子彈匣子，伸手一摸，裏面還有不少子彈，有了槍他的信心便陡地增强了。

沉吟了一下，倣忙把子彈匣安回槍上，這不免發出一聲輕微的「格」的一聲，房外那個守衛聽見聲响，推開房門查視，原賜福吃了一驚，急忙尖着嗓子，「嗚咪」地叫了一聲。

那個守衛咕嚕一聲：「他媽的，連貓也來作弄大爺！」砰的一聲把門關回。

原賜福噓了一口氣，連忙翻出窗口，走了出去。一抬頭，只見廚房屋頂的烟囪已冒着黑烟。

× × ×

祝天雄正在不耐，忽聞步履聲傳來，抬頭一望却是葛孝麟及冷桃仙兩個笑嘻嘻地走來。他心中冷笑一聲：「任你奸似鬼，還得吃老夫的洗脚水！」

可是多了個冷桃仙，也令他微感不安，心念一轉，想道：「你奶奶的，俺制住那狐狸精，葛孝麟雖然兇悍，但原賜福大概也敵得住，最多咱回頭帮他一把，何況咱在暗他在明！」

他臉上不動聲息地坐在桌旁，房門呀的一聲被人推開，葛孝麟笑嘻嘻地說：「老祝，還未睡呀？」

「俺等你來談價錢哩！」

葛孝麟尷尬地一笑。「這個，這個……也是桃仙自願的，咳咳，這種事兒一定要兩廂情願才有意思，否則，也……咳咳，你說要多少錢，請開個價嘛，咱今後還是好兄弟！」

祝天雄冷冷一笑。「這是無價寶，好比買古董，還是由賣方先開個價兒，讓咱琢磨琢磨！」

「一百個大洋！算你平宜！」

「嘿嘿，你不是開玩笑吧？賣到城內迎春院起碼也值三兩百個大洋！」

葛孝麟臉色微微一變。「那還是由你開價吧！」

「五百個大洋，少一個都不行！」

冷桃仙不由怒叱一聲：「放屁！老娘是你老婆呀？老娘愛跟誰睡便跟誰睡，你管得着？五百個大洋？做你媽的春秋大夢！一百個大洋你要便要，否則拉倒！」

祝天雄冷冷一哼，隨口吹熄了一隻油燈，淡淡地道：「老葛，俺是聽你的，這價兒你看怎樣？」

這當兒，對面廂房的原賜福也發覺了，倏地推開房門竄了出去。

葛孝麟自身上拿出一個袋子，把它拋在桌上。「老祝，這口袋子裏不止一百個大洋，也不够五百個，詳細數目俺已忘記，憑這一袋子俺把她買了！」

祝天雄伸手抓起那只袋子，用手掂了一下，心中却在等原賜福先行發難！

可是，葛孝麟却比他還快一步，手袖輕輕一揮，袖管內的一把刺刀便滑了下去，跟着輕輕向前一刺！

祝天雄發覺了，正想偏身閃開，冷不防冷桃仙在葛孝麟的背後閃了出來，手中的刺刀橫削而來！

祝天雄吃了一驚，不由一怔，「噢！」葛孝麟那把刺刀便送入了他胸膛裏。

這當兒，祝天雄大吼一聲，和身向葛孝麟撲去，氣勢極爲威猛。

「俺跟你拚了！」十指加鈎，向葛孝麟的臉門及胸膛抓下去！

葛孝麟也估不到他在受了重傷之後，行動仍能這般快，不禁有點手忙脚亂，倒是冷桃仙眼明手快，飛起一脚，踢在祝天雄的小腹上，登時把他踢倒，連帶那張桌子撞飛！

冷桃仙銀牙一咬，刺刀舉起，喝道：「姓原的來了！」

葛孝麟不由轉頭一望，窗口上一個人咧着嘴說：「還是賊婆娘細心！」

葛孝麟及冷桃仙齊是一怔，這剎那，都是手足冰冷，不敢稍動。油燈摔落地上，火油濺了一地，火勢却更加猛了，房中光如白晝，只見原賜福笑嘻嘻地望着他們兩個，手上那管盒子炮比欽差大臣的尚方

寶劍的威力還大。

「把刀子放下，否則休怪俺無情！」原賜福突然換上一副怒容：「葛孝麟！找你七年另八個月了，由山東追到這裏，你道是爲什麼？」

葛孝麟故意淡淡地說：「俺是賊，你是保安大隊長，自然是勢不兩立嘛！」

「不止如此！」原賜福語氣冷森森的令人聽了倒抽一口氣：「你殺了俺的未婚妻，俺恨不得生吃你的肉，死寢你的皮！若非如此，你離開了山東，俺爲什麼也跟着要求調動？連換三省，最近才查到你窩在這裏！」

「所以你便調來城中當保安隊長？當時俺並不知道那個姓白的妞兒，是你未婚妻，否則……」

「好啦！」原賜福喝道：「俺喊三聲，你倆若不把刀子拋下，俺便開槍了！」

葛孝麟及冷桃仙只得乖乖的把刺刀拋下地上，就在這時候，葛孝麟突然把冷桃仙推開，自己也跳過一旁，伏在窗後！

他行動雖然極快，但仍快不過原賜福的槍！

事實上原賜福表面上好似毫不在意，其實他無時無刻都防備葛孝麟會臨死反撲！果然被他料到，他在冷桃仙剛被推開而葛孝麟尚未退開時，食指便扣動了！

「得！」地一聲，衆人俱是一怔，一忽，又得的傳來一聲。這是撞針的碰擊聲，子彈却沒有穿膛射出來！

第一道「得」的那一聲，使得葛孝麟吃了一驚，當他伏在窗子後，第二道「得」的一聲又傳來，他臉上突然露出一個笑容來，手臂在後腰一摸，迅速抽出一柄盒子炮來，「叭」地一聲向窗外發了一槍！

這當兒，他那些手下也都聽見聲音而奔來了。葛孝麟哈哈一笑，走出窗口，喝道：「姓原是站起來吧，否則俺便在你腦袋上開個洞！」

原賜福只好站了起來，臉上比牛屁股還難看。

葛孝麟嘿嘿一笑，喝道：「你們站遠一點！」回頭對冷桃仙說：「心肝，沒嚇壞你吧，出來吧！他那把槍是俺的舊傢伙，早已生銹不能用了！」

「你認得出來？」

「俺不敢證實，但總不能站着等死，所以便只好拚一拚，嘿嘿，果然不出俺之所料！」

冷桃仙說：「他是保安大隊長，你不怕他身上還有他自己的槍？」

「假如他身上有槍，怎不用他的，却用俺的？」葛孝麟哈哈大笑：「而且他是出名的沒槍隊長！」

「沒槍隊長？」冷桃仙詫異的問：「他上司不發槍給他？」

「不是！他自信憑一雙手便能解決，所以從不帶槍！」葛孝麟嘿嘿地笑道：「原大隊長，你現在會不會後悔？後悔不帶槍出來？」

原賜福心中緊張得到了極點，臉上却硬是擠出一絲比哭還難看的笑容：「後悔也好像沒有多大用處！」

「哈哈哈！什麼沒有多大用處？一點屁用處都沒有！俺問你，你要一槍致命，還是三槍才死？」

「讓俺考慮一下好不好？」

「別想耍花槍，俺數三下你便得答覆！一、二……」

三字尚未出口，葛孝麟猛覺手腕一痛，那柄盒子槍霍地跌落地上！

緊接着後背上又猛地吃了一記手肘，他知道是誰幹的，這剎那像一頭憤怒的豹子翻過身來，海碗般大小的拳頭立即朝前擊去，同時喝道：「他媽的臭婊子！竟敢暗算大爺！」

這個變化使得葛孝麟的手下都來不及作出反應，甚至連原賜福也呆了一下！

只聽冷桃仙尖叫道：「呆子，你還不進來！讓他再拿到槍，你便完了！」

原賜福霍然一醒，手掌在窗台一按，身子便翻了入去。葛孝麟一拳迫退冷桃仙，回頭一見原賜福衝了入來，他好漢不吃眼前虧，立即身子一偏，自房門口衝了出去！

這剎那，葛孝麟那些手下却手持利器衝了過來！

原賜福目光四處一瞥，抓起那張桌子拋了出去，冷桃仙却抓起地上的那柄盒子炮，推下保險掣，伸手向後一掃，「叭叭叭！」半梭子彈射了出去，只聽慘叫之聲此起彼落，應聲倒地的大漢都哼哼哈哈地叫了起來。

原賜福抽出匕首衝了出去，却不見葛孝麟，他踏住一個受傷的大漢，喝道：「姓葛的那裏去了？」

那大漢望內宅指了一指，原賜福立即轉身奔去，冷桃仙急聲道：「且慢！」

「冷姑娘，多謝你救命之恩，不過俺一定要把姓葛的抓住！」

「姑娘我雖是姓冷，不過却不是冷桃仙！」

「什麼？」原賜福一怔，「那麼姑娘到底是誰？」

「冷桃仙的妹妹，冷梅霜！」她忽然嘆了一口氣，「我爲了替姐姐報仇，沒有辦法不這樣！」

「你姐姐遭了葛孝麟的毒手？」

「不是！是他的義子，不過他義子已經死了，話說回來，他義子若非得他撐腰，他也不敢這般橫行無忌，所以姑娘便找上他了！」

「他義子被你殺死的？」

「不是，他是着了髒病死的！嗯，你得小心他躲在暗處施放冷槍！還有，你的手下及那個姑娘，已被押到地窖裏了！」

「這裏有地窖？咱快去救他們！姑娘爲了報仇，用盡心智眞的令人欽佩！」

冷梅霜淡淡一笑。「我怕葛孝麟會拿他兩個脅持你！事情便難辦了！」

原賜福心頭也是一沉。「那麼咱快去吧！」

作法自斃

地窖的門緊緊閉住，原賜福用肩一撞，那門十分結實，竟然撞之不動，原賜福連忙大聲叫道：「小楊，小楊！」

房門沒有回聲，原賜福忙道：「冷姑娘，請你用槍把鎖擊破！」

冷梅霜連忙扣動食指，「叭」地一聲，門鎖一動，原賜福還得連撞數下才把門撞開！

「小楊！」

室內沒有應聲，原賜福連忙取出火柴一劃，火柴光綫一亮，室中空空如也，那裏有人？

冷梅霜忽然說：「窻子打開了！」

「什麼窻子？地窖也有窻子？」

「有！」冷梅霜用手一指，「這窻子跟隔壁的另一間房子相連！」

火光又熄了，原賜福連忙又劃了另一根火柴，果見牆上有一個三尺見方的窻子，他手一攀，曲腰彈了上去，接着便躍入另一間地下室。

原來這間地下室有道鐵梯通到上面，原賜福連忙沿鐵梯爬了上去，上面是後院，只見後門洞開，看來葛孝麟已由此把小楊及丁潔押走了！

一回頭，冷梅霜已在身後，原賜福說：「葛孝麟不管如何，他既然帶走人質，那必是去鬼屋起回贓金！咱去那裏，便不愁找不到他！」

「贓金埋在後花園內！」

「好，這更方便！爲了安全，請冷姑娘別離得太遠，說不定他伏在半路，萬一有意外，也來得及照應！」

冷梅霜輕聲說：「原隊長，你隊中要不要女隊員？」

原賜福一怔。「俺幹了八年的保安隊長，却未試過有女保安人員的！也未曾聽過！」

「你不能試用一下嗎？有時候，姑娘辦事反而方便一點！」冷梅霜幽幽地說：「俺是個孤兒，孑然一身，又沒人要，嫁不出去，總不成整天窩在家裏！這幾年俺已經野慣啦！而且俺對强盜還有刻骨的仇恨！」

原賜福乾笑一聲：「做咱們這一行的，苦得很，又危險得很！」

「姑娘我不怕！」一頓，冷梅霜嘆了一口氣：「你不會嫌棄我吧！以爲俺是個不三不四的野女人！俺，俺其實還是個黃花閨女呢。」說到這裏，饒得她大方也不由粉臉一紅。

原賜福輕咳了一聲。「俺，俺不是這個意思，俺也相信你是個好女兒……啊，對了，你怎會混上那祝天雄的？」

「俺爲了替姐姐報仇，便四處打聽葛孝麟的消息，後來在山東碰上祝天雄，他把俺當作是俺姐姐桃仙，俺也跟他胡謅一番。他問我幹什麼四處走，俺告訴他要找葛孝麟報一件仇，他問俺是什麼仇，俺不告訴他……」

冷梅霜喘了一口氣，續說：「後來他又說他跟葛孝麟也有仇，所以俺便和他走在一起啦。過了不久，便輾轉打聽到葛孝麟離開山東的消息，俺們便假扮賣唱的父女一直來到此處！」

原賜福忍不住問了一句：「你們是有了確實的消息才來的？」

「聽到一點風聲。」冷梅霜說道：「大概葛孝麟也認出了他，所以才生了一個假扮殭屍的方法，希望能混過耳目，偷偷把贓金掘起取走！不料那一夜我們便進入那屋子了，他沒來得及掘金，所以只得繼續假扮下去，我聽說他也得到你來的消息呢！」

「好吧，其他的話以後再說，你有蠟燭嗎？」

「有半根，你要來幹什麼？」

「給我。我有用處，咱走吧！」

兩人在胡同裏走了一陣，北風凜烈，十分寒冷，忽然呼的一聲，一件東西挾風飛來，原賜福反應極快，把冷梅霜一拉，只聽「轟隆」一聲，却是一塊大石，撞到一堵牆上！

「屋頂上有人，小心！」原賜福話音未落，又一塊石頭飛了過來，他又把冷梅霜拉開。

兩人貼牆站在屋簷下不動，對面屋瓦上也沒了動靜，原賜福附耳對冷梅霜輕聲說：「準備！你別動！」說罷便輕輕移開七尺，轉身向牆劃亮一根火柴點燃了那根蠟燭。

火光剛亮起，對面屋瓦上立即露出兩個大漢，舉着大石拋了下來！

原賜福早有準備，連忙偏身躍開！這當兒，冷梅霜也沒叫人失望，手臂一抬，「叭！」一個大漢骨碌碌地自屋瓦上滾了下來！

冷梅霜冷哼一聲，槍管指向另一個大漢，食指再一扣，「得」的一聲，竟沒有子彈射出來，原來，子彈經已用光了！

那個大漢拾回一條命，在屋瓦上亡命地飛奔，撕開喉嚨叫道：「頭兒，他們來啦！槍沒子彈啦！」

原賜福急道：「快去！」拔足向鬼屋奔去，到了圍牆下，吹熄蠟燭，回頭輕聲說：「分開來，俺先上，妳由另一邊上！」雙脚一彈身子便躍起，右手七首一落，插在牆上，再一用勁便攀住了牆頭，他並不急於翻上去，而是慢慢昇高，過了牆頭，只見後花園裏插了一把火把，小楊及丁潔躺在假山邊，葛孝麟却站在他們身邊四處觀望。

那叢野草東歪西倒，地上的泥土已被掘開一小片，一把鋤頭靜靜地躺在那裏。

這當兒，葛孝麟也發現了他，抬手一揚，脫手飛出一把飛刀過來，原賜福連忙把頭縮下。

一忽，只聽葛孝麟大聲地喝道：「姓原的，你可要放清楚一點，你現在有兩個人在俺手中！」

原賜福伸出頭去，冷冷地說：「俺找你好幾年了，殺妻之仇不能不報，你把他倆殺死，俺最多替他們報仇！」

葛孝麟嘿嘿笑了一陣，粗着聲說：「原大隊長，俺跟你雖然未曾正式打過交道，可也知道你的爲人！」

「俺爲人如何？」

「你外冷內熱，絕不會捨得俺把這兩個殺死的！阿貴，你抓牢那妞兒，假如姓原的不顧死活，你便一刀把她的頭砍了下來！」

假山後閃出剛才在屋瓦上的那個大漢，正是葛孝麟的僕人阿貴。

「那你意欲如何？」

「很簡單！」葛孝麟指一指草叢裏，說道：「俺縱橫山東十多二十年，這些年來的心血都在這下面！俺跟你來個交易如何？」

「如何交易？」

「這下面既有現金也有不少值錢的珠寶首飾，俺要現錢，其他的歸你，附帶這

兩個人！姓原的，便宜都讓你佔盡了，你答不答應？」

「俺答應你，你又如何跑得開？」

葛孝麟嘿嘿一笑。「俺取了錢，自會帶人質離開，到了安全地點，便放了他們！你放心，俺說放人便放人！」

「假如俺不答應呢？」原賜福突然翻上牆頭。

葛孝麟急忙喝道：「別下來，否則休怪俺無情！」

原賜福心中焦急，臉上却裝出笑容，故意淡淡地說：「俺一雙手臂又酸又軟，也得坐一下嘛！」他故作輕鬆，坐在牆頭，一對脚蕩來蕩去。「你已佔了上風還怕什麼？」

「你如不答應，俺便先把他兩人殺死！最多再跟你拚個你死我活，以二對二，俺亦不一定輸！」

原賜福忽然朗聲大笑起來。

葛孝麟怒道：「你是笑什麼？」

「誰說俺這邊只有兩人？俺這次來此，難道只帶一個手下來？須知道，這裏既有一個葛孝麟，又有一個祝天雄，還有一個是冷桃仙，這三個都是出名的大盜，俺不會沒有準備，便貿貿然來的！」

葛孝麟心中一陣咕嘀：「這幾句話倒沒錯，風聞這小子做事十分謹愼，他眞的不會無備而來的！」想了一回，不由怒道：「你有種的便叫他們出來吧！」

「現在還不是時候！」原賜福突然橫臥在牆頭上，心中暗思良策。

葛孝麟心一狠，也坐了下來，背靠假山，把小楊拉到他胸前，狠狠地說：「好吧，咱們便耗着吧！」

「很好，可別餓壞了肚子！」

這話不提還好，一提之下葛孝麟果然覺得飢腸轆轆，剛才顧着要放倒祝天雄，沒來得及吃餃子，現在是腹中空空的了。

「嘻，你那手下弄的餃子眞不錯！」

「你別吼，你再吼一句，俺便割下他一塊肉！」葛孝麟說罷便把鋼刀架在小楊的頸上！

「好吧，你既然不再掘金，俺便下去爲你効勞一下吧？」

「姓原的，你別動，假如俺看不到你，或者你跳了下來，俺便不再客氣！反正俺一生也殺了不少人，也不在乎多殺一個！你最好就這樣躺着！」

「既然你用不着俺，俺只好睡一覺了！」原賜福心中暗罵道：「好狡猾的傢伙！」饒得他機警過人這時候也沒了計謀。

葛孝麟揚聲叫道：「姓冷的娼婦，你也給我滾出來吧！」他連叫三遍，都不見冷梅霜出來。

原賜福道：「你別吼，她早走了！」

「俺不信！那娼婦分明是幫着你！」

「你錯了，她只跟祝天雄有仇而已，又不想讓你佔便宜，所以不讓你殺了俺，現在只怕她已去遠了！」

「鬼話！大爺又不是三歲小孩，你騙得了誰！」

「不信你盡管動刀子吧，不過你莫讓俺捉住，否則俺要叫你嚐遍痛楚才死！」

他這句話說得十分兇狠，饒得葛孝麟平生殺人不眨眼，聽了也不由生了一股寒意。雙方便這樣耗着，時間却一點一滴地消逝。

× × ×

天色更暗了，又是黎明前的那一段時分。一陣北風吹來，火把登時熄滅，四周暗得伸手不見五指。

原賜福輕咳一聲，葛孝麟忙道：「姓原的你別趁機下來，俺葛孝麟可……」

一句話尚未說完，忽聽阿貴尖叫一聲：「有，有……有鬼！」

「鬼？你胡謅什麼？」葛孝麟怒喝一聲，忽覺阿貴的身子猛地向他撞來！

這下變生肘腋，葛孝麟驟不及防身子被撞開，右手那把刀也不由彈了開去！

這當兒，小楊猛地向後一撞，葛孝麟登時被撞倒，隨接着滾了開去！

葛孝麟反應也十分之快，急忙爬了起來，大刀向前砍去！

黑暗中，但聞阿貴慘叫一聲：「大嫂……俺，俺……鬼啊！」

這道叫聲又尖又銳，說不出的恐懼，令人毛骨悚然，葛孝麟不由一慢，轉頭向側望去，只見一道白影冉冉向他飄來：「郭三手，你好狠的心……還我一條命來……人說一夜夫妻百日恩，我陪你睡了好幾百夜，你……」

這當兒，葛孝麟後背突然冒起一股寒氣，手臂禁不住發起抖來。

黑暗中突然一個粗啞的聲音叫了起來：「林……郭大嫂，俺沒殺你……你是讓郭半仙吃掉的……俺只是一個乞丐……救命呀……」

葛孝麟心頭又是一跳：「你是巧姐？俺……」大砍刀忽然望白影飛劈過去！

那一刀只砍了一半，葛孝麟猛覺手腕一痛，大刀竟然脫手飛出！

緊接着一股勁風向他撲來，他反應極快，立即蹲下身，左手捏拳向前擊出。「就算是鬼，俺也不怕！」

黑暗中，只聽原賜福輕笑一聲：「請冷姑娘點個火，順便替他們解縛！」原來原賜福早已到了。

「原來是你這娼婦！」葛孝麟暴喝一聲，身子猛地直了起來，可是，「啪」的一聲，臉頰却吃了原賜福的一掌，這一掌打得十分沉重，却也把葛孝麟拍醒。

這當兒他是一敗塗地了，只望能逃出去，留下一條老命便已是上上大吉了！

他向前後左右猛發幾拳，便向後一退，冷不防脚下絆着一物，一個踉蹌，幾乎跌倒。

就在這時候，火把重新點燃了，葛孝麟低頭一看，原來地上躺着的正是阿貴的屍體。原賜福冷冷地望着他：「葛孝麟，你惡貫滿盈了！」

葛孝麟虎吼一聲，向他飛撲過去，海碗般大小的拳頭上擊原賜福的臉門，下擊小腹！

「來得好！」原賜福身子一偏，飛起一脚踢他心窩！葛孝麟一側身，左手改向斜劈，切在原賜福脛骨上！

原賜福腿上一痲，連忙收脚，標前一步，左拳倏地直擊對方的太陽穴！

葛孝麟頭一低，回過身來，右掌反手劈出！不料原賜福左拳倏地一側一沉，剛好擊在葛孝麟的臂上，這一拳十分沉重，擊得葛孝麟手臂一陣痲痹！

說時遲，那時快，原賜福又一脚蹬起！葛孝麟大喝一聲右脚也同時踢起，踢向原賜福的小腿肚上！

原賜福的右腿凌空轉了半個圈，忽又收回，同時左右雙手急抓葛孝麟的足踝！

葛孝麟又是大喝一聲，左脚跟着踢起，蹬向俯身前來的原賜福的胸膛！

原賜福無可奈何只好把手護在胸前，可是葛孝麟這一脚是他全身力量所聚，是以原賜福雖然把其架住，仍然受不住那股大力，霍地蹬退幾步。

葛孝麟失了重心，一跤跌倒，他連忙向側一滾，伸手去抓地上的那把大砍刀！原賜福比他更快，急飛一脚，把大砍刀踢開！葛孝麟只好爬起身來再度應戰！

只聽丁潔問冷梅霜：「姐姐，你怎樣把阿貴嚇死的？」

冷梅霜一笑道：「我自後面偷偷爬了入來，剛好看見他們倚在假山石上，阿貴後背的假山上剛巧有個洞兒，我便生了一計，戴起那天假扮林巧姐嚇唬你們的家當，又將刀自洞中穿過去，然後在他後頸吹了一口氣，他心中先自驚了，我本想將刺刀送去，又怕姓葛的醒覺會加害你們，所以便冒險自假山走了出去，一脚踢在他肩膀上，讓他把葛孝麟撞開，然後才……」

「我知道了，那必是阿貴抬頭看見你，便嚇得魂飛魄散，所以你便把他扼死了！」小楊插口地說。

「你只說對了一半，當時我見他魂飛魄散，所以把刺刀收起，向他走去，他用手上的刀砍我，大概是害怕得厲害的關係，被我輕輕一奪便搶了過來，然後反把他刺死！可笑的是他至死還以爲是死在林巧姐的手下！」

丁潔笑道：「這叫做自作自斃！誰叫他們扮殭屍嚇人，結果反被假鬼嚇死！」

「現在剩下這個了！」小楊拾起地上的大砍刀向葛孝麟迫去。

原賜福說：「小楊，這裏用不着你，你們快去把那些贓金挖掘出來！」

葛孝麟憑一口氣跟對方戰個平手，此時氣一懈，加上敗局已成，士沒鬥志，登時陷于下風，心中已打定了退敷！

兩人翻翻滾滾攻中帶守各使了二十多招，只見原賜福霍地用左手把對方的右掌拖出門外，右拳接着使了招「冲天炮」猛擊對方的下巴！葛孝麟頭一側，左拳往原賜福的脅下搗去！可是原賜福的反應十分快速，右脚向斜方跨出半步，右拳倏地一收，手肘卻猛力撞下去！

這一招變化十分快速，砰的一聲撞個正着，葛孝麟胸脅一陣疼痛，只差一點肋骨沒有折斷，身子也歪歪斜斜向後退去！

一個向斜方前進，一個向後退，兩人的距離倏地拉遠了，葛孝麟見良機難得，忍住痛轉身向外飛奔出去！

「那裏逃！」原賜福大怒提步急追！

葛孝麟急急如喪家之犬，亡命飛跑，眨眼間便衝入前堂的暗廊，木地板讓他踏得「砰砰」亂响。

原賜福那甘心讓他在眼底下逃掉，雙脚如飛輪轉動，逐漸把距離拉近。

剛出了大廳，原賜福已伸手可及，猛力一個「手刀」斜劈過去，葛孝麟背後沒長眼睛被劈個正着，身子登時向側跌去！

原賜福雙脚一蹬，向前躍起，站在出口處，把對方的退路封住。

葛孝麟站穩了馬步，猛吸一口氣向原賜福衝去，雙掌十指微屈，掌底凸出猛擊原賜福胸腹！

原賜福向旁一閃，葛孝麟身子也跟着轉動，雙掌再度擊出，原賜福仍然只閃不攻，葛孝麟連連打空，氣得哇哇亂叫：「俺跟你拚了！」仍然是那招「雙龍出海」！原賜福這次不閃，待那兩掌即將臨身，才猛地一個側身讓過！葛孝麟的雙掌剛在他前胸及後背擊空，原賜福的左手肘又再撞出！「砰！」這時原賜福蓄勢而發，提足了氣，窺準機會才倏地擊出的！

只聽葛孝麟的肋骨「勒勒」作响，聽聲音便知道起碼已斷了三根了！葛孝麟痛呼一聲，身子歪歪斜斜向後猛倒！後腿撞到一物，腿彎一軟，身子便跌了下去！却是他裝死躺的那張床板！

原賜福一招得手，身子也跟着飛起，葛孝麟後背剛沾及床板，他的右拳便狠狠地擊在他小腹上，緊接着左拳又朝胸脅搗去，只聽「喀嘶」兩聲，又兩根肋骨斷了！斷骨刺入內腑，痛得葛孝麟嘶聲大叫，額頭豆大的汗珠，滾滾而出！原賜福像發瘋一般，拳頭如雨點般擊落，也不知過了多久，他才停了下來，伸手一摸，葛孝麟早沒了氣息。這當兒，他突然被一種前所未有的疲乏籠罩着，只覺手脚酸軟無比，喘了好一會兒氣，才扶着牆走了回去。

丁潔雖然蹲在草叢邊幫小楊把那些一箱箱的鐵櫃子抬出地面，一對美麗的眼睛却不斷望向前堂那裏。當原賜福的身形一出現，她便歡呼起來。

原賜福問道：「找到了沒有？」

「找到了！一共六隻鐵箱子！」

「好，咱們休息一下，天色大亮後便把他們搬回城！」

冷梅霜忙說：「你們兩個要運六隻箱子可不安全，而且這裏又沒車子，不如姑娘我跟你們一道護送吧，好麼？原隊長！」說罷她向原賜福敬了一禮。

丁潔也忙說：「三個人護六隻箱子還是很吃力，俺也得盡一份心力！」

原賜福微微一笑，伸手提起一隻箱子，驚呼道：「這麼重的！不行，咱得找一輛馬車回來！」

「遵令，冷梅霜現在就去找來！」

× × ×

太陽已升起老高，大廳裏一個衣衫襤褸的漢子突然在那張歪倒地上的桌子後爬了上來，當他目光瞥及躺在床上的葛孝麟的屍體時，不由尖叫起來，那對痴呆的眼睛，變得瘋狂起來。

他大叫着衝出大廳，從另一個方向出鎮，這個無人知其姓名的乞丐過了三個月便死了，但附近百里很多人都聽見他不斷說着一些傻話，一些與鬼鎮有關的話，沒有人懷疑他，因爲鬼鎮原來的居民都知道他的確是被殭屍嚇瘋的！

原賜福、小楊、丁潔以及冷梅霜回到城中後，也沒有人再見過他們了，他們的事跡也沒人知道，反而鬼鎮鬧鬼的事大家却記得牢牢，也經常在夢中不斷地重覆着殭屍吃人的情景……

鬼鎮這名也就改變不得了。（續完）

超人傳奇故事／文 李璟・圖 黃耀基

假面人

（一）

複製面譜 維肖維妙

市中心區，車多人擠，熱鬧非常。

一輛房車在富豪銀行門前停下來，走出三名年青人。他們之中爲首一人西裝畢挺，手上挽着一個手提箱，態度極之審愼。後面跟隨着的二名青年，身裁高大，在後虎視眈眈，有如護駕將軍似的，亦步亦趨。

他們都是當地一間大公司的解欵員，奉命將一筆欵項押運送入富豪銀行去。

時間是早上十時三十分。

突然之間，「砰！砰！」接連响起了兩槍，三名解欵員之中，有二人應聲倒地，未受傷的一人，立即奪過手提箱，企圖衝入銀行裏面去。豈料就在這剎那間，槍聲又再度响了起來：「砰！砰！」兩槍先後擊中那男子，只見他身不由主地倒了下去！

一名年約三十歲的大漢，有如旋風過境似的，一掠而過，迅速將手提箱奪去，登上一輛事先停在路旁的電單車，匆匆逃去！

當時途人頗衆，就是沒有一個人敢去阻止那刼匪，槍聲也只見引起了一陣混亂，根本也沒有人看見是誰開槍的。當銀行裏面一名當值的便衣探員聞聲衝出時，那輛電單車已風馳電掣地，在街上的車羣中消失！

事情來得極之突然，恍像一陣大驟雨一樣，令人防不勝防；由開始至到結束，竟然不及一分鐘。

巡警紛紛聞訊趕到現場，無奈賊過興兵；銀行門前的行人道上，就只留下三名傷者等待救護。

警方人員分別向途人查問：刼匪有多少人？有多少支槍？有多少輛接應的汽車？刼匪樣貌又是怎麼樣的？穿什麼衣服？朝那一方面逃去？……等等。

但是，眞正能挺身而出的途人却沒有幾個；剛才圍觀熱鬧時，連警察過來趕他們，他們也不肯走，還在那兒口講指劃的，彷彿知道很多，等到警方要查問目擊者的時候，絕大部份的人都怕麻煩，半句不答就走開了。

這個地方的人就是這麼樣的，各家自掃門前雪！

當然，十濁必有一清，市民之中總會有些很有正義感的，於是他們立即挺身而出，將目擊情形告訴警方人員。但是，警方人員却聽得莫名其妙。

一名警探再三反問目擊者：「請你再記清楚好嗎？刼匪怎麼可能沒有槍？」

那目擊者却肯定地說：「我的確看見那個搶走了手提箱的刼匪，手上的而且確沒有槍。」

「那麼，誰開槍擊傷這三個人？」警探問。

「嗯！我也不知道，只聽到槍聲响過了之後，就見到他們倒了下去，跟住有一名大漢從人叢中衝出，搶走了手提箱，登上一輛預先坐着一個人的電單車逃去。」

「那就是說：刼匪不祇一個人了？」

那名目擊刼案發生的途人「嗯」一聲，却又不知道應該怎麼樣答下去才好。因爲當時他的確只見到一名年青人下手刼去解欵員的手提箱，那人又的確沒有持槍。但是另一方面，所有人都可以聽到四响槍聲，而且又確確實實有三個人倒臥地上。

換句話說：那個人不但槍法奇準，而且肯定是刼匪的同黨之一。但是，爲什麼沒有人見到他？

另一名途人則向警方提供：那名駕駛電單車的鐵騎士，大約出現在那處路旁不足五分鐘時間；電單車的馬達一直是開着的，所以刼去手提箱的青年，只要跨上了電單車的後座，車子便立即開走！

但是這名駕駛着電單車的鐵騎士，並未持有槍械，最低限度那名途人就沒有看見過他拔槍射擊。

單從上述口供看，估計匪幫最少就有三個人——一個開槍，一個開車以及一個動手刼掠。唯一沒有人見到的，竟然就是那名兇手——開槍的人。

警方這邊仍有人紛紛向途人錄取口供，那邊也有人從傷倒地上的三名解欵員問話；軍裝警員紛紛開到現場維持秩序，勸告途人離開現場。

但是，途人仍然將富豪銀行門口一帶，圍得水洩不通，弄得維持秩序的警員們汗流浹背。

這個都市的人的心態往往就是如此不可思議：發生了事故的時候，大多數的人都很怕事，不肯挺身而出，彷彿向警方作供，一旦讓匪徒們知道了，對方就會找他們報仇似的。於是紛紛守口如瓶，警方人員問什麼他們都搖頭說不知。

但是，當危險時刻過去，事過情遷的時候，他們又口沫橫飛的，口講指劃的，好像什麼都知道得非常清楚似的；有些甚至抱住隔岸觀火的心情，幸災樂禍的評論一番。

就當警員們驅散圍觀的人羣之際，有一輛車子匆匆開到，一名禿頭的高大漢子，正率領着數個人，衝過人牆，進入現場來。

他們並非別人，正是人稱「光頭神探」的泰萊警司，以及他的「最佳拍檔」超人。還有就是泰萊的助手們。

超人原姓章，叫章日明。但是人們已知道他並非我們地球上的人類，只不過是外星球人托世的。所以當地的人已經習慣了稱他爲「超人」，反而忘記了他原來的姓名。而事實上，他有不少本能的確超乎人類，絕對不是我們地球上面的一般人類所能做得到的。其中「飛行術」便是人所共知的一種驚人本領。

當泰萊警司初步從現場警方人員口中了解案情後，首先就命超人凌空高飛，朝電單車刼匪在逃的方向追去，希望能發現那個挽住手提箱的刼匪。

超人的飛行本領儘管令人觸目，但是當他轉入一條大街時，居高臨下望落去，就難免感到暈眩。

原來那條大街之上不但車多人多，而且多到令超人也爲之眼花繚亂！各類汽車固然多，就是電單車也多得很，偏偏就是找不到有一輛尾座坐了一個挽住手提箱的人。

另一方面，泰萊警司根據現場途人的口供，追尋第三名刼匪隱伏的地方。根據現場目擊者說：乘電單車在逃的二名刼匪都似乎不帶槍，所以警方有理由相信第三名刼匪持有長距離射程的來福槍，隱蔽在隣近樓宇之內，或者天台之上，伺機伏擊三名解欵員。

問題却是：那間銀行的大門開得很特別，斜角地面對一處十字路口。

因此，第三名假想中的持槍刼匪，到底隱蔽在那一條街道之上？泰萊警司結果只有根據三名解欵員中槍的方位，測出一個假想的位置，然後派人先上一些大廈的天台去搜索。可惜到頭來又是一無所獲。

三名中槍解欵員之中，有一人連中兩槍，所以他的傷勢最重，其他二人反而沒有大碍。

警方已獲悉這次被刼的欵項總數高達二百萬元。

失欵的公司是一間規模頗大的貿易行，他們以爲這種「不太張揚」的押運欵項方式，不會引人注目，比聘請保安公司押運會更安全，想不到到頭來損失更大。

泰萊警司等人在現場經過一番調查之後，正要收隊離去之際，却被一名記者糾纏住；一名探員以爲對方要訪問泰萊警司，他明知這位上司不喜歡回答記者太多問題，所以就禁止那記者趨前。

但是那記者却揚聲說道：「警司，我有十分重要的綫索給你啊！」

這一句話果然生效了！泰萊警司當時找不到有一輛尾座坐了一個挽住手提箱的人。

另一方面，泰萊警司根據現場途人的口供，追尋第三名刼匪隱伏的地方。根據現場目擊者說：乘電單車在逃的二名刼匪都似乎不帶槍，所以警方有理由相信第三名刼匪持有長距離射程的來福槍，隱蔽在隣近樓宇之內，或者天台之上，伺機伏擊三名解欵員。

問題却是：那間銀行的大門開得很特別，斜角地面對一處十字路口。

因此，第三名假想中的持槍刼匪，到底隱蔽在那一條街道之上？泰萊警司結果只有根據三名解欵員中槍的方位，測出一個假想的位置，然後派人先上一些大廈的天台去搜索。可惜到頭來又是一無所獲。

三名中槍解欵員之中，有一人連中兩槍，所以他的傷勢最重，其他二人反而沒有大碍。

警方已獲悉這次被刼的欵項總數高達二百萬元。

失欵的公司是一間規模頗大的貿易行，他們以爲這種「不太張揚」的押運欵項方式，不會引人注目，比聘請保安公司押運會更安全，想不到到頭來損失更大。

泰萊警司等人在現場經過一番調查之後，正要收隊離去之際，却被一名記者糾纏住；一名探員以爲對方要訪問泰萊警司，他明知這位上司不喜歡回答記者太多問題，所以就禁止那記者趨前。

但是那記者却揚聲說道：「警司，我有十分重要的綫索給你啊！」

這一句話果然生效了！泰萊警司當時正想偕同超人一齊登上他的座駕車之際，突然聽到有人要提供綫索，正是求之不得，於是回過頭來對助手道：「過去把他帶過來吧，讓我問問他。」

一名警探過去把那名記者帶到泰萊身邊。

記者一邊出示他的證件，一邊示意着說：「我們上車再談好嗎？警司先生，這兒不大方便。」

泰萊警司有些奇怪，他發覺對方是一名攝影記者，很年青，那證件也不是假的，於是就讓他上車。

那記者坐上了泰萊的汽車之後就說道：「我這相機已拍下了刼匪的樣子，本來我想回去冲洗好了之後交給報社，然後再通知你們，這必然十分珍貴。但是，看見匪幫如此神秘，我却担心起來，由於你們找不到第三名持槍的刼匪，我不得不改變我的主意；我決定跟你們返回警局裏去，希望你們警方可以憑我的照片破案。」

泰萊等人聽了，當堂爲之興奮得難以形容。

泰萊警司於是問那名記者：「請問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何力。」那名記者說：「我是城市日報的一名攝影記者。我不久之前出差，路過此地，凑巧目睹一切，於是把那刼匪的樣貌及時拍攝下來。」

「那的確太好了。」泰萊一邊叫人開車返回警局去。一邊又問及當時的情形。

返回到警局裏面之後，第一件急於要做的事，當然，就是先將那卷菲林冲洗出來。

照片冲出後，一班警探又驚又喜，驚的是刼匪原來是一名的出獄之後才不久的積犯，泰萊警司一班手下都認得他，他叫招泉。

既然積犯，自然有案可稽，照片、姓名和地址等等，都存放在警方的手上，要追緝此人歸案，看來也不會是一件困難的事。所以警探們又驚又喜。

泰萊警司首先感謝何力的帮忙，然後又下達緊急召集令，親自率隊前往追捕招泉歸案。

根據警方檔案所示：招泉年紀約在三十二歲，住石景山山脚一間木屋。

此人過去有過械刼、傷人等等罪名，列爲危險性人物之一。奇怪的却是：他當日竟然赤手空拳。開槍的顯然另有其人。這人究竟是何方神聖？

泰萊警司把超人和記者何力都帶在身邊。

泰萊對超人說：「眞是賊性難改，等會兒那傢伙可能會作垂死掙扎，你小心戒備才好！」

但是超人却說：「如果是我和你，做了案之後，相信也不會蠢到坐在家裏等警察來吧？」

泰萊警司却不這樣想，他說：「他一定想不到我們有人這麼快就認出是他做的，當然更加不可能知道我們有位記者先生及時爲他拍照留念啊！」

大批警方人員奉召到石景山木屋區。

警方的巡邏車首先開到現場附近，封鎖附近一帶通往石景山的道路。

石景山木屋區是貧民聚居之地，在這兒居住的人毫無疑問，都是一些貧苦之家的成員。他們有些一早出去工作，入夜才回來。有些根本找不到工作，整天呆在家中。也有些只裝成一個局，故意在這兒建一間木屋，等候政府的徙置。因爲凡是住在木屋的人，才有資格申請入住政府公屋的優先權。

其實那些木屋細小得僅可藏身之外，還十分危險，因爲建屋材料都是木材，最易引起火燭。由於毫無管制，所以建築得雜亂無章。萬一火警，尤其是晚上，夢中驚醒的人最易葬身於火陣之中，很難逃出生天。

現在警方完成了包圍網之後，泰萊親自帶人衝入山脚下那間木屋裏面去！

石景山一帶的木屋居民，看見警方如此大陣仗，也都吃了一驚！

直至到泰萊警司帶人衝入那山脚下的木屋時，他們仍然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不要動！」一名警方的神槍手，身穿避彈衣，衝入木屋之內。

一名男子這時候正在木屋裏面，他顯然也是剛剛睡醒的，還未落床。因爲這種木屋並無廳房之分，一入門已到了床前。厨房都蓋搭在戶外。

更多警方人員衝了入來：「舉高雙手！我們是警方人員，現在就要拘捕你！」

那男子睡意猶未醒，弄得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似的：「又是什麼事？」

「大約兩小時之前，他是否出去？」泰萊警司問。

「沒有。」招太太說：「自從他出獄後，雖然沒有人肯請他工作，我也不准他再做壞事。」

「剛才你不在家，怎麼知道他沒有出過門？」

「我只是到隣居去借錢，你知道，他找不到工作，我們一家三口也要生活的。唉！你們怎麼老是針對他？難道一個人做錯了事就不可以改過了麼？」

泰萊看見一名探長由木屋出來，立刻問他：「搜到脏物沒有？」

那名便衣探長對泰萊警司報告說：「沒有啊，在那屋子裏不但搜不到脏物，也搜不到任何武器。」

泰萊警司和在場的人都呆住了一陣！他們原本都抱住極大的信心，認爲此行必有所獲的，但是現在却感到失望；尤其是那名記者，更加驚奇！

被警方邀請同來的記者何力，發覺那木屋內的男子分明就是他見過的刼匪，怎麼那傢伙竟會如此氣定神閒的？

何力心有不服，他徵得泰萊同意，跑過去問那名疑人招泉：「你有兄弟麼？」

何力這麼問，是他懷疑對方可能有孿生的兄弟。因爲除了孿生兄弟之外，絕無可能有人如此相似的；即使兄弟，也不會似到這個地步。

但是招泉苦笑搖頭：「我沒有兄弟，除了以前在黑道中稱兄道弟的一班損友之外。」

招泉的妻子抱住他們的孩子，惶恐之中也帶着幾分生氣地在旁，插嘴道：「我根本不明白，你們警方與一般社會工作者的想法和做法，爲什麼完全兩樣，我丈夫已聽從社會工作者的忠告，改過自新，不

再與那些壞人來往，雖然目前他仍失業，知道他有案底的人，都不肯請他去工作，但是，他仍不肯作歹，那是爲了孩子和我的緣故。然而你們警方却把一切壞事都安排在有案底的人的身上。難道你們眞的要迫死他？」

招太太這一番說話，也眞的說得理直氣壯，令到泰萊警司也難免有些懷疑地，回過頭來問記者何力：「何先生，你認爲這件事應該如何解釋？」

何力苦笑道：「警司，就算我說謊，或者我眼花，但我的攝影機也不會作僞的；那幀照片，你也看到了吧！」

泰萊警司說得坦白：「照片只可以見到側身輪廓，你自不可能有時間去捕捉他的正面，因爲那只是十分偶然的機會，所以，你主要還是靠記憶，看看他的面貌是否就是你見過的刼匪？」

何力「嗯」地用鼻子透出了一聲，望望招氏夫婦以及他們手抱的孩子，招泉彷彿受盡委屈似的，招太太則淚眼盈眶。何力心有不忍。

他只好說道：「我雖然自問沒有看錯，但這是一個法治的社會，我有個建議：就是請招先生到醫院去一次，讓受傷的解款員認人。因爲沒有賍證，把他難爲，也是於理不合啊！」

泰萊警司道：「認人手續我一定要安排，問題是我先要聽聽你的見解。」

何力道：「當時我的確見到他動手搶去手提箱。」

儘管何力聲聲指證，招泉却連聲叫冤枉。

警探們又哄又嚇，招泉依舊不認。因此，警方惟有安排了一次認人手續，讓正在醫院裏面因傷留醫的三名解款員進行認人。

三名解款員之中，一人重傷，二人輕傷，警方安排的一次認人手續在醫院的病房之內進行，五名與招泉差不多一樣高矮的男子，排成一字兒，站在病床前面不足三呎處，讓重傷的一名解款員先行認人。

那名解款員因爲身中二槍，傷得較重，但頭腦却保持一定程度的清醒，所以警方要他認人時，他竟然輕易認出從他手中掠去手提箱的刼匪；他指出的正是招泉。

其餘二名傷勢較輕的解款員，被刼當時雖然站得較後，但仍然可以認得那刼匪的模樣兒，這次他們雖然被分隔起來，分別安置在不同的病房之內，他們還是一樣可以認出那刼匪的面目。

換句話說，三個人都同時指出招泉就是刼匪。

至此，招泉正是百詞莫辯。警方於是正式將他落案，控以糾黨、持械行刼的罪名。

由於賍物、行兇的槍械等等還未找到，警方除下令通緝其他刼匪歸案之外，亦與損失二百萬元款項的公司懸紅十萬元，收購消息，希望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此外，招泉不但不准保釋，還被警探們疲勞審問，希望憑他的提供，可以及時將在逃人等緝捕歸案。

超人看見招泉的妻子和小兒子那麼可憐，心裏有些不忍，他反而向泰萊警司求情：「既然有人都指證招泉是刼匪，那麼，警方當然不可以把招泉放走。無論如何，招太太和她兒子都是無罪的，因此，我們應該通知救濟局的人，主動地去幫助一下他們母子二人。」

泰萊警司道：「你何必替他們担心，二百萬元就是四個人分，每人也有五十萬元。」

「但是，賍款找不到啊！」超人說。

「暫時找不到，正因爲這樣，我們更加應該讓刼匪們自動露出尾巴來。」泰萊警司又說：「你可以想想，如果招泉的同黨有良心的話，這時候多多少少也會給招太太一些錢濟急，那時我們就可以動手捉人了。」

「嗯——萬一他們永不露面呢？有本事做這麼大買賣的，都不是傻瓜，何況二百萬元分四份，每人只可得五十萬元；假如少分一份，只分三份的話，每人可得接近七十萬元之數，這數目誰也會計啊！」

「就算他們眞如你所說，永不露面，我們也不要太過仁慈，否則，我們只有弄巧反拙而已。」

超人聽泰萊這麼說，亦覺無可奈何，惟有不作聲。

翌日午間，又有一間外資銀行被刼，警方聞訊立即開到現場包圍，但是，刼匪三人早已逃去無踪。

警方照例又是賊過興兵，在現場展開一連串的偵查工作。另一方面亦將銀行裏面的錄映系統，拆下帶回警局研究，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令到所有警方人員都爲之大吃一驚，只因爲他們從未見過這麼奇怪的事啊。

究竟銀行那一卷錄映帶有些什麼值得他們大驚小怪？

原來那錄映帶顯示出來的，三名刼匪竟然同一個模樣兒，更奇者，就是三個同樣是「招泉」一樣的面孔。

銀行的男女職員當時也嚇呆了，隔住櫃圍的茶色玻璃，反而未看得太清楚，但錄映帶是不會說謊的。

這件事立即傳到泰萊警司和超人的耳中，他們匆匆趕來查究。

一名當時在場的警衞員道：「他們簡直像玩魔術一樣，令人目不暇給，我就是因爲三個人同一面孔，才給他們分了心。結果……」

泰萊也不等他說完，就問道：「你會不會眼花？他們也許只戴上了一個面具而已。」

「不可能的，刼匪的形態，我都明白，要是戴面具，一定逃不過我眼睛的。」

警衞員道：「他們的皮膚，身裁高矮，肥瘦等等，均有分別，就是面譜一樣，眞叫人難明的。」

「有些面具做得天衣無縫，你很難看出的。」泰萊又說：「世間上，那有人面孔一樣的，即使是孿生兄弟，亦多多少少有些分別吧？」

「告訴你：警司，我是受過訓練的。」警衞員有些生氣：「戴絲襪的刼匪我見過，貼上假鬍子的我也見過，就是從未有今日這種可怕的怪事。他們肯定是自己的皮膚，自己的面目。因爲我覺得出奇，十分留神地看過他們，否則，我又怎會給他們繳械？」

泰萊無意與警衞員爭辯。回頭去看看那些錄映帶，他也覺得的確有些古怪！

他把主要助手召到辦公室來：「這是什麼意思？爲什麼有人要冒充招泉？」

超人道：「招泉的身份有沒有可疑之處？」

「沒有。」一名助手道：「他有檔案存在警局之內，他是眞眞正正的招泉。」

超人道：「那麼，其他人何必冒充一個有案底的人？要冒充也揀個有錢人去冒充啊……」

話猶未完，警司辦公桌上的電話就响了起來。

泰萊警司伸手接聽，其他人靜靜地獃在一旁，豈料越聽越是不妙。

只見泰萊面色很難看，支支吾吾地，好像又發生了什麼大件事似的。

超人等好不容易才等到他擱起了電話筒！

泰萊沉吟道：「奇怪！難道有人可以複製面譜的？不，不可能啊！」

超人道：「是否又有怪事發生？」

「是的。」泰萊對超人道：「你跟我來吧！」

富有人聚居的半山區。

呂龍是一名富有商人，他無緣無故的失踪了一天之後，突然又回到家裏來。

呂太太質問丈夫道：「昨天你去了那裏？」

「有點應酬。」呂龍漫不經心地答覆了。

呂太太有些生氣：「怎麼電話也沒有一個打回來？」

「有啊！但是右撥左撥也撥不通，後來索性不撥了。」

「嘿！見鬼！你根本就沒有過電話回來，家裏有二具電話，就算一具不通，亦不可能二具同一時間不通。」

「算了算了，吵什麼呢。」呂龍打着呵欠：「我現在只想睡一覺。」

說着，他走進了睡房去了！

呂太太又生氣又懷疑，因爲她丈夫不似是個這麼樣沒有責任感的人，何況那聲音也有些不像呂龍的。

她故意跟入房去，仍然嚕囌着，但呂龍却裝成怕了她似的，倒頭便睡，連瞧也不瞧他一眼。

呂龍不作聲，令到呂太太更加覺得可疑。她左思右想，終於心生一計。

她佯稱要外出，於是坐在梳粧台前對住鏡子裝扮了一番。其實她正偷眼望住床上的呂龍。

她果然發覺有些不對，呂龍也在偷眼看她；如果這是她丈夫，這種小動作反而是生活上的一種情趣。問題却是：越看越不似，尤其是那種鬼鬼祟祟的態度，總之看在呂太太的眼中，總覺得不順眼。

呂太太梳粧完畢後，又故意悄悄地留下了一些「陷阱」，目的是要讓對方墮入去。

例如她把抽屜露出半吋左右，並未完全合攏。又例如她將首飾箱內的首飾，擺得十分特別，只要有人動它一下，她也會發覺……等等。

一切佈置妥當，她才離去！

爲了讓「呂龍」安心，他還故意將房門用力掩上。

出到大門，她又吩咐下人：「呂先生如果起來，小心監視他，我不准他出去的。明白嗎？」

「我明白了。太太。」下人們也只以爲呂太太担心丈夫有外遇而已。又怎麼會知道她別有用心？

其實，呂太太一直沒有眞正離開過家門；她只到隣居去聊天。大約十分鐘之後，又出其不意地折返家裏來。這原來就是她計劃的一部份。

因爲呂太太一開始已經懷疑這位丈夫是冒牌貨。所以，她連昨天晚上由於見不到他回來，今天早上已報警這件事，也沒有對「呂龍」提及。

現在她返回臥室之內，果然發現破綻處處，許多地方已被人搜索過了。但是她很冷靜，只是喃喃自語地，暗示帶漏了一些物件，所以才折返！

其實呂太太這一次才是眞正的害怕起來，所以她匆匆跑進隣居去，致電報警。

由於她做得冷靜，希望家中那個冒牌丈夫「呂龍」還未知道。她甚至連下人也未加警告，只是匆匆忙忙地，把一些名貴首飾帶在身邊而已。

隣居太太在電話旁邊，聽她跟泰萊警司的交談，也不禁半信半疑：「呂太太，你可不是開玩笑了？」這位隣居太太姓李，也是常常跟呂太太湊搭子搓蔴將的。所以她忍不住又笑道：「你可是打通宵牌太多？電影也有做過，有些太太打通宵牌回家，連自己的丈夫也認錯的，我怕你目前的情形，也可能如此。」

「不！你不會明白的。李太太。」呂太太一邊看手表，一邊焦急地等待泰萊警司和他的下屬們到來，然後又說：「我頭腦一直保持清醒，否則我也不會試出他是假的。」

呂太太沒有再作詳細解釋，因爲她担心那個「冒牌丈夫」會逃走！所以她看了好幾次的腕表之後，便跑到門外去，豈料如此一來，她當堂爲之吃驚不小。

呂太太看看一輛屬於呂龍的汽車，正由車房開了出來，車內彷彿坐了那名冒牌貨。

呂太太想衝出去阻止他！

但回心一想：萬一他有槍，豈非危險麼？

轉念之間，車子已絕塵而去！

就在這時候，李宅的電話响了起來。是呂太太下人撥來找她的，因爲呂太太曾吩咐過下人監視她「丈夫」，也告訴過下人，有事可致電到這兒來找她。

那名下人說道：「呂先生出去了，太太。」

「爲什麼你不阻止他？」呂太太情急之下，惟有責備她的下人們，「你怎麼還讓他開走車子？」

「太太，你只叫我們監視，並未叫我們阻止啊！」下人又說：「而且，呂先生很兇，剛才罵我們一頓才離去呢。只不過因爲我們多瞧了他幾眼而已。」

「算了算了！」呂太太覺得錯只錯在自己，爲了「安全」理由，她才不敢告訴下人太多，滿以爲可以靜靜地讓警方抓住對方的。

想不到現在警方的人根本未到，那冒牌丈夫已經走了；還開走了他們一輛汽車呢。

呂太太匆匆回到家裏，檢查一下，原來臥室已被人將房門掩上了；裏面被搜得亂七八糟的。

呂太太差些兒哭起來，雖然她已有「先見之明」，事先取走了一些貴重物品，但這是有錢人家，貴重物品實在多得很。何況臥室內一個上了鎖的抽屜已被撬開，裏面的鈔票都不見了。

大批警方人員趕到呂家來。

其中包括了泰萊警司和超人他們。泰萊就是因爲接聽了呂太太的電話，知道有個假的呂龍出現在她的家裏，才驚奇萬分，帶着超人等人趕來的。

呂太太一邊複述發現假丈夫的經過，一邊對偵探人員說出了家中的失物情形。

另一方面，已有警方人員開着車子去追踪假呂龍，因爲那是呂家的車子，所以警方很容易就可以從呂太太口中知道了編號。

超人聞訊，立刻也跟隨住警方人員一齊撤出呂家！一齊去追踪假呂龍。

不過超人用的方式與警方人員的不同，他用自己的飛行術，在距離地面馬路約十餘公尺的上空，飛行巡視，看看有沒有呂太太所講的車型和顏色，而警車則在地面朝同一方向追踪着。

另一方面，泰萊警司聽了呂太太所講的一切經過之後，也吃驚得幾乎閉不上咀巴。

如果眞的有個假呂龍，那麼，這將成爲另一宗「冒牌人」的案件了。而招泉則屬於第一宗，其中究竟包括了一些什麼奧妙在內。

超人回來了，他告訴泰萊，找不到那車子，相信地面上的警方人員也一樣找不到。

偵探們正在室內各處找尋綫索，套取指紋。

呂氏夫婦的臥室裏面，成爲警方集中主力偵查的地方。

床頭几之上，有個烟灰缸，上面留有一枚烟蒂。

泰萊警司把呂太太召來，問道：「這種AA牌的香烟，可是呂先生平時常吸的牌子。」

「不，不是啊！」呂太太瞥了一眼之後，說道：「這是那冒牌的，我丈夫平時只吸一種BB牌的香烟。」

泰萊警司示意偵探人員，小心處理這唯一發現的一枚AA牌香烟的烟蒂，因爲上面最有可能留下假呂龍的指紋。

警方在這裏面偵查了一遍之後全無結果，唯一就是找到一些陌生人的指紋。

然而指紋只對一種人產生威脅作用，就是有過案底的人，因爲有過案底的人多數存有檔案在警局裏面。至於一般市民當然也有，但數百萬人的指紋，却存在人口局裏面，要逐一細查，恐怕不易。

爲此，警方只有將一切寄望在這些指紋之上，希望假呂龍是一名犯人——出獄的犯人，那樣事情也許變得易辦一些，否則就頭痛了。

呂太太約略估計一下，這一次，他們家裏連同首飾、鈔票以及古玩等等在內，損失約在一百萬元左右，這數目也不可謂不大了。

這時候，有輛巡邏車終於找到了那輛呂家的車子。

大批警方人員趕到現場去包圍。

但是，那輛屬於呂家的車子却空空如也。

偵探人員只能從車子裏裏外外捺取一些留下的指紋。除此之外，似乎又是一無所獲。

泰萊警司非常重視這宗案件，因爲富豪銀行門前的刼案極有可能與此互有關連。呂龍是假的，那麼招泉當然亦有可能是假的。

唯一不同的，呂龍是一名富翁，而招泉只是一名積犯而已。此中奧妙全在面孔輪廓，五官相同。幕後究竟還隱藏了一些什麼陰謀詭計？

至此，警方內部發出的通緝令，又多了一個「呂龍」。

警探們奉命追緝「假呂龍」歸案，所以呂龍的面相，立即被複印成千百份，交到探員們的手中，交到警方綫人的手中。偏偏這又不可以對外說成通緝令，只因呂龍是富翁！

此外，報紙亦紛紛刋登這宗「奇案」的來龍去脈；有一張報紙還以半開玩笑的口吻刋出以下的文字：——

「丈夫偷妻子，出自富貴家，內幕揭開後，丈夫亦有假。」內容則列出呂家失物，以及警方偵查後的初步公佈。市民閱讀後，也十分哄動。

刹那間，這兩宗奇怪的案件，也就成爲爲市民茶餘飯後的談論資料，但眞正答案却又沒有人能猜出。

× × ×

一名警探突然接到一名黑社會綫人的提供，知道「呂龍」正在紅燈區一間酒吧出現，就是不知道那是眞的呂龍呢？抑或假的呂龍。

× × ×

紅燈區，男人尋歡作樂的地方。

紅燈區，也是職業婦女賺錢比較容易的地方。

這裏的紅燈區，更是三教九流聚集之地。

這裏的紅燈區，也是不夜天，通宵達旦，都有人在攢動，此中有金錢得來太容易，花得更加容易的男人。亦有爲了養活家人而忍辱賣笑的女人。

一間酒吧裏面，正在內弛外張。

酒吧裏面，人們正在談笑風生。

酒吧外面，警方的便衣人員，正紛紛穿上了避彈衣，分別扮成各式各樣的小人物，將酒吧重重包圍，但却又不敢太過張揚，以免打草驚蛇！

一名中年男子正鬼鬼祟祟的在酒櫃前面的圓櫈上，與酒保竊竊私議：「別揚聲！我是余平啊，小巫。」

小巫是那酒保的名字。

他怔了一怔：「你……你是余平？」

酒吧裏面的燈光儘管昏暗，但是小巫仍然可以看得出，正在與他面面相對的中年人絕對不是他所認識的余平——那是一名剛出獄的犯人。

早在十天前，酒保小巫已聽到了余平出獄的消息。

他們是認識的，但他奇怪：怎麼這一回余平出獄却沒有前來找他呢？以前每一次出獄後，都必然會來找他的。現在這顯然不是余平的中年人，竟然又會自稱是余平，令到小巫好不驚奇。

那個自稱是余平的男子又對小巫道：「別嚕囌，我的確是余平，只不過我經過了一次整容手術而已！小巫，你應該認得我的聲音吧？」

小巫也是眞的給他提醒了。

對啊，聲音是余平的，小巫的確也認得出了。

他立刻放低聲調說：「怎麼你會變成這麼樣呢？」

余平道：「說來話長，我急於要找陳楓，你替我聯絡他，明天下午三點，在這裏見面。」

「陳楓今天剛來過。」小巫道：「好吧，我設法跟他聯絡一下。」

就在這時候，酒吧裏面的燈光突然放亮了。

當時許多酒客都爲之愕然，因爲很少會發生這種燈光突然變亮的情形的，除非遇上了警方要突然搜查——包括查酒牌，以及搜查未成年少女陪酒等等，前者的情形比較少，但後者却經常執行。

因此，酒吧裏面的秩序，一度混亂不堪。

只有警方人員才明白：燈光突然放亮，原來是一種暗號。

余平十分害怕，突然回身就想走！

「不要動，」身旁二名「酒客」都是裏面穿了避彈衣的探員，他們分左右夾攻過來！

一名警官在另一角閃出，一手握槍發出警誡令，一手出示了他的證件。其他警方人員亦紛紛「現形」。

小巫在櫃圍裏面，彷彿活在噩夢中一樣，呆住了！

二名警探將小巫也拘捕。

× × ×

泰萊警司面對余平——一個面目十足是呂龍的中年男子，幾乎難以置信：世間上竟然會有如此出神入化的整容術。所以，他怔怔地出了神。

「你就是假呂龍。」泰萊警司問他：「那些賊物呢？」

「我又沒有做過案，那裏會有賊物呢？」余平道。

「他媽的！」泰萊警司暴跳如雷地，由座位跳起來，一手抓住了余平的衣襟：「你最好別再要花樣。老子沒有耐性跟你再玩下去了！」

泰萊警司很少表現得這麼暴燥的，難怪在旁的超人也看得口呆目瞪！

余平喊冤似的說：「我出獄後，躺在手術床上足足超過了一星期，今天才第一次去找朋友，那有時間給我去做案呢？警司。」

「手術床？」泰萊彷彿被人在大腦刺了一下。

「是的，肯定是一張手術床啊。」余平說。

泰萊警司由盛怒變得冷靜了下來：「你究竟接受過一次什麼手術？快快從頭細說。」

余平道：「我出獄之後立即有人找我，問我要不要改換一下自己的面孔，我感到驚奇，而且我剛出獄，那裏有錢做手術呢？」

「那人是怎麼樣的？」

「我很難形容，他看來年紀不算老吧，但頭髮已經斑白。」余平又說：「事實上我眞的想改轉自己的外表，因爲我們這一輩有過案底的人，都被人岐視，尤其是遇上那些……」他說到這裏，又有所顧忌地望望身邊的大漢——警探之中有些是泰萊的得力助手。

泰萊警司彷彿也了解他的心意：「遇上我的下屬時，他們總會盤問你，查詢一下你的近況和動態，是不？」

余平道：「是的，好像我們以做案爲職業似的，怎麼你們警探們老是針對我們呢？」

「你問得好，相信許多社會工作者也反對我們這樣針對犯過案的人，事實上這是我們工作範圍，我們是爲了防止你們再犯案，查問又有什麼關係，其實並非針對啊。事實上，你們有不少經常是以犯案爲職業的，爲了保障社會安寧，這是必要的。」泰萊又問：「講講你接受手術的情形吧！」

余平於是又說：「我就是爲了避免再受人奚落，所以我決定接受手術，但我坦白告訴那人，我沒有錢，你猜對方怎麼說呢？」

泰萊道：「分期付欵吧？」

「不！那人說，不要我的手術費，但要聽他的說話去做。」余平道：「我覺得，這也值得，正如你所說，我們註定是犯案的。頂多就是由他指揮我們再去犯案吧，想不到，十日八日之後——事實上，我也記不清楚有多少日子了。」

「爲什麼會記不清楚。」

「因爲躺在手術床上，昏天黑地的，也不知睡了多久，直至我被解開繃帶，可以照鏡時，我相信其中所經歷的時間，應該是八至十天左右。」

「事前他有沒有對你講過一些什麼？例如讓你選擇某人的面譜等等。」泰萊問道。

「沒有，話是說過不少，就是沒有讓我選擇面譜。」余平說到這裏，摸摸自己的面皮，「他後來准我照鏡，我也佩服他的手術的確令人驚奇。」

「手術完成後，他對你有些什麼的要求？」

「他說短期內每日仍須注射一次，否則我的面皮會起斑點，他又要我去找一些舊日的壞朋友，目的是策劃一次大規模的刼案，作爲偵還手術費給他。」

泰萊警司問道：「那個人是怎麼模樣的？」

余平道：「中年，樣子很精明。」

泰萊向助手示意，搬來一本册子，裏面貼滿了很多照片，叫余平仔細辨認，余平惟有很細心地逐頁逐頁去翻閱，他以爲只要認出了那位「整容師」，自己即可無事了。

（未完）

千乘萬騎一劍香

氣煞無影劍愛海恨難填

秦紅・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衛濤被梅蘭菊瑞丁香以及洛陽紅牡丹六個花朵美人引得垂涎欲滴，血液翻騰，但艾南村要他供出眞正身份和洗容辨認才相信，仍將他囚禁在地下室，艾菁待長輩退出之後來到衛濤身前，看來她像個天眞無邪的少女，剛才暗中看見他像個色中餓鬼，不由大憤將他打暈要殺死這薄倖郎，而艾北村阻止不要破壞他的人皮，衛濤正想逃出之計，匿在銅像內，趁宮大成送飯來時，逃出桑苧茶莊，艾南村等人知道機關敗露，放棄洛陽據點，趁勢追趕衛濤，而衛濤亦趁他們放火出走之時，將宮大成殺死，穿上他僞裝雲中雁薛子亮的人皮，希望在他們未到廬山之前將情報告知同心盟葛懷俠……

驛道遭截殺

當下喊來店伙計付了賬，便隨着黑衣老人走出客棧，店伙計將他的坐騎牽到，黑衣老人搶着接過，笑道：「這匹馬給老夫騎好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一怔，訝道：「你老不也有一匹麼？」

黑衣老人飛身上馬，笑道：「老夫那匹馬掉了前蹄，一氣便把牠攆走——你快跟來，老夫指點你守候的地點！」

說着，縱馬向鎮外馳去。

一劍震武林衛濤只得拔步跟隨，邊跑邊問道：「對了，你老剛才是怎麼找到在下的？」

黑衣老人笑道：「哈，老夫由客棧門外經過，看見店伙計正在餵你這匹馬，心裏覺得很奇怪，如此這般，所以就找到你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暗罵道：「老匹夫你別高興，待會我要你哭都哭不出來！」

心裏在罵，嘴裏却跟着笑道：「但你老剛才敲門時，不以爲房中人可能是點子麼？」

黑衣老人道：「不，老夫已問過店伙計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接着又道：「如果是點子，你老會怎麼辦？」

黑衣老人道：「照樣敲門！」

一劍震武林衛濤露出驚訝的笑容道：「但是點子可不是好惹的呀！」

黑衣老人嘿嘿笑道：「對你薛子亮來說，點子的確難惹，但我無影劍包開山可不怕他！」

一劍震武林衛濤笑「哦」一聲道：「包老那天沒在地下室，故此不知點子的厲害，那天在下奉命以『黃山三十六劍』與他對敵，那知也沒見他動一下，在下的衣服就破了兩個洞，包老請想想看，點子的劍術有多驚人！」

無影劍包開山冷笑道：「這沒什麼了不起，老夫也一樣可以辦到，你相信不相信？」

衛濤笑道：「不相信！」

回答這句話時，兩人正好已來到了鎮外。

無影劍包開山一聽他居然敢頂撞自己，不由心火大發，候地跳落地上，道：「薛子亮，你可是不高興老夫指派你在此守候？」

一劍震武林衛濤拱手一揖道：「不敢，包老何出此言？」

無影劍包開山惱羞成怒，沉聲道：「那麼，你眞以爲老夫的劍術不及點子？」

一劍震武林衛濤又含笑一揖道：「是的，在下實話實說，包老請勿生氣！」

無影劍包開山冷聲道：「老夫不會生氣，但你薛子亮得接老夫兩劍試試！」

一劍震武林衛濤笑道：「好的，包老肯予賜教，在下十分感激！」

無影劍包開山原想嚇唬他一下，爭回一點面子就夠了，却不料他竟敢接受，因此，反而大感意外，凝目深深地注視他半晌，揚眉悍笑道：「薛子亮，你胆子不錯啊！」

一劍震武林衛濤謙恭地道：「包老如認爲在下接受指教是一種不禮貌的舉動，不試也罷！」

無影劍包開山掂掂長劍道：「老夫只試你兩下，你可要小心！」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多謝關照！」

無影劍包開山長劍平胸緩緩吐出，遙

艾菁向衛濤一掌一地怒憤。

遙靜指衛濤胸口片刻，驀地揚起一揮，劍芒如電飛擊，一點寒星直奔衛濤胸膛射了過去。

他號稱「無影劍」，果然出手奇快絕倫！

一劍震武林心中暗發冷笑，手中長劍舉起一圈一吐，以「黃山三十六劍」的「飛龍搶珠」迎擊而出！

「鏘！」

「鏘！」

雙劍交輝，如電碰擊，發出兩下尖銳而悠揚的聲响！

這表示，他們兩人在一霎眼之內對拆了兩招！

劍光斂處，但見一劍震武林衛濤含笑挺立原地，看來連脚步都未移動一下。

無影劍包開山發出的兩劍，原打算刺手發揮，你薛子亮還會有命在麼？」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這可不然，管見以爲包老的劍術如有一劍震武林衛濤的造詣，必能像那天他在地下室對付在下一樣做到收發由心的地步！」

這話等於在譏笑他不如一劍震武林衛濤，無影劍包開山在桑苧茶莊的地位，比他「薛子亮」高得多，如何能忍下這口氣，一氣之下，衝口道：「好，咱們重新來過！」

一劍震武林衛濤毫不放鬆，接口笑道：「這一次包老務請盡量發揮！」

無影劍包開山冷哼一聲，突地舉劍飛吐而出，大喝道：「接招！」

這一次，他不僅是盡量發揮，而且是先發劍後開聲，有「偷襲」之嫌！

電光火石間，但聽又是「鏘鏘」兩响，耀眼的劍光一閃而沒，勝負立卽分出來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仍是含笑立於原地，渾身上下毫無一點劍傷，無影劍包開山的胸襟却被割開一個「×」字，連內衣也被劃破，只差沒有傷及皮膚！

無影劍包開山倏地暴退數步，驚得面色慘白，兩眼睜得幾欲滾出，那表情就好像見到了鬼！

一劍震武林衛濤突然一改謙恭的態度，聳了聳肩，輕笑一聲，說道：「在桑苧茶莊，包老的地位高於在下，但今天在下終於發現包老的身手不過如此而已，咳！咳！」

無影劍包開山又驚又羞又迷惑，吶喊道：「薛子亮，你——」

一劍震武林衛濤搖手打斷他的話，以輕快的聲調笑道：「聽我說，你包老的劍術的確够快，但如在下猜測不錯，你似乎一開始就只練一個『快』字，這是不對的，須知劍之有術如琴之有曲，必須由內而外練起方能有成，即所謂內三合『心與意合，意與氣合，氣與力合』及外三合『眼與劍合，劍與步合，步與力合』是也，包老既未練此，出手又墨守成規，自然無法克敵制勝，假如包老對劍術一道仍有極大的興趣，請記取如下數語，劍爲諸般兵器之王，自古以來凡精通劍術者，並非得自神仙之助，必求之自身克苦磨練，而最要緊的是：你應該知道劍有千變萬化之妙，千萬不能拘泥於形式，雖然，每一門劍法

都有其一定招式，但也一定要能靈活運用，出手更要凝神定氣，手足相應，意前劍後，做到眼快，劍快，步快，所謂劍及履及，審勢全賴機靈，進退不失其宜，當進則進，迅雷不及掩耳，當退則退，瞬息不可逗留，無論砍、撩、劈、刺——」

這些訣要，乃是每一位「師傅」收徒授劍的老生常談，換句話說，一劍震武林衛濤現在是把無影劍包開山當作「初學入門」者在教導，無影劍包開山出道以來，幾曾受到這種奇恥大辱，雖然心裏恨不得把對方碎屍萬段，但他心裏更明白，今天自己對這個一向把他視爲「傭人」一般的薛子亮已無能爲力了。

因此，此刻的無影劍包開山除了羞慚悲憤外，心裏只想着今後如何活下去的問題，就在一劍震武林衛濤說到「砍、撩、劈、刺」的時候，他再也無法忍受，突然仰天一聲悲呼，手中長劍舉起往自己的脖子上一抹，於一片血箭迸濺中，仰身栽倒，一命嗚呼哀哉了！

這種結果，一劍震武林衛濤並不感意外，他面含冷笑注視無影劍包開山的屍身，嘴裏輕聲道：「老匹夫，你這樣死，比那些被活活剝皮而死的人舒服了！」

語畢，納劍入鞘，把包開山的屍體拖到隱蔽地點丟下，轉回道上，登鐙便要上馬走路。

「哼！」

驀地裏，一聲低沉的冷哼，由附近的黑暗處傳來！

一劍震武林衛濤渾身一震，立刻縮收踏上馬鐙的腳，雙目暴射精光，望向發出冷哼的地方，沉着地開口問道：「是那一位？」

他斷定發出冷哼的人絕非桑苧茶莊的人，不然對方早就撲出來了。

果然，那躲在黑暗處的人開聲冷冷笑道：「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這句話在武林中也可應用，你今天已一連殺了兩人，以後能够不殺人最好不殺！」

敢情一劍震武林衛濤聞聲而知人，一聽之下，慌忙屈膝跪下磕頭道：「是的，弟子敬謹受教！」

那人沉默片刻，忽然輕嘆一聲道：「同心盟已爲敵人滲透，你須步步小心，去吧！」

一劍震武林衛濤恭敬的應了一聲「是。」聽得五丈外响起一片輕微的衣袂之聲；瞬間飄然而逝：當即挺身站起，跨上坐騎，縱馬往南騁馳。

馬經過一番歇息和塡飽肚子後，奔馳起來已甚有精神，因而午夜未到，業已趕至臨汝。

一劍震武林衛濤已由無影劍包開山的嘴裏獲知二莊主艾南村正在城中，故決定繞道而行，免得萬一碰上時惹出麻煩，雖說不在臨汝換馬勢必無法在天亮前趕到第三驛站賽豐，但也顧不得許多了。

繞城而行，必須多走十多里路，爲了怕累壞坐騎，一劍震武林衛濤乃放慢速度，讓馬以「散步」的步調沿着城牆前進。

他以爲只要不入城，便可以平安無事，那知剛剛繞行到西城門外時，忽聽城門下有人開聲叫喊道：「喂，你不是薛子亮麼？」

人隨聲出，一個黑衣老人由黑暗的城門下走了出來！

一劍震武林衛濤一看又是桑苧茶莊的十大武士之一，不由心弦一緊，只得跳下拱手道：「原來是您老，怎麼半夜三更躭在這裏呀？」

那黑衣老人目露詫異上下打量他，反問道：「你又怎麼跑到這裏來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覺得這個黑衣老人較無影劍包開山精明得多，不敢予以輕視，恭謹地道：「在下今早跟隨大家馳騎離開馬車塲時，坐騎的左後脚不知怎的受了傷，故轉回換了一匹，再趕出城時，已不見你們了，因知二莊主走這條路追趕點子，故一路趕來——」

黑衣老人未容他說完，手指他的馬道：「你這馬是在伊川換的，難道沒聽說馬車未到過伊川？」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是的，在下因急着趕路，換了馬立刻就走，直到白沙鎮時，方知在下應該保護馬車去合肥……」

黑衣老人注目一哦道：「你在白沙鎮見到了包開山？」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是的，在下聽了包老的指示後，本待掉頭去追趕馬車，但包老却說這邊人手不足，要在下趕來幫忙。」

黑衣老人道：「那你爲何不入城？」

一劍震武林衛濤舉手一指城門道：「城門已經關閉了呀！」

黑衣老人眉頭微皺道：「奇怪，你怎麼變得這樣老實了？」

原來，凡是走江湖的人都知道城門擋人不擋財，夜間碰到城門已關閉時，如不便飛越城牆而過，可向守城的兵士「疏通」一下，絕無通不過之理，黑衣老人現在責備他「老實」的，就是指這一點。

一劍震武林衛濤自然聽得懂，因窘笑道：「在下那裏不知道，只是今早臨行匆忙，身上竟忘了帶銀子，咳咳……」

黑衣老人似乎已無疑竇，微微一笑道：「既然進不了城，你打算怎麼辦？」

一劍震武林衛濤搔搔頭皮道：「距天亮已不遠，在下想慢慢轉到南城門外等候，不想會在此遇上您老——對了，您老怎麼也不入城呢？」

黑衣老人笑道：「入城去睡覺麼？」

一劍震武林衛濤恍然一哦道：「對對，如果點子逃向同心盟，此地可說是必經之路——二莊主他們呢？」

黑衣老人道：「二莊主守在東城門外，艾姑娘守在北城門外，你剛才經過北城門時，沒有見到她麼？」

一劍震武林衛濤剛才並未走近北城門，心中暗暗慶幸，嘴裏答道：「沒有，在下沒有走近北城門就轉到這邊來了。」

黑衣老人輕「哦」一聲，視綫移向他的坐騎說道：「把你的馬牽到城門下去，免得驚動點子！」

一劍震武林衛濤答應一聲，立即牽馬走近城門下，一眼瞥見城門下靜立着一匹黑馬，心頭一動，回望黑衣老人問道：「您老這馬是在城中換的？」

黑衣老人頷首一嗯，道：「二莊主斷定點子今晚會趕到此地，假如等不到的話，天亮立刻就走，故先換好馬匹備用！」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在下的馬也該換了，這麼怎辦啊？」

黑衣老人說道：「既然現在不走，那就不必換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但是若不給牠上馬料，只怕明天跑不動。」

黑衣老人道：「那麼，到附近割些草來吧！」

一劍震武林衛濤覺得割草餵馬太麻煩，當下仰頭望向城門頂端，忽地驚呼一聲道：「快看，那是甚麼東西？」

黑衣老人仰頭望去，一劍震武林衛濤乘機飛腿橫掃而出，只聽「拍拍！」兩下骨折聲响，黑衣老人狂叫一聲，一個身軀當塲摔出兩丈開外！

一劍震武林衛濤因爲受到警告，故不敢再多造殺孽，一看黑衣老人踣地不起，急忙飛身跳上他的黑馬，猛抖馬索朝南方沒命縱馳。

但才奔馳出十幾丈外，驀聞身後傳來一聲响亮的炮竹爆炸聲，掉頭一看，正見一縷烟火冲空射起，接着「叭！」的一聲，在四丈多高的夜空中爆開一朵火花，燦爛耀眼，十分美麗！

一劍震武林衛濤情知那是黑衣老人發出的求援信號，心中大驚，暗忖守在東城門外的艾南村見到信號時，必會抄路由南城門趕來，是則自己必將和他碰個正着，當下撥轉馬頭往西南方向落荒而逃。

他這一估計沒有錯，可是由於走了一段冤枉路，等到忖度已不致和艾南村碰面，而再轉回南下官道時，他忽然聽見身後道上隱隱傳來一片急遽的馬蹄聲！

一名值勤馬伕也認得他是「總店」來的人物，那敢怠慢，趕忙牽出一匹馬，爲他換上馬鞍，還恭恭敬敬的問道：「大哥可是由臨汝連夜趕來的？」

一劍震武林衛濤點頭道：「不錯，薛某奉命在中秋前趕抵廬山，下一站在那裏換馬？」

那馬伕道：「葉縣，大約過午可到——薛大哥大概還沒吃東西，要不要帶乾糧和水袋？」

一劍震武林衛濤大喜說道：「好啊，你快去拿來！」

那馬伕應聲轉身奔入馬車塲，不久取來一袋乾糧和一袋飲水，就在這時，一劍震武林衛濤已聽見身後的街道上遠遠傳來一片馬蹄聲，心知艾南村和艾菁已即將趕至，急忙搶過乾糧和水袋掛到馬鞍兩邊，飄身上馬催騎疾縱，一溜烟似的衝出南城門。

聽聲音，艾南村和艾菁已經追到二十丈之近，但一劍震武林衛濤對此並不感到特別緊張，他知道艾南村和艾菁經過一個晚上的奔馳後，也勢非在驛站換馬不可，等到他們再度上馬追趕時，自己和他們的距離又可拉到半里以上，如無意外，他們要追自己是不容易的。除非艾南村放棄坐騎——

這個意念閃入腦際，一劍震武林衛濤不覺掉頭往後一望，而這一望，嚇得他幾乎大叫起來，

原來，果眞不幸而言中，距離他身後約莫十幾丈外，一個藍衫老人正以無比迅捷的身法悄然疾掠而來，他，不正是艾南

在這天黑地暗的深夜裏，有人騎馬由臨汝那邊馳來，除了艾南村和艾菁外，還會有誰呢？

一劍震武林衛濤緊張起來了，他雖然還沒見過艾南村的武功，但他看得出艾南村和艾北村都有一身奇絕的功夫，其成就可能更在同心盟十二金衣特使之上，因此他覺得在這個時候和艾南村正面衝突是一件麻煩的事，何況還有一個艾菁在塲，她對自己即使還有一點點的情意，總不能公然倒戈幫助自己對抗她的二伯父吧？

另外，一劍震武林衛濤更想到：自己如欲趕在八月中秋之前抵達同心盟，破壞艾東村和艾西村刺殺蓬萊仙翁葛懷俠的陰謀，勢非借重四通馬車行的驛站一路換馬趕路不可，因此今晚不但不能和艾南村碰上，而且也不能讓他趕到自己的前面去。

一念至此，一劍震武林衛濤再不猶豫，立時連連催動坐騎，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向前疾馳。

他已聽出艾南村和艾菁是在身後半里遠的官道上奔馳，這短短的一段距離，若然稍一放鬆，即有被趕上之慮，不過使他稍感安心的是：今晚的風勢是由北向南吹的，因此艾南村可能還沒聽到自己的馬蹄聲。

他拚命縱馳着，蹄聲有如滾雷，官道兩邊的情景，像一團團的黑雲，疾速往後飛去……

當東方現出魚肚白時，他已馳抵寶豐縣城，由北城門馳入，順着通衢大街直衝南城門，他在馬車塲邊勐住坐騎，一躍而下，大聲叫道：「喂，換馬啦！」

村是誰？

一劍震武林衛濤大爲着急暗叫道：「我的天啊，同心盟還在千里之外，艾南村你要拚老命麼？」

他思忖電轉之下，一個縱身飛離馬鞍，怒矢般投向官道外，往不遠處的一片樹林奔去。

後面追趕的艾南村一見他放棄坐騎，不禁哈哈大笑道：「好朋友，你跑到天邊，老夫追你到天邊，還是停下來見個眞章吧！」

一劍震武林衛濤一邊飛奔一邊大聲道：「你不一定能贏，何必呢！」

艾南村厲笑道：「別要無賴，你應該爲威名赫赫的『一劍震武林衛濤』留點面子！」

一劍震武林衛濤朗笑道：「生死關頭，管不了許多啦！」

艾南村大爲震怒，暴喝道：「鼠輩，老夫今天就跟你比比腳力，看你能支持多時！」

一劍震武林衛濤不再回嘴，他奔到樹林前，縱身飛起三丈多高，宛如飛鳥投林疾速鑽入樹林中。

但是，這片樹林並不大，他掠入樹林時，已到樹林盡頭，眼前是一條小河流，對岸是一片野地，毫無藏匿之處，他於是折身左轉，沿着樹林奔行數丈，倏地再向左轉，潛入樹林內，蹲身不動。

這好像小孩在捉迷藏，他希望艾南村一直追過小河去，自己便可回到官道尋回坐騎，再度趕自己的路。

那知事與願違，他剛蹲下不久，驀聞

一縷劍風由頭上破空而至，不禁大吃一驚，慌忙一個翻身橫飄出七八尺外！

「唰！唰！唰！唰！」

一片銳厲的聲响過後，一劍震武林衛濤原先藏身的地方，十多棵樹木應聲齊腰而斷！

一劍震武林衛濤一聽就知那十多棵樹被對方的劍氣掃斷的，心中暗暗驚慄，急忙撤劍揮出，大笑道：「好劍法！老東家，你不要衛某身上這張皮了麼？」

話聲中，只聽樹梢上也响起一片「唰唰」之聲，許多樹枝如雨般紛紛掉落！

與此同時，一條人影由右方猛撲而至，這人正是艾南村，他身尚懸空，又一劍劈到，口中發怪笑道：「嘿，嘿，你的皮並不一定比別人值錢，老夫要之何用！」

一劍震武林衛濤身形一挫，避過他發到的一縷劍氣，緊跟着點出一劍，笑喝道：「老東家，樹木無辜，你發發慈悲讓它們長大不好麼？」

艾南村怒哼一聲，不退反進，手中長劍出如電蛇，一掄搶攻上來。

一劍震武林衛濤也不示弱，架開對方五劍之後，亦隨之反攻五劍，剎那之間，兩人就在樹林邊展開一場令人驚心動魄的拚鬥！

雙方互相搶攻，劍鋒如雷電交作，看他們的身手，一個行如飛鳥，一個潛如游魚，一個疾似追風，一個動似閃電，眞個是棋逢對手，難分軒輊！

交手五、六十招後，驀聞雙方同時發出一聲沉哼，倏地各自拉身飄退數步。

原來，兩人同時中了對方一劍，但都未傷及皮肉，一劍震武林衛濤右肩上的衣服被劃破一道三寸長的裂口，艾南村腰上衣服也破了個洞！

一看中劍部位均是致命要害，兩人都不禁暗暗抽了一口冷氣！

靜立對峙片刻，一劍震武林衛濤先開口笑道：「老東家，你心裏明白，今天我們不會打出結果來的！」

艾南村冷冷道：「今天打不出結果，還有明天和後天！」

一劍震武林衛濤哈哈笑道：「這倒不錯，可惜你已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不怕累壞身子麼？」

艾南村仍冷冷道：「你放心，老夫曾有與人不眠不休交手三晝夜的經驗！」

一劍震武林衛濤笑道：「別嚇唬人，說到這種經驗，衛某也有過兩次！」

艾南村冷笑道：「但你已經一日一夜未食粒米，因此最後勝利將屬於老夫！」

這句話，一劍震武林衛濤不聽猶可，一聽之下，頓感肚中飢腸轆轆，霎時大感「空虛」起來。

原來，一位身懷絕藝的武林人，一日一夜不吃飯其實沒甚麼要緊，但他衛濤這一日一夜却是坐在馬上不停的奔馳，因此其飢餓的程度就非尋常可比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業已領教過對方的劍術，知道非短時間內所能分勝負，但若繼續打下去，誠如對方所說，目己由於肚餓，勢必因後勁不繼而落敗，想來想去唯有改變戰略，採取「兩敗俱傷」的打法，或可求得一個速戰速決，主意一定，神目突露殺氣，仗劍緩步欺上，沉聲冷笑道：「艾老東家，看來今天不是你便是我了！」

艾南村大笑道：「哈哈，老夫敢向天下人保證，今天絕對是你！」

一劍震武林衛濤陡然一劍直刺而出，沉叱道：「那就試試—接招！」

劍鋒刺出一半，猛可運臂搖腕，劍勢一展一絞，幻化千層劍影，宛如漁人撒網，飛罩而出！

這一劍，單看架式，就知道不是平凡之着，但艾南村面上毫無懼色，手中長劍也毫不遲疑，一聲獰笑，振劍吐出，硬碰迎了上去！

劍光揮閃間，但聽「嘶！嘶！」兩下刺耳銳响，兩人同時各退一步，看上去誰也沒有佔到一點便宜！

一劍震武林衛濤一退即進，絕招再發，一劍趕一劍，一步連一步，以「拚命」姿態奮勇攻上。

轉眼間，兩人又鬥得難分難解了。

這一回較前兇猛得多，只見人影懸空伏地，奔騰起落，耀眼的劍影如千百條銀蛇，環繞着兩人身上飛轉不停，一眼望去，就好像一團火球在地上跳躍翻滾，根本分不出誰是衛濤誰是艾南村！

激戰將近百招，驀聽一劍震武林衛濤長嘯一聲，長劍舞如大刀，一陣「虎虎」聲中，立見一撮黑絲飄空揚起！

霎時，兩人身形倏分，各自暴退尋丈開外。

一撮黑髮，像雪花一般，由高空中慢慢地飄盪下來！

艾南村滿臉凌烈，雙目凸如銅鈴，憤怒的瞪視着衛濤，原來那撮黑髮正是由他頭上掉下來的！

然而，一劍震武林衛濤的情形並不比他好，他在腿上也挨了艾南村一劍，被刺入一寸多深，鮮血正沿着褲管涔涔流下！

論傷勢，自是衛濤較重，但是若論彼此遭受的危險程度，艾南村的腦袋險些搬了家，因此衛濤表現在臉上的是微笑，而艾南村則是憤怒，畢竟頭髮的損傷有關儀表，非經數月無法「痊癒」啊！

兩人又靜靜對峙片刻，一劍震武林衛濤又首先發難，口發長笑搶步欺上，吐劍攻向對方心窩，道：「別作犀牛望月，再來呀！」

艾南村方待舉劍迎擊，一聲陌生的沉叱由樹林中透出：「住手！」

聲調鏗鏘，震得人的耳鼓「嗡嗡」作响！

隨着這一聲沉叱之後，一個身材頎長，臉蒙黑巾的灰衣老人由樹林中緩步走了出來。

情真意不假

這個灰衣蒙面老人，渾身上下，只有那對眼睛露在外面，而那對眼睛，寒森森的，像兩把犀利的匕首，眞個有懾人心魂之感！對於這個灰衣蒙面老人的突然出現，表現出驚訝的是艾南村，他注目盯視老人半晌，開口冷冷問道：「你是誰？」

灰衣蒙面老人也冷冷地答道：「艾中村！」

艾南村臉上升起了殘酷的冷笑，緩緩道：「這種答覆，意味着甚麼？」

灰衣蒙面老人道：「意味着老夫不願以眞姓名示人，正如你個四人也『東南西北』爲名一樣！」

艾南村冷冷一笑道：「閣下認爲老夫四兄弟的姓名是假的？」

灰衣蒙面老人以「不耐煩」的聲調，說道：「假不假你自己知道，這沒有辯論的價值！」

艾南村連連頷首稱讚道：「閣下快人快語，令人心折，那麼把你的來意擺出來吧！」

灰衣蒙面老人閃目一瞥，看看一劍震武林衛濤，目露笑意答道：「老夫是來救你的！」

艾南村眉頭皺皺，冷然道：「老夫剛剛稱讚閣下吐字爽快，不想閣下接着就來了一句廢話！」

灰衣蒙面老人以沉笑一聲道：「絕不是廢話！」

艾南村面容一獰，陰陰地笑道：「老夫耐性不多，你最好用一句話把它解釋清楚！」

灰衣蒙面老人笑道：「好的，老夫所謂救你，乃是說：假如老夫任由你和他繼續打下去，最後喪命的必然是你。」

艾南村獰笑道：「這話若是出於眞誠，老夫十分感激！」

灰衣蒙面老人道：「別客氣，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老夫只爲自家積德！」

艾南村勃然大怒，厲聲叱喝道：「滾開！」

灰衣蒙面老人不爲所動，漫聲道：「不，老夫不能見死不救！」

語至此，轉對一劍震武林衛濤說道：「你走吧，得饒人處且饒人！」

一劍震武林衛濤心中暗笑，當下不敢違拗，恭恭敬敬的向他深施一禮，然後從容納劍入鞘，舉步往官道走去。

艾南村豈肯容他逃脫，一聲暴喝，人如蝙蝠橫飄而起，空中長劍一揚，一式「玉女投梭」陡然攻出！

「給我退下！」

「喀喇」！

人聲和一種碰擊聲同時响出，但見兩條人影在空中一合即分，艾南村一個蹌子翻身倒飛一丈七八，灰衣蒙面老人亦由空中飄下，脚下「登登登」倒退了三步！

而這時，只見灰衣蒙面老人的手中多了一支被削斷數寸的樹枝！

原來，他剛才由林中走出時，手上並無任何東西，但就在艾南村縱身吐劍攻擊衛濤之際，他才「就地取材」拾起一支樹枝縱空攔擊，其身手之快，就連艾南村也看不清！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艾南村已看見老人的身手較一劍震武林衛濤更高，自己即使全力對付也不一定能勝，因此他不再阻撓一劍震武林衛濤的離去，他暗暗調息一口氣，摒開腦中的雜念和胸中的火氣，然後仗劍緩步向老人追去，面含冷笑道：「老夫今朝除遇上眞正高手，衷心至爲快慰！」

灰衣蒙面老人淡淡道：「你弄錯了，武林中眞正的高手你還沒見到！」

艾南村哂然道：「哦，聽閣下這麼說，老夫倒成了井底之蛙，那麼請問當今武林那些人才是眞正的高手？」

灰衣蒙面老人道：「大概同心盟的十二金衣特使已嚇不倒你們，是不是？」

艾南村微笑道：「憑良心說，同心盟十二金衣特使個個都是百年罕見的奇才，不過在老夫來說，他們並不難應付。」

灰衣蒙面老人道：「假如是十二金衣特使的師父呢？」

艾南村面色微變，却故作從容聳肩一笑道：「老夫果是俚人不識，寡見尠聞，出道以來，確未聽過他們的大名，閣下可願爲老夫一述？」

灰衣蒙面老人答道：「不是老夫故放聳人聽聞之言，當今武林黑白兩道，知道他們『十二武曲星』者，爲數恐怕不及二十人——他們是奇人中的奇人，隱士中的隱士，一向鮮少涉足武林，但他們都還活着！」

艾南村道：「我想他們每人一定有個稱呼！」

灰衣蒙面老人道：「武仙，武英，武雄，武豪，武翁，武師，武傑，武俊，武俠，武士，武彥，武棍！」

艾南村笑道：「聽來很新鮮，但老夫也認識幾位『武煞星』，未知閣下曾經風聞否？」

灰衣蒙面老人不由冷笑道：「果然是個有來頭的人物！——說出來吧！」

艾南村仰臉傲笑道：「武魔、武狂、武毒、武顚、武妖、武狐、武淫、武狼、武怪、武丐、武鬼、武夫！」

灰衣蒙面老人突然縱聲大笑道：「哈哈哈，果不出老夫所料！」

艾南村陰笑道：「閣下料到甚麼？」

灰衣蒙面老人不答，轉對尚靜立一旁的一劍震武林衛濤慍聲道：「你還不走，可是心有未甘？」

一劍震武林衛濤剛才見他從容擋開艾南村的凌空一擊，就知今天這一場已不須自己費事，原想立刻走路，但一聽他們言語涉及武林中許多前輩異人，其中有多數自己聽都不曾聽過，因此不覺停下脚步，意欲由他們的對話中多了解一些事情，這時一見灰衣蒙面老人「話鋒」突然指向自己，冷不防嚇了一跳，他熟知老人的脾氣，當下不敢再逗留，復向老人長長一揖，轉身急步出林。

回到剛才棄馬的官道上，看見那匹馬正在官道旁悠閒的啃吃野草，不禁大喜過望，急忙一個箭步趕過去，飛身上鞍，縱騎便馳。

他很高興坐騎沒有丟掉，但他也覺得有一個「現象」很不正常，那就是艾菁姑娘，她原是跟艾南村一起走的，剛才在寶豐縣城，自己分明聽見有兩匹馬追趕而來的聲音，可是結果却只有一個艾南村趕到，雖說艾南村施展飛行術比馬快上一倍，但經過這一番折騰，照理也應該趕上來了，莫非她追過道去了？

不，這匹黑馬似乎一直停在道旁吃草，假如她已趕上來，不會認不出這是他們同伴之一的坐騎，而當她發現這匹黑馬被遺棄於道旁時，必會下馬搜索，那片樹林距此不遠，一眼就可看見，可是爲甚麼至今不見她的「芳踪」呢？

哼，那丫頭最是狡黠刁鑽，說不定她

正在做「欲擒故縱」的佈置，我可得小心提防才是……

一劍震武林衞濤想到這裏，警戒之心立起，一路提神注意周遭的情況，那知一口氣趕了八十餘里，路上竟無一些風吹草動！

這時候，葉縣到了。

葉縣城中也有四通馬車行的驛站，一劍震武林衞濤知道這第四驛站將是決定自己能否順利趕到四海同心盟的一站，因爲假如艾菁已趕在自己前頭，她必會在驛站上有所行動，之後自己也就無法再利用他們的馬匹趕路了。

爲此，一劍震武林衞濤頗想繞道而行，但一想若不在此地換馬，就無法知道第五驛站座落何處，而且眼下這匹黑馬也恐怕無力再奔馳一站之程，想來想去，決定還是入城冒險一試！

單騎入城，正值中午時分，大街上行人不多，酒樓菜館倒是食客滿座，一劍震武林衞濤現在已是兩日一夜未進膳食，不想不看還可以，一想一看就不由感到渾身乏力，眼睛發眩，頗想下馬上樓去飽餐一頓。

但他明白現在絕對不是吃飯的時候，因爲灰衣蒙面老人頂多只能將艾南村纏住一二個時辰，一旦艾南村無意戀戰，灰衣蒙面老人也無力將他制服，假如自己不乘此機會將距離拉遠，仍有被追上的可能。

也爲此，一劍震武林衞濤痛下決心，決定再挨餓一天！

他順着大街一直前進，轉眼工夫，又來到了南城門附近，一眼望去，果見城門邊又有一片馬車場，木柵圍欄邊，有兩個馬車伕正倚立在那裏聊天，一切顯得十分安靜。

一劍震武林衞濤熟悉江湖的各種事態，場面愈是平靜，其隱伏危機的成分也愈多，故爾他一點也不以爲那是可喜的現象，他掏出汗巾擦了一把臉，深深吸了口氣，然後策馬向驛站馳去。

那兩個圍欄邊的馬伕一見有人馳馬過來，他們一眼就認出是自家四通馬車行的馬匹，其中之一立刻舉步迎上，伸手接過一劍震武林衞濤遞給他的馬索，含笑問道：「那裏去？」

一劍震武林衞濤躍身落地，答道：「廬山！」

那馬伕笑「唷」一聲道：「這倒是一段遠路，還有十九站才能到呢！」

一劍震武林衞濤閃目一瞥馬場，見無可疑情況，心中稍寬，接口問道：「下一站在那裏換馬？」

那馬伕道：「獨樹鎮。」

一劍震武林衞濤又問道：「獨樹鎮在那裏？」

那馬伕舉手一指城門外道：「出城十里，那地方有雙叉路，你走右邊那一條便可到達！」

一劍震武林衞濤注意着他對答的表情，覺得沒有甚麼「陰謀」存在，因再問道：「大約甚麼時候可到？」

那馬伕道：「最遲入夜。」

說話間，另外那個馬夫已牽出一匹棕色駿馬，他熟練地將馬鞍掛上，然後轉對一劍震武林衞濤點頭一笑，表示可以上馬了。

一劍震武林衞濤一躍而上，再向那馬伕問道：「今天我是第幾個換馬的人？」

那馬伕笑道：「第一個！」

一劍震武林衞濤不再多問，一抖馬索，縱騎騁馳出城。

果如馬夫所說，出城十里，便見官道一分爲二，一劍震武林衞濤覺得去廬山應走左邊一條才對，但他對這一帶的路徑不熟悉，不敢判斷自己的「感覺」是否正確，同時也覺得那馬伕似無虛僞之處，故決定遵照指示走右邊一條。

這是一片荒野地帶，除了官道上偶見行人之外，舉目盡是山巒和崎嶇不平的草地，一路上不見一戶人家。

一劍震武林衞濤縱馳二三十里後，見道旁有一條清澈的河流，便下馬淘水洗臉，痛痛快快飲了一肚子河水，然後再上馬前進。

暮烟蒼茫之時，獨樹鎮已遙遙在望。

那是座落在官道兩旁的一個鎮甸，遠遠望去，約有兩百多戶人家，入鎮之處，一棵古樹撐天而立，高達七丈有奇，一看就知那便是「獨樹鎮」三字之由來。

一劍震武林衞濤一直在心中担心會上當，這時一見果然有個獨樹鎮，自是欣慰萬分，當下欣然驅騎入鎮。

經過鎮上大街，一路到來到街尾，發現街尾有爿簡陋的馬場，知是四通馬車行的驛站不錯，便在場邊跳下馬來。

馬場內只有兩匹馬，一名馬伕正在餵馬吃草，聽見馬蹄聲，連忙轉頭大聲問道：「喂，換馬是不是？」

一劍震武林衞濤答道：「不錯，快點牽一匹出來！」

那馬伕道：「等等，這兩匹馬還沒吃飽呢。」

一劍震武林衞濤靠近圍欄觀看，見那兩匹馬吃得不甚起勁，便不聲道：「差不多了，老子要趕路，快牽出來吧！」

那馬伕只得將其中一匹牽出，嘀咕道：「這兩匹馬這兩天有些不對勁，最好別讓牠跑得太急！」

一劍震武林衞濤故作不悅道：「老子是總店來的，你要看清楚！」

那馬伕苦笑道：「小的知道，只是今天這兒只有兩匹，有甚麼辦法呢？」

一劍震武林衞濤注目問道：「今天有很多人來此換馬是不是？」

那馬伕搖頭道：「不，已經有三天沒有人來換馬，這條路綫，一向生意就不大好。」

一劍震武林衞濤道：「老子奉莊主之命去廬山辦事，下一站在那地方換馬？」

那馬伕道：「除旗鎮，天亮可到。」

一劍震武林衞濤又問道：「是一直走麼？」

那馬伕點頭道：「是的，咱們是自己人，您大哥要走捷徑也可以。」

一劍震武林衞濤心頭一動，再注目問道：「有捷徑可走？」

那馬伕微笑道：「有，出鎮走三里，那地方有一條支路，轉入支路再走三四里，那裏有一座牛頭山，越過牛頭山，大約再走十七里路便可到達除旗鎮，不過那牛頭山有一小段路不大好走，必須下馬就是

了。」

一劍震武林衞濤道：「比走官道要近好多？」

那馬伕一邊爲他掛馬鞍，一邊答道：「近十多里路總是有的！」

一劍震武林衞濤默望他半晌，突然沉聲一笑道：「老子決定不走捷徑，萬一走錯了路，反而欲速不達，對不？」

那馬伕神色一怔，接着笑道：「如果時間不急，當然最好走官道！」

一劍震武林衞濤見他已將馬鞍掛好，於是登蹬上鞍，開始第六段行程。

離鎮三里，果有一條支路由官道分向右方。

這時天已黑暗下來，無法看見遠處有無馬伕所說的牛頭山。

但是，一劍震武林衞濤已斷定馬伕所言不虛，故毫不猶豫的撥馬轉入支路。

於是向前馳過三四里路，發現果然有一座高山橫臥眼前。

一劍震武林衞濤心中大喜，急忙催騎疾進。

順着支路蜿蜒上山，不久之後，一劍震武林衞濤已然置身於黑夜下的牛頭山上了。

他藝高人胆大，自然不懼有剪徑賊或野獸的侵襲，但漸漸的，他開始覺得有些不對勁了！

原來，這條支路伸入山後，即一直在徐徐轉向西南方。

而他確切的知道，廬山是在東南方而非西南方！

不好，莫非眞的上當了？

一劍震武林衞濤一念至此，立即勒停坐騎，凝神諦聽片刻，突然縱聲「哈哈」大笑道：「出來吧，朋友們，這裏的確是個決鬥的好地方！」

一言甫畢，十丈之外，黑影幢幢出現，由四面八方慢慢圍迫過來！

人數約有五十，年紀三十至五十不等，一律着黑色勁裝，手上均有兵器。好像一羣獵人要圍捕一隻兇猛的老虎，個個全神凝注，蓄式待發！

一劍震武林衞濤暗暗心驚，閃目環掃那些人一眼，忽見艾菁亦在其中，他轉對她大笑道：「艾姑娘，我猜這是妳的傑作吧！」

艾菁手仗一柄明亮長劍，玉臉冷若冰霜，眸中透射怨恨，冷冷道：「你知道已經太遲了！」

一劍震武林衞濤端坐馬上不動，仰臉「哈哈」朗笑道：「對，但願妳臨時召集來的這些人不是膿包貨！」

艾菁冷哼一聲，說道：「是不是膿包貨，動手便知！」

一劍震武林衞濤笑道：「我們之間沒有轉圜的餘地麼？」

艾菁一揚柳眉，說道：「有，先跪下來叩三個响頭！」

一劍震武林衞濤皺眉失笑道：「這個條件倒不苛刻，問題是我還不想失去妳，我知道我一旦跪下去，妳就不會再喜歡我這個沒骨氣的人了！」

艾菁玉臉泛紅，瞪目嬌叱道：「狂徒！少逞口舌，本姑娘今天只有一個心願！——要你的狗頭！」

一劍震武林衞濤笑道：「妳一個姑娘家若想給人好印象，千萬別說這種話！」

艾菁氣得粉臉變青，揮劍清叱道：「大家快上，宰掉那狂徒！」

一聲令下，立有十幾名黑衣人搶先撲出，劍刀鞭槍出如驟雨，猛攻而上！

一劍震武林衞濤一聲長笑，翻腕撒劍，但見劍光一連閃動十幾下，那十多個黑衣人只覺眼睛一花，手中兵器已被挑飛出手，嚇得紛紛仰身暴退。

而一劍震武林衞濤仍端坐馬上不動，手撫劍鋒微微而笑，神態洒脫至極！

他斜睨艾菁輕笑道：「如何？妳召集這些三腳貓來送死，未免太殘酷了吧？」

艾菁又羞又氣，環望衆人頓足，尖叫道：「膿包貨！你們一齊上呀！」

她情急之下，不覺也把「膿包貨」三字罵出來了。那批尚未出手的黑衣人一見衞濤輕描淡寫就把十多個同伴的兵器挑飛，早已爲之胆寒。他們都是來自各地驛站的人手，身手委實不高，但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朝」，這時聽見艾姑娘喝責，不敢再作觀望，齊聲暴喝揮動兵器向衞濤蜂湧圍攻上去。

一劍震武林衞濤不慌不忙，含笑從容揮劍抵擋，他不忍對這些三腳貓痛下殺手，故只把他們的武器磕飛，一時之間金鳴大作，各種兵器如水花飛濺，滿天飛舞！

不過，由於人數有五十個之多，加之衞濤又無心傷害他們，故被磕掉兵器的，都重新拾起兵器繼續攻上，前仆後繼，倒也使衞濤忙得不可開交。

雙方攻拒約莫耆茶工夫，一劍震武林衞濤開始感到不耐煩，大喝道：「你們這些混賬東西，從現在開始，再敢上來的，當心你們的手指！」

他說到做到，立刻就有五名黑衣人被削斷手指頭，一個個痛叫着後退不迭。

剎那間，黑衣人攻勢銳減，多數不敢再上，只在周圍吶喊叫嘯，虛張聲勢。

艾菁越看越有氣，連連跺脚氣叫道：「飯桶！飯桶！原來你們都是一羣飯桶！——通通給本姑娘退下！」

那批黑衣人如聞赦令，一齊頓足紛紛後退。

一劍震武林衞濤哈哈大笑道：「這才對，乾脆打發他們回去吧！」

艾菁也覺得再讓他們呆下去只有丟人現眼，便揮劍嬌叱道：「都給我滾回驛站去餵馬！」

那些黑衣人以爲她在說氣話，沒有一人敢移動脚步。

艾菁心中大怒，冷笑道：「我叫你們滾，你們就滾，聽到了沒有？」

那些黑衣人聽到了，但是你看我我看你，誰也不敢移動一下。

艾菁柳眉突豎，嬌軀一閃，欺至三名黑衣人身前，手中長劍動如蝴蝶飄飛，立聞那三名黑衣人同時發出一聲慘叫，抹頭疾奔。

地上，留下三隻血淋淋的手掌！

那些黑衣人這才知道艾姑娘是要他們眞滾而非假滾，當下紛紛轉身飛奔，轉眼滾得不剩。

艾菁杏目含威，轉對衞濤冷冷一笑道：「你大概以爲我對你毫無辦法了，是不

是？」

一劍震武林衛濤笑道：「艾姑娘聰明過人，在下不敢有此奢望。」

艾菁道：「你說對了，今晚這座牛頭山將是你埋骨之地！」

一劍震武林衛濤微哂道：「就是用妳手中那把劍麼？」

艾菁一掂長劍道：「用劍不成，我還有其他方法制你於死命！」

一劍震武林衛濤把臉一沉，正色道：「艾姑娘，別把我恨入骨髓，我雖然與妳父親等人爲敵，但我對妳仍極之愛慕，只要——」

艾菁嬌叱道：「廢話！」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一點都不是廢話，只要我們沒有私仇，只要妳能勸解令尊等人棄邪歸正，妳我共效于飛之樂並非不可能！」

艾菁冷笑道：「你說燭了舌頭我也不會相信，除非……」抿抿櫻唇，沒有再說下去。

一劍震武林衛濤注目笑問道：「除非怎樣？」

艾菁恨恨然道：「除非你恢復眞面目，告訴我眞姓名！」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好，但現在不行！」

艾菁怒道：「又是廢話！」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冷靜一點，艾姑娘，在下冒充『一劍震武林衛濤』的目的並不是要欺騙妳，在我目的未達之前，我不能恢復本來面目。」

艾菁凝眸問道：「你冒充『一劍震武林衛濤』的目的是甚麼？」

一劍震武林衛濤沉忖有頃道：「在下身負血海深仇，冒充『一劍震武林衛濤』便於訪尋仇家！」

艾菁嗤之以鼻道：「你接受同心盟的聘請担任秘密金衣特使，去少林寺破壞我們的行動，再利用我混入我們的桑亭茶莊，這些都是你訪尋仇家的步驟麼？」

一劍震武林衛濤笑說道：「容或不是，但我相信自己沒有做錯！」

艾菁道：「你這樣說，就別指望我……」玉臉一紅，也沒有再說下去。

一劍震武林衛濤以正氣凜然的態度和聲說道：「聽我說，艾姑娘，妳年紀輕輕，但善惡總能分辨清楚，我雖不知令尊等人爲人如何，然而他們在『活剝人皮』却是個事實！」

艾菁道：「我爹和我那三位伯叔並未親手剝過人皮！」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這話太幼稚，須知指使別人活剝人皮，其罪衍遠較動手者爲重！」

艾菁道：「發號施令的也不是我爹四人！」

一劍震武林衛濤心知發號施令的是那位神秘的「老山主」，當下佯作驚詫問道：「那麼誰是幕後主使人？」

艾菁眼睛眨眨，搖頭道：「我不能告訴你！」

一劍震武林衛濤聳肩笑道：「每個人或多或少總有一些不可告人之秘，如今我們算是扯平啦！」

艾菁一怔道：「你說甚麼？」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我不能告訴妳眞姓名，妳認爲我不够誠實，現在妳不能把那位幕後主使人告訴我，我也無法相信妳說的每一句話，所以我們算是扯平，誰也不能怪誰！」

艾菁冷聲道：「我根本無意跟你和好，這一點沒關係！」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別說言不由衷的話，我有個辦法可以維持我們之間的感情。」

艾菁寒臉不語，但一看就知她外冷內熱，正在等他繼續說下去。

一劍震武林衛濤輕咳一聲，含笑道：「我的辦法是：彼此暫時別找麻煩，妳別問我是誰，我也不追究你們的來歷，今後我如果和令尊等人發生衝突，妳盡量袖手旁觀，而我也盡量避免傷害令尊等人，直到有一天——我想不會超過半年——當我手刃仇家之後，我會來到妳面前，把我的眞面目給妳看，告訴妳我的姓名，那時爲友爲敵，任憑吩咐，如何？」

艾菁嘶唇道：「這對你太有利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你們桑苧茶莊已經付之一炬，我若想再找你們麻煩，也已無綫索可尋，利從何來？」

艾菁道：「你現在不告訴我你的眞姓名，甚麼都是鬼話！」

一劍震武林衛濤輕輕嘆息一聲，說道：「我若說出我的眞姓名，寃仇就永遠報不成了。」

艾菁道：「我可以替你守秘！」

一劍震武林衛濤搖頭道：「不，我雖然喜歡妳，但說實話，我現在還不敢十分相信妳！」

艾菁眨眨眼道：「我發誓如何？」

一劍震武林衛濤又搖頭道：「不，知人知面不知心，妳若對我有情，讓我離開就是了。」

艾菁忽地微微一笑，道：「好，你去吧！」

一劍震武林衛濤見她忽然爽快起來，反覺意外，但就在這時，驀然發現遠處山林中冲起一片紅光，縱目一矚，這才看清整座山頭已爲火海所包圍，不禁心頭大震，怒望她厲聲道：「好丫頭，妳放火燒山了？」

艾菁點首笑道：「不錯，我早就計劃好，一旦我的人打不過你，就放火把你活活燒死！」

一劍震武林衛濤驚怒交迸，大喝道：「簡直胡說，妳也不想活了麼？」

艾菁又點首笑道：「正是，你知道一個女人的名節比生命更重要，你曾親過我的嘴，既然我們不能成爲夫婦，就讓我們同歸於盡吧！」

一劍震武林衛濤收劍歸鞘，立由馬鞍上縱起，一個橫飄掠到她面前，沉面怒斥道：「妳好任性，我要打妳了！」

艾菁仰臉冷笑道：「你打吧，頂多再過半個時辰，你我都將變成一堆骨灰，如今又何在乎肌膚之痛！」

一劍震武林衛濤右掌一揮，果眞在她粉頰上「拍！」的摑了一記清脆的耳光。

艾菁不料他會眞打，一聲痛呼之下，揚劍便劈，尖叫道：「不要臉，你憑什麼資格打我？我跟你拚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掌出如電，一把扣住她握劍的右腕，眞力透指而下，艾菁又是一聲痛叫，手中長劍「噹！」的掉落地上，衛濤緊接着抓住她左手，將她推到一棵大樹前，擁着她狂吻起來。

艾菁掙扎了一會，終於像前兩次那樣的「癱痪」下來了。

但有一點與前兩次不同，這一次除了「甜蜜」之外，似乎加上了「酸苦」的滋味，因爲有兩行晶瑩的淚珠正由她的眼眶裏撲撲流下！

好半天，當彼此的手臂都鬆懈下來之後，艾菁旋轉嬌軀撲在樹身上「嚶嚶」哭泣起來，她邊哭邊道：「你這卑鄙下流的東西，反正今天我們已經活不了，你要怎樣侮辱我，都隨你好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一手搭在她肩胛上，一手輕撫着她的秀髮，嘴吧湊在她耳根前，輕語道：「妳放心，我不會再進一步侵犯妳，這應該可以證明我不是在欺騙妳了吧。」

艾菁道：「你若眞心喜歡我，就該把你的廬山眞面目顯露出來！」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妳別急，最多不超過半年！」

艾菁道：「半年之後，假如你還沒有找到仇家呢？」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那不會，我的前身——眞的一劍震武林衛濤！——他接辦任何案件，從未超過半年，我不能低了他的名頭！」

艾菁道：「你又不是神仙，萬一辦不到呢？」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那麼，我會履行諾言。」

「假如不履行呢？」

「我提出幾個人，他們爲我作出保證如何？」

「誰？」

「武翁房玄齡，武英皇甫奇，武棍甘露民——這三位武林前輩異人，妳聽說過吧？」

「聽過，他們還活着？」

一劍震武林衛濤正容說道：「不錯，這三位前輩異人曾經合力救過我的命，所以我這條命算是他們的，半年後，我若不履行諾言恢復眞面目，妳可以去找他們算賬！」

艾菁斜倚在他身上道：「瞎說，我打得過他們麼？」

「哦哦，我說是算賬，是控訴，妳可以告訴他們我欺騙了妳，他們目會來收拾我。」

「我到那裏去找他們？」

「在廬山附近，有個星子縣，妳知道吧？」

「嗯，怎樣？」

「縣內有個地方名叫『南村』，乃晉時陶淵明歸隱的地方，村中有個濯纓池，據說陶淵明常在那池中洗脚，妳只要找到那濯纓池，在池畔坐下，把雙脚伸入池中，便有人過來問妳找誰，妳告訴他，找三位『歸隱客』，那人便會帶妳去見他們三人。」

「你說得流利，聽來好像不假，咭咭咭……」

「怎麼，妳不相信？」

「我相信也已來不及了，你看，那火已經燒過來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擺頭四望，果見大火已燒到相距十丈之近，樹木在烈火中「劈劈拍拍」作响，幾隻山猪和野兔，四下狂奔着，看那情形，除非背生雙翼，否則萬難逃生。

一劍震武林衛濤一向有臨危不亂的胆識，但是，現在他也不由着急起來了，皺了皺眉頭，轉頭目注衛菁說道：「奇怪，那些火燒山的人，難道不知妳尚未逃出去麼？」

艾菁面現後悔之色，凄然一笑道：「我告訴他們我有一隻神鵰……」

一劍震武林衛濤頓足長嘆道：「唉，這可如何是好！」

艾菁苦笑一聲道：「我們能死在一起，其實也不壞！」

一劍震武林衛濤雙目精光暴射，道：「不，我們不能死！」

艾菁又苦笑道：「決定我們生死的是那塲火，不是你！」

一劍震武林衛濤精眸連閃，突地俯身，拾起她掉在地上的長劍，拉起她轉身便跑，說道：「來，來，來，我們找個地方避火！」

他拉着她跑到山路上，舉目四下打量一番，手指立足之處道：「就在這裏好了，妳快挖下去！」

艾菁知道他要「鑽地」避火，不由又發苦笑道：「沒用的，那股熱氣就會活活把我們烤死！」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那麼，我會履行諾言。」

「假如不履行呢？」

「我提出幾個人，他們爲我作出保證如何？」

「誰？」

「武翁房玄齡，武英皇甫奇，武棍甘露民——這三位武林前輩異人，妳聽說過吧？」

「聽過，他們還活着？」

一劍震武林衛濤正容說道：「不錯，這三位前輩異人曾經合力救過我的命，所以我這條命算是他們的，半年後，我若不履行諾言恢復眞面目，妳可以去找他們算賬！」

艾菁斜倚在他身上道：「瞎說，我打得過他們麼？」

「哦哦，我說是算賬，是控訴，妳可以告訴他們我欺騙了妳，他們目會來收拾我。」

「我到那裏去找他們？」

「在廬山附近，有個星子縣，妳知道吧？」

「嗯，怎樣？」

「縣內有個地方名叫『南村』，乃晉時陶淵明歸隱的地方，村中有個濯纓池，據說陶淵明常在那池中洗脚，妳只要找到那濯纓池，在池畔坐下，把雙脚伸入池中，便有人過來問妳找誰，妳告訴他，找三位『歸隱客』，那人便會帶妳去見他們三人。」

「你說得流利，聽來好像不假，咭咭咭……」

一劍震武林衛濤即使被烤死，也達成妳『死在一起』的願望，不是麼？」

艾菁一想也對，於是接過他遞到的長劍，動手挖起地來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也拔出長劍揮砍山路兩邊的樹木，他提聚眞力貫注劍身，劍鋒所到之處，樹木一排一排倒下，不消盞茶工夫，山路兩邊的樹木已被他砍倒五六十棵！

他接着將砍倒的樹木一拖出七八丈外，於是在艾菁挖掘的四周七八丈範圍之內，再無一棵可燃燒的樹。

這時，艾菁已經挖好一個五六尺多深的土坑，她見衛濤走過來，抬臉笑問道：「這樣行不行？」

一劍震武林衛濤探頭一看，搖頭道：「不行，還要再深一點。」

他立刻加入挖掘，並將挖出的泥土堆積在土坑邊，當土坑掘挖深尋丈時，大火業已蔓延到七八丈處，好像一個火環，將他們困在核心，強烈的熱氣一陣一陣壓迫過來，那匹馬受不了熱，人立起，長嘶不已！

艾菁首先跳入土坑，大叫道：「快下來！快下來！」

一劍震武林衛濤應聲跳下，在她身邊抱膝蹲坐下來，凝望她微笑道：「現在妳覺得自己的手段太殘酷了？」

艾菁一皺鼻子道：「我本來就打算和你同歸於盡，算不得是殘酷！」

（未完）

大漠飛鷹

華府海外情報網指出石油產國準備大團結，一致强硬執行「石油加價」，美國石油專家召開秘密會議，透過國防部和太空署，派出超級特務唐龍，單刀赴約，收買沙漠梟雄沙度烈，叫他挑撥石油產國發動戰爭，互相仇視，不料他的身份洩露，艷諜朱麗多次愚弄他，逼得他屢陷危機，幾經艱險，才得脫險歸來……

決心收買鷹王沙度烈

自從石油大量從沙漠挖掘出來之後，所有石油國的土王酋長都變成富翁，驕奢淫逸，盡量擺闊，至於當地人民，不單是沒有得到甚麼好處，還因烽烟四起，家園被毀，比較以前的日子更加難過，許多個石油產國當中，只有「科威特」是例外的，由於該處只有十多萬人，一旦暴富，居然皇恩大赦，每人憑着身份證去領取一萬美元，以後月支一千美元，不做工也可以很悠閒的過活，影响所及，有許多阿拉伯人湧入科威特，可是，那個國家的元首早已頒佈一項法例，不再簽發身份證，同時不准外來的人轉移國籍，變成科威特的人民，儘管如此，仍然有許多回教的教徒從沙地阿拉伯入居科威特，一來想做生意，二來貪圖那個地方一切穩定，因此之故，科威特的首都登時蓬勃起來。

石油產國當中，最悲的兩個國家就是伊朗以及伊拉克，他們本來是兄弟之邦，不知怎樣的打起來，兵連禍結，甚至互相轟炸石油區，多次發生大火。

實力最雄厚的一個石油國恐怕是沙地阿拉伯了，那邊的石油貯藏量特別豐富，沒有戰亂，照理是上上下下生活得很愉快的，可惜「土王」太多，所有土王擁兵自衞，變成上層階級有無上的權力，一般人眞眞正正是蟻民。

每年一度在首都「利雅特」召開的皇族會議，十分秘密，關上了門，十七八個土王在大堂裏面密密的計議，除了瓜分石油的利益之外，還想辦法提高石油的售價，那個會議往往延續了一晝夜之久，然後結束。

西方的國家密切注意石油國家各種動態，頻頻派出特務，打聽消息，刺探軍情，此外，還有許多專家聚在一起，研究對方的動態，盡可能的令到石油國家陣營分裂，最好就是挑撥那些國家互相仇視，甚至出現戰鬥局勢，在所不計。

石油產國引起的糾紛，不單是這樣簡單，還有可能刺激到整個世界的形勢改觀，戰雲密佈，北極熊插手進來。

局勢越緊，美國的專家越加頻頻召開秘密會議。

最秘密的地方就是死亡谷深入地底，二百呎的太空情報站，由於那個地方有各種高度保密措施，故此對付石油產國的秘密會議也在那個地方召開，那一晚，牽涉到石油方面的各種專家也在上述的「秘密基地」集中討論一個新的局面。

石油專家巴美龍博士說：「本來阿拉伯國家賣出石油，獲得他們的合法利潤，合情合理，可惜阿拉伯國家從來不信任任何一個國家的鈔票，所信任的是金幣或金條，那些數字十分龐大，每次我們結算給他們的石油賬目，總是折算黃金，那就使美鈔的幣值動搖，更糟的是這一點，他們並非永遠收購黃金的，金價升到某一個高峯，他們就把庫存的黃金拋售，套取美鈔，因此影响到金價浮動，眞的是早晚不同，長此下去，不單是美鈔的價格節節下降，金價也不穩定，對整個世界的經濟有很惡劣的影响，近年這種影响達到極端惡劣的階級，原因是蘇聯插手黃金貿易，由於西伯利亞產金地區極端保密，我們不容易獲悉它每年的產金量，可是，年復一年，那邊黃金的貯藏數量勢必顯著增加，有力量操縱金價，照我們的經濟研究專家多人綜合各方面的報告，獲悉一項頗爲重要的事情，蘇聯並非經常大量拋售黃金，只是趁着金價升騰之際拋售，一旦金價下跌，他們就委托幾個大戶逐少買入；這樣做並

宇宙科技搜秘實錄

羅唐納・文

非蓄意擾亂金融市場，只是用現貨買賣黃金賺錢而巳，有時石油產國跟蘇聯委托的大戶同時買金或者賣金，市場的金價動盪得很快，反之，金融的兩大壁壘如果不知不覺的話在對立的地位，一個買金，另外一個賣金，就使金融市場動盪得更快，有如波濤洶湧。假如黃金價格合理的升降，美國所受的影响不大，反之，一日三變，大戶搏殺，在黃金市場展開全面性的鬥爭，不惜製造戰爭局勢，謠言四起，那就會發生不良效果，影响大局，爲了全世界的和平着想，我提出上述各種情況，希望各位發表意見，怎樣做才可以穩定世界的經濟局面。」

有一個專家叫做「何路廸博士」，說：「我並非提供甚麼重要的建議，作爲穩定世界經濟局勢的對策，我想說的是北極熊突然插手世界性的黃金貿易，並非想賺大錢，而是想進行更大的陰謀，利用套取黃金外滙賺回來的錢去製造叛變，最明顯的行動就是支持巴游份子在黎巴嫩以及以色列的邊境活躍不巳，使中東的局勢永遠緊張，另一方面，蘇聯侵略阿富汗必須付出巨額的軍費，想以戰養戰，他們就在黃金貿易市場方面打主意。」

「是的，這種局勢越來越緊，極有可能引致石油存貯量越來越加短缺，歐洲的工業國家大受影响，不可不防。」巴美龍博士說。

座上的另一專家沙勃拿博士說：「現時歐洲工業國家巳經受到嚴重影响了，由於石油貨價飛漲，工業製成品的成本增加，售價也提高，各國的生活水準無法追得上，於是工廠倒閉，失業份子激增，爲今之計，先要壓抑石油不斷的加價。說到這裏，便要牽涉到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石油產國如果團結一致，他們的確有可能不斷加價的，最可靠的對策就是設法分化他們，可惜至今仍然辦不到，只是伊朗跟伊拉克兩個國家爆發戰爭，並非整個石油產地都處在敵對狀態，我認爲目前急於做的一種活動就是設法使阿拉伯沙漠本身以及隣近各區的石油產國分化，從朋友變成敵人。」

「能够辦得到，當然是最理想的一件事，可惜我們跟阿拉伯沙漠距離太遠，不容易製造糾紛。」

「不，根據中東方面情報站的報告，那邊巳經有人開始製造糾紛了，可惜他不是我們這方面的人，如果我們有辦法收買他，使他變成一個新興勢力的首領，那就可以從事遙遠控制。」

「這傢伙是誰呢？他有什麼勢力能够使當地的土王酋長屈服呢？還有一點，他是阿拉伯人？抑或是白皮膚的人？」

「關於這點，我們至今仍然沒法查探得清楚，只能說沙漠區有這樣厲害的一個英雄人物而巳，他經常刦富濟貧，阿拉伯的富豪以及土王酋長談虎色變，當地各族阿拉伯人都把他稱做鷹王，坦白點說，我們的情報網工作不算得符合理想，對他懂得太少。」

「這也難怪，我們中央情報局沒有下決心收買他之前，那邊的特務不會對他展開全面性的調查工作。」

「好的，今日開始，下令中東各區的情報站徹底調查鷹王各種活動，隨時收買他。」

跟着他們研究另外一些關於中東的基地措施了，此事暫時告一段落。

超級特務唐龍奉命出擊

三週後，有七項不同形式的報告，分別呈送到加州的「石油供應研究院」，巴美龍博士係該院的主持人，他翻閱那些報告，徹夜不眠，翌日下午，打電話給太空署找署長雷加拉博士，秘密晤談。

他們二人仍是在死亡谷地面之下二百呎機密室之內交談的，只有兩個人在座，巴美龍先行表達他的意見，說：「雷加拉博士，本來這件事情不會牽涉到太空署的，因爲秘密武器，這個部門附屬於太空署，根據中東七個地區的情報，綽號鷹王的一個人，叫做沙度烈，他乘坐白骨鷹在空中飛翔，不管用刀槍交戰抑或用機槍掃射，俱是極端兇悍的，威震一方，由於他的座騎並非活鷹，而是機械鷹，那就牽涉到飛行的秘密武器了，我想知道兩件事情，故此向你求助，第一點，至今有沒有人製造一種能够飛行的機械鷹呢？第二點，沙漠區曾經有些科學家躲在深谷製造秘密武器，後來他被美國太空署派人掃蕩，那個地方在那一處？最近有沒有人繼續製造這種會飛的秘密武器？」

雷加拉博士想了想，說：「如果你想得到最詳細的資料，我可以叫人從檔案提取，讓你逐項研究，倘若你急於知道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我可以很簡單的回答你，關於機械鷹，我是有可能製造出來的，換句話說，牠只是變相的直升機，不過外表上看來，有如一隻大鷹，借此愚弄無知的阿拉伯人吧了，另一問題是涉入科學家製造武器的，我仍隱約記得起那一帶深谷在阿拉伯核心之內，叫做紅穴，原因是那邊的崖谷全是紅色的沙石構成，看來十分可怖，本來有一帮科學家被阿拉伯土王僱用，躲着製造各種秘密武器，後來科學家死在我們派出的戰鬥轟炸兩用機大轟炸之下，一直都沒有人繼續研究或製造這種秘密武器了，如果你對紅穴這個地方發生了懷疑，不妨派人到沙漠區看看。」

「好的，多謝你協助，現時我想看看你的檔案，那是指紅穴各種活動而言的，最好你附加指示，使我們派人到那邊去看看它是否鷹王的巢穴，不會走錯路。」

最後，巴美龍博士這樣說。

雷加拉博士叫人把他想要的資料拿出來，送交巴美龍博士。

三天後，巴美龍博士再去太空署的地下室，跟雷加拉博士詳談，他有點興奮，說道：「原來美國太空署巳經派人到中東石油產地跟妖道多次的交手，還把他們徹底消滅，不過，我們現時想派人到中東找鷹王商量機密工作的目的，並非把他殺害，而是想跟他交朋友，那種行徑比較隱晦，可以說是比較困難，我從你這邊拿走的檔案找到一個人，我覺得他是最理想的人選，担任這種工作，你可否借用。」

雷加拉博士笑了笑，說：「巴美龍博士，你所說的人恐怕是唐龍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

「我必須告訴你，他是中國人，沒有入籍美國，也非華裔的美國人。」

「那不要緊，找一個中國人到中東去，以遊客的身份出現，比較美國人更加安全。」

「好的，我叫唐龍到機密室跟你直接談論這件事好了，首先，我想對你說的一件事情是他的身份，他不是美國特務，只是僱用，必須在他出動之前講清楚酬金以及安家費，他喜歡獨來獨往，不必把每一個情報站的負責人告訴他，假如他落在敵人的手上，不管對方用多麼狠毒的刑罸對付他，他也不會洩秘，因爲他對美國情報局毫無所知，我之所以重用他，就因爲他肯單獨負起偵查兼戰鬥的任務，死而無怨，對美國來說，像他這種人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至於他的工作能力，遠遠的超過我們訓練出來的特務。」

不久之後，唐龍奉命到太空署的機密室，謁見巴美龍博士，談了幾句，巴美龍博士就把他帶走。

兩人同返「石油供應研究院」坐定，巴美龍博士說：「唐先生，我很想知道你在政治方面有何特別的主張，你可以賜告我麼？」

唐龍很冷靜的說：「我一向都沒有任何一種政治觀念，即使有，他是跟這件事情毫無關係的，你叫我執行任務，我願意效力，必然會傾全力去做，此事與政治無關。」

巴美龍博士說：「你有沒有投入任何一種宗教呢？」

「沒有。」

「那麼，你當然不是回教徒了，是也不是呢？」

「我並非回教徒，使我奇怪的是這一點，你爲甚麼要提出這些問題呢？」唐龍有些詭異。

巴美龍博士說：「我想更爲深入的瞭解你，沒有別的意思，現時我想知道你去過中東甚麼地方，你可否很簡單的告訴我呢？」

唐龍想了想，把他以前在中東靠近沙漠區的旅程說出來。

巴美龍博士說：「那些地方只是沙漠邊區而巳，你有沒有走進過阿拉伯大沙漠的核心呢？」

「我有幾次進入只見沙丘不見人的地方，不知道它是否核心。」

「好的，我再問問你，你有沒有到過叫做紅穴的地方呢？」

「沒有，我甚至沒有聽見過這一個地名。」

「我想派你到紅穴，找一個人，他的眞姓名叫做沙度烈，綽號叫『鷹王』，屬於沙漠梟雄這一類，你有沒有把握找到他呢？」

「只要他沒有死，我一定找到他！」

「我可否聽聽你的意見，研究你找他的門路。」

「好，我不妨把此行的計劃說出來，既然他綽號鷹王，料想他定是對鷹發生濃厚的興趣，並且跟沙漠各區養鷹的梟雄有來往，我抵達沙漠，先行找到買鷹賣鷹的傢伙，查問沙度烈的行踪，那就有辦法找到他。」

「可惜沙度烈所騎的鷹，並非有血有肉的鷹，而是機械鷹。」

「儘管如此，我仍有辦法找他的，照情理推想，沙度烈既然是驍勇善戰的人，他必然不是科學家，只要我找到當地最有名望的科學家，就有機會探聽製造機械鷹的古怪科學家是誰，這種途徑是一般特務運用的手法，直綫追踪，我還可以在摩洛哥打聽跟沙度烈有關的人，深入查問，包括被他們殺害的仇人家屬以及受惠於他的窮人，另一方面，凡是梟雄多數是擁有絕色佳人作伴的，找到他喜歡的女人，那就可以找到他。」

「現時我想提出一個問題，希望你賜告，假如我找到鷹王沙度烈，怎樣對付他呢？不見得萬里迢迢派我到那邊去，只是跟他交朋友那麼簡單吧，沙漠區有這麼一句話，凡是千辛萬苦追踪一個人，找到他的時候，不是贈給他一袋金寶就是送他一柄血刀，你叫我給他一些什麼呢？」

「給他一袋金子。」

唐龍笑了笑，說：「巴美龍博士，你當然不會無緣無故贈他一袋金子的，你想他幹甚麼？」

「我們眞正的目的就是想他發動有限度的戰爭，令到阿拉伯各族的戰士不會團結，不過，這種戰爭只是地區性的搏鬥，並非眞的打起來，找鷹王固然不易，煽動他打打殺殺而又不是大開殺戒，那就更是不容易。」

唐龍說：「只要我找到他，一定可以達到目的，倘若中東的石油產地發生大火，必然引起猜疑，到時我就可以想辦法令他捲入漩渦了，打仗的時候，初時我帮他的忙，後來我帮助他的敵人，就可以打個平手，不過，這樣做一定要花很多錢的，根本上打仗本身就是雙方都要花錢。」

「我們對這件事情不單是有全盤計劃，並且在經濟上早有準備，到時你在摩洛哥一間賣古玩的商店拿錢運用好了，你的酬金是一百萬美元，你是否嫌少？」

「這個數目不算少了，我覺得心滿意足，成問題的是這一點，此行的目的只是在沙漠上面燃起戰火，沒有一個國家打贏，憑甚麼去判斷我是否有點成就呢？」

巴美龍博士說：「沒有戰火，你此行算是失敗，如果眞的在沙漠上面發生大戰，殺人無算，也是失敗，倘非如此，你就算是大功告成，爲期一年，到時我們會透過古玩店老翁江河先生通知你，搭航機回來，至於那些錢，我可以先付。」

唐龍說：「不必先付，到時你如果認爲我的成績不錯，付欵給雷加拉博士好了，我的妻子羅美莎，患了失憶症，有錢也沒有甚麼作爲，讓她躺在醫院靜養好了，現時我很想知道阿拉伯產油區的實際情況，包括各區的石油礦場如何抽取沙地之下的油漿以及如何運輸，更加重要的是它如何預防那些石油突然爆炸，你可否把這一連串的問題解釋幾句？」

巴美龍博士說：「我們這一座巨型的圓頂建築物，叫做石油供應研究院，你想知道的事情俱是在我們所研究的體系之內，怎會茫然無所知呢？請你跟隨我走進造型室，那邊有許多項關於石油的造型，一

目了然。」

唐龍聽了很高興，立刻移步跟隨他入內。

在研究院地面更爲深入的一處有十多種立體的模型，顯示石油區眞實情況，巴美龍博士伸手向那些模型指了指，說：「第一座模型是最基本的石油礦形狀，因爲它只是入地三十呎就可以掘到油漿，工作的程序十分簡單，只是把油漿透過巨型的吸管吸出來，送到附近的煉油廠，就有石油到手，現時這種礦坑少而又少，起碼要掘到三千呎深然後有油漿了，那些礦穴爲了預防地底的熱氣升騰，必須裝置冷氣設備，還要使用抽濕機，又要效能很高的電梯，快速地升到地面，或者從地面降落，另一方面，又要效率極高的防火措施，即使是星星之火，也會刺激礦穴之內的肥皂泡對準火焰噴射，比較用水掃射更加有份量，甚至可以說地震也不會傷害它，有人在空中投擲千磅炸彈，不過摧毀地面的建築物而已，由地面開始計算，每隔兩千呎深就有一套防火設備，故此不會發生大災難。」

唐龍說：「地下的礦穴貯滿了石油的油漿，那麼，豈不是有火就能熊熊高燃了嗎？」

「你不必太過担心，事實上那些油漿沒有提煉之前，有如泥漿一樣，決不會搶火，或者是自動燃燒，再又因爲礦穴之內缺少氧氣，沒有氧氣助燃，火勢不容易擴大，一句話說，所有油石的礦穴都有高度的安全體系，任何人想要破壞它，殊不容易。」

唐龍說：「多謝你的指點，照我所知，每一個石油礦穴抽取油漿之後，把石油輸送到鴨巴甸港，一定要經過千里之遙的沙漠區，那些輸油管是很容易破壞的，是也不是呢？」

「是的，由於千里過外那麼長的鋼管，勢難逐段派人看守，只好採取另外一個方法處理，任何一截石油管被人破壞，立刻停止輸送石油，暴徒只能够毀壞三幾十呎長的鋼管，有甚麼用？不過一個鐘頭，就可以替它換過另外一截鋼管了，礦場的損失極爲輕微。

「反而在鴨巴甸港有些運輸船被人破壞，發生嚴重的損害，那種船舶十分巨型，相當昂貴，且又容易焚燒，原因是船上所貯藏的東西已經不是油漿而是提煉出來的石油，它是很易焚燒的，火光映眼，已經無法灌救，鴨巴甸港經常發生糾紛，理所當然。」

深入邪惡街巷找尋綫索

唐龍依他的指示去做，翌日黃昏，搭航機到摩洛哥，走出機場，立刻找一間酒店歇宿，跟巴美龍博士所指示的情況完全相同，不過，他認爲找鷹王沙度烈並非十分急切的事，儘可以慢慢的做，故此他只是找個地方歇息，便在夜間到處逛逛，看看摩洛哥的夜景。

靠近深夜，他然後返店，向詢問處查問江氏古玩店，抱着很輕鬆的心情上床睡覺。

翌日的上午，他單獨走向一間中國人開設的酒家品茗，靠近中午，然後走進「江氏古玩店」。

那一間古玩店擺放了許多古物，古瓶古劍古畫，式式俱備，他在店裏緩步走動，有一個青年走過來，說：「先生，我姓江，叫做江仔，是江氏古玩店的一個小職員，我希望能够幫你找到你喜愛的一件古董，你想找的是甚麼？」

唐龍笑了笑，說：「我還是坦白點對你說知的好，我想找的是人不是古玩。」

「先生，你想找誰？」

「我想找的人是江河。」

「原來你想找我的祖父，請你在此等候一會，我走進去通知，你可以把姓名告訴我嗎？」

「我沒有名片，姓唐，單名一個龍字，請你對他說知，我是他以前闊別多年的老朋友，最後一次我們見面的一年是一四九六年，大概他會記得起我的，希望他接見。」

姓江的小伙子把唐龍帶到後進，唐龍站在一張床的前面，有一個老翁七十多歲，似乎很辛苦，略帶病容，把臉孔朝向牆壁那邊，他看見自己的人帶了一個陌生的客人走進來，把臉孔掉轉來，向唐龍望了一眼，說：「先生，我們是否以前見過面呢？」

「是的，我們以前眞的見過面，當時是一月四日，已經入夜了，準確的時間是九點零六分。」唐龍故意把一四九六這麼幾個數字裝嵌於每一句說話之內，查查對方有甚麼反應，那個老翁聽了這句話，眼睛一亮，說：「先生，我們眞的見過面，你貴姓？」

「我姓唐，跟你一樣，是中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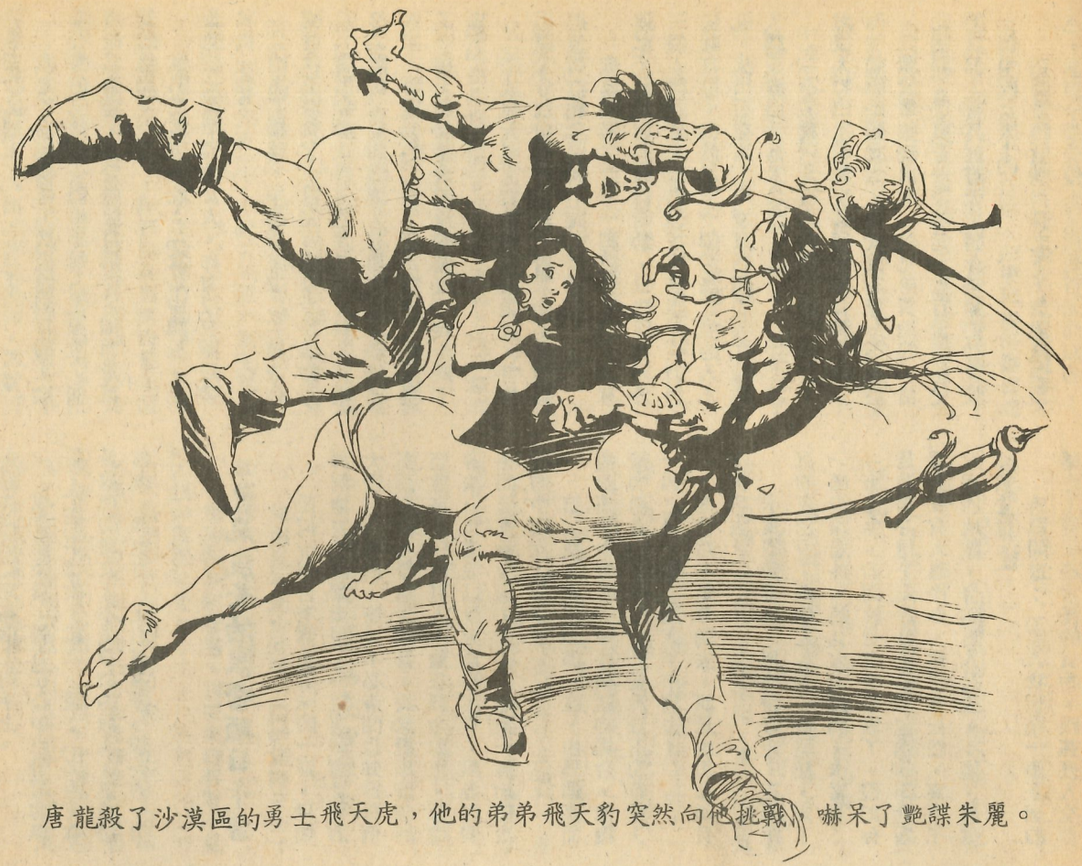
老翁苦笑一下，說：「很久我沒有跟僑胞交談了，你到這裏看看我，眞是一件好事。」

他說到這裏，揮手打個手勢，叫那個青年走開，那個密室只有他們二人，老翁說：「我叫做江河，大概我的名字你早已知道了，否則，你不會闖進這間古玩店來找我的，你需要我怎樣的幫忙呢？隨時吩咐好了。」

唐龍說：「我此行是找一個人的，他是阿拉伯人，叫做沙度烈，綽號鷹王，你有沒有聽見過他的名字呢？」

「好像聽見過，唐先生，我近來多病，很少到外邊活動了，不過留在店裏做些聯絡的工作而已，爲甚麼你要找他呢？」

「關於這點，我不便奉告，你只是替我找尋關於他的資料好了，如果你沒法打



唐龍殺了沙漠區的勇士飛天虎，他的弟弟飛天豹突然向他挑戰，嚇呆了艷諜朱麗。

聽，我可以自己去打聽。」

老翁有點緊張，說：「唐先生，你是個遊客，如果你不問情由的到處打聽鷹王消息，那是很危險的，說不定跟你交談的人就是鷹王的爪牙。」

唐龍向他望了一眼，說：「鷹王有許多爪牙嗎？」

「是的，鷹王眞的有許多爪牙，分佈各處，越是含有邪惡意味的場合，越加容易碰着他的爪牙。」

「那麼，鷹王必然是匪幫的首領了，是也不是呢？」

「你可以這樣說，由於他經常刦富濟貧，有人認爲他是魔鬼，也有人認爲他是窮人的救星。」

唐龍嘆息了一聲，說：「江先生，既然你抱病在身，我不想麻煩你了，你好好的休息吧，如果我需要你幫忙，到時我再登門拜訪。」

快要分手時，唐龍想起了一件事情，問道：「江先生，你沒有病的時候，怎樣跟自己人聯絡呢？是否他們直接走來見你呢？」

「不，有些人不敢走入市區的，我們習慣了在夜半市場碰頭，到時我在那種地方擺賣一些廉價的古玩，另外有些字畫，還有一些用硃砂寫在黃紙上面的符籙，假如有人走近，想買黃紙寫的符，我說出一個數目來，他討價還價，我知道他說的數字，是自己人，便即跟他聯絡，反之，他沒有說出數字或者他所說的數字不符，我就把他看做普通的顧客。」

「這樣安排是很高明的。」唐龍稱讚他一句。

老翁緩緩的說：「唐先生，你懂不懂得夜半市場是甚麼呢？」

唐龍想了想，說：「那是出賣賊贓的地方，通常是在沙漠邊區，由駱駝引道，只有渾身邪氣的人，然後走到那邊做一些沒法在陽光照射下的交易，以前我到過摩洛哥，曾經去過一次，故此稍爲有些印象，現時它跟三年前的夜半市場有沒有顯著的改變呢？」

「沒有甚麼顯著的改變，不過，男人更加容易出刀，女人比較以前更毒。」

唐龍笑了笑，說：「江先生，多謝你的指示。」

唐龍走出古玩店，心裏暗自盤算，巴美龍博士叫他聯絡的一個人，竟然是個十分衰老的人，且又患了重病，眞是倒霉，看來他只好自管自的打聽鷹王行踪了，他並非打算找鷹王算賬，只是想交朋友，即使鷹王眞的有些爪牙，發覺他是問題人物，未必不問情由的加害他，可是，大地茫茫，到甚麼地方找這個人呢？他感到十分孤立，一邊想，一邊走，越走越遠。

即使事隔多年，仰仍然記得起以前的街巷，同時記得起到甚麼地方欣賞艷舞，在那一間酒吧的後進有秘密賭場，半公開的聚賭。

既然他下了重大的決心，施展撥草尋蛇這一招去找尋有價值的綫索，他就毅然走向最邪惡的街巷。

夜色逐漸加深，他的酒量很豪，但却擺出喝到半醉的模樣，走得脚步浮浮，他希望有些蕩婦上前兜搭，把她們抓住，查

問鷹王沙度烈。

他走了三條橫街，然後達到目的，陰暗的牆角忽然有一個中年婦人走出來，曲幾極爲飽滿，伸手向他打招呼，擺明是流鶯的格局。

他點了點頭，說：「我是中國人，只是想找一個中國的女人，你有沒有辦法替我找一個？」

她搖了搖頭，用英語說道：「難道你認爲我不好嗎？」說完，她動手扯他的衣裳，唐龍身形一抖，擺脫了她，料不到她忽又衝前，更加痴纏，有如情婦一般扯他返家，唐龍勃然大怒，雙手齊出，把她推了一推，她就跌跌撞撞的退後了幾步跌下來。

她放聲大哭，有兩個流氓走近，替她出頭，分別向唐龍撲攻，唐龍毫不費力就把他們打翻了，其中有一個亮刀。

唐龍閃過了刀，一脚把他打倒，沒有追擊，自管自的向前走動，很快就有另外三個人衝過來，似乎想找他算賬，他們很快就打輸，突然，有一個又高又瘦的人走近，拔出手槍來，用廣東話問：「你是誰？爲甚麼出手傷人？」

「不，我只是被人糾纏，逼不得已，然後大打出手，如果那個女人肯替我找一個美貌的中國女人，那就沒有這一場架打，我願意拿些錢出來，給兄弟買酒喝，借此贖罪，這裏是一千美元，五百元送給兄弟買酒，另外五百元，請你叫他們替我找一個中國女人！」

在手槍的槍嘴指嚇之下，唐龍毫無懼色，拿出十張美鈔來，俱是百元面額的，

包庇流鶯的黑幫頭目卡雷

任何一個含有罪惡意味的一區，只要那個地方有流鶯出現，一定有些黑社會的大漢包庇她們，唐龍不必查問也知道那個高而瘦的人是黑幫頭目，故意擺出醉貓的姿態來，任意打人，兼且揮金如土，想盡辦法引起流氓以及流鶯的注意，然後逐個查問鷹王沙度烈，最後，他揀一個比較冶艷的中國女人伴宿。

第二晚，他再到那一區，由那個高而瘦的漢子卡雷帶到一些聚賭的場合，他繼續喝酒查問，似乎急於獲悉鷹王的行踪，一週之後，他才到夜半市場去。

他當然不是單獨去，而是由黑幫頭目卡雷帶去。

卡雷很是豪氣，把他帶着走，在黑沉沉的夜色中，兩個人各乘一隻駱駝，走了一個鐘頭過外，遙見火光閃閃，卡雷說：「唐先生，前面就是夜半市場了，假如你是遊客身份，走進許多帳幕包圍的街巷看看，沒有人騷擾你，你想買甚麼，寫下了送貨的地點，自然有人送去，不過，鈔票必須先付。」

唐龍問道：「假如我想擺一個極細的攤位，賣一些古怪的貨物，跟甚麼人交涉呢？」

卡雷愕然，說：「你眞有此想？」

「是的，我想賣的是符籙。」

「好的，我可以把你帶到白鬚長老的面前，你賣甚麼東西都可以，所佔的攤位是六呎闊，一晚的代價是二百美元，你是否同意？」

「我完全同意。」

兩人先後策動駱駝走進夜半市場，那個地方仍是沙漠邊緣，雖然有些沙丘起伏，它已經被人剷平，並且在沙丘之上搭下一個個帳幕，看來有如軍營，佔地不廣，仍是分做大街小巷的，人在那邊走，有如置身於摩洛哥的窮人聚居之處，秩序方面很是凌亂。

卡雷替唐龍辦妥了擺檔的手續，立刻開檔。

唐龍早有準備，探囊取出一叠黃紙，放在檔位上面，沒有標明價錢，但仍一本正經的等待顧客駕臨。

卡雷莫名其妙，說：「唐先生，你認爲那些符籙有人買嗎？」

「說不定，它可能完全沒有人光顧，也許有人需要它，重金購買。」

卡雷說：「就算有顧客吧，那個人爲甚麼要買符籙呢？」

「十分簡單，澈夜不眠的人，多次看醫生，始終失眠，他就需要買些醫治失眠的靈符，此外，賭徒輸得多，希望把輸出去的錢贏回來，也許他想買一條靈符，這些玄理只是中國人明白，照我看，摩洛哥人不相信這一套，假如有顧客，大概是中國人居多。」唐龍很有把握的說。

卡雷當然不相信這一套，儘管如此，他仍很有興趣坐在他的身邊。

突然，有一個十分標緻的女人走近來，嫣然一笑，說道：「先生，我想買一條符。」

「這裏放置的符籙俱是很靈驗的，不知道你想買的是那一種符呢？」

「尋人符。」

「你想尋找那一個人都可以，只要你把黃色的符，用香囊裝置，貼身懸掛，就有機會看見你所想找的人，不過，這種靈符的售價相當昂貴，如果你想找的人是身份高貴的話，那一條符的價錢更加昂貴，你必須注意這一點，買這種靈符必須十分誠懇，句句屬實，然後有用，你打算花多少錢去買這樣子的一條符呢？」

唐龍故意給她一個機會，說出一些數目，假如她是圈子裏面的人，必然明白，此外，又因他標明那個攤位是屬於江氏古玩店，更加有理由令對方看了心裏明白，無怪他這樣做。

她搖了搖頭，說：「任何一種買賣，見貨議價，都是由賣貨的人開口索價的，怎會由顧客出價。」

唐龍一聽就知道她不是他想找的人，索性擺脫她，說：「小姐，你不是誠心購買尋人符的，再見！」

他分明是不想做這一宗生意了，卡雷莫測高深。

那個美女毫不介意，向唐龍睨了一眼，說道：「幸虧我想買的只是尋人符，沒有這種符我也可以自行尋找，不必再提它了。」

說完，她自管自的走開。

卡雷忽然問：「唐先生，我發覺你不斷打聽一個人的行踪，如果那些符籙眞的有靈，你早已達到目的，何必到處尋訪？由此可見它不是眞眞正正有靈驗的了，是否如此呢？」

唐龍很鄭重的說：「卡雷先生，你並非中國人，無怪你會發生這個疑問，我們中國人有這麼一句，能醫不自醫，表示一個醫生只能替別人醫病，他本人如果得了病，任由他有天大的本領，他也沒法醫治自己的病，賣符籙的人也是如此。」

這句話含有玄機在內，卡雷聽了，仍不明白，只好一笑置之。

很久，沒有顧客，坐着沒有意思，卡雷忽又把話題落在一個人的身上，說：「唐先生，我發覺你有些危險，彼此交上了朋友，我實在不想看見你死於刀劍之下，故此我直言無隱，請你告訴我，爲甚麼你千方百計找鷹王沙度烈呢？」

「這是我的私事，不過，你既然問我，我仍是很樂意的向你解釋幾句的，我之所以尋找鷹王沙度烈，絕對不是因爲我跟他有甚麼冤仇，我只是想跟他做一宗生意而已，事成之後，雙方都有好處。」

卡雷苦笑一下，說：「這一宗生意是怎樣子性質的？」

「我早已說過，這是我的私事，不想把它告訴任何人，假如你沒有辦法替我引見，而又担心我會傷害鷹王沙度烈，不妨採取這個辦法，先行搜身，跟着用繩子把我縛起來，還讓我喝到醉醺醺的不省人事，最後，把我抬到他的營幕裏面，那就可

他認爲那是一種惡作劇，卡雷如果殺他，不必留下活口。

爲什麼卡雷這樣子對付他呢？他沒法推測得到，只好想辦法擺脫繩子的束縛，再行定奪。

他立即鼓氣使一雙手的肌肉膨脹，又再收縮，這樣子一鬆一緊，果然生效，逐漸繩子鬆開多少，能够騰出一隻手來，跟着他用那隻手去解開綑綁在身上的繩子，不過一會，他就如願以償，能够恢復一部份肢體的活動，最後，他安然的恢復整體自由，那條尼龍繩子被拋棄在沙丘上面。

他苦笑一下，摸摸袋裏的現鈔，信用咭以及支票簿，沒有失去，再看見戴在手腕的夜光錶，沒有失去，顯然是卡雷跟他開玩笑。不過，這樣子開玩笑是很危險的，如果他獃在沙漠，沒有人救他，必死無疑，反之，他想走回摩洛哥城，起碼他要冒這個險，揀一個方向走動，才不至於變成迷途的羔羊。

別人置身於這種窘境，束手無策，他却有巧妙的方法找尋準確的方向，只是把食指放在口中吮到濕，拉出來，放在當風之處，讓野風把它逐漸吹乾，就可以根據那一邊乾得最快去推測風勢，又再由風勢推測「夜半市場」或者摩洛哥城的位置，放心走過去。

唐龍的脚步有時快，有時慢，對準方向走，殘夜將盡，他看見微光，知道夜半市場就在前面不遠之處，更加起勁。

他鼓足勇氣走到燈光明亮之處，看來那個地方距離他被拋棄的沙丘只有半小時的旅程，無怪他可以輕而易舉的走回去。

酒意全消躺在沙漠裏

他還沒有完全醒覺，已經覺得身上一陣寒冷，甚至冷得發抖。

他睜開眼睛看看，甚麼東西都看不見，他突然想起來。

他沒有被人綑綁的時候，在夜半市場，那個地方相當熱鬧，爲甚麼他被人拋棄在沙丘上面呢？他想了一會，然後記憶起來，這種遭遇是他邀請別人用繩子綁起來的，可以說是咎由自取。

儘管如此，他仍是覺得十分疲倦，他滿臉怒容，穿過那些狹窄的通道，大聲叫喚「卡雷」！

沒有人理會他。

夜半市場的帳幕開始拆卸，他想找「白鬚長老」查問卡雷的下落，却不懂得如何開口。

他呆呆的站着。忽然，有一個艷麗微笑在他眼前出現，黑髮美人淺笑盈盈的走過來，說：「唐先生，你收檔了嗎？」

「是的，我被人欺騙，險些死在沙漠，剛才有一個人坐在我的身邊，他叫做卡雷，你有沒有看見過他呢？」

「我看見過他，那是一兩個鐘頭之前的事了，這個人行踪飄忽，並且太過喜歡捉弄朋友，實在可恨，你是否被他灌醉了拋棄在沙漠呢？」

「是的。」

「你能够活着回來，已經萬幸！這傢伙殺人不眨眼，你仍然活着，只是走得倦些，可見他對你是絕無惡意的，你不必恨他！」

「爲甚麼他要向我開這惡作劇呢？」

「也許他不是捉弄你的，也許他想跟你交個朋友，試試你的本領。」

「哼！用這種方法去試探我的本領嗎？能够在沙丘走回來，算得甚麼？想試探一個人的本領，應該在拳脚和刀劍方面試探。」

她忽然嬌笑起來，說：「唐先生，你說得對，可惜今晚你走了許多路，不然的話，我很想跟你玩玩拳脚。」

唐龍說：「你也想試試我的本領嗎？

爲甚麼你這樣想呢?」

「有甚麼稀奇呢?摩洛哥有許多的皇爺，所有皇爺都想吸收有本領的人，扶助他坐得更穩，我所認識的皇爺，叫做布拉答卡烈福，一般人把他稱做福爺，芸芸衆生，只有福爺一個人能够把你送到鷹王沙度烈的身邊，你願意跟我過招玩玩嗎?」

唐龍笑了笑，說：「我吃飽睡飽的時候，你一定不是我的對手，現時我的力量打了七折八扣，跟你過招正好，你就發招吧!」

唐龍以爲他必操勝券，故此說得十分豪氣，殊不料那個黑髮美人只是低沉地哼了一聲，說：「好的，看招吧!」便即飛撲過去，連續踢出五六脚，快如閃電，唐龍險些被她踢倒，到了那時，才知道他碰上了勁敵，這一驚非同小可，趕快集中精神，拿出眞功夫來，連消帶打，傾全力應戰。

唐龍畢竟是中國功夫的高手，只是打了幾個回合，他就佔了上風，因爲她頻頻用脚出擊，唐龍偏偏不用脚，只是用一雙手，每一次閃過對方的一條腿，總是乘機把自己的手在她的小腿兜上去，希望能够撈住她的玉腿，一次又一次的施展各種絕招，苦鬥了二十多個回合，終於達到目的，果然抓住她的右脚，跟着把她整個人抱起來。

她實在很迷人，唐龍已經抱起她，索性俯頭向櫻唇吻下來，越吻越深。

奇怪的事情突然發生了，那個吻延長了很久，兩個嘴唇沒有離開，唐龍忽然感到一陣奇香冲上腦袋，眼前一黑，就此失去了知覺。

這是他第二次跌進昏昏迷迷的境界，他再度覺醒，天色完全吐亮，他發覺自己躺在一個花園裏面，花草的香氣比較香水更令人留戀，他不由自主的深深吸了一口氣。

定神一望，他更加詫異了，因爲花草樹木都是經過精細修葺的，較遠之處還有圓頂的建築物，看來好像皇宮。

他恍然大悟，那個黑髮美人一定是很出色的特務，口裏有假牙，用舌尖把它挑開，便有迷藥沁入香唾，使吻她的人昏迷，假如她這樣做，必然是認爲他是可造之材，打算把他引見福爺，他躺着的地方大概是皇宮的一角。

明白了當前的形勢，他就微微一笑。他已經覺醒，當然不會獃在草地上面，順着脚步走，很快他就走進屋裏。

相當奇怪，屋裏有十多個美女侍候，只是找不到跟他熱吻的黑髮美人。

他用好奇的目光向她們逐個打量。

有一個曲綫飽滿的少女湊近一點，說：「勇士，你是朱麗帶來的，是否要找她呢?」

「是的，我想見見她。」

「你不必見她了，她已經收了錢，坐在福爺的身邊，如果你能够活着，你當然有機會看她，並且有資格跟福爺同坐，喝酒取樂，不過，你想闖過飛天虎這一關是不容易的，即使你的本領高強，還要帶幾分運氣，比武之前，照例喝杯酒增加一點勇氣的，你要不要喝點酒?」

聽了她的話，唐龍更加困惑，他想更爲深入的瞭解當前局勢，索性順着她的口吻，點了點頭，說：「好極了，我不單是想喝杯酒，還覺得餓，最好酒肉麵包一齊送上來。」

「好，你立刻可以吃吃喝喝，不過，飛天虎不是弱者，你必須傾全力搏鬥，如果我是你，我決不會吃得太飽。」

唐龍再三點頭稱謝。

吃吃喝喝的時候，唐龍從她的口中獲悉此事眞相，大吃一驚，原來這一天是阿拉伯各族勇士決鬥的日期，假如某一族人缺乏一個驍勇善戰的人出擊，可以重金聘請外邊的人出戰，不過，那個勇士不能够由阿拉伯人担當，唐龍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接受飛天虎挑戰的，他就快要改穿最輕便的盔甲出擊，幾乎是全身暴露的，下邊赤脚，還要在滑不留步的洋瓷階磚上面交鋒，實在不容易，再又因爲雙方都是握鋒利的長劍衝刺，吃了一劍，就會連吃幾劍，非死不可，總之，那是生死之間的決鬥，絕非開玩笑。

因爲唐龍臉露驚異之色，那個美貌的少女向他提出警告：「如果你刺死了他，將會接受福爺的賜宴，又可以向福爺提出一項要求，福爺必然傾全力相助，假如一個男士中途發生畏縮的念頭，突然溜走，萬箭齊發，他就會死在較技場之內。」

聽了這句話，唐龍恍然大悟，朱麗讓他決鬥含有另外一種作用，假如他打贏，他就可以獲得福爺的幫忙，把他送到鷹王沙度烈的身邊，爲了查清楚他的戰鬥力，她故意纏住他過招玩玩。

唐龍明白了眞相，不再恨她了，决心一戰。

橫豎他準備一戰，他索性擺出勇士的姿態，說：「小姐，我當然不會臨陣退縮，只就可惜這一點，我們中國人所用的武器，不是劍，就是刀，阿拉伯人規定決鬥的武器，叫做劍形刀，一半像劍，一半像刀，我不擅長使用它，你可否給我一些寶貴的意見呢?」

那個少女說：「我只是福爺的宮娥，並非武林高手，有甚麼資格向你提供意見呢?不過，我偶然聽到一些專家講述過，他們認爲使用劍形刀的秘訣就是忘記了它的形狀像劍，索性把它看做刀，此外，還要注意步法，如果有一個勇士用這種武器作戰，上邊的刀法不變，下邊的脚步却頻頻改變，直到最有利的形勢爲止，然後展開致命的一擊，那就有把握取勝。」

唐龍向她由衷的道謝。

她忽然很鄭重的說：「先生，這種決鬥有一項重要的規定，我險些忘記說出來，決鬥雙方任何一邊，必須傾全力出戰，直到把對手殺死爲止，千萬不要在刺傷了對手的時候轉身走開，否則，他仍被觀衆恥笑，因爲阿拉伯人認爲沒有勇氣殺人的傢伙，仍非勇士。」

連發兩刀殺了飛天虎

唐龍終於出場比武，料不到那個比武的廣場如此熱鬧，盛況空前，起碼有三千人站着欣賞，另有貴族坐在最前的幾排，還有一座平台，比較突出，正中坐着一個很有威嚴的中年人，旁立的美女有十多個

，有資格跟他平排坐着的美女只有兩個人，其中一個就是朱麗。

兩個男士俱是穿了阿拉伯人決鬥的盔甲然後出戰，手中握刀，兇猛異常，赤脚上陣，走過平台的時候，唐龍看看「朱麗」，交換了一個會心的微笑。

很快唐龍就目光改變過來，落在皇爺的身上，福爺是個彪形大漢，目光炯炯，毫無老態，他看了看唐龍，又看看朱麗，跟她絮絮的交談，因爲他們二人用阿拉伯語交談，唐龍不知道他們談些甚麼，決戰的時候越來越近，不再理會別人怎樣批評他了，索性把視綫投向飛天虎的身上。

作爲對手的飛天虎，每一步脚都是很穩重的，肌肉結實，加上了紫棠的膚色，望之有如鐵人。

唐龍雖然不是孱弱之輩，跟他比較，相形見拙，故此在場觀衆都紛紛看好飛天虎。

飛天虎的戰士裝束跟他一模一樣，二人所握的「劍形刀」，刀身微彎，刀尖長而鋒利，可以砍劈，亦可以衝刺，比較刀或劍犀利得多，兩個勇士都沒有短刀，也沒有盾牌，落場就要拚個你死我活，不過，閃避對方攻勢却是很容易辦得到的，因爲比武的場地很闊，且又很滑，走動的時候沒有阻攔，儘可施展「回馬刀」的一招對付强敵，唐龍就略爲放心。

唐龍跟他分別站在東西位，相隔二十呎，一聲號令，雙雄向對方直衝過去。

唐龍不想硬碰硬的交鋒，雖然他疾走過去，快要逼近對方的時候，他只是把那一柄刀由高處斬下，借此擋格對方向橫砍劈的一刀，沒有留步，轉瞬已經走到對方的背後。

他十分謹愼，衝到對方背後十多步，然後轉身，並非急忙忙的追擊，仍是走剛才走過的路，一衝一劈，絕不採取攻擊，對方雖然勇猛，無可奈何。

如是者鬥了幾個回合，飛天虎認爲他怯戰，索性在砍劈失手之後即時轉身出擊，接二連三的急攻，因爲他繞着唐龍發招，唐龍不能够憑空退後十步八步，他本來想施展回馬刀的一招誘敵追擊然後反攻，既然不能够用它作戰，只好改變主意，向對方下三路出擊，坐低馬步，使用倒擋刀的絕技，節節搶攻，果然令到對方手忙脚亂，頻頻退後。

兩人苦鬥了半個時辰，不分勝負，唐龍突然醒悟起一件事情，對方綽號飛天虎，必然懂得一些怪招，凌空飛躍，不妨在他飛躍的時候，自己仰臥在地，然後把刀鋒由下邊劃到上邊去，主意打定了，他就故意在殺得難分難解之際，退後幾步，誘惑對方發招。

飛天虎不知道中國功夫的厲害，他以爲唐龍失去了鬥志，連退幾步，突然，凌空飛躍，一刀劈下，唐龍如果用刀擋格，他的一脚沒有落地也可以變招出擊，再發兩刀，一口氣連劈三刀，然後落地，一招三變，有許多英雄人物敗在這種刀法之下，那時他施展這一招進攻，不料唐龍就整個倒下來，一招倒擋刀，整個人飛躍而起，刀鋒割在他的右臂上面，只是一刀，已經把他的右手斬斷，他痛到失魂，十分凄厲的慘呼一聲，便即倒地打滾。

唐龍得勢不饒人，走過去看看，揮刀向他的左手劈去，唰的一聲，飛天虎雙臂割斷，自知無法再活，咬斷自己的舌頭，抖了幾抖，寂然不動，鮮血滾滾，不斷的從他口中以及從斷臂的傷口流出來，滿地紅色的血，看來驚心動魄，甚至唐龍也覺得不安於心，可是，福爺並非那麼想，他看在眼裏，竟然哈哈大笑，打個手勢，意思是叫唐龍走過去，聽候賞賜，兼由朱麗暫充翻譯官，替他傳話，邀請唐龍入宮賜宴。

唐龍喜出望外，拱手謝恩。

這一場比武十分精彩，福爺除了賜宴之外，還問唐龍有甚麼請求，唐龍說：「我眞的有一個請求，想憑福爺之力，使我能見叩鷹王沙度烈!」

福爺說：「這件事情輕而易舉，包在我的身上，如果你担心一個人孤掌難鳴，鬥不過他，我可以用武力做你的後盾。」

唐龍趕快分辯：「福爺，我並非找他尋仇，只是想跟他做點生意而已。」

「那就更妙，不必動用武力，只是派人帶你去紅穴找他好了。」

唐龍喜形於色，衝口而出的說：「紅穴就是他的巢穴?遠不遠呢?」

「不遠，不過，你想到那邊去，先要跟我痛飲，喝醉爲止!」福爺說完，吩咐宮娥斟酒。

唐龍知道福爺先要灌醉他，然後把他送到鷹巢，使他無法辨認沿途的行程，有些反感，既然事實上有這種需要，他是無法拋開，跟福爺轟飲，爛醉如泥。

酒意全消的時候，眼前的局面忽又改變，他被囚禁在鐵籠裏面，雖然覺醒，却已失去了自由。

他怒不可遏，大肆咆哮，叫人把他帶去見鷹王，過了一會，有一個滿臉殺氣的高大漢子走到籠子外邊，向他打量幾眼，說：「你見過鷹王沒有?」

「沒有!」

「我就是鷹王，爲甚麼你要冒險見我呢?」

「一言難盡!如果你是眞的是鷹王沙度烈，決不會如此待客的，快些把我釋放，我走出了鐵籠，然後把此行的目的說出來。」

「不，我還沒有分清你是朋友抑或是奸細之前，決不會讓你恢復自由，如果你眞的對我有利，甚麼話都可以說，不必走出籠子。」

唐龍勃然大怒，說：「如果你把我囚禁在籠子裏面，即使我餓死，我也不會把眞正的目的說出來。」

「好吧，你就在籠子裏面活活的餓死吧!」

邵個高大漢子打個手勢，轉身走開，他的侍從也走個清光，沒有人監視他，只就除了一頭獅子。

那頭獅子當然是養熟了的，蹲在二十呎之遙的一處，懶洋洋的向他注視，有時站起來，走了三幾步，再度蹲下。

一向只是獅子囚在鐵籠之內，讓遊客欣賞牠，從來沒有發生過人在籠中囚禁，而獅子在籠子外面欣賞的，唐龍居然發生這種奇事，使他覺得啼笑皆非。

他苦苦的思索，始終不肯認輸，閉口

無言。

事實上他想講話也沒有人傾聽，因爲他被囚禁，變成了籠中獸，身邊沒有人，就算他想妥協也沒有人理會，照情形看，他眞的有可能餓死了，越是看清楚當前的環境，他就越加難過，差些失聲痛哭。

變成了籠中獸之後的第三晚，忽然有了轉機。

他先行看見火光映眼，又再聽到很壯的脚步聲，跟着看見一個人走近，用鐵鉗去鉗斷籠子上的鐵枝，然後說：「你大概餓透了，吃些東西再算！」

說完，揮手打個招呼，跟着有人送上鮮奶，椰子和酒，只是沒有肉類。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感恩不淺，你是誰呢？可否賜告？」唐龍進食之前，急急忙忙的問。

「我是鷹王沙度烈！」這傢伙很冷淡的說。

向唐龍打個手勢之後，他再說一句：「好漢！我在外邊的草地等候，吃飽了，請你走出來！」

唐龍眞的餓透了，更加要命的是口渴，他深信對方不會在食物下毒。

有鮮奶椰子到肚，喝了點酒，精神一振。

他走出鐵籠之外，遠處有些火光，他走到那個陌生人身邊，說：「先生，我先行多謝你的救命之恩，不過，我始終堅持這個想法，一定要看見鷹王沙度烈然後把心裏的秘密說出來，你必須證明你是鷹王，否則，你只是我的救命恩人而已。」

這傢伙勃然大怒，說：「你不要嘴硬，我有本領把你救出來，自然有本領把你送回獅籠裏面。」

「不，我不是忘恩負義的人，我之所以必須你證明自己是鷹王沙度烈，因爲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鷹王本人。此外，我對你有些懷疑，你似乎不是乘坐白骨鷹降落的，此外，你如果不是跟假鷹王串同，企圖探取我的秘密，你決不會知道我是華府派來的人，也不知道我已經餓透，更加沒有力量叫獅子走開，憑着這些疑點，我是很有理由懷疑你跟那個自稱是鷹王的高大漢子站在一起，表演這一套戲。」

「那麼，如果我不是眞的鷹王，我是甚麼人？」

「你們都是福爺的親信，我甚至可以想像到這一連串詭計都是艷諜朱麗擺佈出來的。」

那個陌生人怒不可遏，說：「唐龍，你怎可以放肆？即使我有辦法證明我是鷹王沙度烈，我也不想提供出來，博取你的信任，像你這種人是命運註定要死在鐵籠之內的，我不想救你出險了，還是把你送入獅籠好些。」

唐龍的臉孔一沉，說：「假如我不願意走進獅籠，你怎樣對付我呢？」

「那就要看你的武功了，希望你能够赤手空拳闖過我的雙刀。」

說完，他的身形一抖，便即看見他手裏握着雙刀。

照情形看，唐龍簡直是絕對沒有辦法逃生的，即使他可以闖過雙刀，仍是難逃一死，因爲他已陷入重重包圍之內。

就在這時候，有一陣鷹鳴之聲，凌空而降，跟着便看見一隻大鷹從空中飄然而下。

鷹背坐着一個人，威風凜凜，剛剛離開那一隻白骨鷹，他就緩步走近兩人，大聲說：「誰是唐龍？」

「我是唐龍！」

唐龍一個箭步，走到這個人的背後，說：「我不知道你是誰，我剛才聽到這個人的叫囂，他自稱是鷹王沙度烈！」

「胡說，誰敢冒認我？」那個人只是說了一句，便即移動脚步，走向手執雙刀的人那邊，順勢直落，大喝一聲，說：「眞的鷹王來了，你還不放下刀子？」

冒認鷹王的人，老羞成怒，把心一橫，雙刀齊出，向對方撲攻，只是鷹王沙度烈把右手向上一揚，霎時間，一條白光從他的掌心飛出，揮刀的人立刻倒地打滾，口鼻流血，看來必死無疑。

唐龍只知道這傢伙施展最出色的秘密武器，但却莫測高深，只是那麼短的一段時間，已經證實那個人是眞的鷹王了，唐龍沉着氣說：「大概你是眞的鷹王沙度烈了，我此行是專誠拜訪你的，有些重要的話想跟你談談，我們必須盡快離開這個鬼地方，一共有兩個人冒認你，死了一個，還有另外一個。」

鷹王沙度烈說：「只要你看見我騎在白骨鷹上面，你就會知道我是眞的鷹王了！好的，我們走吧！」

說完，他就向白骨鷹那邊走過去，唐龍緊隨在後。

他們二人剛剛騎在鷹背，已經聽到人聲嘈雜，火光自遠而近，有些人帶着火把走來。

除了人，還一頭碩大的雄獅，張牙舞爪地才向白骨鷹撲攻。

白骨鷹張口長鳴，獅子的軀體已經離地，牠才吐出白光來，那一條白光跟鷹王沙度烈手中飛出的白光一模一樣，獅子慘叫一聲，便從空中跌下，口鼻噴血。

假的鷹王下令發槍射擊，霎時間，槍聲卜卜，可是，鷹王已經閃電般帶走唐龍，那些人再也沒法傷害他們。

白骨鷹只是鷹的形狀，能够負重，張開了口，可以吐出含有毀滅性的白光，當然不是有血有肉的動物。

唐龍腦海中不自覺的浮起了一個古怪的名稱來，這一件東西百份之百是「機械鷹」！

最後一戰飛天豹喪生

唐龍乘坐機械鷹進入「紅穴」，發覺那邊的崖石大部份深紅色，斜陽照映，有如一堆血，無怪它有「紅穴」這個雅號了，自從他結識鷹王沙度烈的一天開始，他就變成了沙度烈的嘉賓，只是三幾天，他已經跟鷹王十分友善，後來艷諜朱麗到來，他恍然大悟，朱麗必然是福爺派出去做「臥底」的，相當奇怪，她竟然站在鷹王的一邊。

不管怎樣，唐龍留在「紅穴」，有的是時間，他找個機會，把此行的目的說出來，鷹王很是高興，說：「我自己的意思也是如此，能够挑撥石油產國互相發生仇恨，多麼好呢？貧富懸殊，對我越加有利，假如那些富豪團結起來，我就四面受敵了，這樣做需要大國的支持，美國政府肯大力幫忙，再好也沒有了，我用自己的生命和歷代祖宗保證，決不會投向蘇聯那一邊。」

「好，你必須盡可能的保護石油，切勿讓它燃燒！」最後，唐龍這樣說。

他說服了鷹王沙度烈，認爲雙方可以合作，他就帶朱麗同往江氏古玩店拿巨額的支票，每次俱是面額二十萬美元，一個月內，一共拿了三張支票，雙方合作得很愉快。

殊不料在一個寒夜之內，靠近紅穴的幾處石油礦忽然發生大火，火勢沖天，鷹王沙度烈獲得情報，駕鷹出動，到處巡視，突然之間，大火的熱氣升騰，白骨鷹沒法支持，被逼降落，他被困在火海當中，險些喪命，末了，艷諜朱麗駕駛一種由石綿罩住整個車輛的吉普車，駛入火窟，把他救出來，他認爲這一場大火必然是蘇聯特務縱火，他把那些人恨入骨髓，却又無可奈何。

由於唐龍代表美當局跟他接洽，反映出唐龍必然不是蘇聯的人，故此鷹王沙度烈對他另眼相看，有時他走開，紅穴裏面只有朱麗跟唐龍兩個，他也毫不在乎，不過，唐龍十分敬重他，始終沒有接受朱麗的誘惑。

有一天，朱麗跟他在空曠的地方走動，突然有一個勇士擋住去路，說：「唐龍，聽說你的刀法很好，我想邀請你玩幾招，你可否允肯我的請求呢？」

唐龍說：「刀劍無情，不必交鋒，各有各單獨表演刀法好了。」

「不，你一定要接受我的挑戰！」這傢伙忽然語氣凌厲。

唐龍愕然，說：「勇士，你到底是誰呢？」

「我綽號飛天豹，你殺了飛天虎，我必須替哥哥報仇！發招吧，如果你不肯發招，我仍然拔刀砍劈！」

講完，他目露兇光，逐步逼近。

唐龍沒法可想，只好拔刀。

朱麗挺身而出，站在兩人的中間，說：「大家是自己人，何必互相仇視！至於飛天虎，在比武當中喪命，根本上不應該把它看得太過嚴重，執意尋仇！再者，兩個人決鬥，一個人有頭盔，另外一個沒有，不算公平！」

她故意說出這麼一句，促使唐龍注意，他沒有頭盔，必須以刀擋格。

飛天豹在盛怒之下，怎會理會她說些甚麼？使勁一推，先行把她推開，跟着發招。

那一柄長刀恍如波濤洶湧，招招搏殺，繞住唐龍團團轉，幸而唐龍知機，只是左閃右閃，絕不還手，直到對方筋疲力竭，然後傾全力一刀衝殺，先把對方的鋼盔劈落，然後施展另外一刀，飛天豹的額角中刀，血肉模糊，倒在血泊裏面，沒法動彈。

唐龍爲了自衛，拔刀應戰，殺了飛天豹，只是爲勢所逼，可是，飛天豹是鷹王沙度烈底下的一員猛將，無故慘死，羣情洶湧，想找唐龍算賬，有些人還說唐龍跟朱麗有了姦情，被飛天豹識穿，嚴詞向她質問，唐龍然後偷襲殺了他，各人異口同聲的責備唐龍，他百詞莫辯，幸虧鷹王沙度烈及時趕到，否則，唐龍寡不敵衆，可能戰死沙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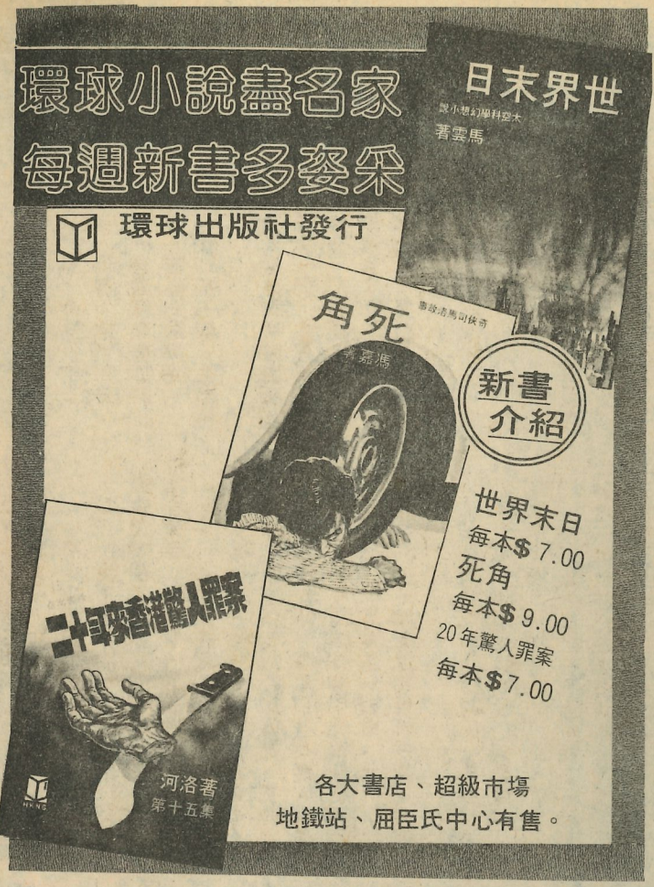
事後，鷹王沙度烈認爲唐龍不能够繼續居留下去，索性叫唐龍在老翁江河的面前辦理一項手續，此後華府贈給鷹王的補助費，一概由她收取，唐龍百份之百的置身事外。

他乘搭航機返美國的一晚，朱麗到機場吻別，祝他一路順風，他覺得此行好像徒勞無功，又好像有點收獲，臨別凝視着她，看最後的一眼，有許多種感覺湧上腦袋，不知道怎樣說才好。

他回到美國太空署，透過署長雷加拉博士，跟石油供應研究院的負責人巴美龍博士聚在一起，報告他半年來旅居阿拉伯沙漠的經過，自稱身心皆疲，旋即回到玫瑰園歇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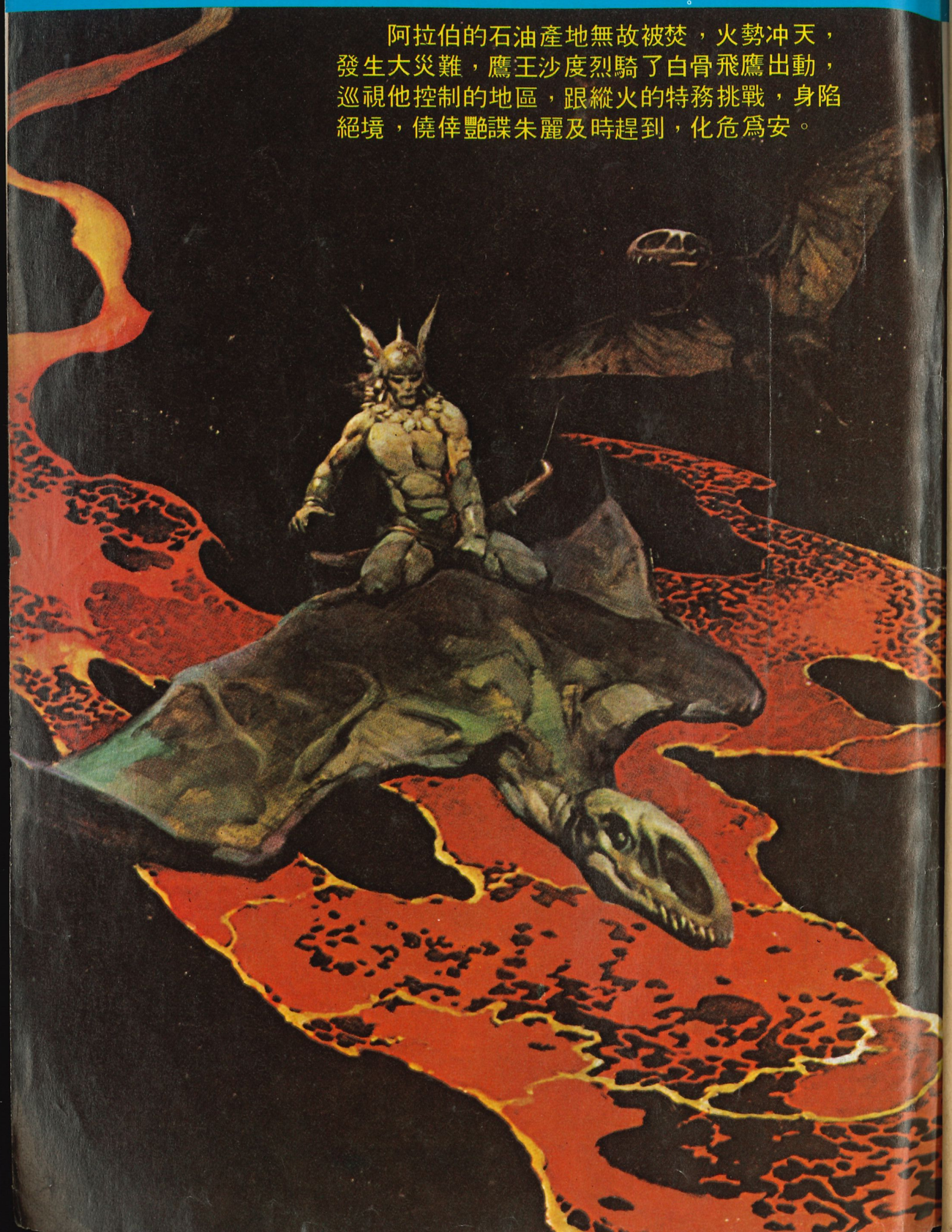
因爲唐龍引綫，鷹王沙度烈不至於投向蘇聯那一邊，後來鷹王認爲那一場大火是蘇聯特務幹出來的勾當，把他們趕盡殺絕，等於美國在萬里黃沙放下了一個重要的棋子，十分有利，照這樣看，唐龍到沙漠去，絕對不是白走一場。

（本篇完）



大漠飛鷹彩圖說明之二

阿拉伯的石油產地無故被焚，火勢冲天，發生大災難，鷹王沙度烈騎了白骨飛鷹出動，巡視他控制的地區，跟縱火的特務挑戰，身陷絕境，僥倖艷諜朱麗及時趕到，化危爲安。



勞工處、新報合辦
工業安全鉅獎問答遊戲(第一期)

爲提醒工人注意工業安全，及對安全措施有更深認識，勞工處與新報由一九八二年五月底開始，合辦一項工業安全鉅獎問答遊戲，共分三期舉行。

此問答遊戲乃採用選擇圖片說明以配合圖片主題之方式。第一期之圖片、說明及參加表格由五月三十一日起，連續六個星期，分別刊登於新報、新電視、新文摘、武俠世界、藍皮書及新知。凡全部答對者，均有機會參加抽獎。參加次數不限。

參加辦法：

1. 參加者只需將正確圖片說明之編號填在相對之方格內，寄回：
   「香港銅鑼灣希慎道利園大廈勞工處宣傳組」收。
2. 請將參加表格貼於信封背面。
3. 截止日期：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三日(以郵戳爲準)
4. 抽獎日期：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六日
5. 抽獎地點：勞工處
6. 公佈日期：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7. 凡新系機構及勞工處職員及家屬均不得參加，以示公允。

＊ 得獎人將有專函通知領獎。

獎品豐富：

勞工處及新報爲此項遊戲送出多項名貴獎品，每期均有十個獎，價值超過二萬六千元，而三期之獎品總值幾達八萬元。

頭獎：雙人來回日本機票連食宿及遊覽(價值＄8,000)
貳獎：單人來回泰國機票連食宿及遊覽(價值＄3,000)
叁獎：洗衣機一部(價值＄3,000)
肆獎：16吋彩色電視機(價值＄2,500)
伍獎：8立方呎雪櫃一部(價值＄2,450)
陸獎：單人來回菲律賓機票連食宿及遊覽
(價值＄2,000)
安慰獎四名，各得價值＄1,400之卡式收音錄音機一部

圖片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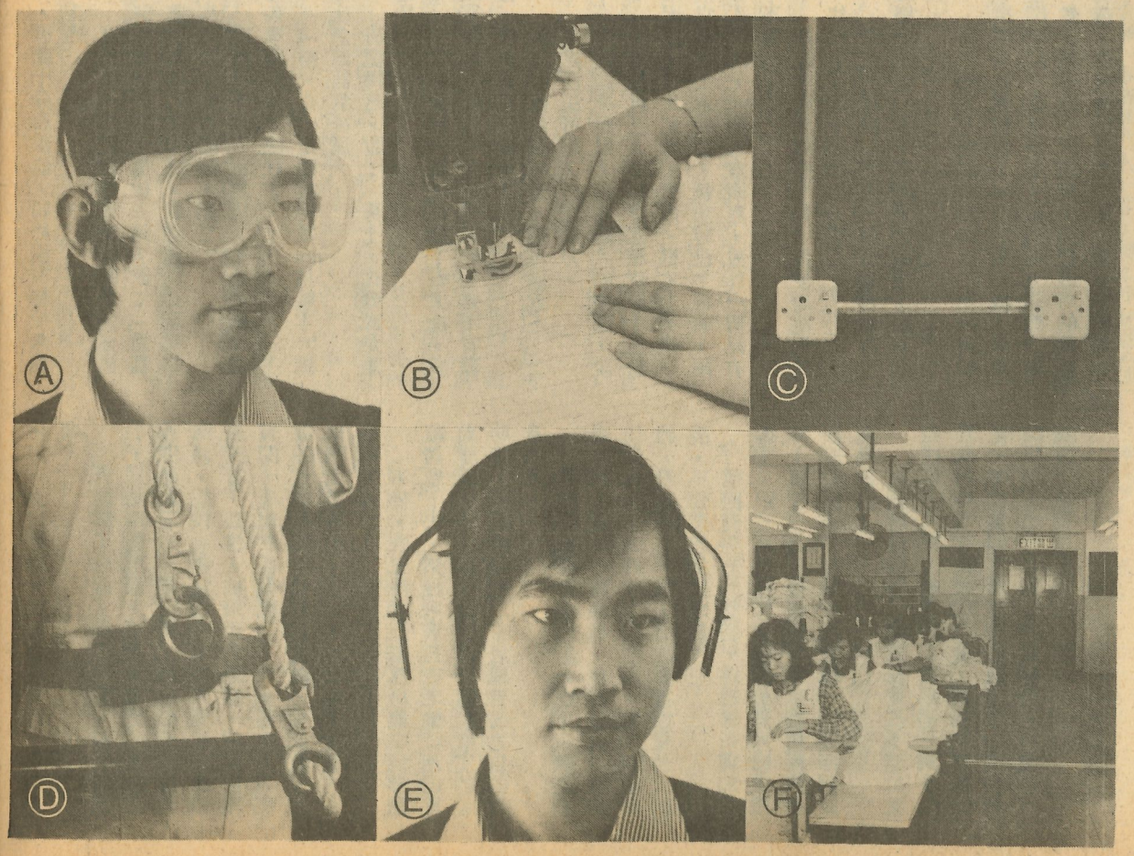
1. 佩戴適當之護耳用具，可防止工人聽覺受噪音損害。
2. 佩戴適當之安全帶，可防止工人從高處墮下。
3. 佩戴適當之護眼用具，可防止工人眼部受損害。
4. 電器設備須符合安全標準，並應由合格之電器技師安裝。
5. 衣車之車針應設有護罩，以保護工人之手指。
6. 走火通道應時常保持暢通無阻，以策安全。

工業安全鉅獎問答遊戲參加表格

圖片　圖片說明
A. ☐
B. ☐
C. ☐
D. ☐
E. ☐
F. ☐

姓名：_____
地址：_____
_____
身份證號碼：_____
電話：_____

請將正確圖片說明之編號填在方格內，全部答對者均有機會抽獎。請將表格填妥後，貼在信封背面，寄往：香港銅鑼灣希慎道利園大廈勞工處宣傳組。



註册商標

中油台中處

圖書室藏書

常服

紀念

じきんたん

每盒$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峨嵋葯廠出品